

# 夜風中

著 倫凱岑

說小作創藝文



H.K.N.G.



# 夜 風 中

岑凱倫 著

(文)(藝)(小)(說)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夜風中

著作者：岑凱倫

出版者：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者：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四六六七九九（七線）

郵政信箱：一五八六

電報掛號：四〇一三

印刷者：環球印刷所

定價：港幣十二元

一九八六年夏季再版

PRINTED IN HONG KONG

PRICE: HK \$12.00



## 夜風中 故事梗概

洪珊瑚從瑞士回港度暑假，居於姑母家。她一向嬌生慣養，任性自我，但心地善良，且甚喜愛小動物。

富商董宇凌是她的姑父，董家長子董雷文對她一見鍾情，且百般遷就，無奈珊瑚早對二表哥艾雲傾心，更念念不忘兩人青梅竹馬的光，但艾雲對她若即若離，珊瑚摸不透他的心，只有接受雷文的愛。

雷文和珊瑚定婚那天，離家出走的艾雲竟自殺了斷，珊瑚拋却一切到醫院看他，兩人重修舊好，珊瑚對艾雲的愛更彷彿如夜風般溫柔。但董家從此多事，雷文變得深沉，艾雲曾遭暗算，董太太一反常態對艾雲關懷備至。原來董家兩子其中一個不是董宇凌所生，故事曲折感人，結局令你意外。



# 夜風中

## 一

董家的小飯廳內，聚着一家人。

五十六歲，兩鬢斑白，高高瘦瘦，但精神飽滿的是男主人董字凌。

雖然四十四歲，貌若三十如許的江玉霞，是董字凌的太太。

坐在她旁邊的是董家大少爺——董雷文，二十四歲，大學剛畢業，是董氏企業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助理。

父親身邊的董家二少爺——董艾雲，十九歲，大一學生，一個十分漂亮、樣子可愛的男孩，他正在低頭吃飯，誰說話他也不會搭上一句。

噢！我忘了介紹錦姨，江錦霞是董太太的堂姐，五十歲，嫁過五次，心灰意冷了才來投靠唯一的親人。她在董家是雙重身份，雷文兄弟的姨媽，也是管家。

常往外國拉面皮，皮膚一流，聲音清脆的董太太對丈夫說：「吃過晚飯，你去看看珊瑚的房間，都裝修好了。」

「爸爸，」董雷文馬上說：「由臥室到浴室，全是我親自設計的。」

「很好，」慈祥的父親說：「艾雲，你對珊瑚要有點表示，十三年前，你因為要娶珊瑚做媳婦，和曾世伯的兒子打架。」

董艾雲一臉的紅，支吾着。

「你真是，」董太太笑着打了丈夫一下：「他那時才六歲，而且還是玩娶媳婦遊戲呢。」

「不送禮物沒關係，珊瑚星期六五點鐘回來，你可一定要去接機。」

「五點鐘我趕不及，學生會要開會。」他低聲說。

「少開一次吧！噯？」

「他沒有空別迫他，雷文去就行了。」董太太在偏袒小兒子：「小時候，艾雲和珊瑚感情好些，最近他寫信少，珊瑚似乎又和雷文好些，雷文去她就高興。艾雲，晚飯可要回來吃啊！……」

X

X

X

星期六，七點，董雷文拖着一個甜甜蜜蜜，十分討人喜歡的女孩子回來。

她的頭髮像一幅黑絲綢，一雙圓大眼睛，顯露她的聰明與頑皮；圓圓的唇，兩個圓圓的酒渦，老是笑，聲音很嬌脆。

一進屋，第一句：「艾雲表哥呢？」

董宇凌夫婦已跟了進來，董宇凌看着屋子很不高興，董太太馬上說：「對不起！我們剛要出門時



艾雲被幾個同學拉走，他托我向妳道歉。」

「他回來我要罰他。」她一臉的稚氣。

錦姨迎出來：「這漂亮的公主是我們的珊瑚表小姐嗎？」

「除了珊瑚，還有誰會那麼標緻。」雷文擁着珊瑚的肩膀：「她是錦姨，媽媽的姊姊。」

「妳是錦姨呀！我有份禮物給妳。」

「謝謝，噢，妳真好。很快可以吃飯了，表小姐，要不要先洗個澡？」

珊瑚看了看身上的白襯衣，白馬褲，她點了點頭。

八點半，董艾雲匆匆趕回來，珊瑚他們已經在大客廳吃晚餐。

「這個時候才回來，你知道珊瑚一直在盼望你嗎？」董宇凌薄責兒子。

「對不起，表妹。」

「坐下來吃飯吧！」

董艾雲很高興，正要拉椅子，董太太却說：「艾雲這個時候回來，一定被同學拉着吃了晚飯，孩子，去洗澡吧！」

董艾雲失望地把手收回來。

「艾雲表哥，洗了澡馬上下來，我有話跟你說。」珊瑚笑咪咪。

「吃隻大蝦碌。」雷文慫恿地替珊瑚挾菜、添湯。



艾雲轉身跑向樓梯。

回房間，扔下書，倒在床上，肚子擊鼓雷鳴大起訴，艾雲咽着口水，那隻乾煎大蝦，在他眼前幌來幌去。

他實在熬不住，跑下床，去找他那盒新買的曲奇餅。

沒有，找遍一間房都沒有，他開始有點憤怒，分明說好今晚遲一點，八點四十分開飯，提前了害他沒飯吃，還要把他的一糧食」拿走，太可惡。

他走出去，看見個女傭：「喂！你們把我的曲奇餅拿到那裏去？」

「曲奇餅？工人房有幾盒，」女傭冷笑：「我們請你吃。」

「甚麼事？」錦姨剛上樓。

女傭人大吐苦水。

「你不要怪她們，餅是我今天替你清理房間時，拿了送給下人，年青小伙子吃餅乾太多，會長青春痘，一張雪白的臉，生滿一點點就不好看。」

「我買一盒，你拿一盒，又不是向妳支錢，妳……」

「啐啐！二少爺，爲甚麼儘發脾氣，開完會，大伙兒沒去吃飯吧？給你煮一碗雞絲麵？要不要通知你爹？」

艾雲悻悻然回到房間。



打開冰箱，早上出去還有瓶鮮奶、一盒芝士、半打蘋果和一些梨子，如今只剩下兩個蘋果，不用審，又給人拿走。

他拿個蘋果，倒在睡椅上，大力咬了一口又一口。

「咯咯！」

「進來。」

進來的是穿着紅色迷你裙的珊瑚：「啊！你躲起來吃蘋果，唔！好香，我也要一個。」

「這兒都吃光，樓下多的是。」

珊瑚打開冰箱，把餘下一個拿出來，她用手指敲艾雲的頭：「還說沒有呢！孤寒。」

艾雲看着她咬蘋果，她咬一口，他的心痛一下。天！這個晚上怎樣過，祇有一個蘋果到肚。

他拚命咬，幾乎連核心也吃了。

他扔核心時珊瑚把她吃剩的蘋果放進他手裏，艾雲一看，還有大半個：「不要了？」

「唔！晚餐吃得太飽，菜好多，我很久沒吃上海菜了。」她邊抹手邊說。

艾雲無力地坐回睡椅上。

「你猜我帶了甚麼禮物給你？」

「不知道。」

「我要你猜嘛！」

艾雲搖一下頭，無精打彩。

「你這人真沒趣。」珊瑚把一隻長盒子拿出來說：「一隻瑞士名錶，你定會喜歡，裏面有六粒鑽石，我和媽咪一起選的，舅舅那隻有十二粒，大表哥才三粒。」

「謝謝。」艾雲接過了放在一旁。

「喂！你……」

雷文敲門進來：「珊瑚，妳果然在這兒，我們去看午夜場。艾雲，你也一起去，票子已買好。」

「我還沒有洗澡，不去。」

「回來洗不行嗎？」雷文去拉他：「你不給珊瑚面子。」

×

×

×

下了課，把書本往布袋塞，匆匆背起布袋，跑出課室。在校園，有人叫住他。

「董艾雲同學，請等一等！」

他無可奈何的停下來，一個女生走過來，跑得快，臉頰兒紅卜卜。

「給你。」她塞給艾雲一封信。

「對不起，我趕時間。」他推拒。

「求你。」那樣的渴望，可憐兮兮。

艾雲匆匆把信塞進布袋。



「一定要看。」她點一下頭。

「唔！」艾雲已經走到停車場，上了兩個月前父親送給他的新跑車裏。事實上，他也祇有兩個月的車牌。

集中精神開車，當然沒有想到那封信，給他傳紙條，遞信的女生該有十幾個了吧！她們真無聊。跑車駛進趙家的車房。

趙瑪姬早就在露台上等候着，每逢星期二，趙瑪姬一下了課，馬上洗澡更衣，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一頭短髮刷了又刷，臉洗了一次又一次，裙子選了一條又一條，然後配襪子、皮鞋，還洒點古龍香水。

四點半不到，她就在露台等候，幾年來一直如此，不過，她以前是留意艾雲的人，現在是艾雲的新車子。

她一定不讓傭人開門，自己開了門等候艾雲。

艾雲穿着條藍色牛仔褲、黃T恤，背個藍布袋，擦過瑪姬的身邊，筆直走進趙家的書房。他卸下布袋，休息一下。

瑪姬跟進去，後面是個傭人，給艾雲送上杯瑪姬早已爲他準備好的朱古力雪糕梳打。

艾雲吸吮了一口汽水：「世史的試卷派了沒有？」

「今天早上剛派。」

艾雲把試卷接過去一看，低叫：「才八十五分？我走了，妳溫習好沒有？」

「艾雲哥哥，」瑪姬很委屈的說：「八十五分已經是全班最高的了。」

「你們的水準太差了，有甚麼功課？」

「經公和數學。」

「有甚麼疑問？」

「一條數不大明白。」

艾雲把那條數解釋得一清二楚：「開始做功課。」

「艾雲哥哥……」

「F 6 學生了，不是要我握着妳的手拿筆吧！」

「我祇是問你吃不吃點心？」

「我是來補習，不是來吃點心。」

「你雖然是補習老師，也是哥哥的同學，雙重身份，雙重待遇。」

「我要吃點心，自然會告訴你，妳的話真多，無心向學。」

瑪姬吐了吐舌頭。

瑪姬開始做功課，艾雲見她沒有甚麼疑問，於是想拿份講義看看。



翻布袋，又看見那封信。他撕開信封，把信紙拿出來。

董艾雲同學：星期日我二十歲生日，爸爸爲我在遊艇開了個舞會，我邀請你做男主人，希望你賞面參加。

如果你不答應，我的二十歲生辰將沒有歡樂……

「艾雲哥哥，情信？……」

「做妳的功課。」

×

×

×

與此同時，雷文正在陪珊瑚吃下午茶，逛公司。

珊瑚和雷文在一起，雷文總是令她很開心，銀鈴似的笑聲不絕於耳。

「我很高興姑父姑母肯讓妳回來唸書。」雷文說。

「是我自己要爭取回來，我接受爹媽安排我在瑞士最著名的女校唸中學，我有權選擇唸自己喜歡的大學，我很幸運考到港大。」

「大學十月開課，現在距離開學還有五個月。」

「我十幾年沒有回來了，好想痛痛快快的玩它一下，你肯陪我的，大表哥，是不是？」她露出一排小貝齒。

「當然！」雷文很肯定：「我下了班馬上陪妳，如果妳喜歡，我跟爸爸說，我要請假陪妳遊遍香

港一週。」

「不，舅舅會不開心，爲了陪我玩而請假。幸而艾雲表哥就快放暑假了。」珊瑚笑一下，馬上又皺上眉：「艾雲表哥對我不睬不理，不知道我做錯甚麼事？」

「他的性格很怪，你千萬不要介意，他對誰都很冷淡，說話少，笑容少，我們兄弟倆也很少談笑聊天的。」

「他以前很頑皮，很喜歡玩。」

「人大了就會變，他越來越孤癖，媽很担心。」雷文拍了拍她的手：「妳還要去逛公司買東西。走吧……」

X

X

X

六點，趙東尼才下課回家，他走進書房，拉艾雲陪他打桌球。

「哥哥，」瑪姬吵着：「艾雲哥哥還沒替我檢查功課，我還有兩條數沒計好，艾雲哥走了……」

「你做功課老是慢吞吞，說好每天補習一個半小時，經常變成了兩個半小時，艾雲別理她，我們走吧！」

「這是我的工作，很快，你等一下。」艾雲檢查了經公的電子廠營業統計表，瑪姬已計完數，錯了三條，艾雲又講解一番。

「走吧！」東尼一手扯艾雲，一手替他拿起布袋：「她是纏藤，可以纏你一生一世……」



艾雲和東尼打球一直到七點多，艾雲看了看錶：「七點十五分，我要回家。」

「多玩一局。」

「家裏規定八時開飯。」

「在我家裏吃。」

「爸爸喜歡我留在家裏吃飯，每天也祇有吃晚飯時才看到爸爸。」

「再玩一局，又不是開會，吃飯嘛！遲十分八分鐘回去有甚麼關係呢！反正一頓飯要吃一個多小時。」東尼終於打中一隻藍球。

「你應該知道，我回家遲五分鐘，就沒有飯吃。」

東尼搖搖頭，拍一下他的肩膀：「我知道你很苦，但是我不能幫你，一切要靠你自己，你要做主動，不要做被動。」

艾雲苦笑一下：「任何環境，總得有人犧牲。」

「不可能犧牲的永遠是你。」

「我希望父親快樂。」

東尼攤開手，聳聳肩，終於點一下頭：「好吧！這個年代，難得有你這樣的孝順兒子。」

艾雲拿起布袋：「明天見。」

到門口，瑪姬已在等候：「艾雲哥哥，星期四我等你。」

艾雲回到家裏才七時四十分，艾雲吐了一口氣，還有二十分鐘，可以來個冷水浴，換套整齊的衣服，董宇凌喜歡孩子們吃晚餐時打扮得整整齊齊。

他到處找錦姨亮個相，省得他還在洗澡時錦姨宣佈他「又」不回家吃晚餐，豈不冤枉？他三步兩腳上樓梯，推開房門，竟然看見珊瑚坐在他房中。

他一楞：「我不在，妳怎可以進來？」語調平而冷。

「我們是親戚，又不是外人，你可以到我的房間，我也可以到你的房間。」

艾雲沒理她，放好布袋，打開衣櫥，拿了一套灰白格子的襯衣長褲，整套的，意大利貨。

「喂！」珊瑚追上去，截住他：「我來看你呀！你怎可以拋下我溜掉。」

「我趕時間洗澡，自便。」

「有約？又要出去。」

「洗了澡在家裏吃飯。」

「那就不必趕，我們先談談，甚麼時候吃飯都可以。」

「我遲了就沒飯吃……」他連忙改口：「我不想一家人等我。」

「反正大家都不餓，每個人都吃過下午茶，我們願意等你。」

「我沒吃下午茶，我餓。」

×

×

×



「吃完飯才洗澡不行嗎？」

「我喜歡整齊清潔的吃晚餐。」艾雲看了看錶，他祇有十分鐘的時間，他輕輕推開珊瑚，就奔入浴室。

珊瑚咬住牙在那兒頓腳。

準八時，艾雲剛好洗過澡出來，身上的衣服令他看來很帥，很瀟灑。

「艾雲表哥，」珊瑚上下打量他，禁不住的叫：「你好俊啊！」

「我要去吃飯，失陪。」

「錦姨剛來過，我告訴她我們會遲點到飯廳，反正舅舅剛回來。」

艾雲打開冰箱，還是兩個萍果一罐汽水和一些冰水。

他開了那瓶汽水，靠着窗門喝。

「你看我這條裙子怎樣？」她旋轉那條橙、藍格子裙：「今天剛買的，這兒真落後，百貨公司、服裝公司，賣的裙都很落伍，長長的，膝下三、四吋。外國的女孩子都穿膝上裙，挺多是及膝裙。」

「這些我全都不懂，我要下樓。」

「不要走，」珊瑚拉着他的臂，把他拖回去：「今天大表哥陪我逛公司，我買了兩件T恤準備送給你：一件英國貨，一件法國貨，款式倒很新，你皮膚白，穿甚麼顏色都好看。」珊瑚打開兩隻膠袋展示兩件新T恤。

「謝謝你！我有很多的衣服，爸爸每次出門公幹都替我們買很多衣服，以後，不要再爲我浪費金錢了。」

「艾雲表哥，你連看一眼都不肯？」艾雲已開門走出去，珊瑚在後面追他：「艾雲表哥……」

艾雲已到小飯廳，董宇凌在坐，艾雲走到他身邊：「爸爸。」

董宇凌看着兒子：「衣服是隨便買的，想不到穿在你身上就那麼好看，坐下來，我們等你和珊瑚吃飯。」

雷文聞聲走出去，看見珊瑚氣呼呼：「幹嗎生氣？」

「他冷血的，他冷血的。」

「他是怪人，叫妳別管他。」

「我偏要管，看他到底有多冷？」

「大約零下二十度，」雷文扮了個鬼臉逗珊瑚開心：「很驚人吧！」

「我不怕，我搬座火山來，溶化他。」珊瑚不服氣，呶起咀。

「我帮你搬火山，別生氣，吃飯去。」雷文哄着她。

「大表哥，你是個好人。」

「艾雲也不是壞人，祇是人怪些。」

錦姨走出來。



她對大家笑笑：「吃飯了，今晚吃四川菜，天天新欸，表小姐喜歡的。」

「錦姨，叫我的名字。」

「那怎麼可以，妳是董家表小姐嘛！我不敢。」

「但我叫妳錦姨，我們是親戚。」

「就依珊瑚的意思。」

「好，珊瑚，去吃飯吧！」

×

×

×

秘書把電話接進來。

董雷文按一下掣，拿起電話筒：「那一位？」

「雷文，你很久沒有打電話給我。」

「啊！卡露蓮。」那是雷文大學的同學，兩家人也有生意來往：「我的表妹來了，妳知道艾雲的，

祇有我陪她。」

「住在瑞士的那位千金小姐？」

「算來算去，也祇有這麼一個表妹，所以，要慇懃些。」

「她甚麼時候走？」

「三、四年，她要在這兒唸大學。」

「甚麼？」卡露蓮在電話裏叫：「她三、四年留在這兒，你就一直要陪着她，我們怎麼辦？分手三、四年？」

「沒有那麼嚴重，珊瑚剛來，對香港完全不熟，時間長一些，她會適應一切，那時候，我們可以見見面。」

「你是聽從父母的命令，應酬她？」

「一半一半，這些日子我們也有通訊，而且，我們從小已經是好朋友。」

「她是不是很漂亮？」

「我另一個電話响，卡露蓮，有空給你電話。」雷文掛了綫，拿起另一個電話，馬上笑容滿面：

「司機已經把你接出來，好極了！你等着，我馬上下來，帶你參觀董氏大廈。兩分鐘，嗯……」

X

X

X

馬麗莎由文學院的校園一直追到學校的停車處：「董艾雲同學！」她喘着氣。

「啊！是你。」艾雲站下來，但並沒有久留的意思。

「你還沒有給我回覆。」

「甚麼？」他平淡的問。

「我生日在遊艇上開舞會，請你做我的男主人。」

「是的！」他翻布袋，終於拿出一隻綠色的信封：「給你。」



馬麗莎很高興，手都顫了，笑容却停留在臉上，她打開信封把咕拉出來一看，一張HALILMA的生日咭，送給普通朋友的。

「謝謝！」有點失望，並未絕望：「星期日我派車來接你，因為，你不知遊艇停泊在哪兒？」

「不必了，星期日我沒有空。」

「你不參加我的舞會，你不肯做我的男主人，我說過你不參加我的生日會，我將沒有歡樂……」

她流下淚來。

「我抱歉。」

「我已經告訴了爸爸媽媽，我已經通知了所有的朋友……你完全不給我面子，你想我被父母取笑，朋友嘲弄，你爲甚麼要害苦我？你爲甚麼一點也不爲我設想？」

「馬麗莎，公平些！我可從未答應過妳甚麼？」

「祇不過請你參加一個舞會，又不是要妳上戰場。」

「有些人寧願上戰場。」

「像你嗎？」

「像我。」

「你不來，我取消舞會。」馬麗莎咬咬牙，威嚇着。

「隨便。」

「董艾雲，你不要神氣，你不得好……」她終於沒有說下去。

艾雲回轉頭：「生辰快樂！」他走進泊車場，很快就把汽車開走。

×

×

×

因爲每逢二、四、六，他都要爲瑪姬補習，以前瑪姬科科不及格，自從他替她補習，瑪姬的成績越來越好。

中學會考，得過優，也得過良。

其實，預科班的學生，已經是很少要人補習，可是，瑪姬幾年來都依靠慣艾雲，艾雲不來，她連坐標圖表也不會畫。

她故意養成自己依賴艾雲，因爲她喜歡艾雲，渴望接近他，一星期三天都嫌少，最好一個星期見足七天。

她不做功課，渾渾噩噩，艾雲就非要來不可，幾年來一直如此。

瑪姬需要艾雲的人，艾雲需要那份補習費，現在已提升到每月九百元，艾雲需要那九百元。

艾雲從來不敢告訴家人，他是受薪的補習老師，有時候遲回家，家人追問，他祇是說替同學義務補習。

他功課好，有多餘時間，因此，沒有人提出過禁止。

如果董宇凌知道真相，一定氣死。董宇凌是個大企業家，他的兒子竟然要替人補習賺錢，那有多



丟臉？

董宇凌每次出門視察外國的分公司，必會把兒子叫進書房。

「我這一次出門快則七天，遲則半個月，你有甚麼問題、困難和需要，告訴爸爸。」

「一切都很好，爸爸。」

「唔！這些錢，你拿着用，如果有甚麼特別需要，隨時可以向媽媽要。」他交給兒子兩張五百元鈔票。

「謝謝爸爸。」

「你媽媽說，這麼多年來，你從未向她要過一毛錢，也沒有向錦姨支取過。」

「爸爸，我夠用。」

「不要那麼省，你知道嗎？你已經是大學生，應該用點錢，請同學吃頓茶，請女朋友看場電影，可不要看前座，請女朋友吃飯不要吃漢堡飽，上扒房啊！別忘了你是董宇凌的兒子，蹲在快餐店磨揸子，人家還以為我做爸爸的刻薄兒子。」

「爸爸，我沒有女朋友。」

「找一個啊！大學生沒有女朋友也是沒有面子。人人還讚你英俊呢！雖然，我每月也給你兩千塊左右的零用錢，但追求女朋友就不夠花費了。」

「爸，我真的沒有女朋友。」

「怎會呢？誰信呢？別騙你爸爸，喜歡你的人多着。」

「沒有一個我喜歡。」

「珊瑚表妹呢？」

「珊瑚表妹是大哥的。」

「誰說珊瑚是你大哥的，珊瑚是雷文的表妹，也是你的表妹，你們三個人從小一起長大，三個都是表兄妹。」

「珊瑚喜歡大哥。」

「珊瑚有沒有說不喜歡你？」

「她也不見得喜歡我。」

「孩子呀！你這……真是，」董宇凌急得說不出話：「你聽着，我要你追求珊瑚。」

「大哥怎辦？」

「公平競爭呀！你追珊瑚，他也追珊瑚，各追各的，成功就靠自己。」

「何必爲了一個女人破壞兄弟之情。」艾雲一直冷冷的，滿不在乎的。

「你將來到底要不要娶媳婦？」董宇凌指住兒子，氣呼呼。

「等大學畢業了再說。」

「你大學畢業，珊瑚已經嫁了人，你不聲不响，她憑甚麼等你？」



「世界並非祇有珊瑚一個女孩子。」

「你由五歲鬧到十歲，一直嚷着要娶珊瑚做你的媳婦。而且……我也很喜歡珊瑚。由今天起，你要追求珊瑚，和雷文公平競爭。」董宇凌又拿了一千元給艾雲：「這是支援費，如有表現，我會另行加賞。」

「爸爸……」

「出去，找珊瑚看電影去。」董宇凌揮揮手：「這孩子真氣人。」

艾雲拿了兩千元出來，很高興，加上這個月的補習費，有二千九百元。

艾雲需要那份補習費，因為父親不是經常每次給他二千元，他有負擔，他要替人還債，供給那人的衣食。

在走廊上邊走邊想。

「艾雲表哥！」珊瑚由後面追了上來：「你不在房間，去了哪裏？」

「在這。」

「剛才我沒有看見你在走廊？」

艾雲一皺眉：「找我？」

「唔！你看，這小狗漂亮不漂亮？」珊瑚抱起懷中的小狗給艾雲看：「大表哥送給我的，化七千塊買來的。」

「多給牠吃些東西，別餓壞了。」

「這是芝華華呀！是那麼細小的，那才珍貴。狗店的老板說，牠是系出名門的貴族後代，芝華華當中最漂亮的一隻。」珊瑚越說越高興，把狗捧到艾雲的面前：「抱抱牠。」

艾雲一轉身，避開了。

「牠剛洗過澡，又洒了香水。」珊瑚走前兩步：「好香，很好玩的。」

「別過來！」艾雲瞪了小狗一眼。

「你不喜歡小狗？」

「不喜歡。」

「你喜歡小貓？小鳥？」

「都不喜歡。」

「你不喜歡小動物？」珊瑚的話好像從未停過。

「不。」艾雲不耐煩。

「噢！」珊瑚失望地垂下大眼睛：「媽咪說：男人喜歡小動物，心腸一定好，艾雲表哥，我不相信你不喜歡小動物……連大表哥也喜歡，他送我小狗。」

艾雲咧開嘴，冷冷的笑一下：「大哥是好人，我不是。」

「你是的，你以前還養過白兔。」



艾雲繞過她身後，走向樓梯。

×

×

×

「珊瑚，珊瑚，我到處找你，原來你在這兒。」

珊瑚抱着小狗，靠在走廊的牆上。

「你怎麼了？珊瑚。」

珊瑚搖一下頭。

「我終於替小狗買了張睡床。」雷文舉起一個很漂亮細緻的藤籃，籃內還有軟墊子的。

「好漂亮啊！大表哥。」珊瑚的大眼睛發出光采，她一下子又開心了：「你真好，艾雲表哥有你一半好我就開心了。」

「剛才他又給你面色看？」

「他不喜歡我，更可能對我有成見。」珊瑚搖搖頭，把小狗放進籃子裏。

「我勸過妳不要理睬他，妳又不聽。」雷文替她接過籃子，拖起她的手：「我們到花園，讓小狗晒晒太陽。」

「好主意。」珊瑚一下子就把艾雲和所有不愉快的事忘了。

艾雲也在花園，在樹上的吊床看書，居高臨下，他看見雷文和珊瑚嬉戲、追逐，珊瑚的長髮迎着初夏的微風飄揚。

艾雲閉上眼睛，當年舊居——山頂道娶新娘的遊戲，一幕幕在他的腦海中出現，禁不住，唇邊透出了一絲絲的笑意。

「不來了，不來啦！」

艾雲驚然驚醒，翻過身一看，珊瑚大概被雷文抓到，兩個人沒在草地上。

艾雲把手中的萍果，朝他們那方面扔過去，然後他把書蓋在臉上，縮起身體，裝睡覺。

「誰？」雷文到處張望。

珊瑚連忙從他懷裏鑽出來：「不玩啦！」珊瑚提起籃子。

「誰在這兒搗蛋？」雷文到處搜索，祇看下去，不看上。

「花園那麼大，總有人來往。」

「唏！珊瑚，妳去哪裏？」

「回屋子看電視。」

「這個時候沒有好節目，我們打網球，還有太陽嘛！」

「不跟你玩，」珊瑚撥了撥頭髮：「你欺負人。」

「我們去看電影。」雷文捉住她的手臂，湊到她的額下說：「我聽話，全依妳，不造反。」

「唔！」珊瑚裝得很威嚴：「本人皇上皇饒你一次。」

雷文忍俊不禁，哈哈大笑。



「你笑甚麼嘛，我是皇上，不，比皇上還要威武。」

「那店子是賣雪糕臘味的，妳祇要說，朕饒你一次。」

「朕是甚麼東西？」

「朕是皇帝的自稱，等於我們叫英女皇陛下一樣。」

「我的中文……」珊瑚拍一下額：「好，朕饒你一次。」

「謝陛下。」

兩個人相視，又哈哈笑了起來。

艾雲拉下臉上的書，看見雷文挽着珊瑚的腰，走進屋子。

不久，他們換了衣服，雷文開了他的魔鬼魚跑車出去。

花園一下子寂靜了。

艾雲喜歡靜，可以安心看書。艾雲怕靜，有孤立無援的感覺。

非常的矛盾。

他用力一擰頭：快要攷試了，不要想那些無聊事。

珊瑚曾是他的新娘，但，時移勢易，昔日舊事，今不復再。

×

×

×

董宇凌出門後，艾雲除了吃飯和上課，他很少離開他的臥室。

這天，他看講義正看得入了迷，突然有人用雙手掩住他的眼睛。

「誰，誰？」這是從未有過的事。他不斷用自己的手去撫摸那雙手，滑滑的，纖巧的……一陣咕咕的嬌脆笑聲。

「珊瑚，別胡鬧。」他很生氣的樣子，語氣並不好：「放開你的手。」

「我偏不放，除非你答應和我看電影。」珊瑚還在笑。

「妳……」艾雲拉開她的手，把她推開：「妳真無聊。」

珊瑚被他那麼一推，打了兩個退步：「爲甚麼推我，以前又不是沒有玩過。」

「哼！」艾雲繼續看講義。

「你不喜歡我，」珊瑚越想越委屈：「你已經不再喜歡我。」

「大哥喜歡妳就夠了！」艾雲下逐客令：「請妳出去，我沒有請妳進我的房間，這兒不是妳喜歡來就來。」

「你討厭我，」珊瑚嘩的一聲哭出來：「打從我第一次來你就討厭我。」

艾雲頓了頓，終於拿起筆，把講義寫的重點打下記號。珊瑚哭着奔出他的房間。

艾雲連忙回轉頭，張開嘴，話又吞回去，他握着拳頭，一下一下的搓着桌面。

不過兩個鐘頭，江玉霞拍的一聲推開艾雲的房門進來。

「媽！」看江玉霞的面色，就知道有事情發生。



「你是怎樣對待珊瑚的？你爲甚麼老是不合羣，爲甚麼跟所有的人過不去？家裏人人遷就你，可以！但是珊瑚是貴賓呀！你不要忘記，她媽媽還是你姑母，別以爲人家來白吃白住就欺負人。你爸爸瑞士那間公司，沒有你姑丈根本開不成，他們出了多少人力物力，到底是珊瑚沾你的光，還是你沾珊瑚的光？」

江玉霞一口氣的，艾雲不知道她想表達甚麼？

「你發少爺脾氣，趕她走，好呀！你爸爸回來，我祇有跳康樂大廈。」

「走？去哪兒？」

「回瑞士，難道去遊樂場？」

「我沒有叫她走。」

「你沒有開口，可是，你甚麼態度，說話不顧前不顧後，我都知道。你一定令她很難堪，否則她不會哭着要走。艾雲，你能不能對人好一點？」

「媽，是您……」

江玉霞馬上搶住：「我怎樣教你，對兄長要愛護，對朋友要友愛。好，你大少爺辦不來，客客氣氣總行吧！現在，你馬上去向珊瑚道歉，留住她！」

「我又沒有做錯。」

「你不道歉，是不是？好！好！她走了，等你爸爸回來，讓他氣個半死。」

聽見父親，馬上投降：「大不了向她說聲對不起。」

「跟我來。」江玉霞拖起兒子，把他推進珊瑚的睡房。

珊瑚哭着把衣服放進旅行箱。

「妳不能走！」艾雲木然說。

「我偏要走，腿在我身上。」

「妳走了，爸爸不會原諒我。」

「活該！一生沒見過你這樣無情的人。」珊瑚拉了張紙巾用力醒鼻子。

艾雲把她的衣服全倒在床上，扔了旅行箱：「妳不能走。」

「剛才你在房間裏不是趕我走嗎？」珊瑚嗚嗚的：「我在成全你。」

「小姐，我正在攷試，」艾雲忍住氣：「妳要尋開心，等我攷完試好嗎？」

「你答應攷完試陪我玩？」珊瑚破涕爲笑，拉住艾雲的手臂。

艾雲輕輕拉開她的手：「妳不要走，留下來。」

「你先答應我，攷完試陪我玩。」

艾雲爲勢所迫，點了點頭。

「艾雲表哥，」珊瑚整個人挨向他身上，他慌得大聲叫：「媽，珊瑚表妹已經答應留下來，您進

來看看她好嗎……」



## 二

艾雲開車出學校大門，看見奶媽在行人道上向他招手。艾雲連忙把車停泊在一旁。

他跳下車，來到奶媽身旁：「您爲甚麼老遠跑來，這幾天我攷試，我準備攷完試馬上去看您。」奶媽拉着艾雲的手，上下打量，微微笑：「你又長高了。」

「半個月前我們才見過面，那有高得那麼快？」艾雲看見奶媽也很開心。

「去年我爲你編織了一件羊毛衣，又拆又織，昨晚總算織好，等不住，現在送來了。」

「奶媽，現在已經是初夏了。」

「人老手笨，你攷試，我回去了。」

「我送您回去。」艾雲接過羊毛衣，另一隻手拖住奶媽。

「不，路那麼遠，要花你多少時間？攷試要緊，我自己坐巴士。」

「就因爲路太遠，我才不放心妳一個人回去。」艾雲把奶媽拉上車。

途中，奶媽問：「家裏情形怎樣？老爺好吧？」

「他去了瑞士，過幾天就回來，我們家來了個刁蠻公主，好煩。」

「你大哥的女朋友？」

「是的，不過，我們也是親戚，還記得嗎？您最喜歡的洪珊瑚。」

「啊！」奶媽拍一下大腿：「姑奶奶的女兒，梳條馬尾，大眼睛溜溜轉，紅紅的臉頰，那可愛的小娃娃怎樣了？」

「長大了，還是那麼好看，祇是太刁蠻，她給寵壞了。」

「她不是你大哥的女朋友，你和她從小訂了親的，她是你的未婚妻。」

「媽說，珊瑚是大哥的。」

「你媽，你媽，」奶媽悻悻的：「全世界好的東西都是雷文的，偏心。」

「其實，那珊瑚也不適合我，她和哥哥是天生一對。」

「但是你爹，你姑母，是希望你和珊瑚配成一對。」

「……您看，乘車子多快，到了，我不送您進去，我要趕回家裏溫習，攷完試，馬上來。」

「好好用功，別給人看扁了。」

艾雲點了點頭，開車走了。董宇凌希望他追求珊瑚，奶媽也有同感，可是，艾雲並不在乎。也許他真的和珊瑚不適合，也許他接觸的女孩子太多。

他突然記起下課時，美玉塞了一張紙條給他，他翻看口袋把紙條找出來一看，又是約他看電影。這種紙條，幾乎每天都有。

×

×

×

江玉霞和珊瑚一同吃過晚餐，然後去逛公司，瘋狂購物。



「喜歡舅媽嗎？」

「喜歡，舅媽漂亮，對人又好。」

「四十四歲的老太婆啦！」江玉霞瞟了那麼一眼，幸好珊瑚不是男人。

「舅媽挺多像三十五，和大表哥走在一起像姐弟，真的，不騙您！」

「喜歡大表哥嗎？」

「喜歡！」珊瑚毫不攷慮。

「他有甚麼好呢？」

珊瑚側了側頭，漆黑眼珠子溜溜：「大表哥溫文爾雅，雖不太高大，但很有型，皮膚黑但樣子英俊，對女孩子很體貼。」

「妳看得倒是很透徹，我的小兒子又如何？」

「艾雲表哥？他高大，瀟灑，皮膚白，臉孔俊俏，一個百份之一百的美男子，一個女孩子眼中的

白馬王子！」

「妳一定很喜歡他？」

「我不討厭他。」

「和雷文比較，妳喜歡哪一個？」

「大表哥。」也是毫不攷慮。

「但是，妳剛才列出的條件，艾雲比雷文好。」

「我還沒有說艾雲表哥的缺點，哎！他的缺點可真多：冷血無情、沒有同情心、不愛小動物、高傲、專擺架子、對女孩子沒有禮貌、自私、以自我爲中心、不合羣，難於相處，大概他是被舅舅寵壞了，我不喜歡他！」

「妳會和雷文交朋友？」

「我們是表兄妹呀，比朋友更好，一出生就是的。」

「我所指的朋友，是男朋友。」

「舅媽，」珊瑚天真的問，她在試戴太陽帽：「我十八歲了，是不是應該有一個男朋友？」

「十八歲，我已經做了人家的太太，妳在瑞士沒有男朋友？」

「那間女校管得好嚴，況且，我年紀少，我也不喜歡外國人。」

「就讓雷文做妳的男朋友吧！」江玉霞看看錶：「帽子全都要了好嗎？」

「太多了吧？」

「有甚麼關係？漂亮的東西，女孩子永遠不嫌多。」

「噢！我們今天買了不少東西。」

「應該暫告一段落，改天再買，雷文快要下班，我們接他下班吃下午茶。」

「好啊！」



她們到達寫字樓，雷文的秘書老遠看見珊瑚，馬上打電話。

雷文放下電話，面色都變了：「我叫妳不要再到我寫字樓來！」

「來看看你嘛！」

「我媽咪來了，妳馬上走。」

「那有甚麼關係？我又不是沒有見過安娣！」卡露蓮聳聳肩。

「但是妳沒有見過我表妹，妳馬上走，聽，她們進來了，妳真是害人精。」雷文馬上開門迎接：

「媽，珊瑚，妳們來接我下班？」

江玉霞看見卡露蓮，面色驟一變，隨着打哈哈：「卡露蓮，很久沒有看見妳了，珊瑚，介紹妳認識，這位是雷文的同學，很本領，打理一間大工廠。雷文，你們的生意談完了吧？珊瑚肚子餓。」

「馬上可以走。」

「卡露蓮小姐，一起去吧。」

「噢，卡露蓮好忙，」江玉霞馬上把珊瑚拉到兒子身邊：「她真是連喝杯咖啡的時間也沒有。」

「安娣，我……」珊瑚邀請她，她已不得馬上跟着去。

「我明白了，我雖然是長輩，但也很了解年青人，妳一直希望做女強人，妳有條件，妳一定會成功，妳這一次不能和我們在一起，還有很多機會嘛！喝咖啡，每天都可以。」江玉霞向兒子示意：「你和珊瑚先走，我很久沒見卡露蓮，想和她聊聊。老地方見！」

雷文又哄又拉的把珊瑚帶走。

「卡露蓮，我有一個請求。」

「甚麼事？安娣。」

「不要再和雷文見面。」

「這怎麼可以？」卡露蓮眼眶渾紅：「我和雷文本來是戀人。」

「幸而祇是戀人，但是，珊瑚是他的未婚妻。」江玉霞顯然翻臉無情。

「原來是你反對我和雷文來往，怪不得最近他老是避開我。」卡露蓮用手帕抹着眼淚：「我到底有甚麼不好？那一樣令您不合心意？」

「妳錯了，我從來不干涉兒子的私事，其實，我也很喜歡妳，可惜，雷文深愛他表妹，他早就忘了妳。」

「那個珊瑚？」

「他們是青梅竹馬的小情人，卡露蓮，我代表兒子求妳，放過他……」

X

X

X

「媽咪，您買這麼多東西回來幹甚麼？」雷文指住一床的盒子。

「換季嘛！別吵了，全是名牌。」

「我有二、三十盒，艾雲也是，還有珊瑚，可以開百貨公司。媽，您每季給我買的衣服我都穿不

完呢。」

「剩餘的物資可以給弟弟！」

「您又沒有給他買衣服？」

「你衣服多嘛，你不喜歡的可以給他，弟弟穿哥哥的衣服平常事。」

雷文翻着：「這套黃的不合我的膚色，這套太長太大，艾雲才穿得下，深綠也不好……」

「沒關係，全扔給艾雲。」江玉霞坐下來：「我今天試探過珊瑚，她非常喜歡你！」

「真的？」雷文好高興：「我見她蹦蹦跳跳，還以為她不懂這些。」

「她十八歲了，還以為她是十三年前的那個小娃娃。她不喜歡艾雲喜歡你，孩子，機不可失，你要抓住了。」

「沒有敵手，不用怕，她一向不喜歡艾雲，常和艾雲爭吵，我知道，她剛來，沒有機會接觸其他男孩子，我是她唯一可以選擇的。」

「她進了大學，情況就會不同，會有很多男孩子追求她。」

「等她進大學，我們已經訂了婚。」

「速戰速決最好，不過，我還是最擔心卡露蓮，她不會放過你。」

「我會約她見面，把話說清楚……」

×

×

×



雍雅山房的黃昏，董雷文穿了套粉藍西裝，他脫下太陽眼鏡，喝一口凍飲。

「晚霞真美！」卡露蓮讚嘆。

「可惜已是黃昏，它很快會被黑夜遮蓋、消失，像我和妳的交情。」

「雷文，」卡露蓮打了一個顫：「你……在說甚麼？」

「我是來跟妳說再見的。」

「你要出遠門？」

「我那兒都不去，我留在這兒，祇是……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我不會再約妳，希望妳也不要再找我。」

「就是爲了那個珊瑚？」

「是的。」雷文毫不掩飾。

「她確然很美麗，很可愛，但是，我們相識在前，我想不到你是這種人，貪新忘舊。」

「妳說錯了，我認識珊瑚已經十八年！」雷文一直不敢看卡露蓮，畢竟，他對她總有點歉疚。

「你既然早已有了愛人，就不應該追求我。」卡露蓮十分激動，她是真心真意愛雷文的。

「她回瑞士時我們都還小，我不知道自己會愛上她，也不知道她愛不愛我？現在，我清楚自己的感情，而我也知道珊瑚很喜歡我。卡露蓮，很對不起，其實，我祇是不想拖累妳！」

「一聲對不起就完了，你不需要負責任，喜歡愛就愛，喜歡扔就扔。」

「不要說得那麼難聽，卡露蓮。我和妳之間，是清清白白的。我們由朋友成爲戀人，也並不是我蓄意追求妳，我們在同一班上，見面多了，就產生感情，僅此而已。」

「清清白白！」卡露蓮的淚珠在眼眶裏打滾：「你不認爲，心靈上的傷害，比肉體更難彌補。」

「我承認傷了妳的心，但是，我除了說抱歉，還能做些甚麼？」

「雷文，」卡露蓮抓住他的手：「我們繼續，我求你！」

「不可以，」雷文輕輕拉開她的手：「我不能令珊瑚傷心。」

「你可以傷我的心，爲甚麼她不可以？」卡露蓮掩住咀，不讓哭聲爆出來。

「因爲我愛她！」雷文看了看錶，伸手叫侍者結賬：「對不起，時候不早，我送妳回去！」

「陪你的小表妹？」卡露蓮馬上抹去淚水不讓侍者看見。

「她一個人在家裏很寂寞。」

「哼，替她想得真週到。」

「走吧！」

「我們這一次談判，你沒有成功，因爲，我並不打算和你分手。」

「那何苦？而且就算妳找我，我也不會再見妳。」

「總有一天，你會被她拋棄，你不覺得，她和艾雲更適合？」

「妳懂得甚麼？」雷文笑一下，開了車門讓卡露蓮進去：「珊瑚和艾雲是死對頭，要担心，担心



別的男孩子，我絕不担心艾雲。」

「但他英俊，比你更能吸引異性。」

「他脾氣古怪，不是我的敵手。」

「條件，他始終比你好。」

「妳覺得他好，妳去追求他，或者我爲你們撮合！」

「你分明知道這是不可以的，我年紀比他大，你不要我，也無權分配我。」

「外國流行老妻少夫。」

「我不是外國人，我也沒有戀弟狂。」卡露蓮恨恨的盯他一眼：「看看你能得意多久！」

「妳根本蠻不講理，我們最好不要說話。」雷文用力踏油門，他的心，已飛回珊瑚的身邊。

X

X

X

「珊瑚，珊瑚……」雷文一腳踏進屋，就到處找她，可是樓上、樓下，都看不見珊瑚的影子。

「雷文。」是錦姨：「唷！還不到一點，這麼早就下班？」

「今天是星期六。珊瑚呢？」

「剛才她還在花園。」

「我回來的時候沒有看見她！」

「也許繞到後花園？快開午餐了，你在家裏吃吧？」



「我和珊瑚在外面吃。」雷文說着，人已走出大屋。

一直找，終於在後花園看見珊瑚。她穿了套短褲運動裝，伏在草地上吹棉絮。

雷文吐了一口氣，走到她身邊，蹲下來：「我叫妳換好衣服等我，爲甚麼不聽話？」

「這棉絮好好玩，呼……你看，你看棉絮隨風飛舞，多好看！」

「我們說好今天去新界玩的，現在應該出門，而且我們都沒有吃午餐。」

「唔！我要吹棉絮！」珊瑚不肯罷休，還在玩。

「新界有很多很多的棉絮，妳可以玩一整天。」

「真的呀？」

「不騙妳！」雷文拖她起來：「快換衣服，聽話嘛！」

珊瑚和雷文手拖手進屋，剛巧艾雲由台階下來。

「艾雲表哥，我們一起去新界。」

「沒有空，不去了。」

「艾雲，昨天你已經放完試。」雷文說：「去新界輕鬆一下。」

「大哥，我約了人。」

「那隨便你吧。」

「艾雲表哥，你別忘記答應了我，放完試請我看電影。」

艾雲沒說話，走了。

「別理他！」雷文搖了搖她的手：「快換衣服。」

「你猜艾雲表哥約了誰？……」

×

×

×

艾雲開車進沙田，先到市集買了一隻雞、一條石斑，還有一些新鮮蔬菜。

車繼續向前駛，在一間兩層高的小房子門前停下來。

小房子面前種了許多花，也有樹，樹上一些果子已經開始成熟。

艾雲按鈴，一個頗胖的老婦走出來。

「哎唷！艾雲，你怎麼來了？」她很高興，一邊開鐵門一邊問：「考完試沒有？」

「剛攷完。」艾雲把餸菜交給她。

「我說過多少次了，來看我不用買東西，你肯陪我吃一頓飯，我已經很開心，街市那些地方，不是少爺去的，難道我還不會買菜？」他們走進屋裏，屋子每層有兩房一廳，還有露台、廚房和浴室。陽光充足，空氣也很好：「你又沒有買牛肉？那麼一大條石斑怎吃得下。」

「您戒吃牛肉，喜歡吃魚。」

「但是你最喜歡吃煎牛扒，我馬上去買。」她去找錢包。

「奶媽，不要去，我也喜歡吃雞、吃魚，我們談談！」艾雲拉住她。

「對了！」奶媽又走到房裏去，一會，她拿着鈔票出來：「今早樓上的房客剛把租金交來。」

「您留着用。」

「我留四百已够，一個老太婆，四百元單是管食管穿，又不用付房租，已經夠用了，餘下的還要付銀行。」

「這個月銀行的錢我已經付了。」

「你那來那麼多錢？每月都是房租和你的補習費加上零用錢，加起來才湊足數目，租金還在我這兒呢！」

「這個月，爸爸多給我千多元，他要我追求珊瑚。」

「追到了沒有？」奶媽極感興趣。

「追到，不過是大哥。如果我追求女孩子，就沒有那麼多錢付給銀行。」

「你爲了我不追求珊瑚？」

「珊瑚喜歡大哥，爭也沒有用。」

「我還欠銀行多少錢？」奶媽坐下來，想想就心煩。

「九個月。」

「銀行的錢還清，不要再去補習，實在太辛苦。」

「倒不覺得辛苦，就怕時間不夠用，以後再算。」



「你回房間去躺一會，我去燒飯給你吃！」奶媽從冰箱裏拿了一罐啤酒出來給艾雲。

「我不疲倦。」艾雲開了啤酒喝了兩口：「我去後院子看看那些番茄。」

「有兩個又大又紅，摘下來，我洗乾淨，放些糖，給你生吃，啊！艾雲，給我摘三棵蔥。」

艾雲走到後園，他和奶媽合力種的番茄，果然有兩個特別大，已經成熟，他越看越開心，捨不得摘下來。

「艾雲，」奶媽在廚房的窗口叫：「明天星期日，不要回去，在這兒住一晚，明早吃及第粥。」

「我沒有告訴爸爸不回家睡覺。」

「你爸爸忙賺錢，忙應酬，他從來不管這些，他問起來，告訴他在同學家裏睡了一夜，你又不是女孩，不用怕。」

「好吧！」

「蔥呢？我等着用的呀！」

「我忘了！」艾雲從院子的地上拔了三棵蔥，由窗口遞給奶媽。

艾雲每次來奶媽家就開心，在這兒，他自由自在，無拘無束，不用避這個躲那個，也不用戴假面具，更不用敷衍、應酬，他在奶媽家種花、果、盆栽，還養了一缸熱帶魚。

他很喜歡奶媽家那隻小花貓，胖胖的，艾雲每次來都和牠玩打球。

艾雲在家是孤立、寂寞，毫無溫暖的，他感覺祇有奶媽的家才像個家。

艾雲在奶媽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吃了及第粥才回家，他不是第一次在奶媽家留宿，正如奶媽所說的，董宇凌不管這些事，可是，他踏腳回家，便看見董宇凌鐵黑着臉坐在客廳裏。

他一看見艾雲，便沉着聲說：「跟我進書房。」

到書房，董宇凌叫艾雲關上門：「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經常不回家睡覺。」

「爸爸……」他忽然不想解釋。

「以前你不回家睡覺，我不想跟你計較，但是，珊瑚住在這兒，你常常在外留宿，她會以為你不是好男孩。」

「我沒有告訴她我是好男孩。」

「你不想得到她的好感？」

艾雲搖搖頭。

「你不想追求她？」

「珊瑚是大哥的。」

「胡說！」董宇凌低喝一聲：「我一直把珊瑚當作你的媳婦，你姑母也把你當女婿，我們兩家人約好的。其實，珊瑚從小就喜歡你，都是你自己不好，跟人家鬥氣，擺少爺架子，大個子欺負個小女人有甚麼了不起？不好好招待人家也還罷了，還把人迫哭了吵着要回瑞士。看樣子你是不喜歡珊瑚，故意讓給雷文的，你自己在外面是不是有了女朋友，昨晚就在那女的家中留宿？」

「爸爸，我一天忙到晚，那有時間交女朋友？」

「啊！忙！攷完試，放暑假了吧！有空啦！由明天開始，你給我好好的留在家裏，陪着珊瑚。」

「還沒有正式放假，學校仍有很多工作，教授又要我輔助一些程度追不上的同學。」其實，艾雲是忙着替瑪姬補習，瑪姬六月份期攷。

「艾雲，你爲甚麼總是不聽話？」

「爸爸……」

「去陪你表妹，去……」

艾雲馬上離開書房，回房間洗澡更衣，由浴室出來，看見珊瑚坐在他的房中，正在看他小時候的相片。

「妳怎麼又來了？」

珊瑚誤解了他的意思：「你的門沒有上鎖，一旋門球，就進來了。」

艾雲皺一皺眉：「妳在翻甚麼？」

「相簿！看我們小時候的相片。」珊瑚把相簿放回原處：「你答應攷完試請我看電影，我們現在就去。」

「今天沒空。」艾雲靠着露台站立。

「學校已經放假。」



「有約！」

「男的還是女的？」

「女的！」

「女朋友？」

「妳煩不煩？」艾雲回轉頭：「像法官似的！」

「我要弄清楚嘛！如果你約了女朋友，我沒有理由要你推了她的約會來陪我。她是誰？你從來不帶朋友回家。」

「巫婆！」

「你真會開玩笑，是最美，最年青的小巫婆吧！」珊瑚哈哈笑：「帶她回來，我們一起玩。」

「白痴！」艾雲低聲的：「妳還是叫大哥陪妳吧。」

「你關心我？」珊瑚走到他身邊，靠着他。

艾雲把身體擠出來：「我要吃飯，失陪！」艾雲邊說邊走出房間。

珊瑚雙手插着腰，在房裏頓足。

珊瑚沒有在家裏吃飯，和雷文出去了。飯桌上少了珊瑚，艾雲胃口也開了。

飯後艾雲到趙家補習，補習日期本來是每星期的二、四、六，因為艾雲心急著要去看奶媽，因此把時間改了。

瑪姬早已吩咐廚房爲艾雲準備了很多點心。

艾雲快要下課時，趙東尼來了個電話，說訂好了桌子，要艾雲和瑪姬一起去吃晚飯：「我和佩芝在一起，放完試，好好玩他一天，九點半的戲票我已經買好了，你一定要和瑪姬一起來。」

艾雲還沒有回話，瑪姬在旁邊，可憐兮兮的：「艾雲哥，去啊！」

「好吧！」艾雲在電話裏答應了東尼：「總比就在家裏好。」

艾雲回家，差不多已經一點鐘。

董宇凌有應酬，還沒有回來。

雷文和珊瑚也是剛回來的。

父親未回，艾雲鬆了一口氣。

走進房間，有一陣難嗅的氣味。

艾雲連忙走近床一看，天，又是那畜牲的傑作。

艾雲滿肚是火，解開的鈕扣沒結上，直衝到珊瑚的房間。

「嘖！嘖！嘖！」握起拳頭搥門。

珊瑚剛換上睡袍：「誰？」

艾雲推門進去，珊瑚看見艾雲，意外又開心：「艾雲表哥！」

「妳跟我來！」艾雲一手抓住她，把她拖出去。

「你不要走得那麼快好不好？」珊瑚被拖在後面，像隻小羔羊：「呀！你抓得我的手好痛……」進了房間，艾雲把珊瑚推到床邊：「妳看妳寶貝的傑作。」

珊瑚撫著手腕雪雪呼痛，她瞟了艾雲一眼：「你就爲了這個生氣？」

「我不應該生氣嗎？」艾雲呼呼的，手指直指住床：「妳那鬼東西在我的床上撒屎撒尿，已經不是第一次，多少次，妳自己算算？第一次，我忍了，第二次，我已經通知妳，可是接下來，五、六、七、八次，我的床變了茅廁，成天臭氣薰薰，妳也不教教牠，太沒有家教。」

「嘩，我來了那麼久，還是第一次聽你說了一大堆話。」珊瑚瞪著他：「可是你罵我沒家教沒道理，狗又不是我生的，你沒理由……」

「妳養的，是吧！那妳應該好好的管教牠，怎能讓牠到處撒屎撒尿？」

「我教過啦！牠不聽話，怎麼辦呢？牠是狗，不是人，我跟牠說道理，有什麼用？牠又不會聽！你是人，牠是畜牲，你何必爲了一隻沒有人性的狗生氣。」

「我不該生氣，抱著那堆寶物睡覺去。也許妳不介意，我可受不了！」

「叫錦姨找個人來替你把床由面到底換新的，好不好？」

「半夜三更，講笑話！」

「那你到底要怎樣呢？二少爺！」

「妳把寶物弄走，替我把床罩床單全換過！」



「這……」珊瑚爲難了。

「怎麼？大小姐也受不了。」

「艾雲表哥，」珊瑚求着：「我們一起解決它。」

「休想，狗又不是我養的。」

「你到客房裏去睡一晚，好不好？明天一定全換新的，我送你法國名牌香水一瓶，玫瑰花一盒，如何！」

「我又不是客人，不住客房。」

「你要怎樣嘛？」珊瑚可急了。

「把東西拿走！」艾雲提高嗓門：「床上的一切全換新的！」

「你一定要？」珊瑚咀一扁。

「隨妳！半小時之內妳不動手，我把那小畜牲宰了！」

珊瑚嘩的一聲哭出來，直衝出去。

「喂！妳想走……」

珊瑚來到雷文的房間，哭叫着：「大表哥，大表哥……」

雷文剛巧入睡，朦朧間聽見珊瑚的叫聲，他由床上跳起來，坐着，做夢嗎？

「大表哥！」聲音在門外。

雷文跳下床開門。

雷文看見梨花帶雨的珊瑚，不由得一陣心痛，捧起她的臉，一面替她抹去淚水，一面問她：「做惡夢？看見獅子，嗯？」

「大表哥，」珊瑚抽抽咽咽：「你能不能幫我一個忙？」

「當然，妳要我做甚麼都可以，就是不要哭，聽話啊！」雷文哄她。

艾雲雙手交抱在胸前，靠在房門上看好戲。

「小狗在艾雲表哥的床上……床上撒屎，他說……如果我不替他把糞便拿走、更換床單，他就會……就會……」

「別心急，慢慢說！」

「大表哥！」珊瑚撲進雷文的懷裏，哭不成聲。

「不要說話，不要說話！」雷文緊擁着她，自己幾乎也哭了起來，心上人傷心呢？就等於割了他一塊肉：「我給你倒杯熱茶。」

「不，大表哥，他祇給我半小時，時候一到，他就殺死小狗。」

「甚麼？艾雲也太過份了，別怕，他不敢動小狗一條毛。」雷文已看見艾雲：「喂！你好忍心，把珊瑚嚇成這樣子，她嚇壞了我不放過你。」

「不是恐嚇，說的全是真話，今晚沒得睡，我連她都宰了。」



「你這小子……」

「不要吵，答應他，替他換床單。」珊瑚求着：「好嗎？」

「好的！」雷文輕撫一下她的臉，非常的溫柔：「妳在房間等我，我會把一切弄好，靠一會！」

「大表哥，你不怕？」

「誰不怕骯髒？爲了妳，我樂意做。」雷文扶珊瑚進他的臥室，讓她坐在睡椅裏：「我很快就回來的。」

「你能不能把小狗帶來這兒給我？」珊瑚悄聲問，她覺得自己太過份了，得寸進尺。

「當然可以，這樣妳就不用再擔心有人傷害小狗。」

雷文出去，不一會，他拿了一隻籐籃進來，放在珊瑚的懷裏。

「大表哥！」珊瑚拉着他的手：「你真好。」

雷文緊握着她的手，在她的手背上吻了一下：「我很快會做好一切，等我！」

雷文走到艾雲的房間，一面動手拉床罩，包起狗糞，一面說：「我祇知道你脾氣怪，不知道你那麼狠。」

艾雲沒說話，想幫手。

「走開，我答應過珊瑚一定會做妥，你祇要告訴我床單、枕套在哪兒？」

「樓下，錦姨房間隔壁的儲物室，我去拿！」



「我還有兩條腿，坐着吧，二少爺。」雷文匆匆走出去，到樓下，在儲物室翻，錦姨一向醒睡，可把她吵醒了。

「誰呀？」她結着晨褸的帶子走進來：「雷文，半夜三更你找甚麼？」

「艾雲房間的床單、床罩和枕套……錦姨，請妳告訴我放在那一格？」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妳不要問，祇要把東西給我。」

「艾雲喜歡白色，白色綉藍花的床罩，白通花床單和枕套，白棉薄被……都齊了，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雷文抱着東西跑上樓梯，錦姨不放心跟了上去。

雷文鋪床單笨手笨腳，艾雲走過去帮忙，雷文把他推開，錦姨進來看見情形，哇哇的叫：「我們的二少爺越來越不得了，竟然半夜三更要大哥爲他鋪床疊被。」

艾雲想說話，始終也沒有開口。

「錦姨，妳這樣大聲幹甚麼？是我自願做的，行了吧！」

「這種事不是少爺們做的，我來。」

「不要！」雷文拉開錦姨：「我答應珊瑚自己做。」

「雷文，看你滿頭大汗，珊瑚又不在，她不知道是我做的。」錦姨很焦急：「艾雲，把冷氣機開

大一點。」

雷文抹了一把汗：「呼！一切都弄好了，艾雲，行了吧！」

床上被單、床罩、枕套亂七八糟，艾雲點了點頭：「麻煩大哥！」

「等一下！」雷文跑出去，錦姨盯了艾雲一眼，正想跟出去，雷文已經拖了珊瑚進來：「我已經替他全換新的，艾雲很滿意。」

珊瑚開心地握了握雷文的手，向艾雲昂了昂臉：「你還有甚麼不滿意？」

「沒有！」

「那你可不能宰我的小狗。」

「各位晚安！」艾雲下逐客令。

雷文拖了珊瑚出去，錦姨馬上跟着走：「他房門口怎麼有一大堆床布。」

「床罩上有狗糞，麻煩錦姨把它扔掉！」

「這些事情我會做，快睡覺吧！聽！汽車聲，你媽咪和爸爸回來了。」

「我們快回房間。」雷文把珊瑚送進房間，自己也回房去了。

「就是手足情深，老替弟弟遮瞞。」錦姨一邊收拾東西，一邊喃喃自語。

董宇凌夫婦經過二樓，看見錦姨，奇怪地問：「那麼晚了還不休息？」

「幾個孩子剛睡，聽說艾雲又發脾氣。看，半夜三更還要換床單……」

「他還小，錦姨別跟他計較。」江玉霞馬上說。

「這孩子甚麼都好，」董宇凌向妻子搖搖頭：「就是脾氣古怪。」

「對呀！我知道錦姨受了不少委屈，艾雲還出言相撞。不過，他不是有意的，他還小，過一兩年大些，就聽話了！」江玉霞帶點抱歉的說：「孩子不聽話真難爲了妳，時候不早，晚安！」

到三樓，江玉霞對丈夫說：「你可不要爲了小事又罵他，現在的孩子罵不得，他會反叛你的。」

「我偏要罵他一頓，他的脾氣非改不行，固執又不合羣。」

「他現在已經很怕你，何必再傷父子感情，聽我話，對孩子不能太嚴……」



「咪咪，咪咪！」珊瑚由泳池上來，一面用毛巾抹水一面走到籐籃的前面。籃內空空的，祇有一個空墊子。

「咪咪，你跑到哪裏去？」珊瑚心裏一急，別又到艾雲房裏撒尿。

找遍整個花園，連影子也沒有，她走上台階正要回屋子，剛巧艾雲由屋裏走下台階。

「你有沒有看見咪咪？」

「那一個咪咪？」

「我的小狗！」

「還以為是妳的朋友呢！沒有見過。」艾雲說完就走下花園。

「咪咪，咪咪……」

錦姨走出來：「珊瑚，妳找咪咪？」

「是的，我游泳時，牠還在籃子裏晒太阳睡覺。今天我在水裏耽久了，也許牠不耐煩跑走了。」

「小狗總喜歡到處跑，一定在屋子裏，不用担心。」

「我很担心，她又跑到艾雲表哥的房裏撒尿撒尿。」

「妳要的奶昔我剛巧送來，妳坐下來把它喝了，我去找咪咪。」

「謝謝錦姨，我在泳池旁等妳。」珊瑚搖着滴水的長髮回到花園。

她躺在太陽椅裏，把吸管放進咀裏，奶昔還沒有喝到一半，錦姨飛奔出來，面色都變了：「我找到咪咪，呀！我找到牠了！」

「咪咪在哪兒？」珊瑚見錦姨面青唇白，氣喘喘的，心裏跳了一下：「那小東西又闖禍了。」

「牠在……牠在艾雲房門口不遠處……牠……牠……」

「好啊！又在我房裏撒尿撒尿。」艾雲由樹頂的床翻下來：「這一回我一定把牠宰了。」

「不要，艾雲表哥。」珊瑚拉住他：「我答應你今天起把牠綁好！」

「珊瑚，不要理他，快去看咪咪！」錦姨牽了珊瑚走，艾雲跟在後面，到二樓，遠遠看見一小團咖啡色的東西。

「咪咪，咪咪……」大家走前去，一看，咪咪血肉糊塗，看樣子是被人重重打死。

「咪咪，」珊瑚握着雙拳慘叫，她渾身發抖，面色發青變白。

「太殘忍！」錦姨搖着頭：「太沒有人性，連一隻小狗都容不下！」

「我，」艾雲馬上說：「我沒有……」

「不，不，啊！天……」珊瑚撫着頭，咪咪身上的血令她想吐，人旋旋的，便暈了過去。

艾雲接住她的身體，抱住她：「珊瑚，珊瑚……」



錦姨推開艾雲把珊瑚抱過去，那時候，傭人都跑了來，一些協助錦姨把珊瑚送回房，另一些去打電話請醫生，通知董宇凌、江玉霞和雷文。

雷文接到電話，幾乎自己也暈倒過去，他放下工作馬上趕回家。

艾雲蹲在地上，看了咪咪一會，他走進房間，拿了一條大浴巾，把咪咪包好，抱到屋子後面的空地。他找了一個鋤，一個鏟。把一切做妥，差不多是黃昏，他拖着疲乏的脚步回到屋裏去。

很想知道珊瑚的情形怎樣。

「站住！」艾雲聽見呼喝聲，回轉頭，看見董宇凌怒目瞪視的站在他的後面。

「爸爸……」

「進書房！」董宇凌用力拍上房門，艾雲從未見他這樣震怒過。

「我以爲你脾氣怪，心腸應該是好的！想不到你連一隻狗也不放過。啊！我怎會有一個這樣兇殘的兒子，你把咪咪打成肉醬，想想也作嘔，你不是人，你沒人性。」董宇凌握着拳頭，拚命擂桌面。

「我沒有做過。」

「的確，過去你從不說謊。」

「爸爸，你不相信我？」

「不相信，你變了，越變越壞，你好令我痛心。你爲甚麼不學你哥哥，我不要你出人頭地，祇要你像個人。你整天鬧事，欺負珊瑚，還殺了那可憐的小狗……」



「我沒有。」

「你有！」董宇凌指住兒子：「我們全家人都喜歡咪咪，祇有你憎惡牠。前兩晚咪咪在你床上撒屎，你半夜三更把珊瑚吵醒，罵她，迫她替你清理房間。你還說要宰了咪咪，前兩晚說過，今天發現咪咪屍體前也說過。」

「我隨口說，不是有意的。」

「你不像是個喜歡開玩笑的人吧！你沒有幽默感，你看誰都不順眼。」董宇凌揮着手：「你不用賴了，整間屋子的人，祇有你有殺死咪咪的動機！」

「爸爸，」艾雲委屈得想哭：「如果我做了我會承認。」

「你不會，你想賴，你變壞。我不跟你說咪咪，我跟你說珊瑚，她是個人，她是好表妹，她被嚇得暈倒不省人事，你開心了吧！太殘忍，別說女孩子，連我也幾乎受不住！你幹的，你幹的好事，你討厭珊瑚，好啦！現在她傻了！」

「她還沒有醒過來？」

「又是打針又是急救，醒來了！不過，她雙眼望住牆，定定的，雷文怎樣哄她，求她，她一句話都說不出。」董宇凌的火又升起：「萬一她出了事，你怎對得住姑母，怎對得住自己的良心？」

「爸爸！我沒有做，」艾雲是忍不住了：「你爲甚麼要冤枉我？」

「拍！」一個火辣的巴掌：「錯了還想狡辯？滾出去，我不想見到你，滾！你這畜牲！」

艾雲正要拉房門，董宇凌氣呼呼的：「你犯了很嚴重的過失，這個月停止零用錢。」

「爸爸，你怎樣罰我都可以，但是你不能……」

「我打死你！」董宇凌抓起一支「土的」追打艾雲，一直在外面的江玉霞連忙用身體擋住艾雲：

「你呆瓜似的站着幹甚麼？快走呀！你爸爸會打死你的，走，快走……」

其實艾雲不想走，董宇凌罵他，打他都沒有關係，打罵又不是第一次，他把一萬個罪名加在艾雲身上，艾雲也不在乎，反正他在董家已不是好人，由上而下沒有人看得起他，但是，董宇凌不能扣除他的零用錢，因為，他還要替奶媽還債。

可是母親一直把他推向樓梯，董宇凌怒火冲天，兩個人一追一推，艾雲留不住，祇好跑回二樓。經過珊瑚的臥室，覺得應該進去看看她，推開門，伸頭進去，珊瑚躺在床上，面向天花板，艾雲正要進去，突然重拳出擊，一隻拳頭由房裏打出來，篷！打在他的鼻上。

艾雲打踉蹌倒退在對面的牆上。

雷文由珊瑚的房裏撲出來，揪住艾雲：「你爲甚麼要殺死咪咪？」

「不是我！」艾雲用手背擦去鼻血。

「是我？你別忘了小狗是我送給珊瑚的。」雷文還要動拳，又說：「殺了小狗不算還要殺人？」

「珊瑚不舒服，我祇想看看她！」

「她已經嚇傻了，看見你，一定會發神經！你害她還害不夠？滾！」雷文雙手推艾雲：「你休想



再打壞主意，我會一天二十四小時保護她。」

艾雲回到房間，鼻血還沒有止住，他倒在椅裏，用手指來夾住鼻管，頭部向後仰下，他張着咀吸氣，孤獨、委屈、自卑……瞪了瞪眼，沒把那顆淚流下來。

以後一連幾天，艾雲想去看珊瑚，不是雷文攔截就是錦姨阻止，後來聞說珊瑚精神已日漸好轉，艾雲就決定不再去看珊瑚，省得再和雷文衝突。

珊瑚痊癒，對艾雲像對待仇人一樣，她沒有責備艾雲，艾雲也沒有爲自己辯解，兩人碰面，珊瑚怒目而視，艾雲冷笑而過，有時珊瑚對他冷嘲熱諷，他就裝聲扮啞，實在，他在董家很少說話。

珊瑚和艾雲的感情越差，相反，她和雷文又一天比一天好。

雷文遷就她，寵她，把她當無價之寶，咪咪死後，雷文送了一隻很漂亮的貴婦狗給她，珊瑚不肯要，因爲看見貴婦狗會令她想起咪咪。禁不住又一陣傷心，雷文馬上把貴婦狗送走，隔一天又買了白鸚鵡回來，這小鸚鵡不單會叫早晨，還會叫小姐。

雷文又給珊瑚在後院建了座秋千架，好等自己上班，珊瑚一個人無聊時，可以盪盪秋千。至於雷文，他一下了班便立刻回家伴着珊瑚，找節目給她消遣。

艾雲可沒心情管這些，他目前要做的，是要去賺二千元，沒有錢，奶媽銀行的欠款付不了。這天，他回到學校去。東尼和他幾個死黨在餐廳等他。

由於艾雲說話少，不喜歡主動和人接近，所以好朋友很少。



「保羅的歡送會，我們攬點餘興節目，艾雲，你負責唱民歌。」

「可以！不過我那隻吉他壞了。」

「我借你一個。」艾迪說。

艾雲點一下頭。東尼把他拉過一邊：「有人說你要做暑期工，甚麼事？」艾雲說了。

「你來我爸爸公司工作，二千元，小數目，他喜歡你，你要三千他會照付。」

「爸爸知道我在外面打工，他一定會很生氣。」

「你知道我日日清，沒有甚麼積蓄，我叫他們湊一下，二千元，小數目。」

「不！東尼，我不想人家看不起我，還是替小孩補習比較適合。」

「一份補習那來二千元？」

「多找幾份！」艾雲走回去：「保羅的歡送會我一定準時到，再見！」

「艾雲幹甚麼？老大不開心？」

東尼把艾雲那番話說了。

「二千元又不是二十萬，我身上就有幾百，喂！你們有沒有……看已有二千多元，叫他回來，我們借給他。」

「不必了，我不知道艾雲是自卑、自大，還是驕傲，他不會平白接受別人的幫助。」東尼嘆了一口氣。艾雲走出學校，有人叫住他，他回頭一看，是和他同系的莫荔兒。

「聽說你想替人補習？」

「是的！你的弟妹要補習嗎？」

「的確有人要補習。」

「誰？」艾雲很高興。

「我！」

「你？」莫荔兒一向對他怎樣，一年了，他怎會不知道？他們偶然會談談，莫荔兒是個好女孩，但是他不想和她太接近：「我祇替中學生補習。」

「你成績那麼好，有資格替我補習。你知道我的功課……」

「妳誤解了我的意思，我是說，我喜歡小孩子。」

「一份補習不會有二千元。」莫荔兒的目光停留在艾雲的臉上：「但是我願意付，甚至更多。」

「謝謝你的好意，我會去多找幾份補習，必要時，登一份廣告！」

莫荔兒靠近他的布袋：「或者，你回去好好放慮一下。」

「好吧！我還有事，再見。」艾雲揚揚手，跑去停車場。

他是絕不放慮的，祇是不想莫荔兒太難下台吧。

今天又是瑪姬的補習時間，瑪姬攷試前，測驗很多。

瑪姬顯得有點心不在焉。



艾雲那好看的眉毛差點沒皺在一起；「三條題目你錯了兩條，妳到底有沒有溫習功課？」

「對不起！艾雲哥，我書都溫好了，祇是……」瑪姬鼓足了勇氣：「我有話跟你說。」

「我是來替妳補習的，想說話，去找神父或律師。」

「艾雲哥哥，要是我不跟你說，我沒有辦法集中精神。」

「好！說吧！」艾雲扔下書本。

「哥哥說，你要替人補習，多賺點錢，是不是？」

「是的！」艾雲精神爲之一振：「妳有同學要補習？」

瑪姬拉開書枱的抽屜，把一隻信封拿出來，交給艾雲。

艾雲揭開信封口看看，裏面剛巧有二千元：「這是甚麼意思？」

「我的零用錢，一直放着沒有用，你既然急需，先拿去。」瑪姬求着：「艾雲哥哥，不要拒絕！

我是誠心的。」

「但是……」

「你不是一直把我當妹妹，妹妹不可以幫哥哥？而且我又不是送給你，是借給你，你要還的。」

「不過，我可能要幾個月才能還給妳，」瑪姬誠懇的態度，再加上幾年來的相處，艾雲不忍心拒

絕她。

「越遲還越好，」瑪姬開朗得笑起來：「我要收利息的，每月一元。九個月，我有九元收入，可

以吃一個雪糕新地。」

艾雲把錢袋好：「我不打算付利息，但我會請妳吃一頓豐富的晚餐。」

「真的？」瑪姬開心得跳起來：「甚麼時候？」

「等妳放完試，還要看妳成績好不好？科科八十分以上，我才會請客。」

「艾雲哥，我們馬上溫習。」

艾雲含笑搖搖頭：「精神能集中了吧？」

「可以了！我保證問三條，對三條，不會令你生氣。」

瑪姬對他好，艾雲知道，其實，幾年相處，他也很喜歡她。

艾雲回家，放下布袋，馬上洗澡。

到飯廳，珊瑚一個人坐在那兒。

她身上穿白色工人短褲，紅T恤，青春氣息充滿了整個餐廳。

她看見他，笑笑，露出兩個酒渦，一排雪白的小貝齒。

艾雲有點意外，咪咪死後，她一直對他不睬不理，怎麼今天向他笑。

「珊瑚……」

「噓！別說話，保持心境的平靜。」

艾雲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



這時候，雷文、江玉霞、錦姨都進來了，雷文一看見珊瑚，就拖着她的手說個不休。

錦姨吩咐好傭人開飯，看見珊瑚和雷文在一旁正說得開心：「你們吃飽飯再談情好不好？」

「我們不是談情。」珊瑚走到餐桌前：「不過，在吃飯時，我倒想唸一封情書，擔保每個人胃口大開。」

人人看住珊瑚。

珊瑚由工人褲袋內拿出一隻信封，她把信牋拉出來，先清清喉嚨，然後一個字，一個字的唸：「從我們第一次相遇，我已經很喜歡你，我大着膽子說，我暗戀你一年了。」

知道你有困難，很爲你擔心。我不是想補習，祇是找個藉口想幫助你，我也知道你會拒絕，所以我祇好偷偷地把信放下。支票三千元，請笑納，我是誠意的，求你不要拒絕。

艾雲的面色在變，這封信不是……

「這封信，是一位署名莫荔兒寫的，你們知道誰是莫荔兒嗎？」

艾雲記起來了，這封信是莫荔兒靠近他身邊時，把信偷偷放進他的布袋。

艾雲霍地站起來，指住珊瑚：「妳怎可以偷我的東西？」

「你不見了甚麼？」珊瑚佻皮地，眼珠子閃閃：「我偷了你甚麼？」

「妳手中的信，」艾雲走過去，搶回來：「妳溜進我房間偷我的。」

「我甚麼時候進過你房間？啊！舅媽，冤枉啊！」

「信是艾雲的，怎會在妳這兒？」

「在走廊檢的，上面沒有寫上欸名字，我根本不知道信是誰的，如果我早知道那位莫小姐暗戀的人是艾雲表哥，那是艾雲表哥的情信，我才不敢看。」

「我清楚知道自己沒有掉過東西，妳乘我洗澡時，進我房間偷的，妳是個賊，卑鄙。」

「總不及你下流吧！我一直以為你是個有骨氣的男子漢，誰知道你竟然是個吃軟飯的！」

「妳說甚麼？」艾雲勃然大怒。

珊瑚登開一張支票，哈哈的笑：「證據確鑿，莫荔兒付你三千元。嘖嘖，真想不到三千元就可以把你買到。」

「好……」艾雲衝過去，雷文馬上起立擋住他，江玉霞說：「艾雲，你要等錢用，爲甚麼不跟我說？問錦姨也可以，你爸爸知道你做了這種不體面的事，他會氣死。」

「我做了甚麼？」艾雲又羞又委屈，幾乎想捏死珊瑚。

「女人祇要有錢，就可以買你。」珊瑚有雷文護着，一點也不怕。

「是的，全世界女人有錢都可以買我，就是妳洪珊瑚不能！」

「我可不是倒貼小白臉的人。」

「想買我，也要看看這個人有沒有條件，有沒有資格，妳不配。」

「你說我沒有資格？我爸爸有很多很多錢，你要三十萬都可以。」



「我不會要妳的錢，妳的錢和妳的心一樣髒。」

「嘎！你……」

「把支票還給我！」艾雲望着雷文：「錢不是我的，我要還人。」

雷文哄着，把支票拿到手，塞回給艾雲，艾雲飯也不吃，走出去。

「支票的事，你要向你爸爸解釋。」江玉霞叫住他。

「祇不過是同學跟我開玩笑。」艾雲回轉身：「我警告妳，再偷進我的房間，我對妳不客氣。」

「舅媽，怎麼辦？」珊瑚心跳了一下：「他會像對咪咪那樣對我。」

「他不敢，咪咪是狗，妳是人。不要跟他一般見識，我們吃飯。」

「珊瑚，妳放心，」雷文安慰她：「我不會讓他碰妳一根頭髮。」

「我不想吃飯。」

「換件衣服，我們去吃韓國菜，然後我們上的士高。」

「出去玩！」江玉霞鼓勵着：「雷文，一定要讓表妹開心。」

雷文拖着珊瑚出去，上樓換衣服。

「大表哥，剛才我是不是太過份？」

「怎會呢！小孩子開玩笑，艾雲偏緊張。他這個人沒有幽默感，妳以後不要和他玩。」

「我剛才才是有意叫他難堪的。」

「他已經罵了妳。」

「是的，他不應該說我的心腸髒。其實他才狠，殺死咪咪。」

「算了，以後少和他接近，換衣服吃飯去。」

從那天起，反過來艾雲把珊瑚當仇人，也來幾句冷嘲熱諷。

回家看見珊瑚玩電視遊戲，他會冷哼着：「無聊！」

「你白痴，IQ零蛋！」

「妳整天游手好閒，睡飽了等飯吃，妳是廢物！」

「我？」珊瑚指住鼻尖：「你不用上學，天天出去玩，也不見得好到那裏去。」舅舅叫你利用暑假替我補習中文，你做過沒有？」

「補習？妳那一天不去拍拖？」

「我的私事輪不到你管！」

「誰管妳？妳有這份魅力嗎？」

「喂！你……」

艾雲已上了樓梯，回過頭，不屑的看了她一眼。

這女人，和別人一樣，狗眼看人低，全不是好東西。

珊瑚也無心玩電子遊戲，看看錶，已五點了，雷文應該就快回來，現在祇有雷文能給她快樂，她



跑到台階前等候雷文回家。

才祇不過一會兒，雷文果然開着他的跑車回來，他看見珊瑚，忙把車停在台階下，跑上去，握着珊瑚的手：「等我嗎？」

「唔！好想見到你！」

「珊瑚！」雷文擁着她的腰，在她的臉頰上吻了一下。

珊瑚偎在他胸前：「大表哥，我想找一份工作！」

「工作？妳回來不是要好好過一個假期，然後上學嗎？」雷文用另一隻手撫弄她的手指：「是不是一個人在家裏感到寂寞，以後我更提早回家，我叫媽咪白天不要打牌，陪着妳。」

「你每天一下了班就陪我，舅媽也很少打牌，你又送了那麼多玩意兒給我，我根本不會寂寞，我總覺得這樣不大好。」

「每一個學生放暑假總是玩玩跳跳，艾雲開始放暑假，他也應該替妳補習中文，有時間我跟他談一談。」

「別談了，他剛才還把我罵了一頓，其實，你也可以教我中文。」

「怪不得妳剛才不開心，原來又是那小子氣妳。他這個人，要就不說話，一開口就得罪人，妳真的別再理他。」

「我偏要理，他殺死咪咪，我還沒跟他算賬。」

「我替你揍他一頓如何？」

「打架沒有用，我在等機會。」珊瑚把手按住雷文的腹部：「餓不餓？要不要吃點心？」

「唔！」雷文點着頭。

「你去洗臉，我去找錦姨，看看今天廚房做了甚麼點心。」

「那太辛苦妳了，按鈴叫傭人。」

「我反正閒着嘛！」珊瑚把雷文送到梯口：「在房間等我。」

珊瑚走出去，雷文仍然看着她的背影，有了珊瑚，他感到心滿意足。

雷文換了一套白色的便裝，在家裏穿西裝結領帶，總是不舒服。

「咯！咯！」雷文連忙開門，珊瑚捧了個托盤站在門外，雷文連忙把托盤接過去：「錦姨爲甚麼

不派傭人送上來，要妳那麼辛苦。」

「是我不讓她們送上來，」珊瑚替他倒了一杯香片茶：「炸春卷很好吃，錦姨說你喜歡吃春卷，

多吃點！」

「妳呢？」

「我吃過了。」珊瑚把他房間的擺設重新放好，其中一對白玉接吻魚很名貴，精巧而且可愛。

「喜歡嗎？」雷文在後面攬着她的肩膀：「爸爸由外國買回來送給媽咪，媽咪看見我喜歡便轉送給我。」



「很有趣，」珊瑚用兩隻手撫摸着兩條魚：「你的房間比艾雲表哥的房間漂亮多了，他的房間，除了書和一個舊吉他，連一樣名貴的擺設都沒有。」

「他不喜歡任何裝飾品或擺設，他就是喜歡看書。對了，我差點忘記，我告訴爸爸，妳應該有一張信用咭，爸爸叫我把這張信用咭交給妳，以後妳逛百貨公司不用帶現金。」

「唔！我可以買許多東西。」珊瑚把信用咭放進綠色裙子的口袋。

「珊瑚！」雷文扳轉她的身體，兩個人面對着面：「我上了班，妳有沒有想我？」

珊瑚點了點頭，用手撫弄他襯衣的鈕扣：「我想你，想爸爸，想媽媽。」

雷文把她拖進懷裏，擁抱着她：「我每天一上班就想着下班，我真希望一天二十四小時都陪在你左右。」

「不睡覺嗎？晚上就要各自回房，怎可以陪我二十四小時？」

「如果妳嫁給我，做我的妻子，晚上我們也在一起！」

珊瑚把頭貼近他的下頷：「現在不流行早婚。」

「妳年紀那麼輕，迫妳結婚是不公道，先訂婚好不好？」

「訂婚？」珊瑚搖一下頭。

「妳不喜歡我？」雷文很緊張的問。

「我喜歡你，你對我好，我都知道。尤其艾雲表哥處處爲難我，他太可惡，更覺得你可愛，不過

媽咪常常跟我說：「交朋友可以交一百個，丈夫祇有一個，因此，除了彼此相愛，還要互相適應和深切了解。」珊瑚把手放在他的背上。

「我相信我們絕對能夠適應，我們天天見面，妳還不了解我嗎？」

「不是不了解，是還沒有了解清楚，我來這兒才一個多月。」

「但是我們已經認識了十八年。」

「我和艾雲表哥不是也認識了十八年？但是到今天我才發現他的缺點。」

「我和艾雲是不同的。」

「我知道，不過，我還要深切了解和攷慮。」

「妳應該攷慮，但是在妳入大學之前，一定要答應我！」

「爲甚麼？入大學和我們訂婚，一點也拉不上關係。」

「媽咪說，妳很漂亮，入了大學，一定有很多人追求妳，那時候妳就不會再要我了，珊瑚，我不能失去妳！」雷文把珊瑚擁得更緊些，大概是怕她飛走。

「舅媽騙你，那有這樣的事，別忘記我們已經有了十八年的感情。」

「十八年能保證甚麼？妳不是十八年後才發現艾雲並非妳的結婚對象？」

「唷，你學得倒很快。」珊瑚拖起他的手，把他拉到露台：「下面的海灘很美，現在的人沒有那麼多。」



「那是淺水灣，黃昏以後來游泳的人便漸漸散去，風景的確很美，晚飯後，我們去海邊散步。」

「唔！」珊瑚靠着雷文站着。

雷文見她好一會不說話：「珊瑚，妳在想甚麼？」

「花園有很多空地，有座我喜歡的秋千架那多好，我家有秋千有滑梯，有搖搖板……秋千盪在半空，有飄飄然的感覺，不過秋千是女孩子玩的，你們家祇有兩個男孩，當然不會有秋千。」

雷文沉吟了一會突然說：「我的露台可以看得見日落，在妳的露台，可以看見日出。」

「真的，我們看日落！」珊瑚坐在露台一張椅上，雷文拉把椅子貼近她身邊。

西邊的天空一片暗紅，慢慢的由淡轉濃，紅紅的一片天，太陽像紅盆似的就在雲上，逐漸下降，雲馬上起了變化，西面一整遍天呈現着紅色、金色、黃色、紫色……晚霞似錦，十分瑰麗，珊瑚看得開心，情不自禁的雙手擁着雷文的脖子：「好看極了，好看極了！」

雷文捧起她的臉：「好美的妳！」他把臉緩緩貼過去，四片咀唇剛接在一起……

「鈴……鈴……」

「電話鈴响了……」珊瑚把唇移開，輕輕推開了他。

電話還在响，雷文大發脾氣：「遲不來，早不來，討厭！」

雷文拿起電話，粗聲說：「喂！」

「雷文，我選這兒沒選錯吧，這兒是最安全的。」

雷文聽到她的聲音，馬上嚇了一跳，回頭看看珊瑚，臉更黑：「妳爲甚麼打電話打到這兒來？」

「想你嘛，雷文，我要見你！」

「不可以！妳以後別再打電話來，任何一個電話都不可以。」

雷文扔了電話走出露台。

「嘩，好兇，誰令你這樣生氣？」

「一個舊同學，是個損友。」雷文撒了個謊：「他老要我晚上陪他去喝酒，我拒絕了。」

「拒絕得好，」珊瑚拉起他的手：「別生氣，我們到樓下玩電子遊戲。」

「珊瑚……」雷文拖她到懷中，想再吻她。

珊瑚像點水蜻蜓似的在他的唇上碰了一下，就巧妙地把手體鑽開去。

「珊瑚，」雷文心動了，停不住。

「都怪那個電話。」珊瑚咕咕嬌笑：「走啦，電子遊戲更好玩。」

珊瑚說着已走出房間，雷文馬上追上去，捏一下她的臉頰：「妳是佻皮蛋！」

「你的那個損友是渾球。」

「別提她！」雷文拉下了臉。

「你是小器鬼。」

「沒有艾雲小器吧！」



「別提他，他是缺德鬼。」剛巧艾雲上樓梯，珊瑚不屑的盯他一眼，拖着雷文往樓下跑。

×

×

×

晚上，珊瑚回房間，發現床頭架上多了兩樣東西，是一對白玉接吻魚。

那不是雷文的嗎？

她正在想，電話鈴响了：「喂！」

「喜歡我的禮物嗎？」

「大表哥！」珊瑚倒在床上，把接吻魚拿在手裏：「爲甚麼對我那麼好？」

「一對接吻魚算得了甚麼？」

「但是，那原本是你心愛的東西。」

「我有更心愛的東西，跟妳比，它祇不過是石頭。」

「你這樣重視我，我很高興。」

「妳送甚麼給我？」

「你要甚麼？明天我馬上去買。」

「買的不值錢，今天，我們還有一個未完成的吻。」

「你要我到你的房間？太晚了。」

「那就在電話裏完成吧！」

「行嗎？你聽着囉！」珊瑚把兩片唇貼在一起發出一個聲响，對方馬上回應。

「我愛你，珊瑚。」

「謝謝！睡吧！你明天還要上班。」

「今晚我一定會做個甜蜜的夢！」

「晚安！」

「晚安！夢裏再見！」

珊瑚掛上電話，把一對接吻魚放在胸前，心裏甜絲絲的。



## 四

艾雲替瑪姬補習完，瑪姬開了書房門讓艾雲出去：「咦？外面黑麻麻的，爲甚麼妳不開燈？」

「我領你走！」瑪姬拖着他的手。

到客廳，突然有些人高聲唱：祝你生辰快樂，祝你生辰歡暢。祝你生辰快樂——艾雲祝你生辰快樂！

「開燈！」有人叫。馬上燈火通明。

艾雲擦着眼睛，既開心又激動：「今天是我生日嗎？」

「這傻瓜，連自己生日都不知道。」東尼拍一下他的頭：「快吹蠟燭！我們已肚子鬧大控訴！」

「吹蠟燭之前要許個願！」佩芝喝着橙汁又叫又笑。

「閉上眼睛，許個願。」瑪姬低聲在艾雲的耳邊說。

艾雲閉上眼睛，一會，他把所有的蠟燭吹熄了，一共二十枝。「吃蛋糕！」

幾個人一窩蜂的，很熱鬧，艾雲吃了兩口蛋糕，突然去打電話。

回來的時候，東尼問：「打電話回家去，怕家裏的人等候？」

艾雲搖一下頭，苦笑：「家裏根本沒有人記起今天是我的生日。」

「連你的爸爸也忘了？」

「他工作太忙，經常出門。而且，男人大多數記不住這些事。」

「連記一個人都記不住？」

「還有他的太太呢！」

「別替他找藉口了，總之，你的爸爸，根本不重視你。剛才你到底打電話給誰？女朋友？」

「我那來的女朋友？我打電話給奶媽，每年我生日，奶媽都會做幾味可口小菜，等我去吃飯，今天我要留在這兒，明天才去見她！」

「晚飯後，我們還有一個小型舞會，你可不准早走。」

「我不會跳的士高、新浪潮。」

「叫瑪姬教你。」

「她會嗎？」

「爲甚麼不會，佩芝教她的。」

吃飯前，瑪姬把一隻長的大盒子捧出來：「這份生日禮物，是我們大家送給你的，生辰快樂。」

「拆開它，看看喜歡不喜歡？」

艾雲捧着盒子，傻住了。

「我幫你拆開！」瑪姬坐在他身邊，拆開花紙，打開大紙盒，裏面還有個盒子，揭開盒蓋一看，艾雲眼睛發出光采，忍不住的喜悅：「好美的吉他，名牌子，比我那隻舊的漂亮多了！」



「喜歡嗎？」

「很喜歡！」艾雲把吉他擁在懷裏：「謝謝各位！」

「以後演唱，就不用向人借吉他！」

「是的！」艾雲感動得幾乎流下熱淚來：「你們對我真好！」

「爲我們彈奏一曲，可以嗎？」

「當然！」於是，艾雲彈奏演唱了一曲GOOD FRIEND。

掌聲雷動，這一晚，艾雲玩得很開心，很久沒有那麼開心。

晚餐時，他吃了不少，也和瑪姬跳舞，佩芝硬拉他跳新浪潮，他也沒有拒絕，和大家玩在一起。興盡而返，差不多深夜一時。一進屋，就看見黑面神——錦姨。

「你不回來吃飯，不用打個電話回家？你心裏到底有沒有家？」

「反正夠鐘開飯，妳也不會等我！」

「馭阻！」錦姨指住他：「你看看現在是甚麼時候？半夜三更啦。」

「妳爲甚麼不睡覺呢？」

「我答應你爸爸等你回來。」

「我爸爸不會叫妳等門，妳爲甚麼對我這樣殷勤？」

「你在說甚麼？」錦姨指住他，追住他：「你在說甚麼？」

「晚安！」艾雲提了吉他上樓。

錦姨氣得心氣痛，不斷詛咒艾雲。艾雲抱着吉他，興奮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江玉霞把珊瑚帶了出去；到淺水灣酒店吃早餐，到鄉村俱樂部打網球，到金蓮花吃自助餐，午餐後逛公司，快到五點的時候，珊瑚說：「我們接表哥下班一起去吃下午茶。」

「雷文有事，下午不在寫字樓，我們過海去半島吃下午茶。」

「我不餓也不渴。」

「大表哥不去連胃口也沒有了，又不想陪我這老太婆？」

「那有這回事！」珊瑚笑着挽住江玉霞的手臂：「我們吃下午茶去！」

X

X

X

黃昏，董太太的勞斯萊斯駛回董家淺水灣的別墅，經過屋子台階，珊瑚在車內看見雷文站在台階上，珊瑚連忙叫停車。

珊瑚由汽車跑出來，雷文也由台階跑下去，兩個人互握着手：「大表哥，下午你去了那裏？」

「在家裏，妳跟我來，家裏裝置了新東西，看了担保妳一定高興。」

「是甚麼？」珊瑚很心急，像孩子似的追着問：「是甚麼嘛？」

雷文拖着她，一直跑到後花園，珊瑚眼睛一亮，呆着站住，前面有一座半拱型的金屬秋千架，架內有兩個秋千，全銀的，閃光，架上有些攀藤植物，是紫色的牽牛花。



「喜歡嗎？」雷文攬着她的肩膀。

「噢！漂亮極了！」珊瑚互握着雙手：「原本的秋千呢？」

「太簡陋，妳很少玩，我知道妳不喜歡。因此我今天不上班，要爲妳裝一個美麗的秋千架。」

「怪不得舅媽一早就把我帶出去。」

「爲了讓妳驚喜嘛！我們全是一番苦心，一切都爲了令妳開心。」

「大表哥，你真好！」珊瑚兩手繞住他，雷文托着她的腰旋了一個圈，珊瑚那白色的裙散開像一把傘子，十分好看。雷文放下她正要吻她，錦姨冒冒失失的走過來，雷文馬上把珊瑚放開。

「對不起！剛才我甚麼都沒看到。」錦姨笑嘻嘻的：「珊瑚，這秋千妳喜歡吧？以前那個是臨時裝的，這個好名貴，雷文爲妳忙了一天。」

「我喜歡，很漂亮。」

「既然喜歡，就坐上去。」雷文沒好氣的瞟了錦姨一眼：「我替妳盪秋千。」

「現在？」

「現在，好看未必好玩，妳應該試試。」雷文托起她的腰肢把她放在座子上。

雷文開始盪，越盪越高，珊瑚可開心，發出了一串串嬌脆的笑聲。

雷文老大不開心，都怪錦姨，花了一整天的時間正想溫馨一下，錦姨闖進來，把一切都弄糟了。該吃晚餐，錦姨不敢來請，怕又撞板啦！於是派了個傭人。整個晚上，錦姨連話也不敢說。

第二天，珊瑚起床吃過早餐，就想着去盪秋千。

走出花園，就聽見吉他聲。

非常的動聽，珊瑚記起了，是一首民歌：「那是我的家！」

珊瑚循着歌聲向前走。

艾雲坐在秋千上，輕輕的盪着，吉他在懷中，他非常投入的在彈奏。

一曲剛終，「拍、拍……」一下一下的鼓掌聲，珊瑚走到秋千架前：「吉他彈奏得真不錯，感謝你大清早給我這樣好的享受。」

「吉他不是爲妳而彈奏的。」

「爲誰彈」珊瑚被雷文寵壞，她認爲艾雲那目中無人的態度，看了不順眼。

「爲我！」艾雲隨手輕撥琴弦：「並不是人人都懂音樂，我不會對牛彈琴。」

「啊！是嗎？我鋼琴第八級，有足夠的資格去教授學生，你要不要學？」

「我們家的那具鋼琴，是爲誰而買的，妳打聽過沒有？」

「爲你？」

「怎會，差不多二十年的舊鋼琴。不過，我四歲就學彈鋼琴，現在已達職業水準，教妳倒適合。」

但是，我認爲妳不配。」艾雲在冷笑。

「你豈有此理，你也不配坐我的秋千，你馬上滾開。」



「秋千是董家的，我姓董，不配坐的是妳——洪珊瑚。」艾雲站起來，吉他幾乎滑向下面，艾雲趕緊把它抱住，又檢視了一會。

「看樣子，你很寶貝你的吉他！」

艾雲用手帕抹着吉他，沒理她。

「你的寶物？」

「……」

「可不可以給我看看？我雖然彈得不好，但是，我也是從小玩吉他的。」

「對不起，妳連碰它一下都不可以。」艾雲把吉他放在身後。

「咪咪是我的寶貝。」洪珊瑚的眼神很怪：「但我從來沒有禁止你碰牠。」

艾雲皺一下眉：「妳提咪咪幹甚麼？吉他和小狗根本拉不上關係。」

「可是，我永遠不會忘記咪咪。」

「妳別碰我的吉他，否則我對妳不客氣。」

「怎樣？像對咪咪一樣，把我打成肉醬？」珊瑚側着頭看他。

「妳根本沒有腦。」艾雲抱緊吉他，回屋裏去了。

珊瑚抿了抿嘴，坐在秋千上，用鞋撐着草地，自個兒盪秋千。

她想起咪咪喜歡在她腳下鑽，用小舌頭舔她的手，偎在她懷裏發嗲，要是咪咪還在，牠會在她身



邊跑來跑去，陪她盪秋千，逗她開心。

內心一陣痛楚，那可怕的回憶又回來了。她伏在鐵鍊上抽咽起來。

另一方面，艾雲也爲他的吉他擔心，爲了安全起見，他每次出入都鎖門。

珊瑚再也沒有機會進進出出。

兩天過去，安然無事。不過，艾雲也不敢把吉他帶出去，他次次彈吉他，總在他自己的露台。

這天，艾雲由銀行回來，自己到廚房，拿了些點心吃，廚房傭人的眼睛是長在頭頂上的，對艾雲不招呼也不睬不理，換了雷文進去，他們就衆星拱月了。可是，艾雲不計較這些，因爲他肚子餓。

吃飽了回房間，天氣熱，他開了冷氣機還是覺得渾身黏着汗。於是他洗了一個冷水浴，穿了條白長褲，綠色背心型T恤，人涼快多了。

心情好，想彈吉他，他打開放吉他的盒子，發覺吉他不見了。

他嚇了一跳，吉他不是被人偷了吧？但是，房門鎖上，他進來時，清楚記得用鎖匙開門，既然門上了鎖，不可能有人溜進來。

他開始翻查，整個房間都翻遍了，吉他面積大，又不是一條小手帕，在與不在，很容易看得見，他怒氣沖沖的走出去，找着了錦姨，妳把我的吉他拿到哪裏去？」

「你說甚麼，你到底不見了甚麼？」

「吉他，妳不會連吉他是甚麼東西都不懂吧！」

「懂！你們年青人背着它可以走天涯的那一種。可是我這老太婆要個吉他幹甚麼？」錦姨笑得很猥瑣：「我的歌聲你聽過的，性感得過了頭。」

「不是你，是誰？」

「二少爺，最近你天天鎖着房門。」

「對呀！祇有你一個人有每間房的鎖匙，不是你還有誰？」艾雲伸出手：「快把吉他還我。」

「我沒有拿啊！怎能還你！」錦姨面色一變：「我還有很多工作做，沒有時間跟你胡纏。」

「妳把吉他還我！」

「我沒有拿，你冤枉我，我要你爸爸主持公道！」錦姨一面往裏走，一面喃喃的：「甚麼勞什子吉他，千年古董？」

艾雲又急又氣，回二樓，想重新找一次，錦姨向父親投訴，他也有個交代。

上樓梯到二樓，珊瑚站在樓梯頂。

「吉他不見了？」她雙手抱在胸前，臉上掛着得意的微笑。

「妳怎會知道？」艾雲一愕。

「我拿的，爲甚麼不知道？」

「妳拿的？騙人，我的房間鎖着，妳根本不能進去。」

「錦姨有鎖匙，」珊瑚做了一個手勢：「我在她那兒偷偷的……嘿！鎖匙就到手了！」



「妳爲甚麼拿我的吉他？」艾雲火氣攻心，大聲說：「還我吉他！」

「不還又怎樣？」

「妳……」艾雲衝向她的房間，可是她的房間也上了鎖，艾雲馬上跑到樓下，不一會拿了個鐵鎚上來。

「你幹甚麼？」珊瑚用身體擋住門：「你休得胡來！」

「破開妳的門，拿回我的吉他！」

「吉他根本不在我的房間內，你等一下。」珊瑚用鎖匙開了門：「請進去隨便搜索！」

艾雲把鐵鎚扔在外面，走進去，把珊瑚的房間翻個落花流水。

「把吉他還給我！」艾雲指住珊瑚。

珊瑚攤攤手，聳聳肩：「太遲了，吉他九成新，我賣了，還值二千多塊！」

「妳撒謊！妳並不等錢用。」艾雲抓起珊瑚的收音機電子鬧鐘扔在地下，跟着是她的相架……砰，嘭嘭！

「我已經把賣得的錢捐到慈善機關，你心腸壞，我爲你積點德！」

「我從來不做壞事，妳才真的邪惡，」艾雲拿起那對白玉接吻魚正要往地下擲，珊瑚連忙撲過去搶：「這扔不得，這扔不得，給回我！」

艾雲一掌把她推倒在地上，順手把那對白玉接吻魚往露台一扔，立刻發出了清脆的聲响。



「啊！天！」珊瑚從房間爬出天台，拾起一塊碎片，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洪珊瑚，妳聽着，今天到此爲止，明天妳再不還我吉他，我把妳的房間打個稀爛，還有妳，逃不掉！」

艾雲悻悻然走出去。

珊瑚坐在地上，哭了一會，越想越不服氣。

雷文一回家，就知道艾雲又和珊瑚吵架，他走進珊瑚的房間，一看，嘩，亂糟糟，遍地碎片，好像曾經有人在這兒作戰。他撥開玻璃，拿起珊瑚的相片：「珊瑚！珊瑚！」

「我在這！」

雷文開了房燈，看見珊瑚縮在臥室的暗角。

「珊瑚！」雷文蹲在她身邊：「地上的東西是不是艾雲扔的，他來搗亂？」

「大表哥，」珊瑚交給雷文一塊碎片：「白玉接吻魚沒有了！」

「我馬上去找艾雲算賬。」

「不要，大表哥！」珊瑚拉住雷文：「我有辦法對付他，我祇是爲失去一對接吻魚難過。」

「我會問爸爸白玉接吻魚是在那兒買的，我知道地點，馬上去買，反正過兩天我要出門公幹。」

雷文安慰她，把她抱起來，把椅子上的東西拿走，讓珊瑚坐下。

「要一模一樣的啊！」

「當然，擔保妳一定滿意。」雷文抹去她臉上的淚珠：「妳要我怎樣對付艾雲？揍他一頓？還是告訴爸爸？」

「都不要！那是我和他的事，何必牽連舅父？」珊瑚咬一下下唇：「我不會讓他逞兇的，他這種冷血動物，早就應該受到懲戒。大表哥，你明天不要上班，留在家裏，可以嗎？」

「可以！但我想知道原因。」

「明天我和艾雲要拚一拚，他個子高，力又大，我擔心被他殺了。」

「妳要我和他拚個你死我活，放心，他雖然比我高，但是他未必打得過我，況且，我怎樣也是他的哥哥。」

「我不要你們打架，祇是，他打我的時候，你勸開他！」

「妳放心，我一定能令他貼貼服服的。」雷文坐在椅背上，攬住珊瑚：「我明天不上班，留下來陪妳！」

「我不想見到艾雲，我們出去吃晚飯好不好？」

「當然好，吃完晚飯我們上的士高，保證妳回家時，已把今天的不愉快完全忘記！」雷文拖她起來：「妳去換衣服，我叫錦姨收拾房間。」

第二天，艾雲一起床便準備找珊瑚要回吉他。

他珍視吉他，是因為那是近年來他得到的，最有價值的禮物。那不是金錢的問題，是友情。他一



直缺少的是親情，父母的愛和家庭溫暖，除了董宇凌，沒有一個親人爲他買過一條手帕。以前，雷文對他也不錯，會送他一些東西，自從珊瑚來了，雷文對他一天不如一天。只有奶媽對他關懷備至，但是，她畢竟是外人。

吉他，代表幾個人對他的心意。

他開了房門走出去，朝着珊瑚的臥室走，在她的房門外，有一堆破東西，也是咖啡色，略帶金黃色，這令艾雲想起咪咪，他跑前兩步，那不是動物，是木，噢，不，那是個吉他。

他緩緩的蹲下去，細心的審視着，輕撫着，那不是他的新吉他嗎？祇是破爛得不成形了。

他握着那些破木，木屑刺傷了他的手，但他痛在心裏。心愛的東西被人家毀壞了，他真想痛哭一場，但是他是一個堅強的人，流淚是懦夫的行爲。

他激憤、痛心，仇恨的烈火熊熊地燃燒着他的胸膛。他站起來，一脚踢開了珊瑚睡房的門，珊瑚被聲响驚醒，整個人跳起來，坐在床上。

艾雲走到床前，一手抓住她的頭髮，把她拖下床，珊瑚赤着腳板，一直被艾雲牽出房門外。

「痛死我，放手，你想謀殺？」

「吉他是妳從我房裏偷出來的？」

「你不放手，我甚麼也不說！」

艾雲把她推到牆上，放鬆了手：「馬上招供！」

珊瑚撥好了長髮，靠在牆上，拉了拉身上的睡袍，好整以暇的說：「不錯！是你的吉他！」

「誰把它砸成這樣子？」艾雲發脾氣的時候，面色粉紅，特別可愛。

「你想我怎樣回答？像你那樣喊冤枉，死不認賬？我不會，我告訴你，董艾雲，你的吉他是我用槌砍爛的，一下又一下，就變成這樣子。」

「妳……」艾雲不是很會說話的人，現在，更被珊瑚氣得說不出話：「爲甚麼要這樣做？」

「祇不過一個吉他破了，你就難過成這樣子，吉他祇不過是死物。咪咪又怎樣，咪咪有生命，牠祇不過犯了小小過失，你就狠心殺死牠？」珊瑚不再那麼悠閒，提起咪咪她就激動。

「我沒有殺死咪咪，妳含血噴人。」

「你有！你死不認錯，我砍破你的吉他，就是要讓你知道，失去了心愛東西的感受。」珊瑚頓聲問：「你現在的感覺如何？」

「我想殺死妳！」艾雲伸出雙手叉住珊瑚的脖子。

就在這時候，有人從後面攬抱艾雲，把他拖了開去。

艾雲回頭一看，是雷文。

「你真的那樣仇恨珊瑚？你忘了我們一起長大？」雷文責備他：「你越來越變得兇殘，變得沒有人性。」

「她無緣無故砍破我的吉他，這吉他是十天前我的好朋友送給我的生日禮物，這是我十幾年來最



有意義的禮物。」

「生日禮物？」珊瑚停住撫脖子的手：「你十日前生日，但是……」

「艾雲，你殺死咪咪，珊瑚弄破了你的吉他，彼此拉平，算了。」

「我沒有殺死咪咪，你聽見沒有？」艾雲大聲咆吼。

「不談咪咪的死！」珊瑚說：「我賠你一個新吉他。」

「我不要甚麼新吉他，我要回原來的那一個。」

「你怎麼蠻不講理？」雷文說：「吉他都破了！」

「我買一個更好更名貴的給你！」

「全金也沒有用，你買不回那些友情，千金小姐的玩意兒已經夠多了，何必，何必還要以傷害他

人爲樂？」

「甚麼事，大清早那麼吵？」董宇凌夫婦由三樓跑下來看個究竟。

「沒有甚麼事，我們祇不過在談談。」雷文連忙說。

「噢！地上的甚麼？」

「朋友送給我的吉他，全新的。」艾雲指住珊瑚：「她砍碎了！」

「沒有這回事，珊瑚那有這麼大的氣力？艾雲的吉他雖是破了，但與珊瑚無關。」雷文連忙護住

珊瑚。

「不！舅舅，吉他是我弄破的。」珊瑚站出來：「我用槌子敲破它。」

「妳爲甚麼要這樣做？」董宇凌柔聲問，也許珊瑚是個女孩子，董宇凌從未試過粗聲向她說話，「我要他知道失去了心愛東西的感受，因爲他殺死了咪咪。」

「我沒有殺死咪咪！」

「算了，算了！」江玉霞過來相勸：「每人做一次，每人錯一次，我送珊瑚一隻小狗，送艾雲一個吉他，不就沒事了嗎？都是大學生了，不要再鬧孩子脾氣。」

「我沒有殺死咪咪，媽媽不用送我吉他。」

「艾雲年紀小小真有量度，和珊瑚表妹拉拉手，以後沒事啦。」

「不，我和她沒完沒了！」艾雲說完，跑下樓梯走了。

「艾雲，」董宇凌邊叫邊搖頭：「這孩子長不大，脾氣又怪。」

「舅舅，我會還他一個吉他！」

「用不着了，一個吉他，小意思嘛，這孩子孤僻，以後不要和他玩，啊！」

「在艾雲表哥的眼中，吉他是他的命根子。今年生日，他的好朋友送的，他打死咪咪是他不對，但是我也不應該破壞他心愛的東西，我做錯事，應該補償。」

「這孩子心理有點問題。」董宇凌黯然，拍了拍珊瑚的肩膀：「看在舅舅的份上，原諒他。」

「時候還早呢！多睡一會！」江玉霞把珊瑚送回房間。



那天艾雲沒有回家吃晚飯，差不多十一時才回來。

走上二樓，在樓梯平台，他看見走廊上，站着一個女孩子。

紫色油脂褲，白絲襯衣，那是珊瑚。

她靠在他的房門上，提着一隻黑色的吉他盒。

艾雲走過去，從腰間掏出鎖匙。

「請讓開。」珊瑚的身體壓住門球。

「今天下午我特地去琴行選吉他，同一牌子，同一款式！」珊瑚把吉他遞到他的面前：「希望你

喜歡！」

「不一樣的，因為你的吉他缺少了友情。」艾雲沒看一眼。

「我知道，可是，我們也有表兄妹之情啊。」

「妳送給我的東西太多了，太多，就不珍貴，」艾雲笑一笑，不知道是苦笑還是嘲笑：「雖然我

沒有殺死咪咪，但是，我摔掉妳的東西也不少，正如大哥說的，拉平了，算了！」

「但是這吉他……」

「妳不是也會玩吉他？留為自用。」

「艾雲表哥，你不接受我的送贈，表示你仍然恨我！」

「有愛才有恨，言重了。」

「我不了解你，你是那樣情緒化，早、午、晚不同。」

「你不必了解我，了解大哥就行了，我們之間沒有這個需要。」

「但我……」

艾雲輕輕推開她，開了房門：「晚安！」艾雲閃身進去，鎖上門。

「唉！」珊瑚頭仰後，頭頂靠在房門上，輕嘆了一口氣。

×

×

×

董宇凌和董雷文都出門公幹，董宇凌去了美國，董雷文去了日本。

雷文出門前列了一條長單，日本各式各樣的帽子、裝飾品、褲子、腰帶……不過不是珊瑚列出來要雷文買的，是雷文自己開列出來，要買給珊瑚。

晚上，江玉霞、錦姨、艾雲和珊瑚四個人一起吃晚飯。

突然錦姨衝口而出：「遲了……」

江玉霞看了她一眼，她向來說話都是溫溫柔柔：「約了男朋友看電影？」

「大吉利是，五十歲的老太婆還學人拍拖？我是說，星期一是雷文生日，到現在還沒有計劃爲他慶祝，時間那麼短促，我怕想爲他開個舞會，都來不及。」

「對，」江玉霞含笑點了點頭：「今天是星期一，下一個星期一是雷文二十五歲的生辰。」

「去年雷文和卡露蓮……」



「錦姨！」江玉霞有點不高興：「雷文不是和這個人絕交了嗎？」

「對！是啊！我想爲雷文開個舞會，他回來看見我們爲他慶祝，他一定很開心，玉霞，你的意思怎樣？」

「好！而且要大事慶祝，把這兒的親戚朋友全都請來，要最好的自助餐，最好的樂隊，錦姨，通知雷文的裁縫，珊瑚，妳也要縫一襲漂亮的晚禮服。」

「我？」

三個女人吱吱喳喳，艾雲有很大的感觸，連胃口都沒有了。

「你剛來香港，我早就想開個舞會，介紹你認識董家的親友，不知道怎麼的，一直拖到現在，剛好雷文生日，我相信很多人希望見到妳。」

「我不知道應該送甚麼生日禮物給大表哥！」

「領帶，用領帶綁住雷文。」

錦姨喔喔笑，像母雞下蛋。

「沒有領帶，雷文也乖乖的在珊瑚身邊，連動都不敢動。」江玉霞也很開心，她對艾雲說：「星期一哥哥生日，你要留在家裏幫忙招呼人客。不要一早就溜出去，不然你爸爸又不開心。」

艾雲點點頭，站起來：「各位慢用！」說着，飯未吃完，出去了。

珊瑚看着他的背影：「舅媽，半個月前艾雲表哥生日，妳爲甚麼不替他開舞會，慶祝一下？」

「妳應該清楚妳的二表哥，他愛靜，怕熱鬧，怕吵，而且他根本不會跳交際舞。如果我爲他開舞會，他可能以爲我故意爲難他，令他不開心。」

「上館子吃頓飯，總要的！」

「唉！我這個兒子呀，他是六月中生日的，五月底我已經向他提意多多，上館子，請親友回家大吃一頓，甚或到外埠旅行，他呀！就是搖頭。」

「我起碼應該送他一份生日禮物！」

「妳還他吉他，他都拒絕了，妳以爲他會要妳送的生日禮物？」

「但是，人家送給他的吉他，也是生日禮物，他當寶！」

「我這個兒子，對外人比對家人好一百倍，我……」江玉霞氣得說不下去。

×

×

×

由那天開始，一家人上上下下爲雷文的二十五歲生日而忙碌，就祇有董艾雲一個人沒有加進去。

董雷文由日本回來，看見裏裏外外一遍熱鬧：「媽咪，甚麼節日？」

「我寶貝兒子的大喜日子。」

董雷文挽住珊瑚的腰：「不是我要結婚吧！」

「要是你結婚，哈！媽咪還會更賣力呢！傻小子，星期一是你的生日呀！」

「我生日？」雷文仍然挽住珊瑚的腰：「媽咪，妳不介意我和珊瑚到樓上談談：等會我再跟妳討



論生日的事。」

「不介意！錦姨，雷文的旅行箱，請替他搬進房間。」

雷文和珊瑚已上了樓梯，雷文回轉頭向江玉霞打了一個手勢：「媽，我買了一件很漂亮的和服送給你。」

江玉霞就是笑，揮着手。

進房間，雷文打開其中一隻旅行箱：「全部是你的。」

「你那兒是去公幹？是辦貨。」

「還有這個○○□□，日本分公司經理上次去美國公幹買的，我知道你是喜歡這些小玩意，向他要了！」

「這兒不叫○○□□，叫IQ積木，六個不同顏色的面，每個大面又有九個小面。」珊瑚捧着那個IQ積木，扭動起來：「人家兩分半鐘就扭到整齊的六個面，我看我得花十二小時。」

「原來妳知道的比我還多。」雷文揮了揮手上的紙：「這兒有一個圖式，祇要扭動一十八次，就可以有六個不同顏色的面，祇需三十秒。」

「把那張紙給我！」珊瑚走過去。

「不行，不行，妳先得動動腦筋。」雷文高舉手，珊瑚去搶，雷文把手伸高些，珊瑚呶起嘴不搶了，背着雷文坐下。雷文見她不開心，蹲到她身後問：「是不是想要那張紙？」

「不給算了，大不了我花二十四小時，有甚麼了不起！」

「妳親我，我給妳！」

珊瑚回過臉，在他臉上吻了一下，隨着搶去他手上的紙，馬上開門走了。

「珊瑚，」雷文追出去：「妳還有一皮箱禮物……」

×

×

×

江玉霞穿了件金色真絲旗袍，脖子上的項鍊翡翠晶瑩，她那隻貴婦髻也圍滿了綠玉鑲鑽的飾花。已經六點，她很焦急，她前天在長途電話裏叫丈夫準時回來，但是董宇凌連個影子也沒有。

她一直叫錦姨監視艾雲，不准他離家半步。她正在焦急，看見艾雲穿條牛仔褲，一件白襯衣由樓上下來，她看了眼冒火，一手把他拖出露台：「你不喜歡你大哥，何必要所有親戚朋友都知道！」

「媽，我沒有不喜歡大哥。」

「那你爲甚麼打扮成這樣子，乞丐似的，錦姨沒給那套粉藍色的西裝給你？」

「那是三件頭的，還有那紅色的領呔，天氣熱，很束縛……」

「天氣熱？滿屋的冷氣，你分明跟我作對，氣死我……」突然外面有人叫：老爺回來了！江玉霞面一變：「你別走開，我叫你爸爸來評評理。」

江玉霞一轉身，艾雲馬上跑回二樓。

×

×

×



七時，雷文挽着珊瑚由二樓下來，整個客廳突然靜下了。

雷文穿着套白色凸花西裝，裏面是一件黃色的花邊襯衣，白領花，春風滿臉，一表非凡。

珊瑚穿的是淺黃紡長裙，長髮披肩，髮頂結了條長長的黃絲帶，飄飄的，非常非常的秀麗可愛。

「啊！真是天生一對。」幾乎所有人都擁到樓梯口。

祇有穿着粉藍色三件頭西裝的艾雲，靠在一角，斯人獨憔悴。

珊瑚的美麗，人們的讚美，熱鬧的舞會，都令他有很大的感觸。

晚餐後，雷文和珊瑚領跳第一個舞。沒有人再會去留意艾雲，甚至江玉霞也沒有興趣理會他的去向，她和丈夫跳舞，在太太團中進出，不亦樂乎。

艾雲溜出花園，脫下了外衣，拉下那俗氣的紅領帶，他坐在噴泉旁，望着天上的月亮發呆。

「艾雲表哥！」

艾雲回過頭，看見珊瑚站在他身邊。

「我們去跳舞，好嗎？」

艾雲搖一下頭：「我不會跳舞！」

「我第一次看見你穿西裝，你穿西裝很英俊，很瀟灑，風度翩翩。」珊瑚把手中一隻盒子放進他手裏：「送給你的！」

一粒綠寶石的呔針，艾雲退回去：「妳弄錯了，今天是大哥的生日。」

「大表哥是一顆紅寶石，你喜歡清雅的，是不是？」珊瑚把盒子放在他的腿上：「半個月前你生日我不知道，現在補送，對不起，是遲了些，請收下好嗎？」

「我寧願要回我的吉他！」艾雲看見雷文由屋裏出來，當然是找珊瑚，他連忙站起來，走向後花園去。

他在後花園獨坐半小時，正想靜靜的溜回屋，上樓去睡覺，董宇凌把他叫進書房，他連忙把領帶拉好。

「我喜歡你打扮得整整齊齊，現在很好看，以後除了上課外，多穿西裝。」董宇凌微笑打量着兒子，他掏出三千元塞進艾雲的手裏：「你今年的二十歲生日爸爸忘了，你媽倒好，還會送你套西裝，你不會怪爸爸胡塗吧！」

「爸爸生意忙，我了解，其實你也不用給我這些錢，祇是以後每月的零用錢，我希望爸爸能繼續給我！」

「我知道，我知道，大學生沒錢用怎麼行？爸爸是一時之氣，以後你聽話，不要再欺負表妹和哥哥，爸爸還是最疼你的，囉！這二千元補回給你。真是傻孩子，沒錢用跟媽媽要嘛！」

「謝謝爸爸！」艾雲真的很高興，經濟危機解決了！

第二天，艾雲把錢還給瑪姬，還請她吃了一頓豐富的午餐。

在餐廳門口，他碰見卡露蓮。



「艾雲，喝杯茶，我有話跟你說。」

「今天不行，我……」艾雲望住瑪姬，總該送她回家吧：「我要送朋友！」

「我非要跟你談談不可！」卡露蓮拉住艾雲，十分堅持。

「艾雲哥，你有事，我自己回去！」

艾雲又被卡露蓮牽回餐廳。

「我和你大哥的感情，你是知道的，我和你大哥拍拖，也帶過你吃飯看戲。大學畢業，他說過要和我結婚，那可是叫珊瑚的小表妹由瑞士回來，他馬上就不要我了，還有你媽媽，竟然幫着你大哥欺負我，沒有人爲我主持公道。」

「大哥的事，我一向不過問。」

「我知道，不過你可以帮我的忙。」

「我能帮甚麼？」艾雲攤開了手：「家裏沒有人會聽我的話。」

「以前我聽雷文說過，你小時候很喜歡你的珊瑚小表妹。」

艾雲馬上感到不安：「那是孩童時代的舊事，早就過去。」

「但是，珊瑚長大後仍然很美，我見過她，長長的秀髮，眼睛又圓又大，圓圓的雙唇，一排雪白整齊的小貝齒，兩個梨渦又圓又深，她十分活潑可愛。」卡露蓮說得很起勁：「你不可能不喜歡她，你們有舊情，而且我知道你還沒有女朋友，既然如此，你爲甚麼不繼續追求她？」

「很簡單，我大哥喜歡她，她也喜歡我大哥，我們過去的感情早已不存在！」

「你認爲你大哥拋棄我是對的？」

「也許他不對，但那是他的私事。對不起！」艾雲站起：「這件事，我幫不了妳的忙，再見。」

雷文和卡露蓮的事，艾雲的確知道，以前，雷文床頭放着的相片不是珊瑚，是卡露蓮，雷文每年的生辰，都和卡露蓮渡過，所以，以前董家從未爲孩子們開過生日會。也許雷文見異思遷是不對，但是，雷文和卡露蓮之間沒婚約，珊瑚無論任何一方面的條件都比卡露蓮好，這也是事實，還有珊瑚對雷文很好，幾乎被公認爲天生一對，也是事實。

如今，連董宇凌也不再強迫艾雲去追求珊瑚了。

艾雲很明白卡露蓮的意思，可惜，他實在無能爲力。

這天，董宇凌接完了一個長途電話，他回到飯桌：「金伯伯和我合作，順便請大家到泰國渡假，他在芭提雅興建了一間新別墅，誰想去？」

珊瑚第一個舉手：「舅舅，我想去，天天在家裏好無聊。」

「雷文沒有陪妳嗎？」

「他要上班嘛！總不能不工作。」

「爸爸，我也想去。」雷文是跟定了珊瑚：「請批准請假。」

「批准你一個星期，我是去談生意的，兩天後和你母親先回來。」董宇凌看了小兒子一眼：「如



果珊瑚認爲一個星期時間太短，就要艾雲陪你！」

「爸爸，去年暑假我跟你去過泰國，今年不想去了。」艾雲無意做護花使者。

「對了！芭提雅你去過，那你就更非要去不可，做導遊呀！」

「爸爸……」

「你不合羣我偏要你合羣，而且，珊瑚來了，我們讓她寂寞，你不慚愧嗎？姑母來了看你怎樣交代？」董宇凌收住笑容：「你可不要惹我生氣！」

艾雲垂下頭，不敢再反抗。

董宇凌露出一絲笑容：「錦姨，有沒有興趣一起去？去泰國拜佛！」

「我去了這個家誰管呢？」

「雷文，明天叫秘書訂五張飛機票。」董宇凌點點頭：「我知道錦姨喜歡去台灣的，下一次，下一次……」

## 五

乘飛機才祇不過兩個多小時，就抵達曼谷機場。

金伯伯開了平治汽車來迎接，行李的事，他已派了職員去料理。珊瑚的感覺是：天氣好熱。

金伯伯和董宇凌夫婦坐一部汽車，雷文兄弟和珊瑚乘另一部汽車。

「這兒天氣好熱！」珊瑚對雷文說。

「連地也發燙，艾雲，你去年來也是這麼熱？」

「泰國天氣最熱超過四十度，今天還好，大概三十七度左右。」

「嘩！好驚人，要是真的超過四十度，唉！」珊瑚看見車窗外的驕陽就皺眉：「我準沒命！」

「艾雲，下一場雨會不會好些？」

「去年整個夏天，曼谷祇下雨四個小時。」艾雲來過泰國，所知道的比雷文和珊瑚多，幾乎變了

半個泰國人。

「要是來一場颶風就好了。」

「還沒聽過泰國打風。」

「唉！」珊瑚又嘆氣：「甚麼希望都沒有了！」



「早知道我們換一個地方，不來泰國渡假。」雷文看見珊瑚不開心，他也埋怨起來：「艾雲，你早該把這兒的情形告訴我們，我和珊瑚一定不會跟來。」

「大哥，你煩甚麼，車裏有冷氣。」

「總要下車的吧！」

「芭堤雅比曼谷清涼許多。」

「真希望馬上可以到芭堤雅。」珊瑚皺了皺眉：「汽車走得真慢。」

「唔！這兒看起來很落後。」

「大哥，不是汽車不靈，同樣是德國平治，是車塞。」

「車塞？」雷文往外一望：「真的，汽車排了長龍，比東京還差。」

「比香港還差。」珊瑚補充。

「這兒由星期一至星期五，曼谷都有車子排長龍的現象，星期六和星期日情況好些，不巧今天是星期一。」

「要多久才能到芭堤雅？」

「很難說，要看交通情況，兩三個小時，也許更遲些。」

「噢！我的天！」珊瑚倒在車座上。

「睡一覺，睡醒了就到。」雷文柔聲說，擁住她，讓她靠在他的肩膀上。

過了亞洲路，路開始通暢，車子也走得快，這時候，珊瑚也睡着了。

經過HOLIDAY INN再上，遠遠看見ROYAL CLIFF HOTEL。車子往右一轉，艾雲看見一幢三層高的別墅，去年來時還在打地基，如今已是漂亮的白色洋房。

「到了。」艾雲對雷文說，雷文輕輕拍醒珊瑚，珊瑚由汽車出來，嘩，到處是翠綠的樹，往下望是金黃的沙灘和藍色的大海，空氣清新，環境幽美，珊瑚貪婪地大大吸了一口天然新鮮的空氣。

「雷文，珊瑚。」董太太在叫。

雷文和珊瑚跑進去，金伯伯却停下來，等候艾雲，他把手搭住艾雲的肩膀：「你答應新別墅興建好了來住幾個月。」艾雲笑笑：「我喜歡這兒，他們走了，我仍會留下來，直至渡過整個暑假。」

「別騙乾爹，你媽說，這次你不想來，你知道嗎？我爲你特別準備了一個套房，你專用的！」

「我祇是不想……」艾雲沒說出不想和雷文、珊瑚一起來：「乾爹，我們快進別墅，我好渴！」

傭人已把凍飲拿出來，有西瓜汁、波蘿汁、番茄汁、橙汁、椰汁和椰青。

艾雲捧着個凍椰青喝，又清又甜又潤，這是他最喜歡飲的泰國飲品。

雷文跟着珊瑚喝橙汁，他走過去問艾雲：「你在喝甚麼？」

「椰青，我一天喝幾個。」

「甚麼味道，我也來試一個。唔，很清甜，不過又好像怪怪的。」

這別墅的大客廳有充足的冷氣，舒適的椅子，珊瑚早就忘了一路上的不愉快，她也走了過去：「



你們喝甚麼？我也要！嗯，很好，比橙汁更能解渴。」

「我不太喜歡，不過艾雲說，泰國食物大多數有辣椒，如果多吃生果和多喝椰青，青春痘就不會冒出來。」

「唔！我喜歡喝！」珊瑚享受着。

吃過點心，金伯伯提議大家回房休息，因為坐了兩個多鐘頭飛機，又坐了兩個多鐘頭汽車，所以今天不安排節目，讓大家好好休息一下，晚上在家吃泰國餐。

傭人把他們帶到二樓，祇有艾雲在三樓，珊瑚叫了起來：「艾雲表哥爲甚麼不和我們在一起？」

董宇凌和金伯伯到書房談生意，江玉霞嚷着要睡一覺，她和珊瑚、雷文走在一起：「妳艾雲表哥不同的，他算是這兒的主人，他和金伯伯的房間都在三樓，他是金伯伯的乾兒子嘛！」

「總算有人疼艾雲表哥。」

「誰不疼他？是他與人合不來，其實金伯伯也並非真的那麼疼他，祇是金伯伯太太早死，生下三個女兒都已出嫁到外國去了，他沒有兒子，剛巧去年暑假妳舅舅帶艾雲來渡假，金伯伯和妳舅舅是好朋友，又有生意來往，爲了合作得更好，於是認了艾雲做乾兒子。呵！我好倦……」

×

×

×

正宗的泰國餐，是四菜一湯，不是用碟子盛，是用五隻一套的碗盛菜、湯。菜也不是一個個上，是四菜一湯一起來，還有白米飯。四個菜是咖哩雞、酸甜炸魚、炒鮮蝦仁、牛肉炒青椒菜花，四個菜

都是辣的，珊瑚和雷文都吃不慣，但是珊瑚特別喜歡泰國的白米飯。

飯後是雪糕，隨着傭人把兩大盆西瓜，兩大盆木瓜，兩大盆波蘿放在餐桌上。橙、蘋果、蕉、提子自然少不了。泰國的檸檬又青又圓個兒不大，但很酸，江玉霞說要減肥，喝了杯鮮搾檸檬汁。

喝咖啡的時候，金伯伯說：「下面的沙灘很大很美，海水又清又藍，孩子們可以到沙灘散步，不過，早點回來休息，因為明天一早開遊艇到珊瑚島遊玩。」

「大表哥，我們去沙灘散步。」珊瑚反應熱烈，大概在香港悶夠了。

「這兒我沒來過，路不熟，」雷文說：「艾雲，你給我們帶路。」

「大哥，我馬上要上床睡覺，睡夠了，明天到珊瑚島玩個飽。」

「珊瑚島有甚麼好玩的？」

「珊瑚島是年青人的世界，」金伯伯說：「可以在那兒游泳、滑水、水上電單車、玩玩高空降落傘，還可以開槍射擊。」

「真槍呀？」珊瑚好奇的問。

「全部真槍，有長槍和短槍。」

「我要燒槍！」珊瑚開心得跳起來：「我現在就去睡覺！」

「還可以在那兒騎馬？」金伯伯看着珊瑚跑上樓梯，雷文馬上追上去：「這孩子漂亮又活潑。」

「珊瑚的確十分可愛。」宇凌說。



「艾雲，」金伯伯對乾兒子道：「這女孩挺配你呢！」

「珊瑚比較喜歡雷文。」江太太說。

「她沒有選中我乾兒子，她實在沒有眼光。上次我帶艾雲參加一個宴會，這兒的名門淑女，個個當艾雲是寶，害得老友們迫我做介紹人。」金伯伯笑哈哈。

艾雲滿面通紅，連忙站了起來：「乾爹、爸、媽，我上樓休息。」

「別忘了多帶兩套沙灘運動裝和泳褲，玩水上電單車一定由頭濕到腳。」

「我知道了，各位晚安！」

「這孩子就是怕羞，哈……」

第二天一早，金伯伯、董宇凌夫婦、雷文兄弟和珊瑚，還有一個負責開快艇的亞農——他同時也是金伯伯的保鏢。侍候主人的泰國女傭亞美，一起乘金伯伯新購的豪華遊艇，沿着暹羅海灣航行。

大夥兒坐在甲板的太陽椅上，金伯伯伸手指着說：「這兒是金沙灘！」

沙灘上的沙，在太陽照射下發出金光，和海上的綠波相輝映，景色十分迷人。

珊瑚站起來吸了一口氣，頓覺心境舒暢：「看那山，那水，那沙灘……大表哥，你說可像……」

「人間仙境？」雷文馬上說。

「不，差一點點……」珊瑚埋首想。

「蓬萊仙境！」艾雲低聲說。

「對！神仙住的，這兒真美，船慢下來，金伯伯，是不是到了？」

「這兒就是珊瑚島，我們暫時不上岸，我帶你們去看奇境！」金伯伯領頭，各人走下船艙，金伯伯推開一塊板，板下是透明的不碎玻璃：「下面是海底水族館，這兒可以透視深海奇景，怎樣？漂亮嗎？你們看見甚麼？」

「我看見那些好美好美的珊瑚，形狀很特別，有些像球花，紅的、藍的、七彩的呀！」珊瑚看得入了神。

雷文攬住她的肩：「嘩，那些熱帶魚美極了，那麼多，成羣成羣，艾雲，那是甚麼？怪怪的。」

「我也不大清楚，大概是海馬。」

遊艇環繞一圈，金伯伯說：「該上岸玩了，沒看的在回程再看！」

大家又回到甲板，嘩！不得了，珊瑚開心得拍手歡呼：「這是降落傘嗎？好美，藍白、紅白、紅藍白，彩色的，呼！那水上飛的就是水上電單車嗎？好棒啊！我要飛，在空中，在水上。」

「艾雲，這兒你來過。」董宇凌說：「你照顧珊瑚和雷文。」

「爸爸和乾爹呢？」

「我們還是在遊艇上看看談談，等會兒去燒槍。」董宇凌問太太：「妳要不要上岸玩？」

「不，天空上的降落傘，飛也似的水上電單車，」江玉霞拍了拍胸口：「嚇死我，我還是在甲板上釣魚。」



「我們上岸吧！」艾雲說，他脫掉毛巾外衣，裏面是條金黃色泳褲，珊瑚一直穿着紅色的比基尼，皮膚白得像雪，雷文穿條白色泳褲，他那棕色的皮膚看來很有型。

「我們先玩水上電單車，大哥，我和你坐一架，教授半小時，担保你會開，絕對不困難，車子的構造很簡單。」

「我呢？」珊瑚拉住艾雲：「你們兩個不要拋下我，我也要玩。」

「怕妳有危險，我會找個人跟車，那些泰國人當中有人會聽少少廣東話。」艾雲和亞農去租車。

「找個會說廣東話的人教那位小姐。三百銖一個鐘，多付他二十銖。」艾雲對亞農說，亞農是金伯伯派來侍候少爺、小姐們，怕他們弄不通泰語。

亞農付了六百二十元泰幣，租了兩部電單車，一部紅，一部藍色。

「我要紅色的。」珊瑚搶着說。

「又不是結婚花車，安全要緊。」艾雲和亞農分別檢查兩部車，結果把一輛藍的給珊瑚，珊瑚呶起了咀。

她還是上了車，亞農和跟車的用泰語說，又用廣東話，直至跟車的明白。

艾雲已經和雷文開車，水上電單車已駛出海面。

珊瑚很心急，希望跟上艾雲他們，不一會，她的車也開了，最初是慢慢的，後來越開越快，車到海中央，浪大到不得了，高浪把車拋起，一個浪過去，車又重重落下，一上一落，十分驚險、緊張、

刺激，最初珊瑚有點怕，覺得在茫茫大海中，好像巨浪中的一片浮萍，而她就在那浮萍之上。

浪很高，蓋過她的頭，一個浪打過來，全身由頭髮直到腳趾全濕透，不單如此，海水還一次又一次的往她口裏送，她不斷把海水吐出，又抹着臉上的海水。

海風勁，帶點冷，幸而人被浪拋高拋低，幾乎連屁股都痛了，動作多，增加了體內的熱力，珊瑚怕翻下海裏，拼命握着電單車的扶手。

一個鐘頭過去，艾雲和珊瑚先後回到岸上。珊瑚不斷吐氣。

「怕不怕？」雷文問。

「怕！但很好玩！你呢？」

「艾雲騙人的，半個小時我根本甚麼都不懂，現在總算可以摸到門路！」

「我甚麼都學不到，但總算適應，我要再玩一小時，這次要好好的學。」珊瑚說。

「我也要再來一小時，這一次，我要自己駕車，艾雲，你甚麼都不要做，看着我，我相信我還可以應付。」

「你一定可以應付，爲了安全，找個人跟車。」艾雲叫亞農付另一個鐘錢，兩部車，又是六百二十元泰幣。

「艾雲，你不來？」

「我游水！」艾雲喜歡在深水游泳。



另一個鐘過去，雷文和珊瑚分別回來：「我開得好捧，妳呢！」

「他給我講解，大致上我已經弄明白。」珊瑚接過毛巾擦頭髮：「第二次好玩多了，我再也不害怕。唏！我們去玩降落傘！」

雷文想跟珊瑚走，艾雲站着說：「滿口海水，鹹鹹的，應該先回遊艇漱口，而且女孩子穿比基尼玩降落傘也不雅觀。」

雷文馬上停住脚步，點了點頭。

「真的，口怪怪的，好渴。」

於是他們一行四衆往遊艇方向走。

「三百泰幣是港幣多少？」

「約港幣八十六元。」艾雲答。

「八十六元玩一小時水上電單車，不貴呀！玩降落傘多少錢多少時間？」

「二百泰幣，約港幣六十元。時間是十五分鐘左右。」

「這倒不便宜！」雷文說。

「歡樂感受不同，看！那麼多人等着玩。」艾雲說：「別忘了帶相機！」

回到遊艇，金伯伯說：「快吃午餐了，我正想去找你們。」

「先洗澡，看，全身是鹽。」

洗過澡，艾雲換了一套金黃色的沙灘裝，雷文是白色的。珊瑚穿一套上衣吊帶T恤，下面運動短褲的紅白間條沙灘裝，頭髮已洗過，用橡根圈束了條「馬尾」。

他們在遊艇上吃的是英國式的自助餐，三個孩子胃口都很好。

飯後，艾雲又吃了整個木瓜。

雷文在吃「豬腰忙」，珊瑚在吃西瓜，又跟着艾雲吃木瓜。

「唔！」珊瑚吃飽東西馬上說：「我們去玩騰空飛行。」

「艾雲，你也帶個相機。」雷文說。

「爸、媽，到岸上走走。」艾雲說。

「上了年紀的人吃飽了要休息一會。」董宇凌拍了拍艾雲的手：「你們先去，等會我和你媽媽、乾爹去燒槍。照顧你表妹，嗯！」

亞農又隨艾雲他們出發。

「我先玩，」艾雲把相機交給亞農：「大哥，你看着！」

兩個泰國人替艾雲套上安全帶，快艇一開，艾雲就直升天空。

「好棒，好棒！」珊瑚拍手歡呼。

不一會，艾雲平安降落沙灘上。

「該到我了，」珊瑚搶着，她選了個紅白傘子，艾雲笑笑不說話。其實拍彩色照，選與衣服同一



色素系統的傘子，並不起眼，但是艾雲不想提意見。

當地泰國人再加上個雷文，爲珊瑚套上一套安全帶，雙肩、腰際、雙腿都有安全帶套着，艾雲記起父親的話，不得不上前對珊瑚說：「傘子下降時，別忘了拉兩邊的帶子，否則你會落進大海裏。很安全，不用怕！」

「謝謝艾雲表哥，我會記住。」

「艾雲，拍照呀！」雷文一面替珊瑚拍照，一面大聲叫弟弟。

「這兒有專人替玩降落傘的人拍照，拍得又快又準又美，兩張才五十元泰幣，晚上就會送到金伯伯家。」

「幫幫忙，你技術比我好，爲珊瑚多拍幾張……」

「起飛啦……」

高空降落傘是由快艇控制的，快艇一開，珊瑚被人一托，就上空了。

快艇在海上繞圈，珊瑚在海空上飄，突然她覺得自己像一隻小鳥，無拘無束，自由飛翔；真是海闊天空任鳥飛。當她向下望時，下面的人那麼小，她有點怕，但也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一種超然飄逸的喜悅。

就在這時候，她聽見：「拉帶子，拉呀！」那是艾雲的聲音，是要降落了吧！不錯，她下面是沙灘，她兩手一拉，就安全地降落在沙灘上。

「好玩嗎？」解安全帶時，雷文問。

「好極了，可惜時間太短！」

「你可以再玩！」這一次，輪到雷文，艾雲親自上前照顧一番。

玩夠了騰空飛行，去騎馬，珊瑚嫌馬匹髒，拍了些照片，就去燒槍。

亞農去買了子彈，討價還價，十銖十五顆子彈，便宜得令人難以相信。

亞農又借了兩枝槍，一枝長槍，一枝短槍，艾雲接過短槍，上了子彈，他舉槍發射，就有個泰國婦人把空瓶拋出，艾雲槍法好，六個瓶打中五個，隨着，艾雲又玩長槍。

雷文槍法也不太差，中了三個瓶。

珊瑚一直兩手掩住耳朵。

她以為聲音一定很响，很恐怖，後來才發覺並不那麼驚人，而且很多女遊客也在開槍，於是，她又搶着要燒槍。

「燒槍手上有火藥味。」艾雲提醒她：「不是玩具槍，是真槍。」

「我才不要開玩具槍呢！」珊瑚長槍短槍燒了二十幾發，沒一次打中瓶子。

就在這時候，金伯伯，董宇凌夫婦都來了，珊瑚奔過去挽住董宇凌：「舅舅，我一次都打不中，你要爲我爭面子。」

「好！不會令你失望！」董宇凌果然槍法不差，十次中八次。



董太太也不太差，中了兩瓶！

「嘩！」珊瑚拉住雷文：「舅舅和舅媽不簡單啊！」

「他們以前常去香港槍會燒槍。你看，艾雲，你乾爹十發十中。」

「住在泰國的男人，很少不會開槍，在這兒，燒槍是家常便飯，買槍跟買米一樣容易。」

一直到黃昏，大夥兒才回到遊艇洗澡更衣，然後珊瑚又去船艙看海底水族館：看那些漂亮七彩的珊瑚，那些不知名的熱帶魚和奇特的海底生物。

回別墅已經是晚上，今晚吃的是海鮮宴：魚、龍蝦、蟹、帶子、蜆、蠔、螺……擺滿了一桌子。吃飽了人人上床睡大覺。

第二天一早，雷文和珊瑚去「假日酒店」的沙灘玩降落傘，游早泳，珊瑚雖會游泳，但技術不大好，尤其怕深水。

回來時，看見艾雲在看相片。

「我玩降落傘時，拍得好美，誰有那麼好技術？」珊瑚拿了幾張看。

雷文問艾雲：「專替人拍玩降落傘，兩張五十元泰幣的那一種？」

「唔！」艾雲點了點頭。

雷文嘖嘖讚嘆：「技術第一流，珊瑚，妳看妳有多威風，多漂亮。哈！艾雲像個從天而降的白馬王子。」

「妳是笑我皮膚太白，我那身皮膚，氣死人，怎樣晒法都是老樣子！」

「大表哥，你像跳傘英雄！」

雷文笑得很開心，越看越高興。

「乾爹已全部買下，你們拿回自己的留爲紀念。」

「爸媽和金伯伯呢？」

「到曼谷市談生意，不回來吃中飯了，大哥，午餐你喜歡吃甚麼？」

「珊瑚呢？」

「牛扒！」珊瑚站起來：「我去洗澡換衣服，大表哥，我們下午再去珊瑚島玩水上電單車，我着了迷。」

「好嗎？艾雲。」雷文問。

「亞農和乾爹去了曼谷，沒人開快艇。」艾雲攤攤手。

「金伯伯祇有亞農一個保鏢。」

「兩三個，都在曼谷，祇有亞農一個會說廣東話。」

「哈！沒有亞農我們便甚麼地方都不能去，滑稽！」珊瑚兩手向半空揮了揮。

「誰說沒有亞農就甚麼地方都不能去？你們可以出曼谷市，曼谷有很多名勝古蹟，特別是金碧輝煌的佛寺。」



「對！我們出曼谷，可以坐計程車。」雷文拉着珊瑚的手：「好嗎？」

「坐計程車，三輪車都可以，不過那些司機祇會聽泰語。」

「呼！」珊瑚兩手一放：「下午甚麼地方都不用去啦，睡覺，睡大覺！」

雷文知道珊瑚不高興，慌忙追上去。

艾雲捧了個椰青跑出花園，坐在白色高背藤椅上，享受，享受。

四點鐘，金伯伯和董宇凌夫婦回來，江玉霞到樓上收拾。

「孩子，我們回香港去了，你在這兒渡假，喜歡住多久就多久。」董宇凌搭着兒子的肩膀：「不

過，別忘了開課日期。安心玩吧！到時我會打電話通知你！」

「爸爸，你這麼快就走！」

「傻孩子，我說好祇來兩天，連你乾爹也要跟我們一起走。」

「艾雲，我和你爸媽回香港後，還要去台灣呢，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們去辦，半年內，我也不會回

來。」金伯伯把乾兒子拉過一邊：「我走後，你就是這間別墅的主人，我把亞農和司機亞張留給你，

你喜歡出海，喜歡去曼谷市，都有人侍候。這張支票你袋好。」金伯伯打開一隻皮箱，把一疊百元面

額的泰幣交給艾雲。

「乾爹，又是支票又是鈔票，我要那麼多錢幹甚麼？」艾雲拒絕接受。

「鈔票是零用，花光了，叫亞農陪你到銀行，支票換現金，你留着。乾爹發脾氣怎樣個驚人法你

不是不知道，我……我會開槍！」金伯伯脹紅了臉。

董宇凌向兒子示意點頭，艾雲垂首說：「謝謝乾爹！」

「這才是好孩子！」金伯伯一下子又哈哈大笑：「擺點威嚴，在傭人面前，要像個主人，要甚麼就吩咐管家，嗯！」

雷文和珊瑚跑下來，雷文替母親挽旅行箱。董宇凌對大兒子說：「雷文，別忘了你祇請了一個星期假，準時回家，不可貪玩，知道嗎？」

「雷文責任心重，」江玉霞說：「況且他又不是小孩子。」

「珊瑚，妳不用上班，多住些日子。」金伯伯也頗為喜歡活潑的珊瑚。

「我可以嗎？金伯伯。」珊瑚大圓眼睛溜溜轉，充滿喜悅：「我可以留下來，超過一個星期？」

「妳住上個十年八年金伯伯才高興呢！金伯伯最喜歡熱鬧。」金伯伯撫一下她的那頭長髮：「留下來！艾雲會照顧妳，他是個很好的主人！」

「乾爹，我送你和爸媽去機場！」

「不，不，小孩子全部不准去。艾雲，安排一些節目，別趕走了珊瑚。」

艾雲和雷文他們還是直追出別墅，看着金伯伯和董宇凌夫婦乘坐的汽車遠去。珊瑚把雷文拉過一邊，談着。

「喂，艾雲，我們明天一早再去珊瑚島玩，好不好？」雷文搭着弟弟的肩膊。



艾雲點一下頭，他知道這是珊瑚的主意，但是，他答應過金伯伯，要做個好主人。

第二天一早，他們就乘遊艇去珊瑚島，大人不在，珊瑚鬧得更瘋了。

雷文還一直支持她，寵着她。

一上岸，珊瑚就要乘水上電單車。

第一次，他和雷文兩人乘一輛，第二次，她自己駕駛有人跟車。午餐後再去玩，她要一個人駕車出海。

「不行！」艾雲反對：「妳的技術還不夠好，海中浪大，太危險！」

「艾雲表哥，我真的會開，不信你問那泰國青年，而且我又會游泳，我不會掉進水裏。」珊瑚求着：「我會安全！」

「不可以！」艾雲用力一搖頭。

珊瑚雙手握着雷文的手：「大表哥！」哇的一聲就哭了起來。

這可不得了，雷文一面安慰珊瑚，一面對艾雲要求：「她的安全由我來負責，算大哥求你一次好不好？」

艾雲看珊瑚一眼，沒被她那梨花帶雨的俏臉感動，他冷然對亞農說：「租三輛電單車。」

艾雲和亞農正檢查租回來的三輛水上電單車，珊瑚已上了一輛紅色的。

艾雲抬起頭看見珊瑚，立刻眉頭一皺：「坐藍色的。藍色的最新，機器又好，馬上給我下來。」

「我看三輛都差不多。」珊瑚抿抿嘴，她覺得艾雲處處與她作對，全無男仕風度，太過份了：「我喜歡紅色！」

「其實三部都很新，」雷文馬上說，自己上了一輛黃色的：「艾雲，你坐藍色的吧，開心些，來渡假嘛！」

珊瑚勝利地笑：「出發啦！」

三輛水上電單車滑過海面，黃、紅、藍。珊瑚望着前面的海浪，嘿！我洪珊瑚終於能單獨開車出海，她不禁既自豪又得意，忍不住笑了出來。

「就在這附近！」艾雲一直留意珊瑚，因為她一旦出事，他怎樣向父親、乾爹、姑母交代：「別駛往海中央！」

「爲甚麼？」海風送出珊瑚的聲音。

「海中水深危險！」

「哼！」珊瑚受艾雲的氣受夠了，這不能，那不能，來來去去，就是要爲難她，她不能再任由艾雲擺佈，艾雲不准她駛向海中，她偏要向前衝，一個浪又一個浪，電單車像飛一樣，拋動得很厲害。

突然一個巨浪打過來，珊瑚用手擋住臉，就這麼一鬆手，電單車失去平衡，珊瑚想剎掣，又好像掣不住，想停車，馬達的開關又找不到，她正在手忙腳亂，一個浪蓋過來，卜通，那輛紅色電單車飛了出去，珊瑚掉在水中：「救命！大表哥……」



珊瑚會游泳，但是她怕深水，而且受了驚，手脚好像不受控制，浪又來，她骨碌、骨碌吞了幾口海水，連身體也似乎浮不起來，她沉在水裏，又掙扎浮起，祇不過一會，又再沉在水裏。

一直在旁監視珊瑚的艾雲，馬上關掉電單車的馬達，他跳下海裏拚命向珊瑚遊過去，他用左手的臂彎把珊瑚的頭托在水面：「艾……雲……」。

艾雲回頭看她，她已暈了過去。

艾雲帶着她向前游，水深，浪大，實在頗為吃力。

在岸上的亞農，看見珊瑚掉進水裏，馬上跳上一輛水上電單車，飛車前往協助艾雲。

那最關心，最疼愛，最寵珊瑚的雷文，他看見珊瑚掉進海裏，連忙關掉電單車的馬達。大概嚇破了胆，呆瓜似的坐在車上。

艾雲和亞農合力把珊瑚救上遊艇，艾雲抱她進船艙，讓她坐在椅上，亞美由裏面走出來：「小姐暈倒？」

艾雲見珊瑚面色發白，咀唇發黑，他連忙吩咐：「亞美，去拿藥油，亞農，拿幾塊沙灘巾來！」艾雲用沙灘巾裹住珊瑚，幫助亞美擦油，亞農拿了張小梳子盛起珊瑚的腳。

珊瑚的面色還很蒼白，但咀唇的黑已轉淡，她輕輕噓了口氣。

「小姐醒了，小姐醒了！」

珊瑚抓住艾雲的手：「好難受，我……胃裏……肚子……好難受。」

亞美看着艾雲，艾雲點點頭，艾雲拉住珊瑚兩條臂，亞美把食指伸進珊瑚的口裏，扣她的喉嚨，珊瑚面色一變，嘩啦嘩啦嘔了幾口海水。

她靠在椅背上喘氣，艾雲問：「還很難受？」

「好……一點……」

這時候，雷文回來了，衝鋒陷陣似的：「珊瑚！啊醒來了，艾雲，她怎樣？」

「受了驚，着了涼，喝了海水。」艾雲說着走向酒吧。

雷文蹲在珊瑚身邊，握着她的手：「我剛才……打我，我該死，要不是艾雲……是艾雲救了妳，我沒有用。」

「難道我見死不救？」艾雲把一杯血紅的東西遞到珊瑚的臉前。

「這是甚麼？」雷文馬上問。

「番茄汁！」

「她在飛機上喝了一口番茄汁就想吐，你怎能折磨她？」

「我就是她要她吐！」

「不行！」雷文翻了臉：「你想謀殺她？要殺她就不要救她？」

「喝下它！」艾雲冷面無情。

珊瑚顫着手去拿杯子，雷文心都痛了，想去搶那杯番茄汁，艾雲叫：「亞農！」亞農馬上把雷文



拉開，艾雲親手把蕃茄汁灌進珊瑚咀裏。

珊瑚胃翻騰，額冒汗，她一手抓住艾雲的衣服，頭一低，格啦，格啦的嘔個不停，艾雲抱住她雙肩，珊瑚把胃液全都吐光，喉嚨還格格作响。

「艾雲，我不會寬恕你！」雷文在掙扎着，亞農十分強壯，雙臂力大無窮。

艾雲讓珊瑚靠回椅上：「胃裏和肚子還難不難受？」

「現在好了！祇是有點疲倦！」

艾雲一面把她抱進CABIN，一面對亞美說：「替小姐把頭髮，身體弄乾，換一套衣服，蓋上被，讓她躺一會，亞農，我們回別墅！」

安頓了珊瑚，艾雲對雷文說：「海水在她的胃裏有害，現在她吐光了，已沒有危險，休息一下就會好。不用擔心。」

「對不起，艾雲，我連這點常識都沒有。」雷文垂下了頭。

艾雲拍一下他的肩膀，拿了衣服，進浴室洗澡去了。

×

×

×

珊瑚回家就睡覺，沒有吃晚餐，雷文扒了兩口飯，就吃不下去了，他守在珊瑚的房門口，等珊瑚一醒來，馬上進去，跪在珊瑚的床邊：「我沒有救妳，當時我像失去三魂七魄，腳又像生了根，要不是艾雲奮勇救妳，我……對不起！珊瑚，懲罰我！」

「你怎麼了？」珊瑚吃力地拉他，沒能力把他拉起：「快起來，我根本沒有怪你，你又何必折磨自己。」

「妳要我怎樣贖罪？叩頭都可以。」

「我祇想靜靜的躺着，你精神不好，回去休息吧！」

「我……」

「你不聽話，我真要生氣了！」

雷文祇好起來，替她拉拉被子：「明天早上我來看妳！」

艾雲吃過晚飯，到廚房一轉，然後到二樓看珊瑚。

珊瑚看見艾雲，很高興，撐着身體起來：「艾雲表哥！」

「躺着！」艾雲示意：「好點嗎？」

「好多了！艾雲表哥，謝謝你救了我，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

「就算妳是個陌生人，我也會救妳，所以，不必謝我，祇要知道自己任性就夠了！」艾雲叉着腰站在床邊。

「是的！」珊瑚點了點頭：「我太任性，太不自量力，我不應該不聽你的話，我錯了，我……」珊瑚哽咽着，用手抓了抓枕頭，說不下去。

「要不要吃點東西？」艾雲當作沒有看見，她雖然任性，但今天也把她折磨夠了，艾雲不忍心再



責備她：「亞美煮了鹹瘦肉粥，吃一碗？」

「其實我也有點餓，肚裏空空的，」眼睛擦過枕套，她笑一下：「就是怕吃了再吐！」

「鹽水可以止嘔！所以亞美才會煮鹹瘦肉粥！」

「我想吃一碗！」

「吃了馬上睡覺！」艾雲出去了。

珊瑚張開咀巴，她想留住艾雲，和他聊聊，但是，她終於沒有開口，艾雲和雷文相反，他是留不住的。

第二天珊瑚醒來，人還有點軟軟的，沒有甚麼氣力。亞美捧個托盤進來了，推個架過來，托盤就放在床上。

珊瑚一看，有一杯鮮奶，兩塊多士，三片火腿，一個小花瓶上，還插着一朵鮮紅玫瑰。

「謝謝！」珊瑚喝了一口奶，鹹的。

「唔！」亞美擺擺手：「全部少爺做的，鹹牛奶喝了不會吐。」

「艾雲？」很難相信一個外表冷漠無情的人，會想得那麼週到。

這時候，雷文進來了，亞美識趣地馬上退出去。

珊瑚雖然休息了一天後，身體已康復，可以到樓下跑跑，但是，她再也不敢要求出海，連降落傘都不敢玩，每天祇是在金伯伯的私人泳池游泳，或是和雷文在網球場打網球。

七天過去，董宇凌電召催歸，雷文申請延長假期，因為他要陪伴珊瑚，董宇凌祇答應准他多留三天，一星期後他和金伯伯爲了合夥做生意，除了去台灣還要去日本，香港總部有很多事情等着雷文去做，所以儘管雷文請求，董宇凌就是不答應。

雷文放下電話，無精打彩，他對珊瑚說：「三天後我們回去。」

「我不回去！」珊瑚堅決的，毫無商量餘地：「金伯伯歡迎我在這兒渡假。」

「爸爸一定要我回去工作。」

「你回去呀，你要工作，應該回去的，我和你不同，我還在放暑假。」

「我走了誰陪你？」

「艾雲表哥！」

「他肯理妳就好了！」

「他不理我沒有關係，這兒景色怡人，地方大，空氣好，水果又多。」

雷文攬着她的腰：「我怎捨得留下妳？跟我回去吧！」

珊瑚交抱雙手伏在他的肩膀上：「天天通長途電話、寫信。或者當我還在瑞士，還沒有回來。」

「珊瑚，」雷文用另一隻手托起她的下巴，正想低頭吻她——

「小姐、雷文少爺吃飯啦！」

×

×

×



珊瑚、艾雲、亞農，親自送雷文到曼谷機場。入關的一刹那，雷文挽住珊瑚的腰對艾雲說：「我回香港，珊瑚交給你，你要多陪她，照顧她，否則，我沒心情辦事。艾雲，答應我，噯？」

艾雲把雙手插進後褲袋，終於點了點頭，眼睛却往別處望。

雷文在珊瑚的臉上吻了一下，才依依不捨的入關。

由機場出來，上了車，珊瑚道：「艾雲表哥，你說曼谷市有許多名勝古跡，你帶我去參觀。」

「妳不怕天氣熱嗎？」

珊瑚拍了拍身上那吊帶露背裙子：「挺涼快的！」

「這兒有許多名勝古跡，例如：金佛寺、鄭皇廟、國立動物園、玉佛寺、雲石寺、玫瑰花園、古城縮影、水上市場、鱷魚潭、蛇園……還有很多……」

「我記不住了！」珊瑚拍拍頭：「你剛才說蛇園……」

「亞張，」艾雲對司機說：「我們去蛇園！」

亞農買了入場券，裏面很清靜，庭園裏展覽了各種蛇：「這青竹蛇綠得像翡翠一樣！」珊瑚跟着艾雲參觀：「這是甚麼？毒蝎子，嘩！會咬死人的，樣子很醜。這是大莽蛇，又肥又大又長，卷了個圈的，唔！我不喜歡蛇！」

「到那邊看表演！」

「誰表演？」

「蛇和鼯鼠，生死決鬥，快！已經開始了，這是最緊張的一項！」

一個穿制服的女人講解，旁邊有幾個男人，蛇和鼯鼠已開始纏鬥，最初是蛇佔優勢，鼯鼠守而不攻，後來蛇鼠纏在一起，鼯鼠突然發威，一口咬在蛇頭下，一些白色的漿和血水由蛇身流出來，珊瑚驚叫一聲，雙手抱住艾雲的手臂。

那女人宣佈蛇已被鼯鼠咬死，並馬上把死了的蛇剖開，血淋淋的，一個男人把一個還會跳動的蛇胆挖出來，女的用廣東話解說吃了蛇胆能祛風、活血，珊瑚拉了艾雲便走。

「幹甚麼？」艾雲拉開她的手。

「我怕，好殘忍，我不要吃蛇膽。」

「小姐！」艾雲沒好氣的：「吃蛇膽要付錢的！我們走吧！」

「有很多上到樓上，我們……」

「人家上天堂妳去不去？」

「先生、小姐，請到樓上參觀。」一位穿制服的年青服務員很有禮貌的帶領。

艾雲翻翻眼，祇好跟着他走。

到二樓，二樓寬闊、乾淨、陰涼，有兩排穿制服的女仕站着。

「歡迎，歡迎！」說的都是粵語。

艾雲、珊瑚和一批人被請進一個室，室內有很多藥製標本。艾雲他們被安排在排椅上。不一會，



有人獻上香水濕毛巾，招呼週到，隨着一位略胖中年人，西裝畢挺，在介紹蛇每一個部份的功用，又請大家喝蛇酒，女職員慇懃地把酒捧上，艾雲沒有接受，珊瑚也婉拒了，由於室內冷氣充足，那位先生，口才一流，珊瑚聽得很用心，她悄聲對艾雲說：「他說的蛇膽丸功效不錯，消除眼睛疲勞、高血壓、視力減退。風濕丸更好，可治神經痛、腰酸背痛。福壽液更適合錦姨，可促進血液循環，治貧血及關節炎……」

那位自稱博士之人，介紹了各種蛇藥的好處，馬上有七八個女職員捧着藥盤來勸買，與此同時，座上客紛紛溜掉，祇留下幾個老人家，艾雲本來已離去，但珊瑚被人善意勸住，珊瑚說：「我買這一瓶，多少錢？」

「三百元！」

「泰幣？」

「不！小姐。」這兒人人會說粵語：「是港幣！」

「嘩！一千多泰幣，那麼貴？」

「不貴啦！吃了身體馬上壯健，你看那邊的老先生、老太太，他們各人買了幾瓶，人人用過都來再買的！」

「艾雲表哥，借我一千零五十泰幣。」珊瑚低聲說。

艾雲負氣地把錢拿出來。

「謝謝小姐，要不要買另一種……」

「我沒有錢！」艾雲大聲說。

「沒關係，小姐，藥丸用完了請再來買，歡迎妳！」

「怎麼？吃一瓶還不會好嗎？」

那女職員做完生意，含笑走了。

「嘿！妳以爲是仙丹，一瓶就好！」

「艾雲表哥，你對那位小姐實在太不客氣。」珊瑚一面離開二樓一面說。

「妳沒看見藥一推出，人人溜掉。」

「奇怪，他們爲甚麼要走？」

艾雲冷笑一下：「妳自己想想，入場券那麼便宜，可以看到各種蛇，又有表演，而且又請了一大羣女孩子，香水毛巾、侍酒、專人講解，爲甚麼？」

「他們騙人買藥啊！」

「千萬不要用這個字眼，藥是妳自己要買，妳沒聽那位先生說，某人喝了一瓶福壽液，由衰弱轉強壯？」上了汽車，艾雲問：「還要去哪裏？」

「繞個圈，到處看看好嗎？」

艾雲對司機亞張說了。



「兩座白色又直又尖，中間有座白色圓形建築物，很漂亮，是甚麼？」

「曼谷市紀念碑。」

「哈，每個小閘門都有兩個荷槍的衛兵，他們在幹甚麼？」

「這是泰皇的皇宮，他們在守衛皇宮。皇宮前是跑馬場，後面是湄南河！」

「嘩！好多金，掛滿一條條大金條，這又是甚麼？」

「金舖！」

「香港的金舖封得密密的，他們竟然這麼公開，不怕劫匪打劫。」

「亞農，有人打劫金舖嗎？」

「很久沒聽過，少爺。」

「真是與香港不同。艾雲表哥，你剛才說的金佛寺，我們去參觀好不好？」

「好！吃了午飯去參觀佛寺！」

在曼谷市逗留了大半天，好些地方沒有去，回別墅吃過晚餐，珊瑚纏着艾雲，要艾雲陪她去下面的海灘散步。

「不去，跟你跑了一天，倦死了！」

「散步可以消除疲倦，而且散步後睡覺，特別睡得甜。艾雲表哥，你答應過舅舅、大表哥，好好陪我的！」

「走吧！」艾雲走在前面，珊瑚，跑在後頭，艾雲腿長，珊瑚想趕上他真不容易，於是一個前，一個後，珊瑚走了一段沙灘，忍不住了：「艾雲表哥！」

「回家了是不是，好，走！」

「艾雲表哥，你停一下，我有話跟你說。」珊瑚站在那兒頓足。

「你真煩！」艾雲很不高興的走過去：「我不是大哥，向我撒野沒好處！」

「我是那種恃寵生驕的人嗎？祇是，兩個人散步，應該一起走，對嗎？」

「好！一起走，我給你十五分鐘。」

珊瑚悄悄的把手放進艾雲的掌裏。

「妳幹甚麼？」艾雲嚇了一下。

「拖手，」珊瑚握着他的手不放：「我們又不是第一次拖手，十三年前你還抱過我，揩過我，我曾經是你的新娘。」

「是十四年前，別翻咸豐年的舊賬，可能前一生我是妳爹！」

「管他多少年，你未娶，我未婚。」

「但是，妳是大哥的女朋友。」

「我是雷文的表妹，也是你的表妹，分別的，大表哥對我好，我們感情好些，你對我不好，我們距離越拉越遠。」



「放手，我不願意做對不起大哥的事，妳是大哥的，人人知道。」

「我們之間沒有婚約，也沒有任何承諾，我承認和他感情好些。」

「這就够！」艾雲用力扯開她的手：「我們回去，大哥會有長途電話給妳！」

「這很重要嗎？」珊瑚捏着手指。

「妳到底走不走？」

「不走！」珊瑚十分倔強。

「妳不走我走，警告妳，芭提雅有很多外國人，半夜三更一人在這兒很危險！」艾雲說着就走。

珊瑚索性坐在沙灘上。

艾雲走了一段路，以為珊瑚會跟上來，可是回頭一看，珊瑚竟坐定了不動。

剛巧有兩個鬼仔迎面走向珊瑚，艾雲也不再攷慮，馬上跑回珊瑚的身邊，喘着氣喝道：「妳到底想怎樣？」

珊瑚仰頭向兩個鬼仔微笑。

「喂！有甚麼好笑？走。」

珊瑚不理他，拾了枝枯樹枝在沙上劃來劃去。

艾雲嘆着氣，叉着腰：「妳到底要我怎樣做，妳才肯回去？」

「我要你跟我拖手。」

「妳和大哥還拖不夠？」

「我特此更正，我和大表哥從未拖過手，每次我挽住他的手臂，他手臂上通常都有衣袖隔着。」

「好吧！」艾雲終於投降。

「你拉我起來！」珊瑚舉高手。

艾雲拖了她一把，她站起來，馬上把五隻小手指插進艾雲的手指，十隻手指就互握在一起，珊瑚緊緊扣住。

雖然祇不過是拖手，但是艾雲活了二十年，還是第一次和異性「肌膚」相親，心裏有點莫名的喜悅，也有點緊張，連臉頰都在發燙，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你知道我爲甚麼由瑞士回來？」

「回來唸大學。」他腳步慢了。

「不，我回來是爲了你！」

「我？不可能。」他的心在跳。

「真的！最近幾年你很少給我寫信，來信也越來越冷淡，我去瑞士的時候，你會答應天天給我寫信的！」

「那時候我才五歲，唸幼稚園高班，每天祇會玩，甚麼都不懂。」

「但是，我們一直通訊，通信了好幾年，你在信裏說想念我，希望見到我，那封信在……三年前



寫的，那時候，你已經十七歲，唸大學預科低班。我不相信那時候你還甚麼都不懂，之後你的信就越來越少，幾個月才一封，爲甚麼？」

「我……」艾雲想說出真相，可是，他又把話吞回去。

「有了新女朋友？」

艾雲搖一下頭：「怎會！」

「你在信裏一直說渴望看到我，但是，我回來後你根本就沒有好好看我一眼，艾雲。」珊瑚站下來，用手扳過艾雲的臉：「看看我，長大了是不是很醜？」

「你越大越好看！」他垂下眼。

「你連看看我都不肯，」珊瑚伏在他的胸前，用另一隻手攬住他的腰。

「別這樣，我不能對不起大哥……」

「爲了你大哥，你就可以對不起我，可以傷我，這公平嗎？」

艾雲被珊瑚擁抱着，兩個人貼在一起，艾雲雖然極力抗拒，可是人已軟了一半，再也冷不起來。

「艾雲，看看我。」珊瑚仰起了臉，閉上眼睛。

珊瑚那長而烏亮的髮絲迎着海風飄揚，略圓的臉，睫毛像兩排扇子，彎彎的眉，直直的鼻，圓圓的咀唇。襯着兩個梨渦，這是艾雲夢想的珊瑚，他情不自禁的吻一下她的臉，她的咀唇，四唇相接，像觸電一樣，艾雲緊張得一顆心差點由心房跳出來，想離開，捨不得，咀唇就這樣貼着，貼着……畢

竟是異性相吸，四片咀唇再也分不開，艾雲向珊瑚獻出了他的初吻。

「對不起，我很笨！」艾雲喘着氣，擁住她，面貼在珊瑚的長長秀髮上：「這還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

「我也是，」珊瑚把臉埋在他的脖子裏：「你聽到我的心跳聲嗎？像打鼓一樣，蓬，蓬……我從未被男孩子吻過。」

「妳和大哥……」

「沒有。」珊瑚搖一下頭：「不知道是巧合呢！還是我們沒有緣，每次你大哥想吻我，總會跑出一個人來。」

「我們算有緣嗎？」

「是的！緣訂三生，噢，艾雲，」珊瑚雙手抱住他的腰，「你知道嗎？我好開心，我終於把你這座冰山溶化了！」

一會，沒聽見聲音，珊瑚仰起了臉問：「爲甚麼不說話？」

「要是大哥知道我們在一起，他一定會很生氣。」

「你不喜歡我，不高興和我在一起，爲剛才的事後悔？」

「不，珊瑚……」艾雲着急了。

「好，你聽着，這兒沒有雷文，這兒不是董家，我們最好忘記董雷文這個人，我們沒有做壞事，



我也不需要向他負責。讓我們無憂無慮，快快樂樂的渡過整個暑假，有甚麼事，回香港再想。」

「我們真的能無拘無束，開開心心？」和珊瑚在一起，是令人喜悅的。

「當然，我們有自己的天地，祇要你不胡思亂想。」珊瑚拖起艾雲的手：「誰也不准提董雷文，誰說這名字都要掌咀巴，你答應我，嗯？艾雲。」

「好，我答應妳，暑假是我們的！」艾雲第一次露出真誠的笑容。

「我們回去，明天去珊瑚島。」

「妳又要開水上電單車？」艾雲搖一下頭：「上一次幾乎嚇死我！」

「不敢了，我的小命是你檢回來的，要是上一次我死了你不會哭，對否？」珊瑚搖着他的手：「我再也不敢一個人開車出海。我坐車，你開車，兩個人在一起，保險。」

艾雲和珊瑚每天不是出海，就是去曼谷市遊覽，十分開心。

這天，艾雲帶了董宇凌買給他的長、短鏡頭新相機，上午去海上市場，下午去玫瑰花園。

首先開車出曼谷市，然後再乘簡單的快艇經湄南河到水上市場。

湄南河的水既濁又髒，由於長艇開得快，不斷有水花濺上，艾雲怕弄髒珊瑚的衣服，和她轉調位置，由於快艇飛馳而過，艇身顛簸不定，艾雲攬住珊瑚的腰，免她仆前仰後。

「水雖然髒，但景色不錯，妳看那些高高的椰子樹、蕉樹、芒果樹、龍眼還有荔枝，滿岸都是。

還有那些小花，多美！看那邊岸，那是皇宮的後園。」艾雲說。

「水面上建了很多小木屋，還有小孩和大人，這算是住宅？」

「對呀，很多泰國人住在這兒，妳別嫌水髒，他們洗衣服、洗澡、洗臉漱口都用這些水，祇有吃的、喝的水才是買回來的食水。」

「恐怖！咦，那些在水面，咖啡色像大球花的東西很多，是甚麼？」

「海底椰。有止咳之功能，可作藥用，水上市場快到了。」

上了岸，有一隻大象，專供遊客拍照，艾雲說那象髒，叫珊瑚不要過去。

進市場，裏面的泰國土產可不少，單是擺設的象就有抽木的、象牙的、七彩的，上面是珠子、膠片、金屬片，十分名貴美麗，艾雲選了一對買給珊瑚。

「我打破了大哥送給你的白玉接吻魚，我現在補送妳一對彩象。」

「你剛才說，誰送我白玉接吻魚？」珊瑚仰頭望住艾雲。

「雷文。」

珊瑚的圓大眼睛一瞪，像朵盛放的蘭花：「我們怎樣協定？誰提雷文要掌咀巴的，你犯了規。」

「掌咀！」艾雲望了望四周，為難地在她耳邊說：「在這？」

「不守諾言？」珊瑚翹了翹鼻尖。

「但是，這兒那麼多人。」

「好吧，」珊瑚瞟了他一眼：「回家再跟你算賬。」



艾雲鬆了一口氣，陪珊瑚買了些鐲子戒指和一些小飾物。

回市區吃中飯，是客家菜，這飯店也特別，中午也有樂隊演奏，有歌手演唱，一個穿粉紅色晚裝的女人，在唱廣東歌。

「這首歌好熟，在香港常常聽到。」

「是『過客』主題曲，電視台的劇集，妳來香港前剛巧播完，當時『過客』掀起了一陣熱潮，也捧紅了一個年青的小生。」艾雲向她解釋。

「少爺，」亞農說：「這兒可以點唱的，曲名寫在鈔票上。」

「我要點唱，」珊瑚喜歡熱鬧喜歡玩，向艾雲要了張泰幣：「我要點唱『情謎』，還有蘭花草，我在歡樂今宵聽過的，可惜兩個曲名我都不會寫。」

「我來，」艾雲知道她中文程度不够：「亞農，你把鈔票送上去。」

亞農跑上音樂台，獻上鈔票，那女歌手看了看鈔票，在亞農臉上吻了一下，馬上引來一陣哄笑，亞農紅着臉跳下台。

歌手唱了一曲「情謎」，連聲謝謝各位，蘭花草並沒有唱，進後台了。

珊瑚頗感失望，拉着艾雲便走。

「……這就是玫瑰花園，祇有這些紅玫瑰，我還以為有紅、黃、藍、白、黑的玫瑰呢？」珊瑚走進玫瑰花園，看見幾個穿泰服的泰國少女向她笑。於是，她和其中一個泰女合拍了一張照片。

「這兒可以騎大象，我要騎大象。」珊瑚看見一些遊客坐在大象的兜椅上，又看見另一些大象表演搬木塊。

「先去看表演好不好，亞農已經在表演場等我們。」

珊瑚跟着艾雲往裏走，地方很大，遊客很多，不少穿着閃光泰服的少女，穿插在人叢中。

亞農選了第一行，很好的位置。

由於接近表演台，便於艾雲拍照。

表演一共有十三個項目，有人用泰語和粵語講解，第一項是和尙出家，有一隊泰國少年，幾個穿黃袍的和尙，還有一個法師打扮的人，騎象出場。

第二項由泰男表演鼓舞。

第三項是二十位穿粉紅色泰服的少女，表演長指甲舞。

「伯照，好美，拍照！」珊瑚叫着。

第四項是泰拳，臨時圍起了一個四方場，兩個拳師在音樂聲中經過拜神儀式，然後比賽，一共打了三個回合，共四分半鐘，由於表演迫真，如腳踢、膝撞……珊瑚躲在艾雲的背後。

第五項是：十男十女表演的收割舞，少女全部穿黑泰服，身上滿是紅色飾物。

第六項是公雞鬥，公雞每打一個回合，就有人侍奉牠，扇涼、抹油、梳刷，像侍候拳師一樣，一共表演兩場，兩隻公雞劇烈搏鬥一番，結果未分勝負。



第七場是竹舞，有平衡雙竹和十字竹，四人打竹，八人跳舞，五男五女穿着彩衣，後面還有十五人合唱配合竹舞。

艾雲拍了不少照片。

第八項是表演泰國古代武士，如何爲保衛國家而作戰。

第九項是短劍搏鬥，兩個泰國青年打得很狠，而且劍又鋒利，珊瑚嚇得躲進艾雲懷裏，艾雲擁住她的腰，輕聲說：「別怕，祇不過是表演。」

第十項是長短竹打鬥，雖然緊張，但其中一個演員是小丑，所以十分惹笑。

第十一項是雙劍鬥。

一輪緊張刺激表演之後，是第十二項的壓軸好戲，表演泰人結婚的禮節，由於場面熱鬧，服飾華美，艾雲又拍了不少相片。

第十三項是大謝幕，所有曾經表演的人員全部出場，那些泰族少女還走下台邀請觀眾上台跳舞，第一個被請的是艾雲，艾雲連忙堆了亞農出去。

由表演場出來，因爲已是下午，太陽很猛烈，艾雲馬上買了一頂很漂亮的太陽帽給珊瑚，珊瑚又買了兩隻不用綫的泰國風箏，艾雲問珊瑚渴不渴，珊瑚搖頭：「不要，剛才的汽水怪怪的！」

「那是泰國汽水，妳喝不慣，這兒也有可樂？」天氣太熱，不斷流汗，所以祇有不停喝汽水。

「艾雲，我們騎象。」

「想騎象，一定要去鱷魚潭，我們乘坐馬車如何？」

走出玫瑰園，對面有一輛輛馬車，珊瑚選了一匹白馬，和艾雲一起坐上車廂，艾雲叫亞農替他們拍照，馬車經過之處，全是垂柳、小橋、流水……

水清而綠，景色如詩如畫，再加上白馬彩車，車上的俏男美女，連馬伕也樂意多走一圈，讓亞農多拍照。

亞農連水上的亭台樓閣，也攝入鏡頭，在這兒謀殺了不少菲林。

坐過馬車，艾雲和珊瑚、亞農又喝了椰青，吃了雪糕，又在小攤子買了一些葡萄，粉紅色的。

晚飯後，艾雲和珊瑚一面吃木瓜一面看電視：「這兒的電視不好看，沒有好節目。」珊瑚抱怨。

「妳知道嗎？彩色電視機，在泰國是奢侈品，不是每一個市民都買得起。」

「我們早上去水上市場，經過湄南河，那兒的人家也有彩色電視機。」

「住在那兒的人其實並不窮，妳有沒有看見一些房子，建築都很新式。」

「有錢何必住在又髒又臭的水上。」

「這就是泰國風俗。」

「我不想看電視，我們出去走走！」

「好吧！」艾雲拖起珊瑚，他們又在芭堤雅海灘漫步。

「這海灘真美，廣闊，長長的，富熱帶風情，月色下，如詩如畫，幽雅怡人，像，像……」



「東方夏威夷！」

「對！像夏威夷！」珊瑚雙手圍住艾雲的腰，緊貼着他：「我的心境好平靜，好滿足！」艾雲輕輕撫揉她的臉：「妳雖然不會寫中文，但講得很好。」

「在瑞士，媽咪跟我講廣東話。」

「你去過夏威夷？」艾雲吻着她那漆黑的長髮。

「除了東南亞，那兒都去過。」

「最喜歡甚麼地方？」

「泰國！」珊瑚溫柔的說：「因為有你在身邊。」

「珊瑚！」艾雲情不自禁的吻她，現在，珊瑚在他的眼中，已不再是刁蠻任性，而是漂亮可愛，活潑迷人：「愛我嗎？」他輕輕燙着她的臉，珊瑚在他懷中，他感到充實了。

「你感覺得到的，是不是？」珊瑚雙手繞過艾雲身後，摀住他的肩膀。

「我好像已擁有一點東西，我好像不再孤立。」艾雲陶醉地閉上眼睛：「以前，我一直覺得生命是無意義的；現在我開始對人生有所留戀。」

珊瑚吻一下他的脖子：「我不喜歡你這樣悲觀，你除了我，還有舅舅、舅媽，她們非常疼愛你，你也有幸福的家庭。」

「不，我一無所有，他們不是屬於我的。」艾雲推開她一點，望住她：「如果妳肯要我，妳是唯

「屬於我的！」

艾雲一向是個說話少，表情少，很含蓄的人，今天這樣大胆的表白，令珊瑚既詫異，又感動。

艾雲突然頹喪地垂下雙手：「妳是屬於大哥的，我知道。」

珊瑚輕輕地打了他一個巴掌：「你犯規，一天內兩次，該罰。」

艾雲捉住她的手，吻了一下：「對不起，我是個把快樂趕出門的傻子。」

「祇要我現在在你身邊就夠了，將來的事，將來再想。」

艾雲不是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他多憂多慮，他不能抗拒珊瑚，但是又怕把感情放出去，不能收回來，坦白說，他不願意祇做珊瑚的泰國情人。

可能由於艾雲一直認為自己一無所有，因此，能被他佔住的，他就想佔住，他也不貪婪，祇要珊瑚屬於他就夠。

他不敢問珊瑚，他和雷文兩者之間，她愛誰多些，愛誰少些，因為他要遵守諾言，此刻，在他們心中沒有雷文。

天天和珊瑚一起玩，表面上，他是絕對快樂的。

沒有人知道他的隱憂。

艾雲帶珊瑚參觀九年前由英國女皇伊麗莎白主持開啓的古城縮影。

到睡佛寺餵飼白鴿，那兒的白鴿真多，又肥又大，毛色華美，綠色的身體，金紫的脖子，不知道



誰驚駭了白鴿，白鴿羣湧而飛，非常壯觀，滿天的鴿子，艾雲掌握了這一剎，馬上替珊瑚拍照，穿着白裙子的珊瑚，鴿子在她四週飛舞，那場面壯麗極了。

他們到玉佛寺摸財象，亞農說摸過財象的頭會發財，艾雲和珊瑚是學生，不奢望不勞而獲，但財象的頭被人摸得光亮，珊瑚貪好玩，摸了又摸。

他們又去鄭皇廟，裏面有許多許多白色的佛塔，佛塔建築得精巧宏偉，艾雲在那兒爲珊瑚拍了許多相片。

在泰國，進廟參觀或參神，一到內殿一定要脫鞋，最初每到一處，老要亞農提。後來，艾雲和珊瑚也會自動自覺，入鄉隨俗嘛。

這天，艾雲和珊瑚吃飯，雷文的長途電話就來了，雷文要珊瑚回香港，珊瑚不肯，兩人發生了爭執，珊瑚摔了電話。

「吃飯吧，菜都冷了！」艾雲看了看她的臉，她悻悻然的。

「我不想吃，陪我到外面走走好嗎？」珊瑚輕呼了一口氣。

艾雲放下刀叉，站起來，攬着珊瑚的肩膀：「走吧！」

艾雲沒有帶珊瑚到沙灘，向下走，經過一間酒店，有守衛守住門口。

「這是皇家大酒店。」

「能進去嗎？」

「酒店的餐廳是公開營業的，白天還可以進去購物，但八點前就停止營業。」艾雲和珊瑚進去。  
「噢！那噴泉很美，」珊瑚叫着，奔前兩步：「噴泉種滿花草，中間還有個吹笛的女神。艾雲，白天帶我來這兒拍照，好嗎？」

「明天就來，嗯！」艾雲指住兩旁的購物廊：「這兒有間麵包店，做出各款很特別的麵包，明天妳見了會喜歡！」

進酒店，經過休息室，到大堂，由大堂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見花園外面的一切。

花園很大，裏面有兩個泳池，一個噴射式圓形泳池，一個多角形不規則泳池。這時候，花園內處處燈火，裏面有不少人：「我聽見音樂！」

「妳看見那邊台上有一隊樂隊嗎？這花園幾乎每晚都有餐舞會，由外國人包起。妳看圍繞花園桌子的食物，還有那彩色的天鵝冰雕。」

「好漂亮啊！音樂又迷人，我們可以進去參觀嗎？」

「不可以的，那是私人性質的舞會。妳看每個入口處都守着人，那些侍者虎視眈眈，混進去也被請出來。到餐廳，餐廳可以看見花園，又可以聽到音樂，何況妳還沒有吃晚餐。」

「好啊！我們快去。」珊瑚笑着拉艾雲。

「胃口開了嗎？」艾雲的眼神是包括着捉弄的。

「唔！你好壞。」珊瑚輕輕搥他。艾雲握着她的手，和她走進餐廳。



## 六

艾雲由樓上下來，看見珊瑚一面看信一面笑。

「誰的信？那麼開心。」艾雲坐在珊瑚的身邊，一個僕人馬上送了個椰青過來。艾雲每天都喝四五個。

「舅媽把媽咪的信轉過來。」珊瑚穿着泰國出產的布裙子：「媽咪的信祇有兩句話：妳在泰國玩瘋了，我和妳爹地想得妳發瘋。你自己看吧！」

「我早就叫妳寫封信，起碼也寄張明信片給姑母，妳就是懶，一天推一天。」

「我們每天都有節目，每天回家已經倦死了，那有精神寫信。」

「好！」艾雲雙手交抱胸前：「明天那兒都不去，妳乖乖的留在家裏寫信。」

「不！」珊瑚搖着艾雲的手臂：「你答應明天帶我遊鱷魚潭，吃正宗泰國餐，我連大象都沒有坐過呢！」

「玩那麼一天，妳就更沒有精神寫信，姑母會怪我把妳帶壞。」艾雲不爲所動，硬是不理。

「大不了我今晚吃過飯，把自己關在房間裏，寫信給媽咪爹地，舅舅舅媽、舅舅的兒子，連錦姨也寫一封。」

「妳舅舅的兒子在這。」艾雲用手指一下胸口：「不必寫了！」

「我不是說你，我是說大……」

「說下去呀！怎麼停了？」

珊瑚那雙好大好黑的眼珠子溜了溜，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艾雲呀！你的哥哥叫甚麼名字？」

艾雲張開嘴，一愕，馬上反問：「妳說呢！」

「唔！」珊瑚打了他一下背轉身：「你想騙我把名字說出來，打我嘴巴！」

「我董艾雲從來不打女孩子！」

「不打？」珊瑚瞪着他：「那晚你扯着我的頭髮把我由房間扯出去，差點把我的頭髮扯光，做尼姑不用削髮。」

艾雲馬上鳴鼓收兵：「不要在這時候翻舊賬好不好？我們在渡假呀！」

「不睬你！」珊瑚又用背背着他。

「別生氣！」艾雲從後面一把將她抱住：「妳生氣樣子好醜！」

「你才醜呢！天天晒太陽，還是白皮豬。」珊瑚點着他的鼻尖。

艾雲捉住她的手指，珊瑚要搔他，剛巧一個傭人送水果出來，艾雲連忙坐開一點：「她們雖然聽不懂，但是看得見！」

「這兒的傭人大部份像啞巴！跟他們說話，就是笑，莫名其妙。」



艾雲又了一塊菠蘿給珊瑚：「這兒一個管家會說英語，一個會聽粵語，傭人呢！祇有亞美、亞張會說粵語。其他全部祇會聽泰語，別的一概不懂。」

「你會不會說泰語？」

「學過幾句，都忘了，比如廁所叫向南，飯叫灌水，熱叫南來，泰國語說貴，就是平的意思，平呢就是貴。」

「真有趣。艾雲，你有沒有這個感覺，泰國飯比香港的好吃！」

「曼谷是世界三大米市之一，怪不得妳每次吃飯總吃兩碗。」

飯後珊瑚果然乖乖的回到房間寫信。艾雲也回到自己的房間，把一月來所拍的相片拿出來，逐一欣賞。

艾雲對攝影很有天份，雷文常常說他的相片可以參加沙龍。

相片中的珊瑚美麗，活潑又可愛，加上景色如畫如詩，金碧輝煌，更烘托得珊瑚可人。

艾雲拿起珊瑚一張相片，情難自禁，深深吻了一下。

後來，他把他和珊瑚合拍的相片，全部拿起來，這些相片，是不能讓家人看到的，他收藏起來，留個美麗甜蜜的回憶。

相片撒滿一床，有人敲門。

「進來！」

門被推開，珊瑚穿了件粉紅色長睡袍，胸前有隻頑皮狗，栩栩如生，她望住房裏厚厚的白地毯，終於脫掉睡鞋，赤足而進。

「信都寫好了？」

「寫好了！」珊瑚到處張望：「嘩！你的大套房果然比我們的房間漂亮許多，還有私人彩色電視機、收音、錄音、唱機全套，還有自己的冰箱。」

「妳沒有來過我的房間？」

「自從你大哥走了之後，我們每天不是在外面玩到筋疲力盡，回家洗澡上床睡覺，就是在家裏吃過晚飯到沙灘散步，今天那兒都不去留在這裏，還是第一次。」珊瑚在床上跳彈跳彈：「連床也比我們的舒服，一定是北歐名牌。」

「我跟妳調換房間。」

「我霸佔你的房間，不被金伯伯的傭人噎死才怪。我發覺他們都很忠心，很護主，他們個個把你當主人。」珊瑚看見相片，伏在床上看：「怎麼全是我一個人的，我和你合拍了許多相片啊。」

「我已經收起來，那些相片，誰看了都沒有好處，尤其是……妳應該明白。」

「起碼你應該分幾張給我。」

「放在我那兒不是一樣，萬一妳不小心讓他看到，事情可鬧大了。」

「我才不相信和你拍張相片會有那麼嚴重，是又怎樣？」珊瑚把他拉下來：「快把相片給我！」



「妳的相片滿床都是，還不夠。」艾雲站起來：「我拿啫喱給妳吃！」

「你不要逃！」珊瑚用力地把他拉倒在床上，按住他：「快把相片交出來，不然的話，我要你叫救命！」

「我收藏得好好的，翻不出來。」

「死硬派！我呷你怕了我。」珊瑚開始用手搔艾雲。他的耳根、他的脖子、腋下、腰部……艾雲翻來覆去，笑得幾乎氣絕身亡：「珊瑚，不要，我受不了……不要嘛！」

「相片交來！」

「交，交！」艾雲軟軟的躺在床上不斷喘氣。

「怕老婆！」雖然房間冷氣充足，珊瑚還是滲汗，剛才玩得太激烈。

「我不會怕老婆的。」

「你還敢口硬？」珊瑚再搔他。

「我不是這意思，投降啦！」艾雲兩手護着身體，我是說，我不會娶老婆，既然沒有老婆，當然不用怕。」

珊瑚躺在他身邊：「爲甚麼不娶老婆？你又不是唸神學院，神父也一樣可以結婚生子。」

「喜歡我的我不要，我喜歡的又不屬於我！」

「你喜歡不喜歡我？」

「當然喜歡。」

「那就容易辦了，我嫁給你，做你的老婆。」珊瑚樣子挺神氣的：「不過，你一定要怕我啊！」

「我不會娶妳的，我們祇是泰國情人，回香港就散了！」

珊瑚翻身下床，眼睛都濕了。

「珊瑚！」艾雲跳過去，兩手抱住她，不讓她動一下。

「放開我，我以爲你對我好，原來一切都是甜言蜜語，我知道，大學很多女生在追求你，你當然不在乎我。」

艾雲不知道應該怎樣說，他習慣沉默，習慣了不爲自己申辯，那怕是真的冤枉，他也不習慣用言語去表達自己的感情，但珊瑚氣在頭上，艾雲不可以扮啞巴：「剛才我祇不過跟妳開玩笑，妳生氣，證明我演技很好。」

「啊！還對我演戲！」珊瑚回轉身，一把將艾雲推回床上，本來艾雲抱住她，於是也把她拖了下去。珊瑚伏在他的身上，戳了戳他的鼻子：「講真話，將來娶不娶我？」

「如果我結婚，我一定要娶妳！」

「那還差不多！」珊瑚伏在他的胸膛上：「以前我們爲甚麼要鬥氣，如果我由瑞士到香港我們馬上在一起，就不會有麻煩。」

「連妳自己也不能肯定，妳愛我，還是愛大哥！」



「不！我清楚自己，祇不過，大表哥太愛我。我不否認，我和你鬥氣的時候，曾經想過要嫁給雷文，我和他可以說：的確有一段情。」

艾雲捧起她的臉，感觸萬千，但是，他並沒有表露出來，祇是心裏隱隱作痛：「妳說了多少次雷文，該不該掌咀？」

「我？」珊瑚黑漆漆的眼珠一轉：「你呢！你沒有說？好呀！你打我，我打你，床上大戰。」

「我不打妳，我親妳！」艾雲一把將她抱緊，珊瑚被壓在下面，艾雲溫柔又熱情的吻着她。

實習了好多次，兩個毛丫頭，毛小子，對親吻已不再手忙腳亂，已懂得通過接吻傳送深情。艾雲的吻越來越熾熱，一個外表冷酷的人，內心往往熱得可以灼傷自己。當珊瑚在他懷中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擁有整個世界。珊瑚不是個多思多慮的人，但是，她接受和享受艾雲給予她的一切。

何況，活了快十九年，艾雲是第一個吻她，和她如此親近的人。

艾雲忘了明天，現在祇有他和珊瑚兩個，就算僅是泰國情人，他也要珍惜和享受每一分鐘。

誰又能知道明天？

×

×

×

鱷魚潭，真的有許多許多鱷魚。

每個塘，每個潭，都有大大小小數不清的鱷魚，那些鱷魚張着又大又長又尖的咀巴，珊瑚嚇得一直擠在艾雲的身後。

艾雲不用拍照的時候總拖着她的手，今天他們配合得很好看。珊瑚穿一襲桃紅色的露肩裙子，艾雲一件水綠的反領T恤配一條雪白長褲和白皮鞋。

「你抱住鱷魚的頭拍一張照！」艾雲提議。

「你想謀殺我去追大學的女生，抱住鱷魚的頭，不給牠一口吞下去才怪。」珊瑚嘟起了咀。

「小姐，就算妳主動提意，我也不批准，來。」艾雲把她牽過去：「這兒有一隻鱷魚標本，又大又神氣，妳抱着牠拍一幅，人家以為是真的，一定覺得妳很夠威勢。」

「是啊！好威猛，遠看還以為是活生生的鱷魚！」珊瑚拍了拍標本：「艾雲，替我拍幾張，我寄去瑞士，唬嚇媽咪，嘻嘻！不嚇暈她才怪！」

「不怕牠把妳吞進肚裏？」

「不會啦！剛才我跟牠協議，我們是好朋友，親親熱熱拍一幅，紀念嘛！」

艾雲被她逗得發笑，替珊瑚拍了幾張，珊瑚又替他拍了兩張。

「亞農一起來就好，他可以為我們合拍。」他們到處參觀，地方倒不少。

「亞農替乾爹辦事，吃晚餐時他才和我們在一起。」

「艾雲，你看，這條鱷魚全白的，多特別，多有趣。」

「那猴子才佻皮呢，跳來跳去，一刻也不停，拋幾隻香蕉進去。」

「看！這人猿又肥又大，牠老瞪着我呢，怎麼辦？」



「還是香蕉攻勢！珊瑚，我和老虎拍照，妳來不來？」

「又是標本！」

「不，是真的，大塊大塊肉的吃！」

「不，我不去，也不准你去，老虎沒有人性，」珊瑚變了面色：「太危險！」

「那隻老虎不單祇不吃人，還很友善呢，有專人看管，牠是專供遊客和牠合拍相片的，妳來替我拍，多拍兩張，我帶回香港唬瑪姬！」

艾雲走進老虎籠，付了錢給一個泰國人，那泰國人連忙走開，老虎本來懶懶的躺着，看見有人跟牠拍照，馬上擺起『甫士』，把身體貼住艾雲，把頭伸過去，讓艾雲按住牠作老友狀，珊瑚最初有點慌，越看越好笑，便一連拍了幾張，讓老虎擺盡姿勢。

艾雲由鐵籠走出來，珊瑚把相機給回他：「牠應該去拍戲！」

「大概拍過了，妳要不要也拍幾張，牠友善得很。」

珊瑚一面揮手一面問：「你剛才說的瑪姬是誰？」

「她？啊……我同學的妹妹，年紀很小，很好玩的。表演開始，我們去看表演……」艾雲連忙把珊瑚拉走，他既不能告訴珊瑚奶媽的不幸，當然也不能讓珊瑚知道他爲了幾百塊錢去替別人補習，那女孩子才祇不過比珊瑚小一歲。

表演的茅棚有兩層高，跑上幾級木梯，艾雲剛巧插上一個空位，可以清楚看到表演池，身一側，

馬上又把位置讓給珊瑚，遊客多，這兒及樓上已擠滿了人，大家攀着圍欄，人多天氣熱，珊瑚穿衣少仍然滿汗：「表演爲甚麼還沒有開始？」

「快了！」艾雲在人隙中拍着照。

不久，有聲音傳來介紹表演者和節目，一個赤裸上身，一條短褲，胸前掛着佛像和神符的老人向觀眾合掌膜拜後，便去捉鱷魚，他在水池拿了根竹枝，戳了戳鱷魚，如果那條鱷魚反應兇猛，他又再找別的，反正鱷魚多的是。

她用兩手去拉鱷魚尾，誰知魚尾一擺，把那老人彈了開去，不成功啦！

珊瑚嚇得驚叫：「牙齒沒脫掉的，牠們會吃了那老伯！」

艾雲輕拍珊瑚的背，又在拍照，因爲老人已把一條鱷魚拉上表演台，可是，祇一會鱷魚又溜回池中，觀眾不禁爲老人擔心起來。

在表演台下有一條鱷魚在睡覺，這條鱷魚又大又肥，幾個人也拉不動牠。

老人辛辛苦苦拉了三條鱷魚上表演台，他走到那條最大鱷魚的身邊說了一些話，那條鱷魚竟然乖的自己爬上表演台，珊瑚看得直拍手掌。

介紹節目的人說，如果有人扔錢給老人和鱷魚，鱷魚還會答謝。

於是，銀幣、鈔票紛紛向下拋，珊瑚和艾雲也熱烈地把錢拋過去，奇怪，那四條鱷魚竟然張開嘴巴，一張張鈔票貼滿牠們的咀巴。老人向各方觀眾敬禮致謝，鱷魚也跟着點頭，想不到鱷魚那麼兇惡



竟然也通人性，大家不由得鼓起掌來，對表演感到十分滿意。

「那老伯好棒！」珊瑚開心地挽住艾雲：「他會法術嗎？」

「傻瓜！」艾雲揉揉她的頭髮：「妳不是想坐大象？」

「這兒有嗎？」

「在這兒坐大象，路程長些，景物好些，玩得滿意。」艾雲指了指：「就在那邊，可惜沒有人跟我們拍照！妳一個人玩，我替妳拍照，好嗎？」

「不！我要和你一起玩，不拍照算了！」珊瑚拉緊艾雲。

「不用怕的，妳上了梯，在平台等着，象來了，妳爬上那木兜，雙手緊握扶手，那騎象的人，會帶妳走一圈。」

「我不是怕，是不喜歡一個人玩。」

「好吧！我陪妳！」

坐上兜椅上，艾雲問：「害怕嗎？」

「高高的，盪盪的，新奇，刺激也有點怯。」珊瑚挽緊艾雲：「可是，有你，我甚麼都不怕。」繞了一個圈，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完啦？那麼快，我還要再玩！」

「好！先下來，我買幾張票，可以一連玩幾次。」

玩完坐大象，珊瑚買了一個鱷魚皮包，一條鱷魚皮帶送給艾雲，另買兩個鱷魚皮包送給董宇凌和

董雷文，珊瑚自己帶了不少錢來泰國。

除了金伯伯留給艾雲大量零用錢，董宇凌在香港就知道艾雲要在芭堤雅渡假，所以他也給了艾雲足夠的錢傍身。

艾雲也買了兩個皮包。

在鱷魚潭玩夠了，他們到第一酒店吃午餐。吃過午餐便逛街，曼谷市的百貨公司、珠寶店、唐人街的金舖，她們都逛遍了。泰國的紅寶石很著名，艾雲送了一條白金吊着一個紅寶石鍊墜的項鍊給珊瑚，珊瑚買了一個別針給江玉霞，又偷偷買了樣東西。那時候，艾雲剛在選一個紅寶石別針給父親。六點半亞農趕到陪艾雲去昭栢耶泰式夜總會吃正宗泰國餐。進那兒吃餐要脫鞋子，而且是坐在地上的，泰國餐是四菜一湯沒有甚麼特別，還有蚊子咬大腿呢？艾雲讓她把腿擱在他的墊子上。

節目表演就精彩了。第一場是說五名泰國武士出征打仗，勝利回來受到歡迎。內容由一個說泰語一個說英語的小姐由幕後介紹，第二場是個童話，說一個美麗的公主愛上一個王子，出場的泰國少女貌美者不少，而且頭飾和泰服十分名貴華美，閃閃生光。

艾雲的坐位接近舞台，拍照容易，閃光燈閃了又閃，這批美女和玫瑰花園的比較實在是有雲泥之別！看完第二場，因為蚊子太多，轉往開幕不久的嘉樂斯夜總會看表演。

那兒可熱鬧，有台灣歌星表演唱歌，有雜技，還有法國艷舞團，由於他們坐在二樓（比低座高數級），艾雲拍照不易，看過表演，艾雲和珊瑚玩了一天，也疲倦了，於是乘車回家。



「芭堤雅的人妖表演很著名。」

「別嚇壞我表哥，他挺害羞的。」

「我知道少爺是正人君子。」亞農笑了笑：「否則我剛才已經提意看脫衣舞，年青人都喜歡上的士高，這兒的的士高也辦得不錯。」

「你們少爺也不喜歡跳的士高。」

「像少爺這樣的年青人實在難得。」

「模範青年啲！」珊瑚碰了碰他。

「我現在祇想要一張床！」

「到了，到了，晚上路通，一下子就回家了。」亞農開門下車。

艾雲先送珊瑚回房：「晚安！」他替她開了房門。

珊瑚捧着他的臉，吻了一下。

艾雲笑一笑，人似乎已睡了一半，他繞着珊瑚的腰，吻她的鼻子，吻她的咀唇：「明天見！」

珊瑚一直望着他上樓梯。

曼谷市他們差不多遊過了，以後他們出海的日子比較多。

在艾雲悉心教導下，珊瑚已能在深水游泳，還會自己開水上電單車。

珊瑚和艾雲游完水，手拖着手回來。

大家換好衣服，珊瑚到艾雲的房間聊天：「亞農告訴我，清邁的天氣比芭堤雅還要清涼，那兒盛產絲和柚木，泰絲就在那兒出產，清邁還盛產美女。」

「美女？妳又不是男孩子。」傭人把椰青、西瓜、荔枝、芒果、木瓜送進來。

「誰不喜歡看漂亮的東西！」珊瑚一面吃荔枝一面說：「看美女又不是你們男孩的專利？我要去清邁玩。」

「我並不反對，但清邁並不在這兒附近，我們到別處地方去，先要徵求爸爸和乾爹的同意。」艾雲又在喝椰青。

「馬上打長途電話問舅舅。」

「他和乾爹去了日本，過幾天就回來。我們反正還有假期，別心急！」艾雲拍了拍珊瑚的臉，去拿木瓜：「今晚我們去參觀大排檔，通宵營業的。」

「主意不錯，那晚餐不要吃太飽。」

「荔枝吃多了會長青春痘，」艾雲按住她的手：「吃西瓜吧！」

「我長了青春痘，不好看了，你就不要我，是不是？」珊瑚已推開荔枝。

「祇要是妳，變了醜八怪我也要。」艾雲攬着她的肩膀：「妳知道嗎？人的內心比外表重要。」

「說得好！」珊瑚拍了拍手。

「有甚麼賞賜？」艾雲看着她那圓圓的，紅潤的咀唇。



「你先閉上眼睛！」

艾雲很聽話的把眼睛閉上。珊瑚用咀唇在艾雲的唇上燙了燙，就在艾雲如痴如醉的一剎，珊瑚把一個剝了壳的荔枝，放進艾雲的咀裏。

「你，你好佻皮。」艾雲捉住她，把她壓在地氈上。

珊瑚笑得花枝亂顫，那張嬌嗔純真，潔淨無暇的萍果臉，艾雲恨不得把她吞進肚子裏，他緩緩的低下頭，珊瑚的笑聲停止了，她疑視他那深情的眼睛，咀唇兒也隨着迎上去。

兩個人躺在地氈上，珊瑚的頭枕在他的胳膊間，她迷糊的：「艾雲，將來我一定要嫁給你，你答應娶我啊！」

「除了妳，我誰也不要！嗯！」艾雲翻轉身，撥開她的長髮，撫着她的臉。

「咯！咯！」

艾雲跳起來，過去開門，他的臉粉紅粉紅，他用手掠着額前的頭髮。

管家說：「少爺，香港來了電話！」

「找我？」艾雲回頭對坐着扮鬼臉的珊瑚說：「一定是爸爸打來！」

他穿了鞋子跑到樓下聽電話。

「我是董艾雲！」

「我們的二少爺，久候了，你和珊瑚在玩甚麼遊戲？」

「媽！」艾雲心一冷，一沉。

「可千萬別玩成人遊戲。」江玉霞一陣笑：「媽是跟你鬧着玩。我打電話來，是要你和珊瑚儘快回家。」

「媽，我們想在這兒多耽一會，反正下個月才開課！」艾雲說甚麼也不願意馬上回去。

「艾雲，你是舊生，開課那天才回來也無所謂，大學也沒有人不認識我們董艾雲。可是，珊瑚是新生，她應該回來準備一切，總不能等註冊那天才匆匆趕回？」

「媽，我們下個月一號回來！」

「不行，珊瑚學業要緊，你們三天之內不回來，我通知你爸爸，我們倆老親自來泰國接你們。」

「媽，媽，好吧！我們買到飛機票馬上回來……」

X

X

X

珊瑚見艾雲無精打彩，一進房間就躺在床上，她連忙走過去，坐在床邊：「誰來的電話？」

「媽媽。」

「她不答應我們去清邁？」珊瑚握着他的手安慰他：「不去算了，反正我們在這兒也很開心！」

「她要我們馬上回香港！」

「甚麼？」珊瑚真是嚇了一下：「差不多還有二十天才上學。」

「媽說，妳是新生，要早點回去準備。」艾雲心情很複雜，他不是不知道雷文向母親施壓力，他



和珊瑚兩個人在外地，又單獨相處，雷文當然不放心。明白又怎樣？艾雲不會違抗父母的旨意。

「準備，準備甚麼？買個新書包，買雙新皮鞋，縫幾套新校服，嘿！我是中學生？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我已經叫亞農去訂飛機票！」

「你爲甚麼讓人擺佈，你爲甚麼這樣沒主見，我不要回去，你——是懦夫。」珊瑚嘩的一聲哭起來，站起來就走，艾雲一手把她抱回。他把臉貼在她的背上，珊瑚哭，他也想哭，他原來想把快樂拉長一點，但是母親的無情刀……

「珊瑚，別這樣，就算回到香港，我們一同住一間屋裏，在同一間大學上課，而且董家人多，熱鬧些。」

「啊！艾雲。」珊瑚回轉身伏在艾雲的懷裏，抽抽咽咽：「我喜歡這兒，這兒是我們兩個的。」

「你喜歡，明年暑假我們再來，明年我們去清邁！」

「真的呀？」

「我甚麼時候騙過妳！」艾雲把下巴貼在她的髮頂上，一臉的惘然。

艾雲把一切交代好，金伯伯交給他的支票和用剩三份二的現鈔交回給亞農，兩位管家和傭人的賞錢，司機亞張的鱷魚皮包。亞農鱷魚皮包內的鈔票，亞農眼睛紅紅的送走了艾雲，還呆在開口。

飛機上，艾雲一直緊握着珊瑚的手，眼睛一刻不停的看着她的臉，彷彿現在不看就永遠沒有機會

看，昨晚珊瑚哭了一夜，現在倦極靠着艾雲睡過去了。

空中小姐和空中少爺殷勤地送來飲品，艾雲喝不下，吃晚餐時，艾雲和珊瑚都祇吃了兩口。

珊瑚望着黑漆的窗外：「到香港，快十點了！」

「是將近十一點，別忘了泰國鐘比香港鐘慢一小時。」

「那就好，太晚了，希望他們不會來接機，我們可以多聚一會！」

艾雲知道雷文一定會來接機，那怕是半夜三時，但是艾雲沒有說話。

千言萬語也沒有用，就把握着眼前的歡樂，明天，不知道又是甚麼光景。

×

×

×

艾雲和珊瑚互握雙手，另一隻手推着盛着皮箱的行李輪車，一出去，艾雲已看見雷文，還有江玉霞。艾雲連忙把手放開，自己趕快把輪車推過去，珊瑚追前去，雷文迎上來，他摟住珊瑚的腰，在她的臉上輕吻一下：「寶貝，妳快要把我瘋了。爸爸和金伯伯一直在外，我想請假去看妳都不行。」行李交由司機，江玉霞挽住艾雲的手臂：「你真是媽的乖孩子，你回來了，我就高興，家裏少了你，暮氣沉沉。」

大家上了車，珊瑚和艾雲之間隔着江玉霞和雷文。雷文一直情話綿綿。艾雲閉上眼睛，心靈從未這樣疲乏過。

「坐飛機很容易疲倦！」江太太拍拍兒子的手：「幸而才兩個多鐘頭。」



江太太也真關心兒子，親自送艾雲回房，母子倆還聊了一會。

兩天後董宇凌和金伯伯回來了，雷文馬上請假說明要陪珊瑚，董宇凌毫不攷慮，立刻答應。

於是，雷文和珊瑚一天到晚在一起，幾次珊瑚想跟艾雲說話艾雲都藉故避開了，令珊瑚很難過。艾雲似乎越來越孤僻，經常躲在房間，或者索性外出不回來。

他探望奶媽，到銀行，看東尼和瑪姬，他給她們都帶了泰國禮物。

有一天董宇凌把兒子叫到書房。

「你和珊瑚在泰國差不多兩個月，你們之間的情形如何？」

「很好，爸爸，起碼我們已懂得相讓，已經沒有爭吵！」

「祇是沒有爭吵？」董宇凌皺起了眉：「我和你乾爹，一心一意以爲你們兩個單獨在泰國，會培養出感情！」

「停止戰爭，成績已經不錯。」

「難道沒有日久生情這回事嗎？」

「在我之前，珊瑚和大哥感情已經很好，現在他們不是天天在一起？」

「你這孩子真窩囊，挺沒用。」董宇凌嘆氣：「令我好失望！」

「爸爸不是常說，讀書第一！」

「我知道你讀書好，了得！如果你連這個好處都沒有，我……我一口就把你吞掉，當叉燒也好，

雞蛋也好，唉！我是希望你大學畢業馬上結婚，你還有兩年就畢業，你到現在連個女朋友也沒有！」

「大哥畢業後你並沒有叫他結婚。」

「你怎能跟他比？」董宇凌粗聲叫，顯然很激動，頓了頓，他又說：「你大哥向來不用我粗心，雖然他唸書比不上你，但是，他畢業、做事、交女朋友，自己安排得好好的。那像你，我以為你由泰國回來會改變一下，看起來，你脾氣更怪，不是躲在房裏，便往外跑，一家幾口聚着吃飯，你像啞巴似的，有甚麼家庭式娛樂，你也例不參加。」

艾雲垂下頭，不想再辯解。

「你說說話呀！父子倆沒句真話說，我又不是你肚裏的蛔虫，我怎知道你想甚麼？需要甚麼？我就怕你這樣子，啞巴一樣，我看了心煩，出去，出去。」董宇凌揮着手，艾雲正要開門，他又把艾雲叫回來：「這是學費、什費、書簿費、零用錢，不夠用馬上開口，我希望你今年能找個女朋友！」

「謝謝爸爸，晚安！」

艾雲回到房間，正想開燈，突然有人撲進他懷裏，他正想說話，嘴巴也給堵住了，發不出聲來。那嘴唇，那身體都是他熟識的，朝思暮想的，他緊擁她狂吻。

床頭的電子鐘滴嗒滴嗒，它大概在計算時間，一秒、一分……

艾雲靠在門上喘息，珊瑚把頭按在艾雲胸前：「艾雲……」

「噓！不要說話！」



珊瑚靜靜的在聽他的心跳聲。

突然，艾雲按着她的肩膀，推開她一點：「大哥呢？」

「我們剛回來，他大概在洗澡。」

「妳快回房間，他洗完澡會找妳的，他知道妳在我這兒，恐怕會引起他的疑心。」艾雲說着就要去拉開門。

「不要，讓我留下來。」珊瑚握着他的手：「我們很久沒有在一起了，艾雲，我好想你，我有很多話要告訴你。」

「改天，明天我要回校註冊，交學費，我想早點睡！」艾雲直把珊瑚拉出去，馬上關上門。

「艾雲，艾雲……」珊瑚在門外輕聲敲門，低聲叫。

艾雲壓着門，珊瑚的叫聲令他心痛，他緊咬嘴唇。眼淚差點流了下來。

一會，腳步聲遠去，艾雲撲倒在床上，用枕頭蓋住頭……

## 七

艾雲穿着一條白長褲，一件黃T恤，跑進小餐廳，喝口牛奶，拿了塊三文治，一邊吃，一邊跑出花園。

「艾雲！」珊瑚已站在台階等候，一件紅襯衣配條白色牛仔褲。

「我趕時間，我要去搭巴士。」

「你不是有輛跑車？我還打算坐你的汽車回學校！」

「大學沒有車位分配給學生，我以前泊的車位，是麥卡連教授的，他開車衝紅燈被罰停牌半年。所以他把空下來的車位暫借給我用半個學期。現在車位已交回教授，以後我每天都要擠巴士。」艾雲見錦姨由裏面走出來，馬上加快脚步走。

艾雲在巴士站吃完了三文治，看看錶，巴士還沒有來，雖然尚有時間，但是不知道還要等多久？艾雲正在焦急，突然一輛平治房車，停在巴士站的前面。他認得出那是母親的專用汽車。

「艾雲，快上車。」珊瑚開了車門。艾雲知道巴士站不准停車等候，馬上鑽進汽車：「謝謝！」

「艾雲，以後不用擠巴士，費時失時，我會叫爹哋買輛汽車，請個司機！」

艾雲看了看司機，苦澀的笑笑，靠在車座上裝作打瞌睡。



他先送珊瑚到文學院，安排她辦手續，然後自己再到工商管理系，由二年級開始，已經分系，他還碰見麥卡連教授：「艾雲，全年兩個學期你都可以用我的停車位！繼續，繼續！」

「爲甚麼？」

「前一個月我第一次開車，就給他們拍了照片，捉住了，這一次好冤枉，我祇不過比規定時速快了十咪，才四十咪哩！他們又要罰錢，還要停牌一年，上一次衝紅燈才祇不過停牌半年。」

「上一次是初犯，判輕些，留有案底，是重犯，會罰重些，要是再有第三次，恐怕要取消你的車牌。教授，你以後駕駛，要萬分小心。」

「我太太把我罵了一頓，以後又要她送我上課，接我下課，難怪她，好煩。艾雲，以後上課把車開回來，反正那個車位我已經申請被批准了。」

「麥卡連教授，很感謝你！」

「不要客氣！你是個好學生，我好喜歡你！」麥卡連教授拍了拍他的肩膀：「我還要參加教務會議，再見！」

「再見！」艾雲走出校門，珊瑚已在那兒等着：「給女同學拉住了脫身不得？」珊瑚打量着：「那叫莫荔兒的呢？」

「我不知妳說甚麼？」艾雲想避開，今天人出入，學生很多：「我不跟妳坐車回去，拜拜！」  
「我叫司機不用接我們，」珊瑚跑前兩步：「反正今天不用上課，我們去玩大半天，好不好？」

「今天不行，我有事。」

「有甚麼事？不可以帶我一起去。」

「我自己的事，我給妳叫輛車子。」

「艾雲，」珊瑚抱着他的臂，搖着，求着：「帶我一起去。」

「這是學校，放開妳的手。」

「你怕給你的追求者看見了會傷心，你不想我拉拉扯扯，除非帶我一起走。」

「好吧！」艾雲召了一輛計程車：「我們一起回去！」

「我們就這樣回家，起碼去看場電影，我們還沒有一起看過電影呢！」

「上車吧！」艾雲把珊瑚拉上車，報上家裏的地址：「妳天天和大哥看電影，還看不夠？快回家吧！大哥很快下班。」

「你是在吃醋？」珊瑚湊到他的面前問。

「沒有這回事，」到家，艾雲付了車錢馬上往車房跑，珊瑚追上去，艾雲已經把跑車開出來。

「艾雲！」珊瑚追過去：「你爲甚麼扔下我，喂！艾雲……」艾雲的汽車已經開走了。

「由泰國回來便換了一個人，他騙我的，他一直在騙我！」珊瑚嗚嗚咽咽。

「珊瑚！」錦姨出來了：「咦！我剛才聽見艾雲的跑車聲，他欺負妳？」

「沒有！」珊瑚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我打電話給大表哥。」



艾雲趕着由瑪姬處回來，是想找珊瑚談談。

他一面替瑪姬補習一面想心事，雖然，他心裏有很大的壓力，但是今天對珊瑚的態度，實在過份了些。有時候，他也痛責自己，是不是太懦弱，是不是太愚孝？子女孝順父母是應該的，但是，他和珊瑚……這樣犧牲珊瑚，放棄珊瑚，是不是對珊瑚和自己太殘忍了？

他趕着回來，是想向珊瑚說幾句好話，陪個不是。但是，珊瑚已經和雷文出去了。

晚餐，祇有江玉霞、錦姨和艾雲三個人，江玉霞看了看兒子，微笑說：「你大哥已經有了珊瑚。他們很相配，感情又好，看樣子，就算不會在近期結婚，訂婚是免不了的。媽的心願，已經完成了一半，艾雲呀！你最少，也最令媽粗心，你甚麼時候帶女朋友回家讓媽看看？」

「我根本沒有女朋友。」艾雲覺得飯呀！菜呀！全是酸的。

「大學二年級的漂亮男生沒有女朋友，誰信呢？存心騙媽！」

「我沒有女朋友！」

「是不是和珊瑚在泰國相處久了，日久生情？唉！」江玉霞放下碗筷：「若真是這樣，恐怕會有一場大風波，親兄弟爲了一個表妹骨肉相殘，你爸爸怎受得了？你爸爸怎受得了？」

「你放心，媽。我從來沒有忘記您的教訓，我知道應該怎樣做！」

「就算發生甚麼事，也不能怪你，我知道你一向是個孝順兒子，順媽心意，愛爸爸。要怪恐怕該

怪珊瑚，她和雷文已經好到分不開，是不是又三心兩意的挑逗你？這孩子甚麼都好，就是野性。」

「沒有這回事，媽！珊瑚不是水性楊花，我和她，祇是沒有興趣吵架。」

「別跟她吵架，好男不跟女鬥，她沒家教，你別跟她計較。」

「媽、錦姨，慢用。」

「艾雲！」錦姨奇怪的問他：「你一碗飯還吃不到兩口，餸菜不合口味？」

「慢用！」艾雲站起來，走出去。

「艾雲！」江玉霞叫住他。

艾雲站在門口：「甚麼事，媽？」

「你在泰國之時，有人找了你幾次，都是同一個女孩子，叫趙瑪姬，她是不是你的女朋友？」

「不，大概是……同學！」

「我跟她聊過，這女孩子蠻好，有家教，聲音溫柔，她說你常到她家，看來你們關係挺密切！」

「我想起來了！他是我好朋友的妹妹，我和她哥哥是同學，常和他哥哥溫習功課。」

「同學的妹妹？近水樓台先得月！艾雲，這個機會不要錯過！」

「媽，我回房間洗澡！」

「這孩子，這孩子，哈……就是怕羞，那張小白臉紅紅的，好看極了……」

艾雲洗了澡，打開冰箱吃了個蘋果，便一直伏在露台玻璃窗後，等候珊瑚回來。可是十時、十一



時……艾雲疲倦地倒在床上，等待的時刻真長真難過，唉！

傳來陣陣跑車的聲音，艾雲連忙由床上跳起來，他走到露台的暗角處，看見雷文的車駛往車房。不一會，他看見雷文和珊瑚互相挽着腰，親親熱熱，走上台階。

艾雲內心一陣陣的痛楚，昨晚同一時候，珊瑚還在他懷中，今晚，她已經投進雷文的懷抱，他扶住露台的欄杆，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突然他飛快回房，把耳朵貼在房門上，果然聽見雷文和珊瑚還在走廊上嬉笑：「別走嘛！讓我親一下……」

「唔！你好壞，咕，咕……」房門砰的一聲，關上了。

他們關在房間裏幹甚麼？擁抱、接吻……她是屬於他的，怎可以……艾雲心情煩躁到了極點，他把書桌上一本本書擲在地上。

他妒忌，真的，他實實在在的妒忌！也許他不怪雷文，但是，他妒忌得想把自己撕掉。他痛心，痛心自己心愛的珊瑚綠楊移作兩家春。睡覺看見自己和珊瑚在一起，夢裏也會笑。

假如有一天，他真正失去珊瑚，他不知道會怎樣，也許他會……沒有人可以代替珊瑚，因為在芭堤雅的海灘，珊瑚已經拿走了他的心。他爬到床上，他在等候外面的開門聲，說不定珊瑚會來看他。

——很久，他看見珊瑚穿着白色的婚紗出來。穿着禮服、神采飛揚的雷文一把抱起她，送進自己的新房。

「不，妳不要嫁給他，妳不能扔下我，我沒有妳，呀！」艾雲由床上整個跳起，四週黑漆漆的，一個人也沒有，他抹了一額汗，原來是做了個惡夢。

惡夢總會成真的，江玉霞說過，雷文會和珊瑚訂婚。但是，珊瑚說過要嫁給他，她應該守諾言。珊瑚是不是像江玉霞說的，三心兩意？

假如她用情不專，怎麼辦？

想到這裏，可能是妒忌心重，艾雲不想和珊瑚談談，也沒有興趣爲白天的事道歉，根本珊瑚也對不起他。

第二天艾雲讓珊瑚坐他的汽車上學，他的臉像蓋了霜。

「你又有泊車位？」珊瑚拉了拉身上紫色的襯衣，掠掠頭髮。

「那是我的事。」

「怎麼了？向我發脾氣，想吵架？」

「我不解溫柔，又不够體貼入微。」

「泰國的董艾雲是個情深似海的男孩子！」

「可惜他已經死了！」艾雲突然把車慢駛：「妳可以坐我媽的平治，妳可以等妳的勞斯萊斯由美國運來！」

「董艾雲，承蒙你讓我坐你的跑車，叨光了！」



「嘿！水性楊花！」

珊瑚側過頭：「你在說誰？」

「說我自己，有權吧！」艾雲緊握呔盤，他還在想昨晚的事。

「這句話好像是說女人，不是說男人的，你罵我，我怎樣水性楊花？」

「妳根本不懂中文，一年後再跟我談吧。」艾雲一副瞧不起人的樣子。

珊瑚火得直呼氣。跑車進校園，幾個男生跑過來：「董艾雲！終於給女生套住了，咦？新面孔，是新生？」

「是巫婆！」艾雲緩緩開着車。

「她樣子不錯呀！」

「可惜她有三個心，大家不用誤會，這位小姐是人家的，已經是明花有主了，我祇不過做個義務司機！」

「誰信呢！我們大學的美男子。」

「女孩子多，不能不選擇一下。」艾雲伸手出去揮了揮：「等會見！」

進停車場泊好車，珊瑚馬上開車門，悻悻然的：「你好會傷人。」

「是嗎？」艾雲用力拍上車門：「妳可以選擇，難道我就不可以？」

「啊！」珊瑚笑了，兩個梨渦好深，她走過去挽住艾雲的手臂：「由家裏鬧到學校，原來你是妒

忌，昨天等我和大哥回家，吃醋了？」

「妳別做夢！」艾雲拉開她的手鎖車門：「祇有我大哥才會做傻子。」

「但是，你在泰國對我很好，你很愛我，而且我們的感情，已經發展得很深。爲甚麼回來了就全變了？」

「我說過，我們祇是泰國情人，這兒是香港，妳還是去迷妳的大表哥吧！喂！法蘭絲……」艾雲跑出去叫住一個女生，那女生受寵若驚，祇會傻笑。

珊瑚咀一扁，哭了。

以後每天上課、下課，珊瑚仍然坐艾雲的汽車，但是，誰也不想主動開口說話，局面很僵。

每隔一天，艾雲把珊瑚送回家，立刻又開車出去，最初珊瑚也不留意，以爲他開車兜風，但是每次一去幾個鐘頭，直至晚餐前艾雲才趕回家。

以後，珊瑚開始跟踪他，到一幢花園大廈，有私人游泳池的，艾雲進去了，差不多兩個鐘頭才出來，每次，總有個女孩子在露台上向他揮手。

珊瑚直蹣足，妒忌死了！

每週逢二、四、六，艾雲就去和那女孩子私會。珊瑚花了點錢向那大廈的管理員打聽，那層房子是有兩個男孩子，男的叫趙東尼，珊瑚在學校見過，女的叫趙瑪姬，F7學生。

趙瑪姬！原來愛上了同學的妹妹，怪不得祇肯和珊瑚做泰國情人。



珊瑚在大學裏認識了幾個朋友，打聽之下，才知道艾雲每逢週二、四、六，都去趙家補習。」

「補習？賺錢？」珊瑚怎樣也不相信：「董艾雲的爸爸很富有，他每個月都有很多零用錢。」

「也許免費服務，替自己心愛的人補習，還計較甚麼金錢？」有人說。

「我明白了，董艾雲進大學，認識了趙東尼，後來看上趙瑪姬，就以補習爲題，接近她！」

「你又猜錯了，艾雲進大學才一年多，但是，他替趙瑪姬補習，應該超過四年。」安娜說。

「怎麼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美美耍着原子筆說：「很簡單，艾雲和東尼是中學的同學。」

「那麼說，艾雲和瑪姬感情深遠，歷史悠久。」

「不錯，其實艾雲很傻，學校有那麼多女生在追求他，他都不理。」安娜搖搖頭：「其實瑪姬很

平凡。」

「妳見過她？」

「有一天她來找東尼，後來東尼、艾雲和她上CANTEN。」

「我也有這種感覺。」

「情人眼裏出西施，也許艾雲覺得瑪姬是天下第一美人。」

「美美的話也有道理。」珊瑚默言靠在樹上。她應該可以死心！或許，接受雷文的愛是理智的。

這一段時間，珊瑚和艾雲互相不理睬，珊瑚認爲艾雲玩弄了她的感情，所以對他又妒又恨，而相

反的，她和雷文的感情，都在這時候培養起來。

雷文對珊瑚又疼又寵又遷就，比起艾雲的霜板臉，又冷又無情，她當然覺得雷文比艾雲可愛。有時候，珊瑚真後悔花那麼多時間、感情，在艾雲的身上。

艾雲呢？每次看見珊瑚小鳥依人似的靠在雷文懷中就生氣，心裏不斷的罵：「水性楊花！」

這天，艾雲、雷文、珊瑚三個人在飯廳裏等吃飯。

艾雲攀住窗門的窗框在看花園，數着一隻隻的歸鳥，很無聊。

雷文和珊瑚在那裏嬉笑。

「男人都是怕老婆的！」珊瑚笑着說：「讓我看看你怕不怕老婆。」

這句話好熟悉，好刺耳，他還記得，那天珊瑚對他說這句話時，是在他的床上，她要他娶她，他答應娶她，兩個人在床上熱吻，艾雲擁着她，像擁有整個世界……艾雲把額頭擱在手背上。

「妳不用做實驗。」雷文仍在玩：「我將來一定怕妳！」

「爲甚麼怕我？哈，好笑！」

「因爲妳是我的老婆！」

「我說過一定要嫁你嗎？」

「我們感情那麼好，妳不嫁我，嫁誰？誰敢娶妳，我跟他拼了。」

「那很難說，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我今天說嫁你，可能明天就嫁別人。」



「妳不是這種人，我有信心，而且我又聽話，又怕妳，老婆大人……」

「哈！你討便宜，」珊瑚搔他，雷文笑得捧住肚子不停的叫老婆大人饒命，兩個人嘻嘻哈哈，鬧得很厲害，艾雲回頭一看，祇見珊瑚坐在雷文的膝上，兩個人纏作一團。

艾雲眼睛冒火，雙唇發抖，淚水幾乎飛湧出來，他握了拳頭，推開所有的椅子直衝出飯廳。

砰砰嘖嘖，雷文和珊瑚的笑聲也停止了：「他幹甚麼？瘋了似的！」

珊瑚聳了聳肩，心裏暗笑。

「別理他，怪人……」

那天晚上艾雲沒有吃飯。

珊瑚表面仍然嘻嘻哈哈，可是，心裏却亂得很，煩得很。

她乘董宇凌召雷文進書房的時候，黯然回到房間。

祇一會，有人敲門，唉！一霎眼就追來了：「進來吧！」

出乎意料之外，進來的是艾雲，他順手鎖上了門。

艾雲臉色很難看，眼睛有點紅腫，他一步步迫向珊瑚，珊瑚祇好不斷向後退，直避到牆上，已無路可走，艾雲雙手撐住牆迫問：「妳剛才和雷文在幹甚麼？」

「開玩笑，」珊瑚口吃的：「大家玩玩消磨時間。」

「玩到他的膝上去，玩到纏作一團？妳還沒有在我的膝上坐過呢！」

「那……那是我的……自由……」

「自由？妳答應過嫁給我，將來做我的妻子，妳竟然坐在另一個男人的膝上，妳是真正的水性楊花，見一個，愛一個，不要臉！」

「我不要臉，你呢？」

「我從來沒有做過對不起妳的事，是妳負我，是妳傷我。」艾雲抓住她的頭髮猛搖：「妳既然愛雷文就不應該來要我，我當真的，我當真的……」

珊瑚頭壳痛得要命，被艾雲搖頭搖得發昏發火，她實在受不住，一個辣辣的耳光向艾雲括過去。艾雲撫住左耳倒退，他不是那些嬌縱慣的少爺，也不是甚麼天之驕子。巴掌，耳光沒吃過是騙人的，但他從未被女孩子打過，更沒想過珊瑚會打他。

但是，那一個巴掌，竟然把他剛才的瘋狂鎮壓住了，他偷看珊瑚，她頭髮散亂，衣衫不整，正在喘氣。

他這時竟然感到不安。

珊瑚呢！不錯，她是個嬌寵慣的嬌嬌女，但並非蠻不講理，動手就打人的千金小姐，她歉疚地把右手放到背後，緊握着發抖的手指，想開口說聲對不起，可是，又哽塞住了。

兩個人互相凝視，開口的還是珊瑚：「我沒有耍你，我對你是真的，相信我。剛才……」珊瑚爲難地，垂着頭，哽咽着：「我太過份了……」



「珊瑚！」艾雲張開雙臂：「妳過來！」

珊瑚奔進艾雲的懷裏，艾雲緊緊抱住她，不斷的撫着她的頭髮：「扯痛了沒有？對不起！」珊瑚仰起臉，用手輕慰他的左耳和左頰：「應該道歉的是我！」

艾雲吻着她的唇沒讓她說話，祇要珊瑚在他的懷抱他就平靜、溫馴、滿足，一絲兒煩躁也沒有。

「爲甚麼老避開我，爲甚麼對我冷淡，趙瑪姬是誰？……」

「噓！別說話。祇要我們能在一起，甚麼都不重要！」

「是的！」珊瑚伏在他的胸前，雙手圍着他的腰：「我們難得在一起！」

兩個人相擁在一起，心裏甜得像蜜，情意綿綿得化不開，他們都很享受此際此刻。

突然，門外有人敲門。

艾雲用手指按住她的咀唇。

「珊瑚，妳在房間裏嗎？」雷文和父親談完公事，馬上來找珊瑚。

珊瑚抬頭看艾雲，艾雲搖搖頭。

珊瑚又伏在他的胸前。

「奇怪！連門都鎖上，」雷文在外面喃喃的：「一定在花園裏盪秋千！」

雷文的腳步聲遠去。

艾雲在她的唇上匆匆吻了一下：「我走了，大哥會再回來！」

「艾雲！」珊瑚拉住他：「我們甚麼時候可以再在一起？」

「等機會！」艾雲拍拍她的臉，伸頭出去看了看，閃身走了。

珊瑚走進浴室去洗澡。

回房間時，看見雷文已在座。

「我到處找妳，幾乎把整間房子都翻過來，妳知道嗎？我曾經來過，敲門沒有人應，而且還鎖上了門。」

「有這回事嗎？我在洗澡甚麼都不知道。」珊瑚笑了笑：「門上了鎖，你是怎樣進來的？」

「我一推門就進來了！」雷文呆了呆：「對了！門根本沒上鎖，第一次我爲甚麼推不開門？真奇怪？呵！實在可笑，有時候我真糊塗！」

「你還是回房間好好想一晚，你不是胡塗，可能……」珊瑚指了指頭，又按住咀打了個呵欠：「我要睡覺了，明天還要上學，晚安！」

「明天妳下午沒有課，我來接妳去吃午餐！」

我準備利用下午的時候在圖書館溫習。」珊瑚是準備等艾雲下課，因爲艾雲明天下午有課。

「我早點起床送妳上學。」

「我明天早點回學校打球，還是乘坐艾雲表哥的汽車比較方便。」

「他心情似乎不好！」



「我大不了不跟他說話！」

「我們明天去吃頓飯，看場戲或者去夜總會聽歌！」

「明天下課回家，你打電話給我，到時再決定好不好？」珊瑚懶洋洋的倒在椅上：「我好倦！」

「妳休息吧！」雷文拖她到床上，拉好窗幔，然後和珊瑚道晚安離去。

雷文一走，珊瑚馬上把枕下她和艾雲合拍的相片拿出來欣賞，看相片給她帶來很甜蜜的回憶。

一直到真的疲倦了，她較好鬧鐘，然後才真正睡覺。

第二天，珊瑚當然也沒有和雷文去吃飯，她在房間裏整理筆記。

有時候，艾雲也會找機會和她聚聚，甚至偶然去看一場電影，多數是下課後去，然後各自回家。最初，珊瑚覺得很新鮮，很刺激，而且能和艾雲在一起就滿足。可是，她底到還是不習慣這種偷偷摸摸的生活。

「我喜歡你，你喜歡我，我們爲甚麼不可以堂堂正正在一起？」有一天，珊瑚和艾雲去吃茶。

「我不想大家不開心！」

「大表哥已經很不開心，最近兩個月，我和他一共祇看了兩場電影。」

「妳不能怪大哥，你們的感情一向都很好，出雙入對慣了，突然這樣冷淡，他怎受得了？」艾雲說：「若是我，早就向妳提出抗議。」

「都是你，對我忽冷忽熱，令到我對大表哥也忽冷忽熱。」

「我是有苦……」艾雲擺擺手：「爲了大家好，我們還是保持一定距離，否則大哥傷心，爸爸也會氣壞。」

「舅舅真偏心，甚麼事總怪你，從來沒有罵過大表哥半句。」

「大哥又沒有做錯事，爲甚麼爸爸要責備他？」

「你也沒有做錯事！」

「爲甚麼沒有錯？誰都知道妳和大哥好，我突然跟妳公然手拉手，那就是橫刀奪愛，搶哥哥的情人，爸爸一氣，會把我狠狠的揍一頓。」艾雲握着珊瑚的手：「不要老拒絕大哥的約會，他會起疑心的，事情會鬧大。」

「你不喜歡我跟他在一起嘛！」

「看戲、吃飯並沒有甚麼大不了，祇要你們不要太親熱，我真的沒話說。」

「你這個人真怪，有時候，妒忌得發瘋。可是又鼓勵自己的女朋友和別一個男孩子拍拖。」珊瑚  
嗷嗷咀：「我真的不了解你！」

「假如拍電影，一定會被人批評：男主角的性格模糊，不統一，自相矛盾。珊瑚！妳知道我爲甚麼會這樣？」

「不知道！也許你是有苦衷，也許你另有女朋友，也許你想討舅舅的歡心，又或者你真的害怕舅舅，因爲他一向針對你，你想討好他！」



「也許將來有一天你會明白，也許你一輩子也不明白，」艾雲拍了拍她的手背：「別花時間去研究我。快把蛋糕吃了，我還要趕着去趙家。」

「替趙瑪姬補習？」

「你都知道！」

「我知道這件事，但不知道爲甚麼？你不需要補習賺錢，你有不少零用錢，如果你嫌不夠我可以給你。你替瑪姬補習不是爲了錢，爲甚麼？一個星期三次，每次兩個多少時，瑪姬不是十一、二歲的小孩，她成長了，也長得不錯！」

「我將來告訴你。」

「爲甚麼還要等將來？我要你現在就說！」珊瑚堅持着。

「珊瑚，給我機會，不要令我太難做，我求你！」

「不行，你和趙瑪姬，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否則，爲甚麼你不可以白坦告訴我，我現在就要知道。」

「不要蠻不講理！」

「是又怎樣？」

艾雲放開她的手，叫侍者結賬。

付了錢，他立刻向外走。

「艾雲！」珊瑚追上去。

「你事事瞞我，算是對我好？」

「隨便你怎樣想，我有我的困難，但我問心無愧。」艾雲掏出車匙，急步走：「或許你覺得雷文對你才是真正的好，那去找雷文。」

「我不了解你，」珊瑚頓足：「我完全不了解你！」

「小姐，請你快點走，我趕時間！」

「我知道，你約了瑪姬。」

「瑪姬是我的學生，你是我的戀人，分清楚好不好？」

「但是你和瑪姬在一起的時候，比我們相對的時間還多。」

「我替她補習。」

「爲甚麼？」

艾雲站下來叉着腰：「珊瑚，我沒空跟你纏，我遲到了。」

「纏？我纏你？好，你請便。」

「我先開車送你回去。」

「那會令你遲到，董SIR！」珊瑚面色並不好看。

「啊！我忘了你剛好夠時間接大哥下班，那就讓雷文送你回去好了。」



「你！」珊瑚咬一下下唇：「我就去找大表哥，怎樣？」

「你有你的自由！」艾雲冷笑。

「你有秘密，董艾雲，你有許多秘密。」珊瑚點着頭：「我也應該有自己的秘密。」

「縱使我有一萬個秘密，但是，我問心無愧，再見！」

珊瑚滿肚委屈，真的去找雷文。

艾雲清楚知道，他不可以永遠擁有珊瑚，現在她還小，等她大學畢業，始終要嫁人，那時候，就是他真正失去珊瑚。除非雷文甘心退出，但是，他對珊瑚痴心一片，他會嗎？他肯嗎？

他曾經勇敢的想過，他還有一年多便大學畢業，他帶着珊瑚離開董家。可是他出走後的後果，他承担不起。

汽車吱的一聲在紅燈前停住。

開車時魂不守舍，經常導致危險駕駛，艾雲捏了一把汗。

或者他坦白告訴珊瑚，請她等她，將來，他會娶她的，祇要她還沒有嫁人，可是等多久？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而且他根本很矛盾……

「砰，砰……」後面响起了一串號角聲，一看交通燈，原來早已轉了綠燈。

他連忙開車向前駛，他集中精神，很用心的開車，不再去想珊瑚。

替瑪姬補習的時候，他又禁不住想珊瑚，她現在在哪裏？會不會真的去找雷文？或是一個人走在街

上逛：「你好好的做數，我去打個電話。」他走出客廳，打了個電話回家。

「大少爺和表小姐不回家吃飯。」是董家傭人說的，這證明珊瑚和雷文在一起。艾雲靠着電話嘆氣，本來珊瑚已經和雷文疏遠，現在又再次在一起。想想，都是自己不好，情緒時好時壞，心情煩躁時最喜歡拿珊瑚出氣，拋下珊瑚一個人，又事事瞞她，珊瑚當然對他反感。

「艾雲哥！」瑪姬由書房走出來，看見艾雲站在電話旁發呆：「打電話回家告訴錦姨，你今晚不回家吃飯，你很久沒有在我們家裏吃飯了！」

「唔！怎樣？數計好了？……」

×

×

×

艾雲回家比較晚了一點，因為東尼和佩芝回家吃飯，東尼看見艾雲，硬拉他去看電影，看完電影已經差不多十二點，佩芝還要去吃宵夜，這麼一鬧，回家差不多兩點鐘。

幸而董宇凌還沒回來，家裏的人早已睡覺，當然，他並不知道珊瑚一直坐在露台上等他回來。

珊瑚看看錶，深夜二時，補習由五時至二時，足足九個鐘頭，白痴才會相信。

珊瑚很生氣，她打了自己的頭，怪責自己看錯了人。雷文對她好，愛護她，又沒有秘密。每天雷文做過甚麼，見過甚麼人，祇要珊瑚願意知道，他一定一一報上。甚至雷文和卞露蓮之間的事，雷文終於忍不住告訴珊瑚：「我承認和她感情不錯，但我沒有和她訂婚，也沒有說過一定要娶她，男孩子婚前有權多交幾個女朋友從中選擇。」



「你見異思遷，貧新忘舊，覺得我比卞露蓮好看，就變心了！」

「我不否認！」

「嘩！沒有安全感。當你以後遇上一個比我更漂亮的，你同樣會跟我說再見！」珊瑚裝作害怕的樣子。

「你要安全感，容易，馬上嫁給我。我沒有說過要娶卡露蓮，但我願意娶你。男人一旦結了婚，太太兒女就是生命，永遠不會變。」雷文很認真的說：「有不少男人結了婚還有外遇，但是我尊重婚姻，熱愛家庭。」

「還是等你多交幾個女朋友，比較，比較，我並不認為我是最好的。」

「我認為你是最好的，看了幾年，沒有人能比得上你……」

雷文如此重視她，表明態度，甚至願意光明正大的娶她，她爲甚麼一定要去看艾雲的面色，受他的氣？還有他許許多多的秘密，那討厭的偷偷摸摸生活，艾雲根本就不尊重她。

何況，他還有趙瑪姬。

雖然，艾雲比雷文英俊迷人，但是艾雲實在給她太多痛苦。

其實，她進學校不久，已經有幾個男生追求她，可惜，沒有一個看得上眼，那都是艾雲害人。艾雲是大學的美男子，不知道有多少女生追求他。珊瑚已有了艾雲，當然看誰都不上眼。

可是，艾雲是她的嗎？

天曉得，連她自己也不了解艾雲。

第二天，早餐桌上，艾雲一看見她便微笑道早晨。

艾雲爲昨天咖啡室的事抱歉。

珊瑚自願自吃早餐。

艾雲看了看錶：「差不多要上課了！」

「今天我坐舅媽的車子，你有事請便。」珊瑚慢慢的吃她的鷄絲奄列。

「我開車到屋子的台階下等你！」

珊瑚仍然低頭吃她的早餐。

艾雲乘傭人出去，小餐廳祇有他們兩個，在她臉上親了一下。然後拿起書袋，匆匆忙忙走出去。這下子，珊瑚心軟了。好像是命中註定，珊瑚就逃不過艾雲掌心。

她扔下刀叉，拍一下自己的頭，自己罵自己：「犯賤！」

她沒有心情再吃早餐，用餐巾抹抹咀，拿了書，加快腳步離開餐廳。

當她看見艾雲的車，自尊心和少女的矜持，令她腳步慢下來。

艾雲開了車門，把頭伸出來：「快一點，我第一堂有課。」

珊瑚忸忸怩怩，慢條斯理，很不願意的上了汽車。

「爲甚麼一路上不說話？」



「疲倦，不想說話！」珊瑚把頭仰靠在車座上：「昨晚二時上床，四時才入睡，睡眠不足。」

「二時？那你……」

「看見你回來，知道你五時前往補習，二時回來，一共去了九個小時。」珊瑚嘲弄的說：「補習九小時，你的學生大概學會升空登陸月球了。」

「東尼是她哥哥，昨晚給他拉去看戲我們看的九點半，散戲後東尼的女朋友要去吃宵夜，所以回來晚了。」

「節目不錯啊！想不想知道昨天我和雷文有甚麼節目？」

「我不想知道，」艾雲搖一下頭，很決斷的：「我不會反對你和大哥在一起，祇要我每天仍能見到你！」

「那有甚麼用？」珊瑚冷笑：「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慷慨的情人。」

「珊瑚，」艾雲拍一拍她的腿：「相信我，除了你，我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女孩子！」

「相信你可以，馬上告訴大家，我是你的女朋友！」

「唉！」艾雲拍了拍駕駛盤：「爸爸已經快六十歲，難道你……」

「你不要拿舅舅做擋箭牌。」珊瑚很生氣，談了那麼久，艾雲連一點誠意也沒有：「舅舅絕對不會反對我們要好，就算他反對，媽咪也會說服他！」

「看事情，不要單看表面。」

「那實際情形是怎樣？你告訴我！」

「如果你願意等，將來我把一切全告訴你。」

「等？好！等多久？」

「那……」艾雲怎會知道？事實上，他也不想知道。

「沒有誠意！」車一停下來，珊瑚馬上開車門走了。

「珊瑚！」艾雲追出去，到校園，他立刻止步，因為他害怕同學們取笑。

他的自卑感仍然很重，難於與人相處，所以在學校除了教授，老師，他的人緣並不好。

×

×

×

珊瑚逐漸有了改變，她不再偏重於艾雲。因為，經過她詳細衡量，艾雲和雷文各有優缺點，既然如此，她也應該平等對待他們，做朋友也好，夫婦也好，那一個對她真心真意，她就選誰。

雷文不是瞎子，他心裏也知道珊瑚並非祇有他一個，不過，艾雲掩飾得好，他怎樣也想不到，他的情敵是艾雲，他一直以為珊瑚在大學裏交了男朋友。

艾雲更不是傻子，珊瑚對他由濃轉淡，就算珊瑚和他有說有笑，一樣像以前偷偷摸摸的在外面約會，但他心裏也明白，珊瑚對他已不再死心塌地。

他是很痛苦的，但是，他又能做甚麼？他既不能禁止珊瑚和雷文出雙入對，他自己也沒有勇氣和珊瑚公開出雙入對，單是這方面，他已輸給雷文。



奶媽看見他，老是嘆氣：「由泰國回來，又肥又白精神又好，現在又瘦又沒有精神，還了錢，不要再去補習了！」

「奶媽，錢差不多還清，但是，不可以馬上停止給趙家補習，我們總不能利用別人渡過難關。」

「你的話也對，不過，身體重要，不能過勞，有空來奶媽這兒，我給你煲鷄湯，又要上學，又要替人補習，太辛苦了。如果營養不足，身體就會弄垮。」

其實，奶媽又怎會了解他爲情憔悴、爲情消瘦？時間一天天過去，又到了第二年的春天。這天，雷文在珊瑚的房間裏，和她玩電視遊戲。

「我知道你心裏除了我，另外有個人。」雷文這句話，已藏了很久。

「誰？」

「我知道就好了！」雷文心裏酸酸的：「那天我接你下課，看見幾個英俊的男生，老是追在你的身後。」

「他們是我的同學，一起做PROJECT。」珊瑚感到好笑，她還以爲雷文說出來的人就是艾雲呢！

「總之，我知道你祇分給我一半感情。」雷文放下控制器，突然緊握珊瑚雙手：「珊瑚，你要我做甚麼都可以，如果你認爲我不好，我可以改，但是，你千萬不能不要我。」

「大表哥，」珊瑚柔聲說：「你怎樣了，我們不是在一起嗎？」

「我有預感，總有一天，你會離開我。」他緊張又激動：「不要，不要扔掉我，沒有你，我活不下去。」珊瑚望住他，有點害怕，他一點也不像說笑，他認真得近乎恐怖。

「大表哥，你別胡思亂想。」

「珊瑚，我們結婚，結了婚，你是我的太太，我就安心。」他把她的手握得好緊：「我們結了婚就沒有人敢把你搶走。珊瑚，答應我！」

「我還有幾年才唸完大學呢！大學未畢業，我是不會結婚的。而且我才十九歲，結婚是不是早了一點？」

「我知道你在敷衍我，如果你另嫁別人，我馬上毀掉自己。」

「你要幹甚麼？」

「我……」雷文想了想：「我由康樂大廈的頂樓跳下來。」

「你不要開玩笑！」

「我不是跟你鬧着玩的！」雷文一閃眼，看見果盤上有一柄刀，他飛快搶過來在手臂一劃，嚇得珊瑚又哭又叫的去搶：「把刀給回我，否則我永遠不理你！」

雷文放下刀，人傻傻的。珊瑚一手抓起刀，鎖在抽屜裏，回頭看雷文，他的手臂在淌血，珊瑚開了房門走出去，一會，把錦姨拉進來，還帶了藥箱。

「怎會這樣？」錦姨一面爲雷文止血，一面追問。



「他……」珊瑚又慌又亂，不知道該怎樣說，總不能告訴錦姨，雷文想爲她自殺：「剛才大表哥想爲我削萍果……」

「削果皮也不會削到手臂上，幸而不是割到脈門，否則，唉！雷文，你也太不小心了，你媽若知道，一定會擔心死呢！」

「錦姨，你千萬不可告訴舅舅和舅媽，大表哥祇是一時不小心。」

「你以爲錦姨是傻瓜！」錦姨替雷文包紮好，雷文又抓住珊瑚的手：「你不要離開我。」珊瑚滿面通紅，錦姨搖搖頭，收拾好藥箱出去了。

X

X

X

雷文的話，他所做的一切，珊瑚想了一整晚，想起來珊瑚還是很擔心，問心坎裏的那一句話，她還是愛艾雲比雷文深，可是，雷文這樣子……唉！

另一天，雷文，董宇凌夫婦都有生意上的應酬。飯後，珊瑚提意到附近的淺水灣沙灘散步。

這是好機會，艾雲當然不會反對，最近，艾雲和珊瑚之間雖然沒有以前那麼「熱」，倒是很少吵架。因爲艾雲知道珊瑚常和雷文在一起，所以，艾雲情緒很壞。

他們漫步在沙灘上。

「艾雲，有沒有想過有一天我們會分手？」珊瑚是想試艾雲。

艾雲看了珊瑚一眼，有點錯愕，立刻，眼內透着憂傷。

「想過沒有？」珊瑚再問。

「爲甚麼分手？」

「結婚，女孩子總要結婚的，我們不可能一輩子做情人。」珊瑚停下來：「當然，除非和我結婚的人是你！」

「有可能的，但你一定要等！」

「等多久？」

「不知道！」

「還是那句老話。」珊瑚聽了就生氣：「我告訴你，我不能等，我大學畢業，馬上就要結婚。」艾雲把手插進褲袋裏，海風吹來，涼涼的：「我不敢肯定兩年後能娶你，其實兩年後你祇不過二十一歲，何必急着要結婚？」

「二十一歲已經到達法定年齡，結婚很適合。」珊瑚呶了呶咀：「等，你到底在等甚麼？」

艾雲垂下眼睛，搖搖頭：「我這樣說，實在罪過。」

「艾雲，你坦坦白白告訴我，你到底有沒有愛過我？」

「你應該知道，你應該感覺到。」

「不，我不知道，我甚至不了解你，你有太多秘密，你不像雷文。」

「我愛你，够明白嗎？」



「假如有一天，我和別人結婚，你完全全失去我，你會怎樣？」珊瑚凝視他，她多麼渴望艾雲說爲她而死！

艾雲皺了皺眉，別過臉，他說得很快：「這些年來，我本來是一無所有，失去了你，大不了打回原形。」

「仍然可以依舊生活下去？」

「以前可以，以後應該也可也！」

「但是，你失去你的愛人？」珊瑚十分失望，動起氣來。

「我們總不能爲別人而生存？」

「嘿！」珊瑚冷笑：「我似乎有點了解你，也明白我在你心裏的地位！」

「珊瑚！」艾雲握着她雙肩，聲音有點沙啞：「現在距離你大學畢業還有兩年多，何必太快去決定一切，今天根本不知道明天的事。」

「今天有酒今天醉？」珊瑚沒有看他：「董艾雲的人生觀！」

「珊瑚！」

「這兒太涼，我要回去！」珊瑚掙開他的手向前走，走了幾步，她掩住咀嗚咽起來。

艾雲的話，珊瑚想了一晚，也哭了一晚，大概希望大，失望越大。

不幸的是，她不能忘情艾雲。歸根結底，她還是愛艾雲。

## 八

「珊瑚，」在館子吃飯的時候，雷文又舊事重提：「我們先訂婚好不好？」

「我還有兩年多才大學畢業。」

「我不是要你嫁給我，祇是想討個名份，我好希望有個未婚妻，」雷文說：「你不知道，最近因為想你，常常做錯事，爸爸很不高興。」

「婚姻大事，我總該考慮一下吧！」

「當然！當然！」雷文不斷點頭。

「不要限制我時間，暑假開始前我一定答覆你，除了考慮，我還要觀察，我要確知跟你生活一定快樂！」

「一定快樂的，我保證必然令你快樂，我是個好父親，好丈夫，像我爸爸一樣。你看我爸爸多愛媽媽！」

「好，我答應你考慮……」

×

×

×

夜，是溫柔的夜。風，是春暖的風。



珊瑚穿着條白裙子在秋千上輕輕的搖動，內心充滿着迷惑，徬徨。她愛艾雲，但愛她的是雷文。全心全意愛一個人，是幸福，多了一個，是不幸。愛自己的人，自己不愛，自己愛的人，偏偏他不愛自己，那是悲哀。她搖了搖秋千，淚洒在裙子上。

春風揭起了她的長髮，拂去了她的淚珠，她突然感到有點冷，但是，她不願意回到屋子裏，她把秋千盪高一點。

歡樂的珊瑚，開始嚐到了愛情的苦果，她後悔不應該太早涉足情場。

一件水綠的羊毛衣披在她的肩上，給她帶來了溫暖，她仰頭一看，是雷文。

他關切地說：「起風了，涼嗎？」

「大表哥！」她撲進雷文的懷裏痛哭起來。

「怎麼了？嗯！」雷文抱住她：「今晚你連飯都吃不下，有心事嗎？」

「我？……」她怎能說。

雷文輕拍她，抬頭看了看天色：「剛才月亮又圓又大，風輕夜靜，現在忽然滿天黑雲，月亮都不見了，看樣子快要下雨，珊瑚，還是回屋裏去吧？」

珊瑚木偶似的被雷文帶離花園。

×

×

×

艾雲和珊瑚一起下課回家，看見邊醫生由樓上下來，後面跟了個護士，挽住藥箱。

「邊叔叔！」艾雲追上去問，珊瑚跟着：「誰生病？」

「你爸爸……」

艾雲面色慘白，抓住邊醫生的手：「我爸爸怎樣了，很嚴重？」

「不用擔心，他祇是感冒，過勞，他自己覺得不舒服，提早回家，上樓梯時大概太心急，竟然仆倒了，你媽咪着慌，馬上通知我！」

「爸爸現在怎樣，我的意思是……」

「打針吃藥，祇要他肯合作好好休息，三、四天就會好。」

「邊叔叔，有一件事，我很久之前就請教你，我爸爸的身體，是不是不能受刺激？」

「你爸爸年紀已經不小了，年紀大的人都不能受刺激，怎樣？你不是想刺激你爸爸，做些驚人的事吧？」

「我不是這意思，祇是……」

「你事事順着他，做個孝順的好孩子，擔保你爸爸長命百歲。」

「但是他的心……」

「邊醫生，」江玉霞由樓上走下來：「真對不起，宇凌就是怕吃藥，我送你！艾雲，你們下課回來了？快去看爸爸！」

江玉霞和邊醫生下了樓梯，珊瑚好奇的問：「舅舅除了感冒，難道還有別的病嗎？」



「沒有這回事，等會兒你看見爸爸，不要亂說話！」

珊瑚呷了呷咀。

由於董字凌有病，本來，他要去加拿大開會，結果轉派雷文。

雷文是千萬個不願意，因為，他不想把機會留給他的「情敵」。

江玉霞當着丈夫的面前罵了兒子一頓，孝字當頭，雷文乖乖的出門了。

這天晚上，江玉霞守在房間照顧丈夫，錦姨親自留在廚房給董字凌熬粥，珊瑚一個人又在花園邊秋千。

艾雲跟了出來。

他站在她後面，替她盪秋千。

兩個人都沒有說話。

「你在想甚麼？」他把她盪高一點。

「想你。」

「想我？」艾雲坐在另一個秋千上，手握著另一個秋千的鍊子，我在你身邊的時候你應該想着雷文才是。

「雷文從來用不着我爲他花心思，他是個很單純的人，而且我們之間沒有秘密。」珊瑚的秋千慢慢地停了下來。

「雷文是個幸福的人，我不是，」艾雲把頭擱在鐵鍊上：「你以為指着一袋秘密不痛苦嗎？」  
「假如你愛我，那袋秘密不應該隔在我們當中。」珊瑚搖一下頭：「你根本不愛我，高興，拿我來開開心。」

「我不愛你，還能愛誰？」艾雲用額頭敲向鐵鍊：「上天對我太不公平，既然留我在世上，又何必要我受這許多痛苦，我恨，我恨……」

「別這樣，鐵鍊很硬，」珊瑚不忍心，捧住他的臉：「你看，破了皮？」

「珊瑚！」艾雲握着她的手：「你是不是很痛恨我？」

「不是痛恨，是生氣，」珊瑚輕撫他的臉：「看見你，也氣不起來。」

「妳仍然是愛我的，是不是？」

「你說呢？」珊瑚把臉湊前。

艾雲連着鐵鍊把珊瑚擁在懷裏，兩個人碰在一起就像磁鐵，拉也拉不開。

他們陶醉在甜蜜中，完全沒有發覺，一切盡入別人眼簾。

每個星期六，珊瑚都被雷文佔住，雖然做了泰國情人，艾雲仍然不敢公開約會珊瑚。

現在雷文出國開會，艾雲趁機和珊瑚度過一個愉快的週末。

珊瑚好喜歡海洋公園內，尼斯怪獸旁的那隻粉紅色橡皮大象，她嚷着要和大象拍照留念。

「和牠拍照？你站在牠旁邊，像顆小黃豆！」艾雲點了點她的鼻尖。



「我要，我要！」

終於，他們一起去海洋公園。

快樂不知時候過，艾雲一看錶，五點啦，這幾年，他每逢二、四六三天都要去趙家補習，瑪姬一早就等候他，因為星期六艾雲不用上課，習慣上他一定比平時早到。

眼看時間一分分鐘過去，艾雲雖然責任心重，但是珊瑚正玩得高興，他實在不忍心掃她的興。

他乘珊瑚在大排檔吃小食，他連忙去找電話，向瑪姬請假，明天補課。

可是電話老是打不通，他怕珊瑚看不見他着慌，連忙跑回珊瑚身邊。

「你去了哪兒？」珊瑚正苦着臉。

「我去——洗手間。」艾雲不得不撒謊，他和珊瑚正在言歸於好，他不想因為瑪姬，兩人又吵起架來。

「一聲不說就走了。」珊瑚也沒有真正生氣，她拖着艾雲的手：「我們到那兒玩好呢！」

「已經玩了一大半天，回家也是時候。」艾雲心裏想，現在回家，還趕得及去補習，雖然是晚了一點，但瑪姬不會計較。

「不，不要。剛來時在下面拍了些照片就上來了，下面好些地方我沒去過，我要爬上那支柱上去打鐘！」

「大哥不是陪你來了幾次嗎？」

珊瑚嘟起咀：「這時候你跟我提他幹甚麼？討厭我爲甚麼不把我送去加拿大？來過幾次再來就祇准繞個圈？」

「好吧，我們到下面再玩。」艾雲心情好，心甘情願順着珊瑚。

於是兩個人乘吊車下山。

爲甚麼老是打不通趙家的電話，原來瑪姬正在到處找艾雲。

電話一直找到董家。

「喂！」錦姨拿起電話筒：「董宅，請問找哪一位？」

「董艾雲在家嗎？」

「他一早就出去了。你是哪一位？」

「趙瑪姬，請問他甚麼時候回來？」

「不知道，看樣子他是和他表妹一起去玩的，不過兩個人出門的時間不相同。趙小姐，你最好不要等他，他們正在開心呢，誰也想不起了。」

「對不起，麻煩你。」

「那兒話，隨時請來玩。」錦姨放下電話。

果然，午夜，珊瑚和艾雲才一先一後的回來。

江玉霞把兒子拉過一邊：「下午有個姓趙的女孩子找你，你約了她，又跑去哪兒？做人怎能不守



信用？」

「她是趙東尼的妹妹，是來問功課的，因為她成績不大好，我有空給她補習補習，今天我有事回學校去。」

「原來是這樣，那女孩子也真是的，找人找得那麼急，我還以為你和她有約，原來是義務幫忙。沒有甚麼事，時候不早，快洗澡睡覺。」

「媽，爸爸今天第一天上班，沒事吧？」其實，艾雲一直擔心父親。

「沒事，去睡吧。」

「我想去看看爸爸，好嗎？」

「他已經睡了，我說過他沒有事。」

「媽，晚安。」

江玉霞看見艾雲那輕鬆的樣子，點頭笑了一下。

第二天艾雲去替趙瑪姬補習。

「對不起，昨天我有點事不能來，打電話來給你，電話又打不通。」

瑪姬鼓着氣：「我知道，你陪你的表妹去玩。」

艾雲瞪他一眼：「我知道昨天失約很不應該，但是，我已經道歉，我的私事，你最好不要管。」

「這幾年來，你從未有失約，你昨天竟然爲了她……」

「你到底還要不要補習？」

「我心情不好，不想補。」

「那好極了，由今天開始，我不會再替你補習。」

「奶媽的錢不用還了嗎？」

「謝謝你的關懷，上個月剛好全部還清，由這個月開始，是因為責任未完，不是利用你的補習費去還錢。人，不一定都是互相利用，現在你提出中止補習，正合我心意，再見。」

「艾雲哥，對不起。」瑪姬馬上截住他：「剛才我太過份了。」

「好，我接受你的道歉。」艾雲重新坐下來：「不過我想趁這機會聲明，等你考了港大學試，我不會再來補習。一方面，我自己要攷試，另一方面，難道大學生後面要跟個補習老師？」

「艾雲哥的話很對。」瑪姬了解艾雲的性格，不敢再惹他：「可是，如果我攷不到大學呢？」

「世伯會送你出國。」

「我不喜歡出國。」

「到時再算，今天復習地理。」

x

x

x

咖啡座，江玉霞到處張望。

「舅媽，你找誰？大表哥還有兩個鐘頭才下班，而且他下班後還要參加一個酒會，況且我們又沒



有約他。」

「唉！我今天把你帶出來，不是爲了雷文，是爲了我那寶貝小兒子。」

「艾雲表哥？」珊瑚精神爲之一振：「他下午有課，趕來也要一小時。」

「我並不是約了他，他來了也沒有用，這孩子一直給我添麻煩，我又不敢告訴他爸爸。你知道，你舅舅好偏心，對大兒子呢，說話也是溫溫柔柔的，對艾雲就不同了，沒事尋找錯處，要是艾雲犯了事，他真的會把艾雲打死。」

「艾雲表哥犯了事？」

「在你們年青人眼中算不得甚麼，但是我們做長輩的……特別是你舅舅頭腦守舊，他，唉……」

「艾雲表哥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珊瑚比誰都焦急。

「一筆胡塗賬，那女孩子幾次找我哭訴，可是，這些事情我怎管得了？」

「你就是等那女孩子？她是誰？」珊瑚驚愕：「爲甚麼把我帶出來？」

「那才煩呢，這件事本來和你一點關係也沒有，誰都知道你和雷文是一對，但那女孩子偏把你拖進去，反正這件事我應付不了，又沒有人可以幫我，我連艾雲也不敢說呢，祇好把你拖出來，或許你能助她一臂之力。」江玉霞露出微笑點頭，輕聲說：「她來了。」

珊瑚回頭一看，那不是趙瑪姬嗎？她的心房卜通跳了一下。

「伯母，」她怯怯的站在江玉霞的前面，樣子倒是很可憐的。

「請坐，這位就是你一直提起的珊瑚，艾雲的表妹。」

「珊瑚小姐。」

「叫我珊瑚。」侍者來，瑪姬叫了飲品，珊瑚說：「我舅媽說，你有困難？」

「我……我……」瑪姬望住江玉霞。

「大家都是女的，你可以告訴我，爲甚麼不可以告訴珊瑚，況且那是你的事，應該由你自己說，珊瑚是個很明理的孩子，我相信她會盡可能幫你。」

「珊瑚，我先求你一件事，我今天告訴你的話，你不要讓艾雲知道。」

「爲甚麼？你不是來討論艾雲嗎？」

「但是，艾雲知道我把一切告訴你，他會痛恨我，永遠不理我。」

「好吧，我答應你，但是，你不能向我撒謊。」

她啜了一口奶昔，似乎有點發抖，珊瑚覺得她實在可憐，拍了拍她的肩膀：「不要怕，把一切告訴我。」

「艾雲是我哥哥中學的同學，我們認識了很久，可能常常見面，艾雲一直對我很好，他見我功課追不上，還替我補習，我聲明，是免費的，他從來沒有收過補習費……艾雲沒有甚麼好朋友，他和我大哥是最好的了，因此他常來我家玩，我媽咪還爲他準備了一間客房，歡迎他隨時來我家留宿。一天晚上，我大哥生日，剛巧爸媽都去了日本，大哥約了一班人來家裏狂歡，你知道，艾雲是不喝酒的，



那晚大哥灌了他一杯，結果艾雲有點醉，哥哥叫我送他到客房休息，不久所有的客人都醉了。我送艾雲到房間，他……他大概真的醉了，他……拉着我不放，我……我們……」

「噢！天！」珊瑚倒在椅背上，她吃力的問：「你有了孩子？」

瑪姬搖一下頭：「事後艾雲向我道歉，我知道他是無意的，所以我也沒有怪他，祇要他對我好，事實上，他對我很好，每個星期來看我三次，每次總陪我三個小時，還在我家裏吃飯，我們去看戲，逛街，生活過得很好。直至你來了香港，他似乎對我冷淡了，不過這還不算甚麼，他由泰國回來，簡直換了個人，完全不把我放在眼內，最初我不知道爲甚麼，後來我在哥哥女朋友那兒，知道艾雲原來愛上了你。」

「我？我……」珊瑚不知道該怎樣說，承認和否認都不合適。

「由那天晚上開始，我已經把自己當作艾雲的妻子，我不會再嫁別人，也不能再嫁別人，如果艾雲因爲愛你而拋棄我，我不會怪你們，但是我會進修道院，度過我的餘生。」

「瑪姬，你千萬不要這樣做。」江玉霞憐惜地拉着瑪姬的手：「艾雲是個好孩子，他會對你負責任的。」

「就算他不負責，我也不會怨他，那一次，他祇不過酒後胡塗，他根本沒有存心玩弄我。而且，如果，如果……」

「如果沒有我的出現，她會娶你。」珊瑚握住拳頭抵住鼻子，壓仰着不讓鼻水流下來：「要怪要

怨，應該是我。」

「不，不，珊瑚，你千萬不要誤會，你比我漂亮比我好，祇有你才能配艾雲。」瑪姬焦急地抓住珊瑚的手：「我從來沒有恨過你，真的，都怪我不好，太死心眼，我放不下，我……」

「大家都是女人，我和珊瑚都了解你，愛一個人，而且把自己最寶貴的貞操都獻給他，當然希望一生一世和他在一起，這並不過份。」江玉霞安慰她：「不過，瑪姬，這一次你未免太敏感，太多疑了，艾雲雖然和珊瑚一起上學下課，但是，他們祇不過是表兄妹吧了。其實，艾雲的哥哥才是珊瑚的男朋友。」

「不，我已經問過我哥哥，他把一切都說了，艾雲……」瑪姬泣不成聲：「艾雲告訴哥哥，他祇愛珊瑚一個，他祇愛珊瑚一個……」瑪姬伏在桌上，全身抽搐，非常的淒涼。

「有這回事？」江玉霞惘然望住珊瑚，喃喃的：「有這回事嗎？」

珊瑚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挺堅強的：「你今天來，到底想要甚麼？」

「當然是艾雲，」江玉霞遞給瑪姬一條手帕：「別哭，有話好說。」

「如果你得不到艾雲，就進修道院做修女？」

瑪姬抽咽着點頭。

「這是恐嚇！」

瑪姬抬起滿是淚水的臉，不停的抽搐：「我不是……我不是……」



「珊瑚，你怎可以……」

珊瑚截斷江玉霞的話：「舅媽說得對，我們都是女的，我了解你，同情你。雖然我不懂事，但是我不會爲了自己，犧牲別人。好，爲了成全你，我退出。」

「真的？珊瑚，我感激你，感激你一輩子。」瑪姬抓緊珊瑚的手，很興奮，很激動。可是，祇一會，她又垂頭喪氣：「沒有用，就算你不理他，他也不會再愛我，他會對你死心不息！」

「相信我，我會令他回到你的身邊。」珊瑚站起來，拿起手袋：「我有事先走，失陪！」

珊瑚走出咖啡座，盡量的控制自己，她伸手召了一部計程車，上車說了地址，實在忍不住了，雙手掩面，放聲痛哭，人，整個地崩潰了。

司機在倒後鏡看了她幾次，終於忍不住問：「小姐，你沒事吧？」

哭了一頓，人似乎舒暢些，她抽咽說：「沒事，不要以爲我想自殺。」

她不會自殺，但是，非常痛苦，直到今天，她才明白，艾雲爲甚麼忽冷忽熱，情緒反覆，煩躁不安，脾氣怪，難合羣，原來他背着個裝滿秘密的包袱。

這個大秘密，就是瑪姬。

珊瑚相信艾雲真心愛她，連瑪姬也這樣說。可是，他已經和瑪姬發生了超友誼關係，該不該愛珊瑚，已够他痛苦。

都是那杯酒害人，爲甚麼要喝那杯酒？如果沒有瑪姬，一切有多美滿？

眼淚禁不住又流下來。

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不管是清醒還是酒醉，瑪姬是受害者，艾雲是應該負責任的。

付了車資，跑進花園，進客廳，剛巧錦姨由裏面出來，看見珊瑚滿面淚痕，不禁詫異，幸而家裏沒有別人。

珊瑚回到房間，把自己鎖起來，倒在床上哭了一會，人，突然清醒起來：她憑甚麼相信瑪姬片面之言？

要不要問問艾雲？

但是細心一想，艾雲在鱷魚潭跟老虎拍照時說過：「拍張相片唬嚇瑪姬。」如果瑪姬祇是同學的妹妹，他爲甚麼不說拍張相片唬嚇東尼？難道東尼就不怕老虎嗎？

她也問過瑪姬是誰？艾雲說是個小孩子，但是她見過瑪姬，亭亭玉立。

艾雲每星期去看瑪姬三次，也是事實，一去兩三個鐘頭，珊瑚都看到，雖然，學校的同學說他替瑪姬補習，但是，瑪姬強調他從來不收補習費。事實上，董宇凌的兒子替人補習賺錢是大笑話。既然不是爲錢，很明顯，是爲了人情，而且是一段情。

她也曾問過艾雲爲甚麼要替瑪姬補習，他始終說不出原因。

由泰國回來，艾雲一直沒有中止去看瑪姬，甚至爲了替瑪姬補習，把珊瑚扔在中環，自己開車走掉，由此，可以看得出艾雲仍然十分關心瑪姬。



綜合種種，加上瑪姬哭着向她哀求，這件事，絕對不會假。

不必問，也不能問，因為她答應了瑪姬，就算問，他有勇氣說真話嗎？

她答應過讓艾雲回到瑪姬的身邊，她必須要儘快想辦法。

她洗個澡，換了件新裝，到雷文的房間，等雷文下班。

雷文一回來先到珊瑚的房間，看不見珊瑚，在甬道上看見艾雲。

「你不是和珊瑚一起下課？」

「我下午還有課，她不到一點鐘就坐了媽的車子回來了。我回家也沒有看見她，大概她還在睡懶覺呢。」

雷文回到自己的睡房，意外地，看見珊瑚含笑坐在他的床邊。

「你在這兒，我正到處找你呢！」

「你向我求婚多少次？」

「一、二、三……記不住了，差不多一年，起碼求婚五十次。對了，最後一次，你答應我加以考慮的。」

「經過考慮，我答應嫁給你！」

「珊瑚，珊瑚！」雷文開心得把珊瑚整個抱起來：「珊瑚萬歲。」

「放我下來，我還有話說。你聽着……我要馬上舉行婚禮！」

「馬上？婚禮？」

「怎麼？輪到你要攷慮了！」

「不！我開心還來不及，不過，爸爸一向愛體面，我又是長子，婚禮一定要盛大隆重，馬上，恐怕辦不來！」

「辦不來就算了，我不嫁你！」

「千萬別生氣，可以想辦法，祇要十天八天的時間，就可以籌備一個豪華餐舞會。我們先訂婚，同時籌備婚禮。」

「雙管齊下，唔！這樣也好。你馬上通知家人，我打電話請媽咪爹地馬上來，反正，他們一直想來看我。」

「珊瑚，我真是幸運兒！」

×

×

×

董家上下各人，正忙得不亦樂乎，艾雲把珊瑚拉出花園。

艾雲面色慘白，指頭發抖，焦急而又吃力的問：「每個人都說你快要和雷文訂婚，是不是？」

珊瑚早有心理準備，因此十分鎮定：「訂婚，結婚，相繼進行，兩者之間，不會距離一個月。」

艾雲倒退着靠在樹上：「你答應等我，你答應過的。」

「等多久，哪一天，哪一年？」



「起碼等到你大學畢業。」

「是快了一點，才十九歲。」珊瑚一直向前行，艾雲拖着脚步跟住她：「不過，女孩子始終要嫁人，遲一些，早一些，分別不大。而且你大哥幾乎天天向我求婚，他給我的攷慮日期也到了。」

「你曾經說過愛我，」他慘笑：「騙人的。」

珊瑚在秋千架上坐下來：「我的確曾經深愛你，但是，愛和結婚，不一定有關連，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你也曾答應嫁給我！」艾雲十隻手指互捏在一起。

「是的，真對不起，我沒有遵守諾言。」珊瑚鞋腳撐着草地，盪了盪秋千：「我經過詳細攷慮，認為雷文更適合做我的丈夫。」

「怎樣適合？」艾雲揮着兩手嚎叫：「因為他是董家的寵兒，因為人人喜歡他，他有身份，有地位。而我，一無所有，因此你看不起我，選了雷文。你們都是選最好的，我們這些可憐蟲，誰喜歡，誰肯要？」

「不要看不起自己，學校不是有很多女生追求你嗎？這證明你很受歡迎。」

「我不要。」艾雲雙唇顫動，快要哭出來的樣子：「我……不……要……」

珊瑚黯然，頭垂到胸前。艾雲突然跪在珊瑚的裙邊，捉住她一雙手：「我們馬上離開董家，我有住的地方，我會去賺錢養你，爲了你，做苦力我也願意！」

珊瑚把手舉起，想撫一下他的臉，略一停頓，手又落下來。

「答應我，珊瑚，答應我！」艾雲哀求着：「我和雷文一樣也會做個好丈夫，我答應你不再鬧情緒，我把我的秘密告訴你，我會對你真誠，坦白。」

「艾雲，人除了真誠，坦白，還要問心無愧，對己對人負責。」

「我會的，我一定對你負責，我發誓不讓你捱苦，珊瑚。」艾雲搖着她的手：「答應嫁給我，答應跟我走。」

珊瑚閉上眼睛，咽一下唾液，她心動了，也心軟了。但是，她知道不可能和艾雲在一起，她不能令一屋子人失望，不忍心瑪姬走進修道院，更不能讓艾雲負疚終生，她清了清喉嚨說：「起來好嗎？艾雲，由今天開始，我已經算是董雷文太太，我們應該檢點些。」

艾雲霍地放開她的手，他仍然跪在那兒，他的鼻子、眼睛全紅了，他聲音哽咽：「不愛我，何必要我？」

珊瑚心裏明白，是她主動接近艾雲。

「人人欺負我，你也欺負我！整個世界都一樣，不公平。」

「對不起，艾雲。」珊瑚心痛了。

「對不起？」他一陣笑：「對小人物說話，不用太客氣！」

艾雲的笑聲一直沒有停止過，多麼的淒酸，多麼的哀傷，珊瑚聽得心痛，她柔聲說：「艾雲，時



候不早，回去休息吧！有甚麼話，明天再說。」

「我沒有明天，我沒有話說，我一無所有，有我在，沒人看得見，我不在，也沒有人記得起，我不再留戀任何人，也沒有人留戀我。」他緩緩的站起來：「休息，是的，我應該休息，太疲倦，太失望，還是休息好……」他邊說邊離開了花園。

珊瑚望着他的背影消失，眼淚一串串的滾下，她失去的，其實並不比艾雲少。

珊瑚一整晚沒有入睡，第二天，她一早起床梳洗更衣，拿了書袋便跑到樓下小餐廳，錦姨問她喜歡吃中式或是西式早點，珊瑚搖一下頭：「時候還早，錦姨，我等艾雲表哥一起吃。」

「看門的老胡告訴我，昨晚半夜，艾雲拿了個小皮箱走了。」

「走了？」珊瑚整個站起來：「他走到哪裏去？」

「我不知道，我根本沒有見過他。」

「我去告訴舅媽！」珊瑚扔下書袋，奔上樓梯。

「珊瑚！」錦姨追上去把她捉住：「不能讓你舅舅知道，他身體不好，他知道艾雲跑掉會氣暈，妳還是吃了早餐上學吧！我已經爲你準備車子。」

「我不吃，我吃不下。」珊瑚邊抽咽邊走下樓梯，穿過客廳，在屋子前的台階坐下來。

錦姨一轉身，已上樓去了。

珊瑚坐着發愣，腦海裏艾雲的影子像走馬燈，她突然有暈眩的感覺。

「珊瑚，」江玉霞穿着晨褸下來：「我已經找到艾雲。」

「真的？」珊瑚高興得跳起來：「舅媽，他在那兒？」

「你不要爲他擔心，他已回到瑪姬的身邊，瑪姬托我多謝你。」

「啊！」珊瑚不知道是喜，是悲，是甜，是苦。

「艾雲不聲不响的走掉，你舅舅知道了會很生氣，所以，我希望你幫忙撒個謊，如果舅舅跟你提起，你說學校要做……要做甚麼？大家一起做的！」

「PROJECT！」

「對，就是這個，你說他和一班同學去了西貢。當然，舅舅那方面，我會想辦法的，你可以幫艾雲嗎？」

珊瑚點一下頭：「我上學了。」

「我馬上把早餐拿出來。」

「不吃！」珊瑚拿起書袋背上，跑下台階，上車去了。

回學校，馬上去找艾雲，可是找不到他，一個早上，直至午飯時間，珊瑚終於忍不住去找東尼。東尼的態度十分惡劣。

「請問艾雲是不是住在府上。」

「是又怎樣？」



「他今天好像沒有上課。」

「那不關你的事。」

「他身體不舒服？」

「他又不是張君瑞。」

「艾雲很痛恨我！」珊瑚扁扁嘴，幸好眼淚沒流下來：「但是，我完全……」

「你不要自作多情，艾雲根本沒有提過你，因為你不值得，東尼說完就走。」

爲甚麼？難道爲了別人犧牲自己，也是錯的，爲甚麼？

艾雲一直沒有上學，珊瑚上課也顯得心神不屬。

她不是不知道瑪姬住在哪兒，她也曾想過去看艾雲，但是，她答應過讓艾雲回到瑪姬身邊，現在又難捨難分的追上門去，怎樣向瑪姬交待？

不過，她也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想艾雲，她要做的事情可真多，雖然訂婚餐舞會的事，全部由江玉霞和錦姨負責，雷文也親力親爲，但是，縫新衣，訂購鑽戒，還有許許多多瑣碎的事，別人是不可以代勞的。

況且董宇婷一到，珊瑚根本沒有一天空閒，母女兩大半年不見，董宇婷擁住女兒愛不釋手，一面又到處找艾雲。

「艾雲去了西貢做集體工作。」江玉霞馬上替小兒子說話，陪着笑。

「參加甚麼集體工作最沒有意思！」宇婷不開心：「他難道不想見姑母？」

「這孩子越大越不像話。」董宇凌不以爲然：「哥哥訂婚是一件大事。」

「他本來不想去，但是學校硬性規定要去的，不去的話，要扣學分。」玉霞說：「不信問珊瑚，艾雲出門還千萬叮囑，托我問候姑母，珊瑚也聽見的！」

「媽咪，舅媽說的都是真話。」

「學業要緊，做學生的應該服從學校的命令，反正我會逗留一段長時期，倆姑姪不愁沒有見面的機會。大哥，你好像對艾雲很不滿，訂婚嘛，又不是結婚。」

「二姑娘，你代我勸勸宇凌。」玉霞馬上說：「他管艾雲實在太嚴了。他動不動就罵，孩子在家裏好像沒有溫暖。」

「大哥，到我的房間，我有話跟你說。」宇婷說着，站了起來。

玉霞指住丈夫的背影，笑着對珊瑚說：「你媽咪來了真好，有人懲治他！」

「姑母也真偏心，我是她的未來女婿，她才跟我說過三句話。」雷文心裏不舒服：「回家就是講艾雲。」

「姑母是很疼愛艾雲的，因爲艾雲小時候，英俊，聰明，活潑，又會逗人喜歡，且常跟姑母說笑話，又唱歌又跳舞，姑母記着的是小時候的艾雲，她不知道艾雲變了。」玉霞嘆了一口氣：「都是你爸爸迫的，要做個小紳士，要依規矩，他的規矩真多，好啦，把艾雲磨成這樣。」



「我小時候不逗人喜歡嗎？」

「你呀，又土又怪。」江玉霞笑了起來：「喜歡把頭髮剪得短短的，又黑又瘦，最不喜歡女人，每次姑母逗你，你就馬上向牆角縮，所以姑母不喜歡你。」

「糟糕，她現在是我丈母娘呢！」

「放心！」珊瑚拍了拍他的手背：「媽咪愛我，怎能不愛我的未婚夫？」

雷文乘機拉珊瑚一把：「屋子裏氣壓低我受不了，我們到花園走走。」

「好吧，」珊瑚是一個隨遇而安的人，既然要做雷文的妻子，就不能不顧及他的感受，雷文不開心，她是知道的。

深夜，母女倆仍在宇婷房中聊天。

「我不喜歡那個錦姨，過份的奉承就是虛偽，她雖然裝腔作勢，挺柔順的樣子，說話柔聲柔氣，其實她這個人挺兇。」宇婷說：「倒是大嫂我看錯了她，當初大哥要娶她我一力反對，日久見人心，看來她還是蠻好的，哈！還有雷文，小時候像個土包子，長大了樣貌儀表都不錯，你艾雲表哥呢，妳選了雷文沒選她，是不是他長大後走了樣，不會是一臉青春痘的傻小子吧！他小時候挺白淨的。」

「他長大了就更英俊了，人又高，十分瀟灑，學校裏追求他的人可多呢！」珊瑚煩惱地揮揮手：

「媽咪，一言難盡！」

「我們母女倆還有甚麼秘密？」

「不是我沒有選他，我還挺喜歡他呢，雖然他脾氣很怪，常令人難堪，可是我都不介意。」珊瑚說着說着，哭倒在母親的懷中，這些日子她實在也忍得好苦。

「寶貝，別哭！艾雲欺負妳嗎？」

珊瑚搖着頭：「他沒有欺負我，祇是我回來遲了，他已經被人搶走。」

「這就是艾雲不對，他和你訂過親的！怎可以見異思遷？」董宇婷既心痛女兒被「拋棄」，又爲了艾雲的「變」而反感：「怪不得大哥說艾雲換了樣。」

「媽咪，我和艾雲根本沒有訂過親，祇是玩過娶媳婦的遊戲，他那時才六歲，根本不知道甚麼是愛情，妳怎能怪他？」珊瑚抹着淚水，塞在心裏的悶氣卻散了，人也舒服些，況且，她根本就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她也不小心眼，一下子就平靜了：「我也沒有怪他，祇是有點可惜。」

「那麼說，你喜歡艾雲不喜歡雷文。既然如此，何必訂婚，應該還有第三個。」宇婷不服氣：「我女兒那麼漂亮，不可能人人像艾雲那樣沒有眼光。」

「媽咪，妳知道嗎？雷文對我很好，很愛我，他寵我，疼我，對我又千依百順，被人愛是很幸福的。」珊瑚又想起艾雲：「愛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媽咪，我捱不住，我還是喜歡以前的一切，雷文也愛我，我也喜歡他，我們感情一直很好。」

「艾雲到底有沒有愛過你？在泰國時，你們感情不是很好嗎？妳在信裏告訴我，你很快樂，因爲和艾雲在一起。」



「艾雲是愛我的，但是他更愛自己。我們的感情向來都是四、六之比，付出六的是我，但是，雷文是百分之一百愛我。」珊瑚轉了一個話題：「爹地真的要到我結婚的時候才肯來？」

「他一個人打理那麼多生意，每個月都有人找他投資合股，他真的很忙，他送給妳的訂婚禮物妳喜歡吧！」

「珠寶首飾實在太多了，太多就不珍貴。」這話不是艾雲說過嗎？又想艾雲。珊瑚說：「沒有禮物比爹地更好，我要他！」

「傻娃娃，好，等會我給他打個長途電話，就算趕不及參加婚禮，也要儘早回來。」宇婷捏一下珊瑚的紅臉頰。

## 九

珊瑚穿上了金色的曳地晚禮服，吊帶式的，脖子上是她爸爸洪國強送的綠寶石鑲鑽的項鍊，上披一件荷葉形的金色小披肩。

江玉霞爲她在長髮上壓了朵金綫人造並蒂玫瑰花。

雷文穿的是一套黑色晚禮服，金色領花，金綫背心和袋口巾，那套名貴的白色衣服還未縫好，留待結婚時穿。

董宇凌送給他的鑽石袖口扣，剛配洪國強送的新鑽石錶。

「生意人沒有一部房車和一個司機實在不方便。」董宇凌說：「你結婚時，我送你一輛新平治房車，如果你和珊瑚喜歡組織小家庭，我就送媳婦一幢別墅。」

「你送雷文新房車，可以，不過，也得買輛保時捷給艾雲。」玉霞說：「董宇凌的小兒子連輛名貴跑車也沒有。」

「玉霞，艾雲做錯事你不教訓他，還要我送新車？」董宇凌搖搖頭：「你真的把孩子寵壞了。」雷文也認爲母親心中祇有弟弟。

「嚴父慈母，我並不覺得大嫂不對。」宇婷說：「你對艾雲管得嚴，要是大嫂也像你一樣，不把



艾雲迫瘋才怪，唉，我跟你說的話都是白費唇舌。」

「三妹，你不明白。」

「我明白，卻明白，棒頭出好兒，但那時代已經過去了，雷文沒打沒罵，還不是一樣好？」宇婷到底還是疼艾雲。

「二姑娘，我們去招呼人客，時候不早了。」玉霞挽住了宇婷邊走邊低聲說：「他老說我慈母多敗兒，唉，我連買件衣服給艾雲都不敢，做父母的，應該把兒女當朋友，孩子也有自尊心的呀！一見了面不是罵就是打，嚇得艾雲常往外面跑，回家就受罪，好可憐。」

「幸而還有你這個母親，大嫂，你也不能太懦弱，大哥做錯了，你應該堅持到底，他是越老越胡塗了。」

「他是一家之主，應該尊敬他，」玉霞輕搖頭：「嫁了他那麼久，從不敢跟他吵，女人嘛，丈夫第一，兒女第二。」

「這你就錯了，理字當頭，他做事不合理就跟他爭持，我支持你。」

「謝謝二姑娘！」玉霞看見客廳，偏廳，大小飯廳都裝飾得金碧輝煌，負責鷄尾酒會和晚餐的酒店領班和侍者也來了，再加上錦姨領導的白衫黑褲的傭人，全部已經準備侍候貴賓。

「樂隊吃晚餐的時候就到了。吃餐時奏點悠揚的音樂，情調會好些。」玉霞帶宇婷到處參觀：「花園的樹上都掛滿彩色燈泡，晚上一閃一閃很好看。彩帶和汽球都掛好了，有些人喜歡在噴泉或泳池

邊跳舞，因此花園都裝了擴音器，播放音樂，二姑娘，還有甚麼未妥善？」

「每一位貴賓來臨都送一朶毋忘我，準備好了沒有？」

「都準備好了，花屋還派了兩位售貨員來，她們會守在正門……」

「妳很週到……」

七點鐘，已經有一部份親戚到賀，花園的燈也亮了，雷文來接珊瑚迎接親友。

珊瑚正在和幾個同學聊天，突然傭人來請她聽電話。

「失陪！」她放下盛鷄尾酒的酒杯，到客廳的另一端聽電話：「那一位？」

「這兒太吵，說話不方便，馬上出來，我在後門等你。」

「你是誰？」人聲實在太嘈雜，珊瑚根本聽不到對方的聲音。

「我是瑪姬。」

「瑪姬！」珊瑚又煩又氣：「我已經訂婚了，妳還想怎樣？」

「我不想在這兒跟你說道理，我在後門等你，妳不來，會後悔一輩子。」

「喂，喂！沒頭沒尾，就這樣掛斷了綫。」珊瑚放下電話，邊走邊想，瑪姬爲甚麼在今天找她，

瑪姬就算是傻子，她既然在屋子附近，沒理由不知道董家今天辦喜事，她是不是要證明？

但是聽她的語氣很緊急，不去見她會後悔一輩子，她到底要甚麼花招？

會不會她和艾雲來，見她最後一次？



「珊瑚，我正在到處找你，你在這兒幹甚麼？爸爸說要等幾位專程由外國回來的貴賓，晚餐押後到九時半。」雷文挽着她的腰：「我怕妳餓，吃些點心。」

「雷文，我丟了手帕，你能不能到我房間替我拿一條？」

「當然，」雷文在她腰上的手收緊一下：「我樂意爲你做任何事情。」

雷文跑上樓，珊瑚連忙溜出花園，繞個大圈子，來到後門，幸而這時候傭人都去工作了，後院根本沒有人。

珊瑚開了門，走出去，果然看見瑪姬焦急得來回踱步。

「你終於來了！」瑪姬看見珊瑚很高興：「我知道你一定會來的！」

「我祇能逗留十分鐘，我十分鐘後不回去，雷文會到處找我。」

「艾雲的生死都不顧了，你不是很愛艾雲嗎？不會十天八天就變心？」

「我同情你，成全你，你到底還想怎樣？」珊瑚對她根本沒有好感。

「我很感激你，你一切都爲了我，但是，經過這一次事情，我發覺愛情不是一份禮物，不可以送贈的。」瑪姬長嘆了一口氣：「爲了爭取時間，還是長話短說：艾雲自殺了，我和哥哥把他送進醫院裏，我離開醫院時，他還沒有清醒，我們不知道他能不能救，所以請你去見他！」

「自殺？」珊瑚睜大了恐懼的眼睛：「怎會這樣的？」

「因爲你，快走，你家請客，找計程車很方便。」瑪姬拉住她。

「但是，今天是我訂婚，我拋下一屋子的客人，哎……」珊瑚急得哭了起來：「怎麼辦？我要怎麼辦？」

「你不去只好算了，」瑪姬說着就要走：「趕回去可能還可以見到艾雲最後一面，雖然他從未愛過我！」

「瑪姬，」珊瑚瘋狂般追上去：「我跟你走。」

上了計程車，珊瑚一直抽抽咽咽。

「艾雲離家之後，搬到我家來，住在客房，我以為可以有機會親近他，可是，他根本沒有看我一眼。最初幾天飯送去房間，他還會吃幾口，我想，應該是三天前，我送飯給他時，他問我你那一天，甚麼時候訂婚，我告訴他，今天，六時開始有鷄尾酒會，由那天開始，他整整三天沒吃過一口東西。我們看情形不對，昨天乘他洗澡，我和哥哥搜查他的房間，發現了滿滿一瓶安眠藥，我和哥哥可給嚇慌了……」

「他吃下了一瓶安眠藥？」

「也許艾雲好運，安眠藥和媽咪平時吃的消化片是一樣的，於是我們把藥片掉換了，果然，今天六時，哥哥放學回來去看他，他已昏迷不醒。」

「你不是說把藥調換了嗎？」珊瑚抓住瑪姬，好像要跟她算賬，她恨死瑪姬，艾雲是她害的。

「他三天不吃東西，吞下整瓶消化片，整整一瓶啊，不把胃磨壞才怪！」



「啊！」珊瑚頹然放下手：「他死了，妳還會不會去當修女？」

「本來不會，他死了我一定會。因為我害死一個無辜的人，除此之外，我無法贖罪，也許我應該判死罪。」

「你上一次……」

「都是謊話，撒謊的，騙人的！不錯，他替我補習幾年了，但他一直把我當妹妹，連我的手他也沒有拉過，別的就不用說了。他根本從未愛過我，如果爲了寂寞，他也不會找我，學校有很多女生追求他。但是，他甚至沒有請那些女生喝過一頓茶，我和艾雲，是純潔的。」

「你告訴我，幾年前艾雲因爲參加生日會喝了酒，你和他……」

「沒有這回事，絕對沒有，當我知道艾雲真心愛着你的時候，我氣瘋了，我要把艾雲搶回來，因此，我編織了一個故事，其實全是假的。」

拍！

珊瑚憤怒，痛心到了極點，她完全不受控制的，狠狠摑出一個巴掌。

「你打吧！我是該打的，我實在太過份，太自私，太……」她掩住臉，嗚嗚哭了起來：「我對不起……艾雲和妳……」

「對不起！」珊瑚黯然。

「我不單祇該打，還該殺，我實在是太豈有此理，哥哥說我沒有良知，心不如禽，真的，你打我

吧！打我吧！祇要你相信艾雲哥愛的祇是你，我死而無憾！」

「我相信他！」珊瑚擁住瑪姬：「我了解你！別哭了，大家都心煩。」

瑪姬打開她的手提袋，把一個相架拿出來：「我們發現艾雲哥昏迷時，相架在他的胸口上平貼放着的。」

珊瑚拿起相架看，裏面放着一張彩色相片，在泰國時，亞農替他們拍的。

艾雲坐在海邊，珊瑚跪在他的身後，她用兩條臂交疊繞住艾雲的脖子。

那時候，她們正在熱戀，兩個人都笑得很甜，珊瑚還把臉貼着艾雲的臉。

「我再也不要做他的泰國情人，」珊瑚撫着相片，流着淚展出一個充滿希望的微笑：「我要愛他一輩子。」

到醫院，兩個人奔進去，艾雲躺在床上，閉上眼睛。

東尼看見珊瑚馬上走過來：「瑪姬離去後不久，他已經醒來，很消沉，完全沒有生存意志。瑪姬的詭計，妳爲了成全他們被迫和他大哥結婚的事，我都說了。但是他一點反應也沒有，還閉上眼睛不理我，醫生說，他還會繼續自殺。」

「對不起！艾雲哥，全是我的錯。」瑪姬是真正的傷心，她太愛艾雲，祇望他康復：「等你身體好轉，任由你處置。」

「妳的話他會聽的！但不可疏忽，他現在心理不平衡。」東尼拉走妹妹：「我們在外面的休息室



等着，有急事按鈴，護士會馬上來，一切靠你了！」

東尼和瑪姬出去，拉上門。

珊瑚走過去，放好相架，替艾雲撥好頭髮，半月不到，艾雲憔悴了，面頰瘦削，皮膚又乾又黃，珊瑚憐惜地，在他的臉上吻了一下，他動了動，終於又靜止。

珊瑚跪在床邊，拉過他的手，把他的手背貼着自己的臉：「艾雲，你要爲我而生存，我愛你，現在你全明白了嗎？」

一顆眼淚，沿着他的鼻樑滑下，艾雲一向憂鬱、自卑，但是，珊瑚還是第一次看見他流眼淚。她吻一下他的手背，她的熱淚奪眶而出。

「今天是你和大哥訂婚的好日子。」他的聲音又沙又沉：「快回去！」

「我訂婚是爲了你，既然你沒有負欠瑪姬甚麼，我是有權愛你的。我本來就愛你，由始至終，我承認，我承認喜歡雷文，但喜歡和愛是不同的。」

「你悔婚，會令一家人失望。」

「我不能愛你，我會一生痛苦！」

「就當這個世界沒有我存在，依照原訂計劃做董雷文太太！」

「但，你是存在的，而且我知道你愛我，你爲我而死，這是最好的證明。我們既然相愛，爲甚麼要分開？」珊瑚很堅決：「你縱有一萬個秘密，我愛定你。」

「傻瓜！」他終於張開眼睛，眼神是那樣憂傷，煥散：「你跑出來，爸爸如何向親友交待？妳還悔婚，妳會把爸爸氣死，你知道嗎？爸爸有嚴重的心臟病，他不能受刺激。」

「我明白，我現在都明白，一切都爲了你爸爸，」珊瑚放開艾雲，仍跪着，雙手放在腿上，垂下頭：「你爲甚麼對我若即若離？爲甚麼忽冷忽熱？爲甚麼偷偷摸摸，不敢光明正大的愛我？是因爲你爸爸，你的秘密就是你爸爸的心臟病。他偏心，他從來沒把你放在心上，不是罵便是打，舅媽說的。他喜歡雷文，雷文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你怕開罪雷文，你爸爸會氣死，所以，你一切順着他。孝順是件好事，但你太過份了，爲了爸爸的命，竟然毀掉自己的命，這算甚麼？」

「珊瑚，」艾雲想去拉她，又沒有氣力：「妳誤會了！」

「我沒有誤會，我馬上回去告訴他，今天的訂婚宴會取消了，我不會嫁給雷文，因爲我跟定了艾雲。如果他受不住刺激死掉，我賠他一條命，反正我活着也沒有意思，我愛的不能愛，我不愛的却要跟他一輩子。他憑甚麼決定我一生的幸福與痛苦，父母也沒有這個權！」珊瑚扶住床邊站起來，艾雲馬上抓住她的手。

「你去哪兒？幹甚麼？」

「回家和你爸爸兩敗俱傷。」珊瑚伸手去按通往護士室的燈：「你要再自殺不要跑得太快，我一定會跟着來！」

護士進來，按艾雲躺下。珊瑚對她說：「請你看他，我一會回來。」



「他的情形應該請特護！」

「我就是他的特護，放心，馬上有人來接班。」珊瑚去找瑪姬：「我有事回家一轉，如無意外很快回來，我回來之前，你代我看守他好嗎？」

「好的！我也有話跟他說！」

「我送你回去！」東尼爲了彌補過去對珊瑚的態度惡劣：「反正我的車子就在樓下，等會兒我還可以接你回來，順便把瑪姬帶走。」

「謝謝你！」珊瑚一點也不客氣。

回董家，很多人用詫異的眼光望住她，雷文第一個奔上來，珊瑚揮手停止了音樂，站在樓梯的中央說：「各位！今天祇是一個普通的餐舞會，希望大家玩得開心！」

「珊瑚！」雷文在她身邊輕聲說。下面的人哄然，珊瑚留意董宇凌，他的確很生氣，但却站得好，沒有暈倒的跡象。「今晚我們訂婚！」

「沒有人訂婚！」珊瑚的聲音很响亮：「很不幸，我的愛人躺在醫院裏。」

「珊瑚，你開甚麼玩笑？」

「對不起！雷文。」珊瑚說話很輕，她再留心董宇凌，還好，他還會跟妹妹吵鬧：「我一直愛的是艾雲……」

雷文一手抓住她的臂：「你是存心耍我，玩弄我？」

「我不是有意的，但我的確傷了你，我萬分抱歉。今晚艾雲自殺，我希望你能諒解。」珊瑚輕輕拉開他的手，急忙跑上樓梯，走進房間。

雷文面色又紅又黑，江玉霞呆住了，錦姨張大嘴巴，董宇婷不知所措。

珊瑚換下身上的晚禮服，拉下頭上的髮飾，換了套T恤牛仔褲。她拿了個旅行袋，把一些日用品放進去。

董宇婷開門進來。

「孩子，你實在是太過份了，把所有的賓客嚇走，家裏每個人都不開心。妳舅舅還差點氣得暈了過去。」

「他沒事吧？」這是珊瑚最關心的，因為董宇凌氣死，艾雲會怨她一生。

「他還要陪幾個專程由外國來的貴賓，心裏怎樣不如意，也要裝笑臉。珊瑚，到底是發生了甚麼事？一夜之間全變了！」

「艾雲自殺……」

「噯？他死了，爲甚麼？」

「剛醒過來，人很虛弱，唉！都爲了我和他爸爸。」

「我不明白！」宇婷惘然搖頭。

珊瑚把事情的經過大致說了。



「艾雲雖然和姓趙的女孩子形同兄妹，但並不表示他愛妳，否則，妳應該一直和艾雲要好，又怎會和雷文產生感情？你說過和雷文感情很好。」

「這就要問舅舅，他喜歡雷文，要我和雷文好，不准艾雲愛我，而我和艾雲一直是相愛的，他不敢公開我們的感情，都爲了孝順他爸爸，不想他受刺激。所以，我們祇好偷戀，再加上個瑪姬，就弄成今天的局面。」

「不可能，絕不可能！」

「媽咪，艾雲爲了失去我而自殺，這是事實。」她拉上了旅行袋。

「你去哪兒？」宇婷追着女兒。

「去醫院陪艾雲，也可以說監視他，他還會繼續自殺的！」

「甚麼？剛從死神手上搶過來，他還要再跑回去？這孩子傻了！」

「起碼有點不正常，我和雷文訂婚，他傷心欲絕，自殺。又怕我令雷文傷心，因此而影响父親的生命。他覺得不能不愛我，愛我後果又不堪設想，於是一死了之。媽咪，妳剛來，甚麼都不知道，艾雲爲甚麼會由一個活潑可愛的男孩，變成憂鬱、頹喪？有自我毀滅的傾向？我想，除了舅舅，家中每個人都要負責！」

「我陪你看艾雲，如果他在這兒不開心，我帶他到瑞士！」

「媽咪，真的？」

「當然，我從小把艾雲當兒子。」

「媽咪，你好可愛。」珊瑚抱着母親又吻又叫，開心得流淚。

「我們現在就去看艾雲！」

「不！媽咪，我還要托妳辦兩件事，我把醫院病房房號寫下來，你能走開便來，一個人來！」珊瑚寫了些字，把紙條交給宇婷：「第一，雷文說過，我拋棄他，他會死的，叫舅媽，錦姨看住他。舅舅也隨時可能暈倒，他祇要有一點不舒服，馬上把舅舅送去醫院……」

X

X

X

珊瑚侍候艾雲吃過藥，用毛巾爲他抹咀，有人輕輕推開房門。

珊瑚走過去，看見母親很開心，但是一接觸到董宇凌那繃着、扳着，拉長着的面孔，她的心馬上向下沉。

董宇婷一個箭步到床邊，整個抱住艾雲：「孩子，你想把姑母折騰死麼？」

「姑母，對不起！」艾雲仍很弱：「我沒有到機場接機……」

「這都不重要，你安全就好！」

「爸爸……」

「哼！你的缺點也真多，脾氣古怪情緒化，對待愛情的態度曖昧，既然愛珊瑚又裝腔作勢，偷偷摸摸，大哥訂婚你離家出走我不跟你計較，你沒理由荒謬到在人家大好日子自殺。」



「爸爸，你千萬不要生氣，我對不起你，我……」

珊瑚馬上用身體去擋住艾雲，董宇凌樣子很兇，她怕董宇凌會打艾雲：「舅舅，也許我的話你不喜歡聽，但是，艾雲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你。」

「爲了我？呵，害我昨天在大庭廣衆出醜，這算是第幾層孝道？」

「艾雲愛我而不敢公開，是怕你受不住刺激因此暈倒，甚至因此而……」

「如果我暈倒怎能來看他，以爲這麼輕易擊倒爸爸？胡思亂想，無中生有，」董宇凌苦澀的笑：「我真要讓你看心理醫生或者精神病醫生。」

「他沒發神經，他祇是一片孝心，怕你受不住刺激暈倒因此而喪生，因爲你患了嚴重心臟病！」

「珊瑚……」艾雲制止住她。

「我有嚴重心臟病？」董宇凌哈哈笑：「誰說的？艾雲，你自己回答問題！」

宇婷也嚇呆了！

「我……」艾雲知道不應該招供。

「我年紀已經不小，一踏入五十歲，我每年都到醫生處全身檢查，我的內外器官很正常，就是少許低血壓，也有少許貧血，所以工作過勞我會頭暈，近年我開始吃藥丸，情況已有好轉，今年因感冒，曾經頭暈，祇此一次，對了，一直打理我身體的邊醫生，他從小看着你長大，也很疼愛你，太巧了，他是這兒的診治醫師，祇要他在，隨時可以CALL他。」董宇凌拿起電話，駁了街綫：「史提

夫，老董，你可以馬上來XX醫院，請你把我本年度所有的檢驗報告書拿來，特別是心電圖……對，謝謝。」董宇凌放下電話：「邊叔叔大約二十分鐘就會到達，二妹，我們到醫院的餐廳等他，艾雲，我不在，你可以把邊叔叔審問個清楚明白。」

「孩子，好好休息，不要怕，爸爸會了解你的。」宇婷和哥哥出去。

「艾雲，看樣子，舅舅真的不像有心臟病，到底是誰告訴你的可怕謠言？」

艾雲撒了個謊：「爸爸很多時候都說頭暈，尤其是以前，我自己太擔心，也許我誤會了，倒不好等邊叔叔來……」

X

X

X

「……你爸爸很好，起碼可以活到九十歲，我的話你當然不會相信，好，你爸爸的心電圖，心臟機能，狀態的報告書，我全部交給你，你可以問這兒任何一個醫生，如果他有心臟病，昨天你自殺，他早就受不住暈倒了，還有那不歡而散的舞會呢？」邊醫生一直笑：「他看見我，呱呱叫，氣魄不知有多好。」

「爸爸沒有心臟病，爸爸身體很健康？」艾雲高興得忘形，歡呼，甚至想跳躍，可是他太弱，起來又倒下去。

「我的兒子有你一半孝順就好，宇凌應該感到驕傲。」邊醫生嘆口氣，他開始為艾雲按脈門，看病歷表：「我現在是你爸爸聘請的醫生，你很弱，但胃部受到磨損，一星期內要吃流質，多喝鮮奶對



你有益，要不要我替你找個特護？」

「不要，邊叔叔，」珊瑚握着艾雲的手：「我會一天二十四小時的陪着他。」

「很好，艾雲，你體力不好，復元了要多吃東西和多運動，」邊醫生慈祥的笑：「好好休息，我去和你爸爸聊聊。」

邊醫生一走，艾雲情不自禁的擁住珊瑚：「我不用擔心，爸爸很好。」

X

X

X

艾雲留醫期間，連錦姨也來過了，祇有雷文一個人沒來過。

「別怪你大哥，他暫時還難於適應，過些日子就沒事了！」江玉霞把一碗燕窩鷄茸粥拿在手裏：「畢竟是兩兄弟嘛。」

江玉霞想餵艾雲，艾雲難爲情地不知所措，珊瑚連忙接過碗，她說：「舅媽，讓我來吧。」

「你看，有了女朋友，連媽都不要了。」江玉霞把碗放進珊瑚手裏。

「舅媽，你不要誤會，當初，艾雲也不肯讓我餵他。但是這兩天他實在弱，他拿不住杯和碗，既然他無能爲力，就不能不接受我的幫忙，其實他心裏不願意。」

「我是跟他開玩笑，艾雲害羞！我怎會不知道，而且艾雲太內向，」玉霞很惋惜的說：「他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他喜歡珊瑚，但雷文呢？早就擺出一副追求珊瑚的樣子，我還爲這件事跟艾雲說過呢！我說，艾雲，你既然不喜歡珊瑚，你大哥又那麼喜歡他，你就幫幫忙，成全他們吧！我還對他說過這

種話，他啞子吃黃蓮，苦在心裏，我不知道呀，早知道也不會發生今次的不幸。唉，這孩子，差點嚇死我。」

「艾雲不會怪你的，」宇婷說：「他直腸子，脾氣好！」

「對呀，他凡事逆來順受，這種性子，對別人當然好，自己就太辛苦了，他的大哥就不同，牛脾氣，嘿！這幾天，看見誰都好像有仇似的，他和艾雲差遠了。」

「媽，請你代我向大哥道歉，」艾雲說：「我對不起他！」

「說過幾十次了，沒有用的，所以，你回家休息，看見他，好好跟他說，他肯聽，兩兄弟就沒有事了，」江玉霞認真的說：「如果他罵你，或者不理你，你也不用理他，誰對誰錯有甚麼關係，愛情是不能勉強的，不應該爲了個女孩子，連兄弟情也不顧，我對雷文說：『大少爺啊，艾雲一直讓你，讓到醫院去了，你不是要他上天堂吧，』所以，艾雲呀，如果他蠻不講理，你不要理他，二姑娘，你多看艾雲，我就怕雷文跟艾雲吵，艾雲脾氣好，準吃虧。」

宇婷點一下頭：「你倒很明白事理，啊！大哥來了……」

X

X

X

宇凌兄妹和江玉霞回家途中，宇凌說：「我已經爲雷文訂了一部勞斯萊斯！」

「你不是說送他一部平治房車，小孩子何必那麼浪費，用勞斯萊斯。」玉霞搖頭，很不以爲然。

「這一次，雷文受打擊太大，」宇凌嘆口氣：「算是一種補償，他的心情不好，你爲他聘請一個



司機。」

「艾雲就沒有損失？萬一他死了呢？」王霞說：「他的保時捷不是化了影吧？對孩子，不該厚此薄彼！」

「放心，」宇凌拍了拍她的手背：「一切都依你。」

一個星期後，艾雲回家休息，由於他還沒有開始吃固體食物，宇婷不准他上課，好幾次，艾雲想找雷文說聲對不起，雷文一看見他，馬上繞道走開。

但是，雷文却找着珊瑚，那天，特地到大學接她下課，然後到郊外喝茶。

「大表哥，我和艾雲一直想向你道歉，那天晚上，我實在令你太難堪。」

「面子問題還是其次，但是，你主動要求和我結婚，你應該是愛我的？」雷文面皮紅到發疼：「艾雲一聞自殺，你馬上就心軟了，對愛情絕不負責！」

「因為我要對愛情負責，所以我才回到艾雲的身邊，我和艾雲，一早就相愛，不是玩娶媳婦的時候，是在泰國，大表哥，我承認我很壞，我利用了妳，因為我對艾雲有誤會，所以，提出和你結婚，是想氣氣艾雲，誰知道他受不住，自殺了，這證明他很愛我，也證明我過去冤枉了他，我和艾雲是真心相愛，他自殺不自殺，我心裏還是愛他。所以，大表哥，我真的很對不起你，我應該說：『我立心不良』不過，一人做事一人當，你不開心，請你懲罰我吧！」珊瑚很誠懇的說：「你和艾雲是對好兄弟，艾雲一向很尊敬你，你怎樣對待我，我甘心承受，但請不要爲了我，影响你們兄弟之情。」

「我們一起那麼久，你從來沒有愛過我嗎？」雷文的面色又由瘀變青黑。

「沒有，我和你祇有感情，很好的感情，」珊瑚毫不攸慮，十分坦率：「我們之間祇有感情，沒有愛情。」

「但是如果沒有艾雲，你有一天會愛上我的，是不是？」

「有這個可能，起碼，如果沒有他，我已和你訂婚，但是，事到如今，根本不可能，艾雲太愛我，我也愛他……」

X

X

X

一星期後，艾雲開始上學，一家子早起，都爲了艾雲康復後，第一天上課。

艾雲穿了件銀綠的T恤，同色長褲，白漆皮皮鞋，一個全白書袋，是宇婷由瑞士帶回來的，珊瑚也有一個紅色的。艾雲的衣服是江玉霞托朋友由法國剛買回來的，是名牌貨。

吃過早餐，艾雲和珊瑚到車房，艾雲一看，奇怪，他那輛紅色小汽車不見了。

他的車房泊了一輛全新的保時捷，是銀綠色的，閃亮亮。

他看了看珊瑚，珊瑚掩住咀笑。

江玉霞遞給他一個小皮夾，裏面都是鎖匙，宇凌見兒子優着，忍不住說：「這是你媽媽爲你選的顏色，她說你喜歡清雅，銀綠色的跑車，喜歡不喜歡？」

「保時捷是我的，」艾雲的眼睛閃着光，好興奮：「謝謝爸爸！」



「應該謝謝你媽，她吵着要買給你的。」宇凌輕擁玉霞的肩膊。

「謝謝媽媽！」

「時候不早，」玉霞拍了拍他的臉：「該上學了，小心駕駛！」

艾雲由於過份激動，手有點發抖。其實，他祇要得到珊瑚，他已心滿意足，現在一家子對他那麼重視，關心，愛寵，他真是又驚又喜，很不習慣。

珊瑚握着他的手，和他一起扭動車匙，艾雲很感激她，真想吻她一下。

自從他自殺回家後，他在家庭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

雖然，每次他叫雷文，雷文不理他，甚至不看他一眼，他是很難過，但是，珊瑚總是說：「你問心無愧，他不理你，是他沒有風度，何必理他。」

宇婷說：「你叫他，表示你尊敬他，他不理你，是他不念骨肉情！」

江玉霞說：「你叫他，對他好，尊重他，他會認爲自己很了不起，以後，你再也不要理他，他沒趣，說不定他反過來叫你，兄弟呀，分不開的。」

既然人人如此說，艾雲一看見雷文面色不對，馬上自己先走開。

這天回家，艾雲和珊瑚，發現家中有不少新面孔。

宇婷坐在大廳的中央，面孔就很嚴肅，玉霞誠惶誠恐，錦姨就是陪笑，笑容都有點僵麻了。

「艾雲，你回來了，你看看這個傭人如何，還合眼緣嗎？」

艾雲看見一個穿白色唐裝衫褲的男人，頭髮很短，年紀不大，很老實，不過，也不是笨頭笨腦：「他……」

「他叫亞勝，我特地請他來侍候你的，亞勝，以後你的工作，是專門侍候二少爺，別的事都不用管，二少爺的事，二少爺的東西，親力親爲，不得假手別人。」

「是的，姑奶奶！」亞勝去接過艾雲的書包，艾雲有點不習慣，皇太子似的。

錦姨指派了個女傭侍候珊瑚的，她也馬上過去替珊瑚拿書包，不敢怠慢。

宇婷的面色仍然很凝重：「艾雲回家之後，我發覺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這兒沒有一個傭人關心艾雲，侍候艾雲，有幾個下人簡直不把艾雲放在眼內，根本沒當艾雲是董家小主人，那幾個，我已經辭退，反正留着也沒用，不做事的！」

「二姑娘，是我不好，把大部份的時間放在宇凌身上，陪他應酬，和那些太太們聯絡感情，她們的丈夫都和宇凌有生意來往，這樣，家裏的事，我反而兼顧不到，」江玉霞連忙道歉，眼睛紅紅：「我實在不是一個賢慧的家庭主婦。」

「傭人這些小事，你理不到沒人要怪你，如果你事事親力親爲，又何必請管家，甚至那些被辭退的傭人，也不是你親自請回來的，大嫂，我可沒有怪你。」

「姑奶奶，卻是我不好，是我的錯，我太放縱她們，我沒盡責！」錦姨突然像演粵語殘片那樣，撲地跪在宇婷的面前：「姑奶奶，我以後一定會加倍勤奮，小心照顧二少爺，求你饒我這一次。」



宇婷皺眉搖搖頭：「起來吧，我又沒有爲難你，不過，也請你別爲難孩子，唉！奶媽在就好，她是最疼艾雲的！」

「奶媽因爲要回鄉，幾年前已經退休了，她不肯再工作下去，我也沒辦法！」

「我就覺得奇怪，艾雲從小活潑好動，蹦蹦跳，又挺會討人喜歡，怎麼變了憂鬱內向，大哥還說他不合羣，現在我終於明白，孩子缺乏家庭溫暖，是會變得孤癖和自卑，大哥一天到晚忙賺錢，大嫂又忙着做賢內助，雷文又不喜歡他，連傭人也對他不睬不理，他怎能快樂，怎能活潑，那兒還蹦跳得起來。」

「二姑娘，我很疼艾雲。」

「我知道你疼他，不過方法不對，單是供應物質，放縱他是沒有用的，他需要大量的愛和溫暖，有時候，母子倆多聊聊，不能讓他整天閉着咀巴，艾雲，珊瑚，你們快去吃點心……」

吃過晚餐，艾雲忙着溫習，他前後請假幾乎近一個月，而且他還要替瑪姬補習，這幾天瑪姬正在放港大入學試。

珊瑚到母親房間聊天：「媽咪，香港很多地方您沒去過，那兒找來一堆傭人，登報徵求？亞勝很不錯。」

「要是登報請人，就找不到像亞勝那樣能幹又老實的人，如果我登報，錦姨今天也不會嚇成這樣子，」宇婷笑了一下：「媽咪的辦事能力，連你爹地和舅舅都佩服，我着實有自己的辦法，我不會像

艾雲那樣單純，也不會像你那樣優，說起來，我也應該爲你和艾雲舉行一個訂婚舞會，讓你們訂了婚我才安心。」

「開舞會，艾雲大概已經溫習好功課，我去跟他談談。」

結果訂婚舞會沒有開，董家一家人除了董雷文，再加東尼和佩芝，邊醫生夫婦，金伯伯打了個長途電話給艾雲，保證他和珊瑚結婚那天，他一定到。

艾雲穿了套奶油色西裝，金栗色領帶，珊瑚身上一襲雪紡裙子，翠綠的，這完全是爲了艾雲，她知道艾雲喜歡綠色。

吃過晚飯，交換了戒指，艾雲和珊瑚已經算是未婚夫婦。

董家在貴賓廳外的夜總會，已經訂了桌子，一出去，剛坐下不久，樂隊正演奏「花月佳期」，邊醫生熱情的叫：「艾雲，珊瑚，跳舞，跳舞！」

董宇凌正在替兒子爲難，艾雲已經拖着珊瑚走出舞池。

珊瑚兩隻手繞住艾雲的脖子，艾雲雙手抱着她的腰，珊瑚貼着他的臉，閉上眼睛，千萬的甜蜜，和陶醉。

直至「花月佳期」結束，一個紅歌星上台唱：「深情比酒濃。」

「穿着西裝，是不是覺得很拘束？」

「拘束也要着，今天的日子，這種場合，我沒有理由穿件T恤配條牛仔褲，何況這套西裝還是你



選料的，穿上它就想起你，連心都甜了。」

「怪不得學校的同學都說你變了。」

「女同學？」

「男同學，那些女生過去現在，都迷你，你根本就是她們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你在醫院，整個走廊都是她們送給你的鮮花，如果不是我擋駕，你連睡覺的時間也供獻給她們。」

「你還妒忌她們？」

「誰妒忌？失敗者才妒忌，我是個勝利者，已經大獲全勝，還妒忌甚麼？」珊瑚用手輕撫他的髮腳，那兒燈光暗，又是舞池的角落：「你爲甚麼反對在家裏開舞會，你還是那麼怕熱鬧。」

「誰怕？聖誕節我就在家裏開舞會。其實我是不想令大哥太難堪……」

「昨天他已經去了日本！」

「事實我並不知道爸爸會給他放假，他昨天才離港，一天的時間怎可以籌備一個舞會。」艾雲厚道，提起雷文，心裏還有一點點的欠疚。

「你的話也對，艾雲，我們兩的訂婚戒指，都是舅舅付錢的，今天我們訂婚，你送什麼給我？」

艾雲想了想：「不能用錢買的東西才值得珍貴，我把自己送給你。」

艾雲的話，令得珊瑚如痴如醉：「我也是，不過，除了我自己，還有一樣禮物送給你，就怕你不喜歡。」

「你送的我都喜歡，在那？馬上給我。」艾雲點一下頭：「我也要送你一樣紀念品，甚麼好呢？今晚想好明天去買，明天是星期天！」

「我有了你就够了……艾雲，舅媽在看着我們笑呢！唷，我們跳舞已經跳了很久了，也該回去坐一會。」

艾雲拖着珊瑚回座，玉霞咕咕笑：「艾雲，你爸爸剛才可慌呢！連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兒子舞技超羣，真開心！」

「很好，」宇凌翹起大姆指：「艾雲今會的表現很好，不愧是董家之子！」

「不是的，爸爸，其實，我一共踏了珊瑚二十幾腳。」艾雲的臉因為難爲情而變了粉紅色，十分可愛。

「原來祇是虛有其表？」董宇凌哈哈大笑：「珊瑚，有沒有踏痛你的腳？」

「艾雲有踏我的腳嗎？」珊瑚傻傻的，惘然。

「她的三魂七魄都在艾雲身上，別說踏她一脚，打她一掌，她都不知道。」董宇婷撫一下珊瑚的頭：「愛情的力量真偉大，幸而她沒有因一時之氣嫁給雷文，否則，她一生也不會有幸福。」

「宇婷，」董宇凌馬上走過去爲妹妹拉椅子：「我們跳舞去。」

江玉霞和邊醫生夫婦聊天，東尼和佩芝走下舞池跳舞。

艾雲用手指扣住珊瑚的手指：「剛才妳說有東西送給我。」



「在家裏，等會兒回家，我拿給你！」珊瑚深深地看着他的眼睛：「媽咪說得不錯，我對你是有點意亂情迷。」

「假如這兒不是夜總會，」艾雲輕撫着她的手背：「我真想吻你！」

「我們現在立刻就溜走。」珊瑚轉着活潑的大眼睛。

「那怎麼可以？難道你不知道，爸媽，姑母和邊叔叔他們，全是爲了我們才留下來？他們根本不喜歡流連夜總會。」

「好吧，等會兒我叫媽咪提早散會，這樣，我們就可以自由活動。」

十二點半不到，就回家了，珊瑚把艾雲拉進房間：「坐着，我拿禮物給你。」她拿了東西回來，握在手裏：「先閉上眼睛。」

艾雲很聽話，閉起眼睛。

珊瑚把一個圈圈套進艾雲右手的小尾指上：「行啦！」

艾雲張開眼睛，那是一隻男裝的戒指，用小鑽鑲了IV兩個字母。

「好看嗎？」珊瑚彎下腰：「還記得我們在曼谷買紅寶石？我看見這隻戒指馬上想起你的英文名字，於是就偷偷買下來，一直想送給你就是找不到好機會。」

「今天是好機會，訂婚是應該送戒指的。」艾雲雙手一拖，珊瑚就坐在他的懷抱裏：「你那麼愛我，如果我失去你，生存還有甚麼意思！」

「但是，你曾經說過，你本來一無所有，失去我，對你來說，根本沒有甚麼改變。那時候，我好傷心，原來在你的心中，我是可有可無的。」

「以前我經常心神不屬，所以詞不達意。其實，我的意思是，我本來一無所有，既然從未有過，當然不會失去。但是，我既然有了你，你，就是唯一屬於我的，失去你，我又一無所有。所以，當我知道你和大哥結婚，我覺得，甚麼都沒有，在這個世界上，再沒有令我留戀的事物。而連你都變心當然也沒有人會留戀我，於是，我決定離開這冷酷的世界。」

「都相反的，大表哥說沒有我，他會死，但是他還是好好的活着，祇是脾氣變壞了。」珊瑚圍住他的腰，把臉貼在他的胸膛上：「你用行動表示你愛我，但是，你知道嗎？自殺是很愚蠢的！」

「我知道，假如我死了，多冤枉，得不到你還被人罵傻瓜。而且也會影响你一生的幸福，因為你根本不愛大哥。」艾雲托起她的下巴：「這兒不是夜總會，我可以好好的吻一下我的未婚妻。」

艾雲溫柔地吻她的額，她的鼻子，她的雙頰，從今天起，她是他的，他吻她的唇——精神上他們已完全結合了。

艾雲自從和珊瑚訂婚之後，性格越來越開朗，人也越來越活，逐漸回復他本來的性情。

以前，他固然遠離學校的女生，除了東尼是他的中學同學，他跟誰都沒有來往，那些男生見女生看見艾雲像見到甜蜜，而艾雲無論看見男、女同學都是鐵板的面孔，人家以為他驕傲，看不起人，因此，誰也不願意和他接近。現在情形好轉了，他主動幫助那些功課不好的男同學，看見女同學雖然沒



有來往，但是也會微笑點頭道句：早安！他參加籃球隊，也參加足球隊，反正他不用替瑪姬補習，他一個星期起碼有兩天時間打球。星期六就那兒都不去，陪着未婚妻，她喜歡去那兒，一定陪伴左右。以前他認為電子遊戲是智商低能，現在他也陪珊瑚玩電子遊戲。

星期日還會同珊瑚去西貢玩風帆。他教珊瑚在深水游泳，很有耐性，珊瑚也循步漸進。

放期將近，艾雲和珊瑚分別在房中溫習，艾雲天資敏悟，很快就把功課溫習好，還看了一些參攷書籍。他到珊瑚的房間，敲了敲門。「進來！」

艾雲開門進去，珊瑚不在臥室，再進內，看見珊瑚在套房的小書房內，正坐在書枱前，埋首唸唸有詞。艾雲在她的身後站了一會，珊瑚頭也沒有轉一下，於是艾雲走前兩步，用雙手矇住她的眼睛。

「大表哥，我還有一頁筆記沒有讀好呢！不要玩嘛！」

「心中仍然念念不忘大表哥！」艾雲輕輕放開手，坐在後面的椅上。

「是你？」珊瑚猛地旋過身，看見艾雲像鼓氣的青蛙，覺得他很好玩，笑了起來：「我怎樣也想

不到你會這樣頑皮。」

「你沒有玩過！」艾雲一點笑容也沒有：「起碼上一次我不會猜你是錦姨！」

「當初如果我撫摸一下你的手，我就知道是你。大表哥的皮膚比較粗，你細緻，手指又長。」

「啊！那麼說，你常常撫摸大哥的手。」艾雲托起頭：「蠻親熱，啊！」

「我差點嫁給他，連他的手都沒有碰過，你相信？我不明白你爲甚麼像個鼓氣袋。」珊瑚走到他

身邊，坐在他膝上，伸手就搔他：「我看你還能氣多久？」

「喂！不要，救命……」艾雲噗嗤的笑起來。

「沒有那麼容易，這一招你是捱不住的，因為你怕老婆。」

「你既然知道，饒了我吧！」

「饒不了你，除非你說：老婆大人，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珊瑚坐在他身上，他動彈不得，笑得沒了氣：「妳還不是我老婆呢！」

「你不求情，我就不停手。」

「哈……未婚妻大人，我不敢了……真的不敢啦！」

「饒你一次！」其實珊瑚自己也在喘氣，軟弱無力的靠在艾雲的懷裏。

艾雲靠在椅背上歇息，雙手擁住珊瑚，感到十分舒適。

「珊瑚，放完試，我帶你見個人，你猜是誰？猜不到？奶媽。」艾雲見沒聲沒氣的，低頭一看，

珊瑚已經在他懷中睡過去了。艾雲笑了笑，輕拍她的臉：「講義還要不要讀？還差一頁呢！」

「唔，不要，我好倦！」

「時候不早，明天還有早課，也該睡覺了。」艾雲一把抱起珊瑚，抱她進臥室，輕輕的把她放在床上，脫去她腳上的拖鞋，替她蓋上被子，拉上窗幔，關了燈，再檢查一下冷氣的度數，然後才開門出去。剛巧碰見董雷文由外面回來，艾雲叫：「大哥，回來了！」



「嘿！」雷文冷哼一聲，看了看珊瑚的房門，心又作痛了。

剛巧亞勝捧了個托盤上來。

「喂！碗裏盛着的是甚麼？」

「大少爺，是椰汁、鮮奶燉雪耳。」

「送到我房間去。」

「大少爺，真對不起！我是特地爲二少爺送來的，等會兒我通知錦姨，她會派人送宵夜上來給大少爺。」

「你噙嚇甚麼？我就是要這一碗。」雷文瞪着眼，從來沒有傭人敢不從他。

「每一位少爺、小姐都有專人侍候，我把二少爺的食物轉送大少爺，於規矩不合，因爲我是姑奶奶請回來侍候二少爺的。」亞勝彎着腰，很有禮貌的解釋。

「亞勝，大少爺喜歡，就送到大少爺房間。」艾雲說：「反正我不習慣吃宵夜，快送過去吧！」

「這……」

「姑奶奶，」雷文不屑的：「姑奶奶有甚麼了不起？她來我家作客，吃我們的，住我們的，霸道翼張。」

「不錯，我是吃董家的，住董家的。」宇婷可能一早已在樓梯上，但是三個人都背向樓梯口，因此沒有人看見她：「你呢？雷文，你不是吃董家的，住董家的嗎？」

「我姓董，我不該住在這兒？」

「我也姓董！」

「我是董家的長子。」雷文傲慢的說：「你已經出嫁了，妳姓洪的，這兒沒有你的份兒，你作威作福回洪家去。」

「雷文，你母親是怎樣教你的？」

「我心裏沒有母親，母親心裏也沒有我，她祇會護着這個怪物董艾雲，還有你這個多管閒事的老太婆！」

「雷文！」江玉霞由樓梯跑下來，指住他：「你竟然這樣對姑母？你還那裏像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你粗野、沒家教。快向姑母道歉！」

「你甚麼時候教過我？」雷文冷笑：「沒家教也拜你所賜。」雷文說完推開房門，進去，又用力拍上房門。

「作反，作反，」玉霞撫着胸口：「等宇凌回來，告訴他！」

「我不是那麼霸道，也不是想來惹事生非，你告訴大哥，我豈不是變成挑撥離間？」宇婷搖一下頭：「算了，幾十歲的人，還好意思和孩子計較！」

「我非要教訓雷文不可，艾雲，扶姑母回房間休息。對不起，二姑娘。」宇婷擺手，扶住艾雲上樓去了。



「姑母，大哥最近心情不好……」

「姑母明白的！」宇婷拍拍他的手，對亞勝說：「剛才你做得很好，以後二少爺就交給你了。他心腸太好太軟，容易吃虧，你要保護他！」

「我知道了，姑奶奶。二少爺，你真的不吃糖水？」

「睡前不吃東西的！」

X

X

X

「……媽咪，你不是那麼沒器量的，雷文說幾句話，妳就要走？」

「媽咪是個小女孩，一句話都吞不下，撒嬌？我是看見這兒一切都不錯，妳爹哋又一天打幾個電話來。」

「妳由瑞士來，忙這忙那，那兒都沒有帶你去，我和艾雲就快攷試，攷完試我們陪你到處玩。你留下來，過完暑假才回去陪爹哋。至於爹哋，我會打電話跟他說，他會答應我的。」

「你是他的心肝寶貝，怎會不答應你，你說服你爹，我就陪你們過暑假！」

「真好！媽咪萬歲！」珊瑚開心，又跳又叫。

「艾雲，你看，人家的未婚妻，還差兩年就過門，還像個小孩子。」

「我就是喜歡她活潑天真，起碼她年紀大了不會陰沉、刻薄、固執，小心眼又斤斤計較。」

「哈！連你也投她一票，全世界都寵她啦！你當心她將來騎在你頭上，名副其實的母老虎！」

「媽咪，你沒有理由教艾雲對付我的，丈夫寵太太不好嗎？」珊瑚撒嬌。

「我是擔心妳恃寵生驕，欺壓艾雲。艾雲是我的女婿。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何況他還是我的姪兒呢！」

「姑母，我是天生怕她的！」

「爲甚麼？」

珊瑚伏在艾雲的背上：「這是我們小倆口的秘密！」

宇婷看着珊瑚和艾雲，心花怒放。

宇婷差不多在董家半年，一直到艾雲升上畢業班，珊瑚上了大二，她才回瑞士，這期間，洪國強來過一趟，看見女兒和未來嬌婿，樂得幾乎就住下來不走。



# 十

珊瑚由外面回來，剛巧雷文要出去，撞個正着：「大表哥！」

雷文含笑看着她，她給他一個鮮明的感覺：珊瑚剛把長髮剪短，那頭短髮，配上她的圓眼睛，圓咀兒，圓酒渦，百分之一百像個美麗嬌俏的洋娃娃。

她穿了件沒有條子的緊身藍色上裝，配一條鵝黃三個骨西褲，一雙黃色的矮跟皮鞋，蹦蹦跳跳，蝴蝶一樣。雷文正要跟她說話，艾雲由裏面迎出來，一看見珊瑚，嘩然：「偷偷走出去，原來換了個人回來。」

「好看嗎？你喜歡嗎？」

「妳怎樣打扮我卻喜歡。」艾雲把她擁進懷裏，又吻了她一下：「你換了髮型更逗人喜愛……」雷文用怨毒的眼光望着艾雲的背影，他和珊瑚的笑聲，刺耳極了！

雷文上了他的勞斯萊斯，仍然忿恨難平，不停的詛咒着。

「大少爺又爲二少爺生氣？」司機亞培，新來的，才祇不過一個月左右，他四十歲年紀，黑黑實實，十分強壯，他雖然是江玉霞請回來的，但是對雷文十分忠心，因此，雷文已把他視爲心腹。

「怎能不生氣？看清楚表小姐沒有？玫瑰花還比不上她。」一提起珊瑚，他話就多了：「女孩子

我見過不少，就算是日本那個妞，也萬萬比不上她。表小姐愛我，要和我結婚，是我自己不好，馬上帶她登記結婚，就天下太平，我偏要攪甚麼盛大婚禮。我和表小姐訂婚那晚，他吞了幾片消化片，就裝自殺進了醫院！」

雷文嘆一口又氣：「表小姐天真無邪，竟然相信那小子真心愛她，爲她而死。爲怕他再自殺，竟然離開我，選了他。其實，那死小子視表小姐如眼中釘，兩個人一向如死對頭，他這一次要出死招，根本就是衝着我來，跟我過不去！」

「如果沒有二少爺，表小姐會不會重投你的懷抱？」

「當然會，她本來很愛我，她的缺點是直腸子，容易被人瞞騙。」

「大少爺沒有想過復仇？」

「當然有，他搶走我的未婚妻，我真想打他一頓。」

「你出手打他不大好，老爺不會放過你的。你自己不能出事，可以找別人。」

「你？你還不是等於是我是？董家上下，都知道你是我的人。」

「爲了少爺，我不方便出面，但是肯賣命的朋友我倒認識幾個，祇要給他們一些錢，殺人放火，他們都肯做！」

「一不做二不休，把董艾雲做了？」

「那倒不行，鬧出人命，事情就不簡單。」亞培一直開車過海底隧道，到九龍的飛機場，因爲雷



文要接兩個廠商：「大少爺不是說過，二少爺膽子小，怕事？祇要打他一頓，恐嚇他，擔保他馬上嚇得放棄表小姐，這樣，表小姐又再屬於大少爺，何必取他狗命！」

「唔！你找兩個朋友來，我先和他們談談，錢不成問題，做得好還有獎。錢和獎金我一共分成三份，你佔其中一份。」

「大少爺，我應該爲你效勞的，你好，等於我好。所以，我不會要大少爺的錢，過幾天，我會把他們約出來。」

「下手的時候，最好表小姐不在場，我怕嚇慌她！」

「這比較困難，他們總是出雙入對，二少爺很少單獨出外。」

「唔！讓我想一想。最近珊瑚學駕駛，艾雲送她到室內駕駛中心，馬上開快車去會他的奶媽，這時候，珊瑚不在，最適宜下手。」

「那就容易辦……」

×

×

×

奶媽離開董家的事，艾雲不知道怎樣開口向珊瑚解釋。

奶媽雖然六十歲，但是身體壯健，工作能力仍然很高，說她退休，根本是不可能的，況且她離開董家也祇不過五十多歲，連法定職工退休年齡還沒有到。

奶媽回鄉？她家鄉一個人都沒有，聽說她夫家的那間祖居，已被收歸國有，因爲沒人住，又沒人

料理嘛！無親無故，連住的地方也沒有，回鄉幹甚麼？在這兒，還有個艾雲，艾雲雖然是小主人，但他從不擺架子，對奶媽就像對母親一樣。

其中恩恩怨怨太多，很難解釋清楚，想帶珊瑚去看奶媽，讓珊瑚自己去發現，可是，他開了口，珊瑚竟然睡着了。此後他也找不到好機會。但是，他自從和珊瑚訂婚後，兩人形影不離，就算是各有事辦，分開也不超過三個鐘頭，所以，近年來艾雲已沒有辦法抽時間去沙田看奶媽，祇有約奶媽在外面見面，給她帶些好吃的，關心一下她的生活。

這天晚上，艾雲召了部計程車，讓奶媽回沙田，他自己去停車場取車去接珊瑚。到車房，穿過大馬路要經過一條很僻靜的小路，他眼看停車場在前面，正要掏出車匙，突然竄出兩條黑影。

艾雲退後幾步，兩個兇神惡煞的壯漢站在他的面前。治安不好，盜賊猖狂，當街行劫的事艾雲不是沒有聽過，他不是一個喜歡惹事的人，於是連忙去拿皮包，正要剝下名廠手錶的時候，突然其中一名大漢高喝一聲：「喂！」

「你們要錢，我正要拿值錢的東西給你們。」

「我們要錢又要命！」

「我和你們素未謀面，並不相識，無冤無仇，爲甚麼要我的命？」

「那是因爲你好事多爲，平日作惡多端，而且又強奪人妻，我們今天是來懲治你的，受死吧！」

如果對方要錢，好漢不吃眼前虧，艾雲不會爲了錢和這些亡命之徒搏鬥。但是，既然要命，就不



能不拚命維護自己。兩名大漢口未停手先下，艾雲奮力抵抗，可是，雙拳難敵四手，而且兩名大漢慣於打打殺殺，艾雲却是個沒有練過功夫的大學生，在他們重重的拳頭下，艾雲終於被打倒在地上。

其中一個一腳踏住艾雲的胸口，另一個從後褲袋拿出一柄彈簧刀來：「喂！怎麼停手不打了？」

「打他我們拳頭不痛？」操刀的用刀刮着鬍子：「他長得唇紅齒白，八九是憑那張青靚白淨的臉去搶人家的未婚妻，把他打個半死，也總有復元的一天，如果在他臉上……哈！不嚇死那妞才怪。」

「效果更好，獎金更多！」

「有勇無謀是沒有用的，這樣做，省力，又一勞永逸，擔保波士滿意。」

艾雲聽見他們的對話，也顧不了許多，扯着喉嚨高呼救命。

「住口，再叫先做了你，快動手，這兒距離停車場不遠，要是有人進出聽見他的叫聲……噓！停一下，你聽！」

「好重好急的皮鞋聲！」

「警察的皮鞋……」

「趕快在他的臉上劃幾刀。」

「來不及，警察有槍，我們又有案底，走吧！到啦！到啦！」

艾雲雙手握着那踏在胸口上的腳拚命向前一推，那人倒在地上，另一個扶他，艾雲連忙溜走。兩名兇徒也雙扶着逃去無踪。艾雲用盡平生之力，跑不到十步，便暈倒在地上。

醒來時，朦朦朧朧聽見珊瑚的哭聲：「艾雲，艾雲……」

「艾雲！」珊瑚握着他的手，貼在自己的臉上，抽抽咽咽。

有人替他按脈，翻眼皮，艾雲呼了一口氣，終於張開了眼睛。

他看見珊瑚坐在床邊，眼睛都哭腫了，她身邊是江玉霞，錦姨，另一邊是邊醫生和亞勝。

他知道今天下午雷文去了日本：「爸爸呢？邊叔叔！」

「他來過了，有點事出去。」江玉霞很擔心：「他很快回來！」

「我怎會在醫院的？」

「聽護士說，有一個男人送你來，說你受了傷，他把你的皮包一併交給護士，連姓名也不肯留下就走了。」邊醫生關心的問：「你又怎會被人打傷？」

艾雲把一切都說了。

「治安太差，一定是劫匪。」江玉霞說：「你以後出入小心！」

「董太太，我認爲他們並非普通的劫匪，劫匪無非想錢，二少爺沒有反抗，並且樂意把錢和手錶交出，手錶是姑奶奶送給二少爺的，起碼值一、二萬。但是，他們甚麼也沒有拿走！」

「都是那好心人救了他，他們不是聽見皮鞋聲慌得轉身便走？」

「但是，他們說二少爺搶走人家的未婚妻，雖然二少爺沒有槍，但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

「唔！」邊醫生點了點頭：「起碼，兩個歹徒對董家之事並非一無所知。」



「歹徒不要錢，却要在二少爺臉上割塊肉，他毀了容，表小姐就不會再愛二少爺，對那些劫匪有甚麼好處？」

「對他們沒有好處，」珊瑚猛然醒起：「但是對大表哥有好處。可是，我不會因為艾雲不再英俊就不要他！」

「珊瑚，怎會是雷文？他下午就已經乘飛機去日本。」江玉霞打着顫：「不信，馬上打長途電話找他！」

「就算是大少爺的主意，他也不會自己親自動手，這種事，祇要肯付錢，還怕沒有壞人去幹。」亞勝說。

「不會的，雖然最近雷文對艾雲不太好，打他一頓也許會。但，他們畢竟是兄弟，我不相信雷文那麼兇殘，會傷害自己的弟弟。」江玉霞掩面痛哭，喃喃的：「人又不是狗！」

「亞勝，大哥是絕對不會傷害我的，你怎可以亂說話？」艾雲按住胸口：「趕快向太太道歉！」門推開，宇凌走進來。

「宇凌！」江玉霞看看丈夫，滿面淚痕：「雷文不會這樣沒人性，亞勝認為是雷文買兇手……」

宇凌走到床前，慈祥的撥着艾雲的頭髮，他抬頭問邊醫生：「艾雲的傷勢不要緊吧？」

「傷勢並不重，可能那兩個兇徒並非想揍他一頓，而是想用刀在他面上……」

宇凌撫着艾雲的臉：「幸而一張漂亮的面孔，依然英俊。」

「老爺，」亞勝說：「我們還沒有報警，爲了二少爺以後的安全……」

「爸爸，我看還是不要報警了！」

「爲甚麼？」

「警方要問話，我要從實招，由於他們沒有搶錢，所說的話對大哥很不利，雖然他人在日本。」

「唔！你真是骨肉情深，雷文知道會怎樣想？好！就依從艾雲的話，今天的事算數，不報警！」

江玉霞鬆了一口氣！她對宇凌說：「要不要爲艾雲請兩個保鏢？」

「請保鏢幹甚麼？艾雲純善，厚道，和人無仇無怨，他又以德報怨，誰也不忍下手害他。而且，害他對誰有好處？好人自有好報，吉人天相，我相信上天也不會讓壞人呈兇。」

「艾雲今晚做得也很好，最後把那兇徒推倒馬上逃跑。否則，他們也會刺艾雲幾刀。董兄，真是吉人天相！」

「亞勝，你留下來照顧少爺！」

「舅舅，」珊瑚嘟起咀，用力捉住艾雲的手。

「你回家睡覺，明天還要上學！」

「不，我要留下來陪艾雲。」珊瑚倔強地，臉色通紅。

「好！表小姐留下。亞勝，你睡露台，風涼水冷。」宇凌望着兒子：「明天爸爸來看你，你喜歡吃甚麼？」



「我沒有甚麼，爸爸工作忙，用不着來看我了！」

「生意天天要做，兒子可不能每天生一個啊，爸爸實在太少關心你了！」宇凌眼眶發紅：「我知道你喜歡吃泰國木瓜，明天買兩個大的來。」

「艾雲能不能吃飯？」江玉霞問。

「他內臟沒有受傷，可以吃固體食物，牛扒、蔬菜都可以。」

「媽明天給你燉鷄飯。」

「生魚去瘀生肌，錦姨給你煲美味的生魚湯。」

「謝謝媽媽錦姨！」艾雲第一次用力握父親的手：「明天見！」

宇凌輕拍他的臉，還替他拉好被，像對嬰孩似的：「好好睡一覺，要甚麼告訴表妹和亞勝……」

×

×

×

亞培、亞廣、亞全，三個人縮在一角，垂下頭，連哼一下都不敢。雷文的臉上像蓋了一層霜。

「你們怎麼攪的，大水牛一樣，連個文弱書生也對付不了，他在醫院躺幾天，就可以上學。」雷文用手拍着桌：「我還被老媽子召回來，天天審犯似的，如果她不是我娘親，我一槍打死她。」

「大少爺，我承認一時疏忽，那死毛頭一喊救命……」

「你們爲什麼不找一處僻靜的地方下手，隨便也喊出個人來？」

「大少爺，不吹牛，地點是一等一的好地點，那條街，不長也不短，兩面通路，易於撤退，而且

全條街，除了一個又長又大的停車場，就祇有一間五金店！」

「問題就在五金店，那小子一喊，路不長，好啦，人都喊出來了！」

「大少爺，五金店最遲八時就上舖，那時候差不多十點鐘，五金店黑麻麻。我們選地點也是想過的，還有那停車場，管理員晚上一定坐在那小木亭內看武俠小說，裏面磨打聲又大，別說路口，到停車場門口，那叫聲也不會驚動他。」

「那你們爲甚麼還不動手，打他那麼幾下，替他按摩？哈！這一次送進醫院，一家人當他寶，他更驕了。」

「亞廣和亞全說，他們正要動手，警察追來，所以……」亞培搭了一句。

「對呀，警察有槍，我們祇有刀，路又短，被警察瞄準，哎！一定小命不保，祇好放他一馬！」

「警察，那來的警察？」雷文用鉛筆敲着桌邊，後來又把鉛筆折斷：「是個過路人把他送去醫院的，你們一班人都是飯桶，還說有膽量。」

「大少爺，你不要生氣，下一次動手，一不做二不休，把他幹了。」

「幹了？做夢，現在一家人護着他，人人提高警惕，他那個男工可不是善男信女，竟然說我買兇打艾雲。老媽子就是怕她的寶貝小兒子沒命，請了兩個保鏢守住病房門口，千奇百怪，十足電影『教父』，你們根本沒機會下手。」雷文打開抽屜，拿了一疊錢擲過去：「算了！別再爲我添麻煩。」

「我們如果有柄手槍就不同！」



「槍？能買得到嗎？」

「有錢，火箭，穿梭機都買得到。」

「唔……」雷文點一下頭。

×

×

×

很快，艾雲又和珊瑚開開心心的上學去了，對發生的事，他一點也不放在心上。

同學都很關心他，替他抄筆記，其中兩位教授，還在下課後給他補課。

艾雲的領悟力和記憶力特別強，所以，缺了課祇要他肯補一補，很快又可以追得上了。

同學邀他下課後打球：「打一場籃球！」韋斯說：「上星期少了你，打不成，大家很掃興。」

「踢足球好不好？」艾雲捏一下左臂：「我怕左手還不靈！」

「我們選籃球，也是想試試你的左臂，如果還不好，該回醫院做物理治療。」

「你們都那麼關心我，謝謝。我通知一下珊瑚，怕她早已安排節目。」

吃午餐時，艾雲把踢足球的事告訴珊瑚。因為她早上說好了下課後和艾雲去買唱片。

「難得人家那麼關心你，你怎好意思拒絕？」珊瑚馬上表示同意。

「你呢？拋下你一個人，這樣好不好，我叫媽派司機來接你回去，我們吃過晚餐去買唱片。」

「我也不能回去呀！」珊瑚一伸手，坐在隣桌幾位女生馬上走過來：「我下課後要打棒球。」

「原來你早有節目！」

「別忘了這兒有韋斯的女朋友，韋斯怕我從中作梗，找人來跟我說了。」珊瑚笑笑：「別說我有節目，我寧願坐下來看你打球，也不會先回家！」

「珊瑚，你真好！」艾雲情不自禁的握着珊瑚的手。

「嘩！」衆人哄然。

「叫甚麼？」珊瑚每人打一下：「整個CANTEEN都是你們的聲音！」

艾雲看一看錶：「我第一堂有課，先走了！」

艾雲走出去，露絲說：「艾雲真是變了，連走路也昂頭挺胸。」

「他連穿衣服的品味也全改了，以前一件T恤牛仔褲，掛個布袋。現在白長褲，貼身反領T恤，全是今年最流行的。白漆皮皮鞋，白軟皮鞋也有幾雙，一套套的運動衣、運動鞋，放在出租衣物櫃，打完球回家還是乾乾淨淨，和以前吊兒郎當的樣子，完全換了人。」

「艾雲雖然是全校最英俊的男孩子，但是，過去他太頹喪，時常無精打采。現在就不同了，挺神氣的，更好看了！」

「其實上課嘛！又不是參加舞會。我也是一條西褲，一件T恤，大不了穿條裙子。但不修邊幅就不大好。」珊瑚說：「假期他和我出去玩，還穿西裝呢！他最怕打領帶的，我問他煩不煩！他說，別喜歡他穿西裝，順他爹的意，領帶呢，習慣了不太煩。以前舅舅不喜歡他，見了不是罵，就是打，現在可寶貝了，每次看見兒子穿西裝，就喜極而叫：白雪公主裏面那個白馬王子，大概和艾雲差不多了



多少？我們一家人都給他逗笑。」

「妳舅媽呢？聽說那管家也很兇，刻薄艾雲。東尼到處講。」

「過去董家的人對艾雲都缺乏照顧，才會發生那麼多事。我媽咪走了還隔天打電話給舅舅舅媽，叮囑要關心艾雲，現在家裏的人對艾雲都照顧。艾雲那自卑、孤僻，不合羣的性格也改變，所以人人都對他好。」

「珊瑚，我們真羨慕妳，我們追了艾雲一年，沒有一個成功。」花拉振振咄咄：「艾雲就是喜歡你一個。」

「我好運！而且也要講緣份。差不多到上課時間，我們走吧！」  
幾個女孩子有說有笑離開食堂。

「珊瑚請借我一雙球鞋，穿皮鞋打棒球很吃虧！」

「可以！好朋友嘛！哈……」

學校生活，是最快樂，最值得人懷念的，同學與同學之間，互相關心，彼此交換讀書心得，一同上課，一同遊戲，是真正人生的黃金時代。

珊瑚和艾雲都很快樂，祇是他們上課、下課，或假期出外遊玩，經常會看見兩個鬼鬼祟祟的人，在不遠處。

「他們幹甚麼？我們像疑兇？還是警方證人？」珊瑚可忍耐不住了。

「他們是在保護我。」艾雲握着她的手，拍了拍她的手背。他們剛由赤柱一間開張不久的餐廳走出來，到市集四處散步：「媽的一番好意，總不能拒絕！」

「舅媽其實很疼愛你，對雷文就不大好。你被人打傷，舅媽第二天就打長途電話召雷文回來，我們都聽到的，雷文回來，她還把他叫進房間審查了一頓。」

「媽向來管大哥比較嚴，好像爸爸對我一樣，每人管一個，也公平。」

「我認爲你被人打的事，和大表哥很有關連。」

「珊瑚，你不要開玩笑，大哥不是這種人。」

「那麼你說，萬一你有甚麼三長兩短，對誰最有利？」

「我不相信，我死了你馬上去嫁大哥。那他就沒有好處！」

「每個人的看法不同。」

「不會的，大哥一向正派，他怎會認識那些歹徒？」

「你受傷那天晚上，有人聽見亞培房中有吵架聲，雖然聲音很低，沒有人聽到談話的內容，但的確有人在亞培的房間吵。亞培這個人，你敢不敢擔保他？而他是大表哥的親信。」

「表小姐，我受傷那晚，大哥還在日本！」艾雲仍在爲長兄辯護。」

「好！我查到誰進過亞培的房間，我再跟你討論！」

「你又不是私家偵探。」



「我可以找亞勝幫個忙，而且，你別忘記了，董家有一半傭人，是我媽咪請回來的，他們是我們的人。」

「別我們，他們。珊瑚，你看這種牛仔褲質地多好，又薄又挺，我們買幾條回去，來了總得買點東西。」

「好呀！」珊瑚又開心了：「這顏色特別，我買三條，瑪姬會喜歡……」

×

×

×

「珠兒，這條牛仔褲送給你！」珠兒是錦姨派她來侍候珊瑚的，跟了珊瑚一年多快兩年。最初她對珊瑚不盡責也不忠心，時間久了，她態度總算有所改變，況且，珊瑚對她也實在好。

「哎唷！我的小姐，這牛仔褲的顏色好特別，我珠兒還是第一次見到。」她就是喜歡禮物。

「所以我特地把它買回來，兩主僕，每人一條。」

「小姐，你對我那麼好，我無以為報，我們窮人呀，除了命便甚麼都沒有！」

「那就送我一條命吧！」

「窮人連命都不值錢！」

「那就省回吧！」

兩主僕哈哈大笑，艾雲敲門進來。

以前珠兒眼中沒有艾雲，現在態度也改變了：「奴婢告退！」

「像演粵劇，別忘了你的牛仔褲。」

艾雲把珊瑚拉出露台，抱她上吊椅，他自己拿了張高背藤椅坐在珊瑚身邊。

「我們訂婚那天，我答應送你一份禮物，還記得嗎？」

「唔！快要一年了！」

「也總算成功了！你也閉上眼睛。」

一隻指環，套在珊瑚的右手中指。

珊瑚心裏想，到底是紅寶石？還是綠寶石？總之就是寶石：「可以看了嗎？」

「唔！可以了！」

張眼一看，哈！甚麼都不是，是一隻奶油色的象牙戒指，她傻住了。

戒指的花紋並不齊整，但看得出雕刻的人很用心，祇是技術欠佳。

戒指中央，有一個S字和V字。

艾雲臉微紅：「象牙戒指，是在泰國時買的，覺得它很好看，很潔淨，就買下了。回來才發覺太小，連尾指也戴不下，可是，是自己喜歡的，又捨不得轉送給別人。我和你訂婚的第三天，無意中發現這隻收藏好的戒指，靈機一觸，買了全套雕刻刀，先刻了花紋，笨手笨腳，斷斷續續，竟花了八個月時間，後來在當中刻了兩個英文字母，S是你，V是我。珊瑚你喜歡嗎？」

「艾雲，我高興得想哭！」珊瑚幾乎仆倒在地上，艾雲連忙雙手接住她的身體。珊瑚抱着他的脖



子，哽咽着：「它是世界上最珍貴的禮物。」

艾雲抱她坐在高背藤椅上，他吻了吻她的眼睛：「沒有任何事、物比你更值得珍貴，我是世界上最的幸運兒。」

「我才是最幸運的。」珊瑚啜一下他的唇：「多少人想得到你！」

艾雲再也不放開她，一對兒雙雙擁吻，露台外的小鳥歸巢，晚霞，落日，一點兒也影响不了此刻的他們。

他們是有緣人，不會在這時刻，突然跑出個人來。

晚飯後，宇婷的電話來，還是那句老話：「呀！夜長夢多，珊瑚你還是提前和艾雲結婚吧！」

「媽咪！我還有一年多才大學畢業，我喜歡唸書。」

「結了婚不可以唸書嗎？外國七十多歲的女人，曾孫兒都有了啦！還不是一樣上大學？」

「媽咪，你的要求不是結婚那麼簡單，你還要我爲董家生孩子，有了孩子，肚子像個大汽球，怎樣上學？」

「暫時停學呀，生了孩子再上課。」

「哈！媽，你想得週到，」珊瑚翻翻眼：「你等一等，你女婿跟你說。」

「姑母！」

「媽咪！你是我女婿，怎能叫我姑母呢！」宇婷馬上更正。

「媽咪！珊瑚很喜歡學校生活，而且她還小，做母親還不適合，就讓她繼續唸書吧！」

「你怎麼老爲人家着想？你們不結婚，有人不會放過你。你和珊瑚結了婚，那些壞人就無計可施也不會再打珊瑚的主意，你明白嗎？」

「媽咪，上一次完全是意外，那些祇是過路劫匪。」

「孩子，你太忠厚。最近，有沒有人欺負你，爲難你？」

「沒有，每個人對我都很好！」

「爸爸呢？」

「招待外商，今晚很夜才回來！」

「告訴他，明天給我電話，媽呢？叫她來，我有話問她！」

「媽！」艾雲對江玉霞說：「姑母的電話！」

江玉霞含笑接過電話，珊瑚把艾雲拉出花園。

「如果我們結了婚，就沒有人再會害你了，是不是？」珊瑚仰起頭問他。

艾雲點了點她那圓圓的鼻尖：「誰會害我？要害，早就害了。」

「以前你沒有跟我訂婚，這件事因我而起，亞勝也認爲大表哥可疑。」

「沒有這回事，我活了差不多二十一年，從來沒有見他害過人。」

「人很難說，你會變好，他爲甚麼不可以變壞？」珊瑚把頭靠在艾雲的肩膀上：「上一次你被人



打傷，下一次不知道會怎樣？我好害怕，艾雲，沒有你我會死的。我吃安眠藥的時候，先會檢查一下是不是消化片。」

「啊！說來說去，」艾雲被她逗得笑了起來：「你就是耍取笑我！」

「我都擔心死了，你還笑！」珊瑚用力搥他，扁扁嘴就流下眼淚來。

「怎麼了？嘎！」艾雲用另一隻手托起她的臉，一面用手帕替她抹眼淚，一面呵護她：「別哭，嗯！我心會痛的。剛才我以為你和我開玩笑，我不知道你當真的。對不起，」艾雲吻她兩邊面頰：「好了，不要再生氣了。」

「艾雲！」珊瑚伏在他的懷抱裏，緊緊抱住他：「我們還是結婚吧！大不了我連書也不唸，學也不上。」

「不可能的！」艾雲撫着她的短髮：「我還是個學生，連自己都養不起，那有錢養家。」

「舅舅一定要等你大學畢業，才讓你進公司做事嗎？」

「應該是的，大哥也是大學畢業了才進公司。」

「那我們去瑞士，在那邊你很安全，可以繼續唸碩士、博士。」

「我不能離開爸爸，因為……因為我是董家的兒子。」

「他還有個兒子董雷文，還是長子呢！他偏心。」

「現在他不是對我很好，珊瑚，其實你不了解爸爸，他疼我，也很疼你！」

「他疼不疼我沒關係，我自己有父母。你被人打，差點就沒命，舅媽還爲你請兩個保鏢，他做過甚麼？他根本不關心你的安危，媽咪比他還緊張，你要是有甚麼意外，我不放過他。」

「唉！」艾雲不知道應該怎樣說：「相信我，我沒事的。」

「好！反正我學習駕駛的課程完了，以後你到那兒，我就到那兒。」

「我去男洗手間呢！」

「你呀！」珊瑚伸高手打一下他的頭：「比我更不知天高地厚。」

「笑一下！」艾雲用手指搔她的臉。

「笑甚麼？你……」珊瑚終於還是被他逗笑了，追着他打……

X

X

X

珊瑚總是擔心艾雲，却被她想到了一個好方法。

珊瑚從浴室出來，套上一件銀綫貼身上衣，玫瑰紅色的束腳馬褲，一雙銀色低跟鞋，帶子交叉綁到小腿上。她刷了刷頭髮，到艾雲的房間，艾雲剛穿上件綠間條T恤。

「爲甚麼穿得那麼性感？」艾雲打一下她的屁股。

「流行嘛，妒忌呀？」

「勝利者是不會妒忌的。」艾雲吻她一下：「反正又沒有人敢碰妳！」

兩個人擠在一張椅裏，艾雲用手指在她那裸着的雙肩和背部畫花。



「還記得卡露蓮？」

「小朱的女朋友！」

「不是我們學校的卡露蓮，想想你大哥。」珊瑚焦急地頓着腳。

「啊！大哥的前戀人，爲甚麼突然提起她？」

「雷文本來是喜歡卡露蓮的，卡露蓮還找你幫過忙。」

「是的！她還說，如果沒有你，大哥會和她結婚的。她叫我追求你，好讓她找機會把大哥爭取回去。」艾雲搖一下頭：「可惜！大哥失去你，還沒有聽說他再去找卡露蓮。其實卡露蓮也不錯！」

「是雷文不要她的，雷文大概不好意思再去找她，所謂好馬不吃回頭草。但是，卡露蓮就不同，她對你大哥痴心一片，如果她知道我和你訂了婚，她馬上會主動去找雷文。」

「誰告訴卡露蓮，我們訂了婚？」

「我們！」

「我們？」

「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我們訂婚是光明正大的。我和你訂婚，雷文和卡露蓮重拾舊歡，」珊瑚拍一下手：「天下太平。」

「我們甚麼時候告訴卡露蓮？」

「想到就做，當然是現在！」

「貿貿然到她家，要是她不在家，要是她有了新男朋友？」

「不會的，別嚇人。」珊瑚想一想：「還是先打個電話給她，比較妥當。艾雲，由你打電話。」

「我怎會有她的電話？她又不是我的女朋友！」

珊瑚疊起雙臂攔在艾雲的肩膀上，大眼睛溜溜轉：「舅媽說過卡露蓮和董家有生意來往，那麼說董家的其中一個電話簿，唔！金色那一個必定有卡露蓮或她爸爸的電話。」

「你的話不錯，卡露蓮和我們是世交，她又是大哥的同學。」

「快到樓下把那金色電話簿拿上來，看看有沒有？」

艾雲跑到樓下，遇見錦姨：「你和珊瑚說洗過澡就下樓吃點心，點心都冷了，珊瑚呢？」

「我們有點事，對不起，錦姨。麻煩你叫亞勝送到我房間好嗎？」

「再熱了送上去！」以前，她不把艾雲咒罵一頓才怪。

艾雲吐一下舌頭，回房間把金色電話簿交給珊瑚。

「一起看，我不知道她爸爸的名字，慢着，這不是卡露蓮嗎？」

「這是寫字樓的電話，五時三十分，該下班了吧！」

「你看，這兒還有卡露蓮的電話，這個一定是家裏的。」珊瑚叫着，可真興奮：「快打去！」

艾雲覺得這樣做很滑稽，急巴巴的打個電話告訴別人自己定了婚，而這個人和他又拉不上甚麼關係，就好像上一次卡露蓮拉他進餐廳一樣莫名其妙。不過，從這件事又可以看出珊瑚是如何關心他，



愛他，愛他有如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毫不猶豫的撥了電話。

一會，卡露蓮來聽電話，艾雲一聽見她的聲音，又驚又喜：「……」

「喂！那一位？」

珊瑚低聲的說：「說話呀！」

「卡露蓮姐姐，我是艾雲，董雷文的弟弟。」艾雲面都紅了。

「啊！艾雲，我記得你，好嗎？」

「很好，謝謝！最近大哥有沒有找你？」艾雲一面看住珊瑚的咀型，一面說。

「早就沒有了，他迷你的小表妹，那兒還會想得起我。」

「但是……但是珊瑚表妹已經和我訂了婚了！」

「怎麼？」卡露蓮在電話裏尖叫：「你和那小表妹訂了婚？甚麼時候？今天還是昨天？請客爲甚麼不請我。艾雲，我還沒有給你們送禮呢！」

「訂婚大半年了，沒有請客，因此也沒有請你！」艾雲被她迫昏。

「你表妹和雷文一點關係也沒有？」

「甚麼關係？」艾雲聽了這句話，很不高興，珊瑚見他面色變了，用口型問他發生了甚麼事。

艾雲搖搖頭，撥着她的肩膀。

「真對不起，我開心得話無倫次，我的意思，雷文和你表妹過去感情……」

「他們的感情不錯，但祇是表兄妹感情。」

「可是雷文對她……」

「每個人都有權愛人，可是，我保證珊瑚從來沒有愛過大哥。其實，過去的根本不重要，據我所知，大哥現在還沒有女朋友，你們的感情是可以再續的。對吧！」

「你說得對。不過，雷文一直沒有找我，他會不會把我忘記？」

「大哥可能覺得對不起你，他不敢找你，你可以找他！」

「對呀！他不找我，我找他。這證明我大方，不計較。艾雲，你真好！我好感激你！」

「還是感激我的未婚妻吧！是她叫我打電話給你的！」

「你的小表妹好可愛，改天請你們吃飯，還要補送禮物，代我向她致謝！」

「再見！祝你好運！」艾雲連忙掛上電話：「房間有電話真方便，以前打電話還得跑到樓下。」

「以前呀！你這房間空洞洞，甚麼都沒有，和雷文的房間差遠了。要不是媽咪來，給你的房間裝電話，你還要到我房間來呢……有人敲門……」

X

X

X

這間餐廳在跑馬地，新開的，雷文還沒有來過，裝修不錯，淺紫紅的燈光，一個穿白裙的纖弱女郎在彈奏電子琴。雷文坐在卡露蓮對面，他頗爲欣賞桌上的燭光和瓶裏的美翎蘭。

「對不起！我遲到了。」



「你甚麼時候開始有遲到的習慣？」

「今天！」

「因為我？」卡露蓮的心，彷彿被刺了一下。

「也不爲誰，總得有個開始。」他伸手召侍者。卡露蓮說：「我已經爲你點了晚餐，來！我們先喝些厘酒。」

「妳爲我點了甚麼？」

「你喜歡吃的牛扒。」

雷文嫌惡的搖一下頭，卡露蓮立刻問：「是我記錯了嗎？」

「你沒有，祇是我改變了。」雷文推開了些厘酒，剛巧侍者送頭盆來，雷文說：「給我雙份拔蘭地，甚麼牌子都沒有關係，但年份一定要長遠。」

「雷文，」卡露蓮低叫：「你一向不喝酒的，除了些厘和紅酒。」

「你約我見面不是談酒吧！」雷文低頭吃東西，不再說話了。

卡露蓮甚麼都吃不下，深深的望住他：「雷文，你討厭我？」

「傻話，討厭就不來了！」他揮一下手：「你知道嗎？我受不了疑神疑鬼的女人，吃東西吧！我們還要去跳舞！」

卡露蓮臉上綻開了笑容，趕快把沙律和蝦往咀裏送。

## 十一

艾雲到處找珊瑚，那兒都找不到她。

「一定去了邊千秋。」可是，秋千架空蕩蕩，連個影子也沒有。

他往回走，突然聽見咕的一聲笑，笑聲來自頭上，艾雲抬頭到處看，呀！珊瑚竟然躺在他的吊床上。艾雲走上前，語氣又急又緊張：「妳怎樣爬上來的？」

「學你，你可以上來，我也可以！」

「我是男，你是女，而且我腿長，從小又爬慣樹，快下來，危險！」

「好！我跳下來啦！」珊瑚作了一個要飛的姿勢。

「不，不！」艾雲慌忙制止：「小姐，這棵樹有多高，你知道不知道？你若跳下來，唉！我求求你，坐着，不要動，我抱你下來。」艾雲伸高雙手，祇碰到她的小腿，怎也觸不到她的腰。

「你到底是在怎樣上去的？」

「亞勝彎下身，我踏着他的背，扶着樹幹，他慢慢直起腰，我就上來了。」珊瑚拍一下手：「緊張甚麼呢！我兩手抱住樹幹，一溜，就下來了。」

「樹皮又粗又硬，不准，你乖乖的在這兒等我。」



艾雲到後院拿把梯來，吊床上沒有珊瑚，眼睛由上而下，看見珊瑚坐在大樹下的草地上哭。

艾雲梯子都扔了，奔過去：「珊瑚，妳摔下來？」

「我爬樹下來時，你看……皮都破了，還流血呢……」珊瑚抽抽咽咽。

「是不是？是不是？」艾雲慌得生氣：「我說樹皮又粗又硬，看，皮破血流，妳怎麼不聽話？」

「你那麼兇幹甚麼？」她擦着眼睛哭：「人家痛死了，還罵？」

艾雲吐了一口氣：「還說要嫁人呢！比小頑童還要頑皮，我不是罵你，是心痛。」艾雲一把抱起她，把她抱到屋裏去，放在梳化上，先看有沒有木刺，看見木刺便拔出來，然後替她消毒，擦藥水，貼附有藥和紗布的膠布。

艾雲抹了一把汗。

亞勝過來請艾雲和珊瑚吃飯，一看見珊瑚兩隻手白花白花的，呆了呆，支支吾吾：「表小姐，你怎麼……」

珊瑚鼓着咀，嚶嚶眼。

「亞勝，你也三十出頭了吧，怎麼還跟孩子一樣？表小姐要爬樹，你不制止，還助長她，好啦，現在變了『損手』。」

「是我不好，但，二少爺……」

「我知道，你扭不過表小姐，算了，不過，不要再有下一次了。」

「再沒有第二次了，二少爺、表小姐請吃飯。」亞勝馬上退回飯廳侍候。

「我三年內不娶你。」

「嘩，」珊瑚伏在椅背上哭。

剛巧錦姨推架餐車經過：「珊瑚怎麼了？」

「沒甚麼！她不高興發脾氣，錦姨，我們吃飯了。」

「小倆口別吵架，吵過咀胃口不開的。」錦姨微笑把餐車推進去。

「好啦！我怕了你，」艾雲湊在她耳邊：「我一個月內娶你。」

「真的呀？」珊瑚仰起臉，上下睫毛掛滿淚水，可憐兮兮。

艾雲不知道好氣還是好笑，怕再惹麻煩，答應了。

珊瑚手掌受傷，不能拿杯拿碗拿叉拿刀拿筷子。一連四天，一天幾餐都由艾雲餵她吃東西，幸而

剛放復活節假，他們都不用上學。

珊瑚念念不忘艾雲一個月後娶她的事，這天，她又纏住艾雲。

「表小姐，我剛要寫畢業論文，這個月，下個月，我都沒有空，要結婚，起碼要等我攷完畢業試

才行。」

「好呀，一直拖，一天天拖，一日日拖，拖來拖去就是不想娶我。」

「我不娶你娶誰呢？我艾雲這輩子就祇有你一個人，沒有你我去做和尚，不過，結婚也不是那麼



好，結了婚，你不是表小姐，也不是小姐，是少奶。做了少奶，你可不能蹦蹦跳跳，一天的玩，一天的鬧，少奶可要斯斯文文，連說話也得有個節制。」

「我不喜歡做少奶，我要做小姐。」

「回你洪家你是小姐我是姑爺，但是，你要嫁我董艾雲，就要做董家的二少奶，做個文靜賢慧的二少奶。」

「嘖！我不做少奶，我三年內不嫁你！」珊瑚抿抿咀，不以爲然！

「你可不要後悔！」

「嘿，別臭美，你有甚麼了不起？」珊瑚昂起頭：「不嫁就不嫁！」

珊瑚出去，艾雲笑了笑，繼續寫他的畢業論文。

珊瑚回房間，越想越心煩：說不嫁就不嫁？多少人想嫁董艾雲，她這輩子活着就是要嫁董艾雲，三年不嫁他？將來他到寰宇機構上班，遇上個既溫柔又體貼，斯斯文文，漂漂亮亮的女秘書——艾雲就一直想有這樣的妻子啊！

越想越不對勁，又回到艾雲的房間。

她關了艾雲書房的燈，拖他回臥室。

「喂！我草稿還沒有做好六份一，做好了要修改整理，還要打字呢！」

「畢業文難不到你的，而且現在已經快一點了，該休息了吧。」珊瑚把他推倒在床上，艾雲想起

來，珊瑚壓着他不讓他動，艾雲無可奈何的攤開了手：「你鬧了一個晚上到底想怎樣？」

「我非要做董艾雲太太不可，做人家太太，是不是要替丈夫更衣換鞋，侍候週到？」她邊說邊去解艾雲襯衣的鈕扣：「你說嘛，做太太還要幹甚麼？」

珊瑚整個身體壓上去，一隻軟綿綿的手在他胸上弄，說要給他脫掉襯衣換睡衣，她是一個勁兒的做，可是，她不明白男女有別，她這樣子令艾雲血液沸騰。

「不要這樣，」艾雲捉住她兩隻手：「快起來，回房間睡覺！」

「我要實習嘛，爲甚麼不讓我學好？放手，我真的會做個好妻子。」

珊瑚掙扎，反抗，那軟綿綿的身體在艾雲身上動得厲害，艾雲身子酥軟，雙手抱着她吻起來，男人本能的性衝動再也控制不住，兩個人在床上打滾，反過來，艾雲壓在珊瑚的身上。

珊瑚不明白艾雲爲甚麼突然呼吸急促，把她擠壓得很厲害，他們以前也親吻，擁抱，但是艾雲從來沒有這樣緊張，身體像火團一樣。

艾雲吻她的脖子，珊瑚輕聲問：「艾雲，你是不是不舒服？」

啊，不能，不能！快停止，珊瑚是他最愛的人，雖然珊瑚是她的未婚妻，但還不是妻子，他怎可以這樣對她，太不尊重她，她還那麼天真純潔，怎可以？實在該死！

「對不起！」說話在喉內，他馬上翻過身，伏在床的另一邊！

「艾雲，」珊瑚撫着他的背：「你不開心，我笨手笨腳？我答應你一定會學習做個好妻子，不要



不理我！」

珊瑚攀過艾雲的身體，她把頭枕在他的臂彎上：「我可以叫佩芝教我，東尼常常說佩芝是他的理想情人，也是他的理想妻子，東尼畢業後馬上結婚。」

珊瑚的聲音越來越慢，越來越輕，而艾雲也勉強可以控制自己，喘息也緩慢過來：「珊瑚，不用請教別人，祇要是你，就算你一百年長不大，我也很滿意，夜了，回房間睡覺。」

珊瑚的手攔在他的胸前，艾雲一看珊瑚一下子又睡着了。

艾雲輕輕拉開她的手，抽出自己的手臂來，連忙下床，打開冰箱，拿出一大瓶冰水，一口一口的喝了。

他完全控制了自己，爲珊瑚退掉鞋子，拉好被。

他換好睡衣，離開自己的房間，到三樓董宇婷的房間睡覺去。

第二天珠兒摘了玫瑰花送到珊瑚房間去，通常珊瑚這個時候已經起床，可是珊瑚的床上，人影不見，睡袍，拖鞋都在房間，怎麼？一大清早，人去了哪裏。

走出房間碰見亞勝：「你有沒有看見我的小姐？」

「她在二少爺床上睡着，但是，我的二少爺却不見了。」

「我在這兒，」艾雲由三樓下來：「珠兒，妳輕輕進我的房間，替我拿衣服鞋襪出來，亞勝，昨晚我睡姑奶奶的房間，你替我收拾一下。」

「小姐真的福氣好，到那兒睡那兒，二少爺，你要便裝還是運動衣？」

「運動衣，跑完步，回來和珊瑚一起吃早餐。」

X

X

X

雷文自己駕駛跑車，卡露蓮坐在他的身邊。

「這條路，不是去新界嗎？」

「唔，粉嶺。」

「十點半去粉嶺，那兒晚上有甚麼好玩？不能騎馬，又不能打球。」

「你不覺得在海邊漫步，汽車裏談心，很侷促又老土？」

「在銀色的月光下，綠色的草坪上散步，這樣才够詩意。」

「我不想走路，我想舒舒服服的坐下來。」

「坐在草地上？」卡露蓮下意識地看了看她那白色打摺，蝴蝶形的長褲。

雷文笑一下，沒有說話。進了粉嶺，大約行了半小時的車，雷文在一幢白色的房子前面停下來，按一下號角。

有人打開大鐵門，雷文駛進去，繞過一個花園，在屋子前停了車。

「進去，是坐雪白的皮椅，不是青草地。」他把卡露蓮抱了出去。

跑上台階，進了屋子，果然一屋的白，下面是個大廳，廳中還有一道樓梯：「你新買的別墅？」



「奇怪嗎？爸爸送的，別忘記我是董家的長子，董家的繼承人，將來我要世界各地都有董雷文的別墅，這間算不了甚麼，要豪華二十倍的！」

「你爸爸對你真不錯，又是勞斯萊斯又是別墅。」

「做父親的都比较喜歡長子。況且，他的小兒子還是個窩囊廢。」

「艾雲是敦厚些，但人很不錯。你一向疼他，爲了珊瑚……」

雷文面色一沉，他到酒吧倒了兩杯酒，把其中一杯交給卡露蓮。

卡露蓮喝了一小口，伸了伸舌頭：「好濃，有沒有薄荷酒？」

「沒有，祇有拔蘭地，威士忌和伏特加，喝吧，醇酒不會辣。」他自己兩三口就喝下一杯。

他倒了第二杯酒，挽起卡露蓮的手：「要不要參觀我的臥床？」

卡露蓮點一下頭。

於是，雷文拖着她上樓梯，到二樓，推開一扇門，嘩，整間房光閃閃，四面牆鑲上玻璃，天花板也鑲上玻璃，房間的中央，有一張白色的圓床。

「喜歡這間房嗎？」雷文在意大利雲石地上轉了一個圈。

「喜歡，祇是覺得它太冷。」

「我們能令它溫暖的！」雷文脫下西裝外衣，鬆了領帶。

「CHEERS！」雷文乾了杯，倒在圓床上。

卡露蓮唯命是從的走過去，站在雷文的身邊。

雷文捉住她的手臂，用力往下一拖，卡露蓮倒在他的身上。

雷文兩手抱住她：「愛我嗎？」

卡露蓮不斷點頭。

「說話！」

「我愛你，雷文。」

雷文笑了，吻她，最初是溫柔的，可是越來越狂熱，他翻轉身壓住卡露蓮，用非常熟練的手法拉起她那紅色的絲襪衣，把手伸進去胡來——

「不要這樣！」卡露蓮輕輕的抗議。

雷文毫不理會，手往下移，卡露蓮打了一個寒噤，一面格開他的手，一面護着身體：「不要！」雷文面一變，強拉她的手。

「不能！」卡露蓮拚命抵擋。

「你剛才不是說愛我嗎？撒謊！」雷文指住她。

「我愛你，真的，但是……」

「你愛我，光說沒有用，應該用行動去證明。」

「我雖然愛你，但是，我們還沒有結婚，」卡露蓮爲難地，拚命抱住自己：「雷文，我是一個好



女子……」

「哼！咀巴說愛我，原來騙我和你結婚，你根本一點也不愛我。」雷文下床，穿上鞋子，搭上外衣往外走。

「雷文，」卡露蓮趕忙跳下床，追上去，拉住他的手：「你去哪兒？」

「找一個真心愛我的女人。」

「我呢？你就把我這樣扔下來。」

雷文冷笑：「你既然不愛我，我們在一起也沒有意思，倒不如及早分手。」

「你真的要去找另一個女人？」

「是，我不相信世界上每一個女人都口不對心，我要一個真正愛我的人。」雷文推開她：「你既然拒絕我，何必拉拉扯扯！」

「我是愛你的，雷文，不要走。」卡露蓮雙手抱緊他：「如果……如果我願意，你是不是永遠，永遠愛我！」

雷文仍然冷冷的，手低垂：「那要看你付出多少，有多少真誠。」

「我付出我所有，雷文，我愛你，不要離棄我……」

×

×

×

珊瑚特地爲了艾雲請佩芝共吃午餐。

「……沒有可能，艾雲已經那麼愛你，你還擔心甚麼？」

「他說我還是小頑童，不適宜做世家的妻子……」珊瑚把一切告訴佩芝。

佩芝忍俊不禁的笑了起來：「我從來沒有聽過有人學習做妻子。妳和他結了婚，自自然然是他的妻子。」

「他說我貪玩，他說做少奶奶不是這樣子的，那天我由樹幹溜下來破了手皮，他還說過三年內不娶我！」

「他是擔心你，太愛護你，見你受傷他緊張，所以說話嚇你。」

「不是的，他對我有太多不滿，比如：他不喜歡我蹦蹦跳跳，一天的玩，一天的鬧，不够斯文，說話沒節制……我不是他心目中的好妻子。」

「我們所知道的並不一樣，艾雲愛你，覺得你很可愛，除了你，他不會喜歡任何人，你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情人。」

「是最理想的情人，」珊瑚鼻子一酸流下淚來：「却不是最理想的妻子，我才不要做他的情人，我將來要做董艾雲太太，董家二少奶，佩芝，你看我那兒要改，穿高跟鞋，慢慢走，爲了他我穿旗袍也可以，雖然我沒穿過旗袍。」珊瑚看着身上的橙紅迷你裙。這種衣服不能穿了，頭髮……哎，長頭髮多好呢？我可以梳個髻！」

「又是高跟鞋，又是髻又是旗袍，妳快要變成老太婆了，」佩芝搖頭：「我一點也不明白，艾雲



的孩子臉配上你這個娃娃，是天生一對，爲甚麼要改呢？萬一你一改，人老了，像他姐姐，走在一起豈不更難看。」

「哎，你真的不能給我一些意思？」

「如果東尼愛我，像艾雲愛你，我天天叩三個响頭！」

「愛有甚麼用？相愛不能結合。」

佩芝見她煞有介事：「珊瑚，這樣好不好？我先回去替你好好想一想！」

「好！太好了，」珊瑚馬上高興起來：「佩芝，朋友嘛！」

「想到了馬上打電話告訴我，我領悟力很高，會改得很快！」

於是，珊瑚也不再擔心了，全心全意等候佩芝打電話來指點她。

這天，吃過晚飯，艾雲拖着珊瑚的手走出花園，兩個人坐在長吊椅上納涼聊天。

「你去找過佩芝？」

「是的，我希望學習做個好妻子，將來嫁給你。」

「首先，有一件事你要弄明白，到底甚麼是愛情？」

「愛情就是——就是……你愛我，我也愛你！」

「怎樣才算你愛我？」

「我……」珊瑚從未想過用那一個詞語，公式，去解釋愛情：「如果我沒有你，我不想生存，我

不會再有快樂！」

「對，就好像你要和大哥結婚，我不能忍受，結果……」

「結果吃了一瓶消化片。」

「珊瑚，我們現在討論一個比較嚴肅的問題。」

「對不起，我說話應該有所節制，消化片是廢話。」

艾雲見她一本正經，忍不住笑了起來，連話也說不下去。

珊瑚瞪大了菊花般的眼睛：「有甚麼值得笑的？」

艾雲終於忍住了：「愛一個人，應該愛她的優點，也應該愛她的缺點。你認為對不對？」

「對！如果你做錯事我不會怪你！」

「你在我的眼中，祇有優點，並沒有缺點，真的。」

「做情人可能是的，但做妻子，缺點就太多了，我貪玩，頑皮，不够斯文，說話沒經過大腦，想

說就說！」

「我就是喜歡你這樣，天真無邪，坦率可愛。」

「可是我沒條件做少奶！」

「我愛你，娶你，自然認為你有條件。況且，做少奶又沒有標準。」

「但是你三年內不娶我！」



「我年紀還小，而且我希望你唸完大學，」艾雲握着珊瑚兩隻手：「我愛你，你不必爲我改過，你沒有過錯，活潑的女孩子都愛動，祇要小心安全，你喜歡穿甚麼衣服，梳甚麼髮型，要跑要跳，祇要你喜歡我都高興。讓我做一年事，那時候，你也大學畢業了，我們馬上結婚，但是千萬記着，不要強迫改變自己。」

「真的？」珊瑚倒進艾雲懷裏：「說過了不准賴！」

「賴不掉的，注定我怕你，」艾雲抱着她兩條手臂，吻她的臉：「我的畢業論文已做好，明天我帶你去見一個人！」

「誰呀？」

「保留興趣，明天便會揭曉。」

X

X

X

「艾雲，這兒不是沙田嗎？誰住在沙田？」珊瑚今天特別高興。

艾雲停了車，用不着按鈴門就開了，一個胖婦人走出來，看見珊瑚笑得眯了眼：「表姑娘長大了好漂亮！」

「你是誰？」

「奶媽！」艾雲說：「小時候她常常抱你，給你買雪糕！」

「奶媽不是回鄉了嗎？」

「請進來，」奶媽拉着她的手。珊瑚很好奇：「這是你的家嗎？花好美，很多盆栽，還養魚。」  
「都是你二表哥的寵物。」奶媽把煲好的糖水用碗盛出來。

「奶媽，舅媽不是說你回鄉，你住在這兒和住在董家有甚麼分別？你爲甚麼拋下艾雲不理，他在董家好苦，如果不是我媽咪來！」

「奶媽！」艾雲向她示意：「不要亂說話。」

珊瑚看見艾雲懷中抱着小貓，又和牠玩，小貓對他很親切，珊瑚眼睛都呆了，她奇而問之：「你不是很討厭小動物麼？你爲甚麼和小貓玩得那麼開心？」

艾雲祇是笑了笑。

「他討厭小動物，誰說的？小貓，小狗，小龜，小兔，小魚，他都喜歡。」

「他喜歡小動物，怎麼把咪咪打成肉醬？」珊瑚拉住奶媽：「咪咪是隻又漂亮又可愛的小狗。」

「這樣的小狗他會當寶，就算是街邊的賴皮狗，他也會買塊骨頭請牠吃，他每次陪我到菜市，看見街邊的狗脫了毛，可憐憐的，他就自己跑去買幾塊錢牛肉，引來一堆野狗。」

「但是咪咪又撒尿又撒屎……」

「這小貓在他身上撒尿，他呱呱叫，又說要打牠，結果衣服脫下來讓我洗了，晚上他又大塊魚肉送到小貓咀邊。」

「你說艾雲不會殺死討厭的小狗。」



「他心腸好，怎會做這種事，沒有他，我早就流浪街頭，」奶媽看見艾雲和小貓追皮球直追出屋外：「他替人補習爲我還債，你知道不知道？」

「他替瑪姬補習不收錢的。」

「不收錢？每個月九百元，再加上他自己的零用錢，我因爲建這間房子，向銀行貸款，分五年還錢，每月有十份八的錢，是艾雲代我還的。」

「舅舅他……」

「奶媽，」艾雲抱着小狗進來：「你不守諾言我下次不帶珊瑚來。」

「對，對！你們到後院玩，我去燒飯，我知道你今天來，一早就買好菜，表姑娘賞面在奶媽家吃頓飯好嗎？」

「這兒好玩，我來了就不想走。」

艾雲帶她到後院，結果艾雲摘了幾個大紅番茄，清潔過，醃了糖給珊瑚吃。

珊瑚看見奶媽，很高興；在奶媽家也玩得很開心，還幫艾雲餵魚，料理盆栽。不過，自從見過奶媽之後，引起了珊瑚陣陣疑雲，而且艾雲經常制止奶媽說話。

這天，畢業班的同學要回學校，珊瑚乘機自己乘的士去沙田看奶媽。

她回來後，對各人的態度都有了很大的轉變——變得很壞，祇有對艾雲最好。

艾雲告訴她，畢業典禮要到明年二、三月才能舉行，由港督親自頒發畢業證書，不過，現在他已

經畢業了，隨時可以工作，而且他的系主任還告訴他，他的畢業論文，寫得最具代表性，並祝福他成爲一個最出色的企業家。

「舅舅回來，一定要告訴他！」

宇凌回來兩父子在書房裏詳談。因爲珊瑚把好消息告訴他。

另一方面，珊瑚徹查咪咪死因。

她把珠兒叫進房間。

「你看，這別針怎樣？款式別緻吧！還有一顆紅寶石，我去歐洲旅行時，在法國買的，約值港幣四千多元。」

「小姐，好漂亮啊！」珠兒輕撫了一下：「四千多？好名貴！」

「我知道你一定會喜歡，本來，我是準備把它送給你的……」

「小姐！」珠兒眼睛發光：「真的？四千多就這樣送給我？」

「我現在又改變主意，因爲，我發覺你對我不忠實，又犯了罪。」

「我侍候小姐，怎會不忠實？犯罪？我沒有做過錯事啊！」

「你打死我的咪咪，你好殘忍！」

「我？我會把咪咪打成這樣子？」珠兒呼冤高叫：「咪咪不是二少爺把牠殺死的嗎？」

「你到現在還誣蔑二少爺？罪加一等。咪咪真的不是你打死的？好！如果你在半小時內，能告訴



我，咪咪是誰殺掉的，我就把這別針送給你！」

「我……我怎麼知道？」

「另加兩件T恤，全新的，每件最少值三百多。」珊瑚知道她貪婪，盡量利誘：「想一想，五千元說句真話。」

「都是名牌貨，啊！」

「當然。穿在身上，立刻像個新潮小姐。」珊瑚偷看她的神色：「另加賞金一千，你喜歡買甚麼都可以。」

珠兒搔了搔頭髮，意動了：「不知道該從那兒說起！」

「誰打死咪咪，一句話，完了！」

「不是那麼簡單的。小姐，你答應過我的話要付啊！」珠兒老實不客氣的坐在椅子上：「有天下午，你在睡午覺，錦姨叫我和她到大少爺的房間換窗紗。那天星期六，大少爺在房裏很無聊，錦姨問他，小姐和他的進展怎樣？大少爺說小姐仍然對二少爺念念不忘，雖然二少爺是避開，但是小姐窮追不捨。錦姨說：如果想得到小姐，一定要小姐對二少爺死心，最好令小姐痛恨二少爺。大少爺認為不容易，因為小姐脾氣好，又不會記仇，想小姐恨二少爺，根本不可能。不知怎的，說到咪咪，我說咪咪是小姐的命根子，大少爺突然靈機一觸，他說如果殺死咪咪，嫁禍二少爺，担保小姐一定會恨二少爺，錦姨拍着大腿說好計……」

「甚麼？咪咪竟然是雷文自己打死的？」珊瑚站起來，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不！話是大少爺提出來說，主意也是他。後來我們掛好窗紗，我和錦姨出去，大少爺把錦姨叫住，他是這樣說的：錦姨，我的幸福都在你的手上，別忘了咪咪的事，找個好機會下手，我都依靠你了。大少爺是這樣說的。」

「啊！我知道了，是錦姨打死咪咪，我記起來了，是錦姨第一個發現咪咪死在艾雲的門外。」

「不是錦姨！錦姨聽了大少爺的話，担心了幾天，她一向喜歡大少爺，如果不替他做事，好像對不起他。但是，錦姨雖然人惡聲大，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其實，她連割雞都不敢，何況要她活生生的打死咪咪？她天天喃喃的說：這種事怎下得了手。」

「錦姨不敢做，她胆小，而且，近來聽見她唸經拜佛，她當然不殺生。你是她乾女兒，任務自然交給你了一」

「乾女兒又怎樣？我珠兒雖然不是善男信女，但是平白無端叫我殺生我也不幹，況且大少爺又沒有甚麼好處給我。」

「唔！沒有好處你是不會賣命的，我相信你，現在餘下來的人無多了！」

「錦姨把這件事告訴太太，太太一直的心願是希望小姐做她的大媳婦，有一晚聽說二少爺和小姐爲了咪咪撒尿吵架。隔一天，小姐就不見了咪咪。當時除了二少爺回到樹上的吊床，每個人都在找，錦姨認爲咪咪跑不遠，一定在樓下，她叫我上二樓看看。我到二樓，一看，一個穿紫色睡袍的女人拿



着棍不停在揮打。我認得那件睡袍，老爺出國公幹買回來送給太太，那睡袍……」

「欸色好，質料名貴，手工好，名牌睡袍，價值五千多的紫色睡袍。」珊瑚在回憶：「舅媽穿了一兩次就沒有穿了！」

「對啦！我沒作假吧！太太回頭一看見我，馬上把我拉進房間，她氣還沒喘定，看見紫色睡袍沾上咪咪的血，她連忙把睡袍脫下來，改換一件白色的。她叫我把沾血的睡袍扔了，消滅滿是血漬的木棍，我看着她不動，後來她給我兩千元，叫我善後和保守秘密。那件睡袍太名貴，我洗好了藏起來，不能穿也看看！」

「太殘忍，真想不到舅媽這樣心狠手辣。」珊瑚想起咪咪仍很難過。

「她一心要幫大少爺，咪咪死的晚上她沒有吃飯，她說一想起咪咪就想嘔，以後她也常告訴我夢見咪咪，作過夢就頭痛要躺床。太太其實是後悔殺了咪咪，不過當時人人都對大少爺好，我們上工的第一天，錦姨對我們說：祇要小心侍候大少爺就行了。於是人人就把大少當寶，把二少當草，那是奉旨的嘛！」

「現在太太還是疼大少爺。」

「講笑，太太常和大少爺吵架，對二少爺愛惜多了！」

「你怎知人家母子吵架？」

「二少爺受傷你去了醫院，我閒着沒事做，錦姨叫我送宵夜給太太，在門外聽見太太說二少爺心

地好，顧手足情，人人要報警，祇有他反對，就怕牽連大少爺。大少爺不停罵太太偏心，還罵了許多我都記不住。小姐，我的話都說完，咪咪的死，策劃是大少爺，動手是太太，東西可以拿走了吧？」

「你可以出去，千萬別多咀！」

珠兒拿着東西開門，剛巧艾雲正想舉手敲門。

「舅舅跟你說了甚麼？」珊瑚馬上問。

「爸爸明天帶我巡視公司，星期六開個酒會，星期一上班，公司等入用。」

「我跟你一起上班！」

「你還是在家裏歇暑吧！」艾雲捏了捏珊瑚的臉：「怕寂寞，我下班立刻回家陪着你，一天通三

次電話！」

「不要，我要和你在一起，大學二年級女生，做個秘書不會太高攀吧！反正很多同學都去做暑期工。放心，我會和舅舅說，不會令你為難。」

「對了！爸爸要你負責籌備星期六的酒會，名單在我這兒，全是生意上的朋友，大哥也參加。」

「奇怪！這些事，一向舅媽負責。」

「也許爸爸想一試未來媳婦的辦事能力？」

「以前舅舅和舅媽出雙入對十分恩愛，現在很少看見他們在一起！」

「剛才爸爸也提過，近來媽身體不大好，常患頭痛，所以在臥室的時間比較多。兩夫妻在睡房怎



樣恩愛，我們怎會知道。」艾雲把珊瑚抱到膝上，貼着她的臉，攬住她的腰。

珊瑚用兩手搭着他雙臂：「艾雲，對不起！過去我不應該冤枉你殺了咪咪。」

「噓！靜靜的不要說話……」

×

×

×

這天晚上，珊瑚和艾雲陪董宇凌參加一個生意上的宴會。

江玉霞沒有出席，董宇凌說她又頭痛，非要躺床不可。而雷文因事去了日本。

宴會散後，時間已不早，董宇凌還要和朋友去俱樂部聊天喝酒，不回家了。

艾雲和珊瑚回家後，洗了澡，艾雲習慣睡前和珊瑚通個電話，在電話裏吻別後艾雲倦極入夢了。

也許喝了點酒，珊瑚在床上轉來轉去睡不着，很想去找艾雲聊聊。但是，她記得艾雲說過，未結婚前彼此定要保持絕對的理智，尤其不能在床上玩得太激烈，他說：「我怕控制不住，對不起你！」

珊瑚不是笨豬，她明白。而且，相信艾雲已入睡，不忍吵醒他。

她覺得房間的冷氣很悶，好想吸一口新鮮空氣。

她走下床，撥開窗幔，打開露台的落地玻璃窗，深深吸了一口氣，人舒服多了，就在這時候，她看見江玉霞在她的露台下經過，藍緞子的晨褸，長髮結了一條辮子，一直走到花園的另一端。

她不是頭痛嗎？穿着晨褸往哪兒跑？步伐十分輕盈，半點病態也沒有。珊瑚一直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往那兒走，應該是到後花園。回到床上想着想着，竟然熟睡了。

## 十二

董家的酒會在一間剛落成不久的大酒店內舉行，由珊瑚與該酒店的公共關係經理及營業部經理合作籌備。

珊瑚穿着白色的主人裝，因為是酒會，她身上沒有閃亮的寶石，祇掛了一串粉紅色的珍珠。艾雲穿了套白色西裝，雪白的襯衣配一條閃藍的領帶。

他一早就陪珊瑚到酒店，鷄尾酒，食物，冰雕，珊瑚都小心檢查。

四點鐘客人都來了。一直喊頭痛要躺床的江玉霞，也和董宇凌一起來，穿了件孔雀綠的旗袍，仍然美艷得很。

出乎意料之外，雷文也出席，也出乎意料之外，他沒有和卡露蓮一起來。

珊瑚忍不住問：「卡露蓮呢？」

雷文喝了一口酒，攤攤手：「我不是她的侍衛、隨從。」

「她接到請柬，我也打電話給她，她說會和你一起來。」

「她沒有跟我說！」他聳了聳肩：「你這位女主人倒很週到。」

「這是我的職責。大表哥，請代我打電話請她一次好嗎？」珊瑚爲難地：「你看，人客多，我走



不開。」

「好吧！我代你打電話！」

「謝謝！」

雷文走開去，董宇凌過來：「賓客都到齊了？」

「祇差國際銀行總裁夫婦還沒有到，看，他們來了！」

「米高峯準備好沒有，我要宣佈一些事情。」

「我和艾雲來的時候，已經試過音，高度也適中。」

「你做得很好！」董宇凌拍了拍她的臂，含笑走到米高峯前。

「各位好朋友，感謝各位參加今天的聚會。我今年已經六十歲，應該退休，不過，我是永遠不會退休，一個退休寂寞老人的心境，不是每一位可以體會，但是，我在朋友身上，深深地了解。」他垂下頭，輕噓了一口氣，又抬頭說：「話雖如此，人的精力，體力有限，況且，現在是年青人的世界，因此，我決定把較繁重的工作交給我兩個兒子，由他們去推廣，發展……」

董宇凌說到這兒，雷文挑出手帕來，不斷抹掌心滲出的汗水。

他告訴自己，機會來了，機會來了！

「我委任大兒子董雷文為寰宇機構董事及總經理……」

衆人鼓掌，雷文不斷點頭，向衆人露出得意的微笑，過去，他手上雖然擁有四間公司，但是，董

宇凌從未讓他入董事局，他在寰宇機構可以說沒有地位。

「我委任小兒董艾雲爲寰宇機構的董事及副總裁……」

衆人訝然，隨着是起哄和鼓掌，艾雲嚇得呆住了，拚命握住珊瑚的手，珊瑚的一顆心，幾乎由心房跳出來。

「小兒剛踏出校門，年輕、經驗少，因此希望各位前輩、各位叔叔伯伯，鼎力支持，多加扶掖和教導，謝謝各位！現在由小兒董艾雲向各位敬酒……」

所有的人都蜂擁到艾雲的身邊，又是恭喜，又是敬酒。雷文一聽見董宇凌的宣佈，臉透青，走出「逍遙殿」。

江玉霞馬上追了上去，一手拉住雷文：「你到那裏去？酒會剛舉行你怎能走？而且你還沒有向爸爸道謝，向弟弟道喜，快跟我回去！」

「甚麼？我還要向老頭子道謝？」雷文指住鼻尖：「他長幼不分，簡直是老糊塗，如果他不是我爸爸，我揍他。」

「爸爸對你有甚麼不好？你一直想做董事，如願啦！」

「誰希罕做甚麼董事？我是長子，副總裁應該是由我做。」雷文憤憤不平：「如果那小子做副總裁，我應該做總裁。」

「我認爲你爸爸做得很對，而且，是我贊同你爸爸這樣做！」



「啊！我明白了。」雷文指住江玉霞：「爸爸一向疼我比艾雲多，從小至大他沒有罵過我。董家繼承人，非我莫屬，寰宇副總裁，非我莫屬。這一次反兄爲弟，都是你的挑撥離間，你偏心，厚此薄彼，你爲董艾雲爭取，貶低我。」

「雷文，你怎能說這種話？」江玉霞很痛心的樣子：「有能者居之，你唸文科，艾雲唸工商管理系，艾雲是高材生，而你祇不過……」

「夠啦！」雷文尖聲制止母親：「你說甚麼都沒有用，一切都是你安排，我不怪爸爸，但是我却恨你！」

「除了爸爸和弟弟，你在寰宇公司的地位最高，你還要求甚麼？」江玉霞盯了兒子一眼：「你在外面做私幫生意，收入也不錯，還不滿意？」

「你……怎會知道？」

「你不用追究，總之這是事實。你快跟我回去，免人家說閒話！」雷文冷哼了一聲，走了！

×

×

×

星期一，雷文沒有上班，躺在床上裝病，鬧情緒。

艾雲，珊瑚隨董宇凌上班，下午江玉霞母子大吵一場，但沒有人知道內容。

晚上，董宇凌把雷文召進書房。

「你和艾雲兄弟二人，你協助弟弟把寰宇發揚光大，有甚麼不好？」

「爲甚麼不由艾雲來幫助我擴展寰宇？我是董家長子。」

「原因有好幾個，你不能守業、急進、野心大，做生意的手法也太輕浮。」

「好！讓艾雲那笨豬去碰碰壁也好，做生意一定要圓滑，八面玲瓏，要狠、要有衝勁！」

「做生意一定要腳踏實地，做工作一定要敬業樂業，切戒浮躁，要點小花招佔人便宜，結果吃虧的是自己。而且，你誤把衝動當衝勁，這是你最大的缺點，切戒之！」

「爸爸！你到底是做生意？還是辦慈善機構？」雷文不以爲然。

「做生意。不錯，在商言商，但，錢一定要賺得其所。人家挺多給你一次，以後生意就沒得做，你管的四間公司，幾年來除了第一年，從未賺過錢。」

雷文咬住下唇。

「你一直希望，在寰宇大廈頂樓辦公，現在如願以償，因爲你是寰宇的董事，你，艾雲和我都在頂樓。」董宇凌一直是那麼平心靜氣：「你做私幫生意，忽視公司，我一向沒有責備你！」

雷文心裏痛恨江玉霞，一定又是她攪鬼：「我不夠錢用！」

「你每月月薪二萬元，吃的，用的，穿的，汽油……全是家裏的。」

「做生意有很多交際應酬。」

「你連喝杯咖啡，也可以開公數。聽說你最近拍拖，好！由下個月起，加你五千元，兩萬五千元一月，如何？」



「艾雲月薪多少？」

「兩萬，他職位雖然比你高，但是經驗比你少。艾雲滿足到有點吃驚。」董宇凌拍了拍雷文的肩膀：「安心工作吧！你進了董事局，年終紅利起碼有幾十萬，大家同心合力，可能還會過百萬！」

雷文並不害怕董宇凌，還有點恃寵生驕。不過，他知道說服董宇凌並不容易，便假裝依順老父。雷文和卡露蓮拍拖，根本不用花錢，正如董宇凌說的，喝杯咖啡也可以開公數，何況其他？但是他在日本有個小公館，一直養了個小女人，所以兩萬元是絕對不夠用的，私幫生意不能不做，而且買別墅，玩女人，這些事總不好意思開公數吧？現在好了，董宇凌沒有制止他做私幫生意，他以後就做大些，總經理？哼，蠢蛋才在乎。

在家裏吃了晚飯，董宇凌前足出門，他馬上也換好衣服，駕車出去。到粉嶺別墅，卡露蓮正在看電視：「怎麼一連兩天沒來，又沒上班？」

「別提啦！」雷文把外衣扔在地上：「你知道老頭爲甚麼開酒會？」

「我又沒去，怎會知道？」

「分身家！」

「你是長子嫡孫，又是董家繼承人，你一定升官發財啦！連續慶祝三天，幾乎連粉嶺這條路也不會走！」

「你再胡言亂語當心我打你！」雷文瞪起眼：「小子做了副總裁！」

「艾雲會得很出色！」

「艾雲會做甚麼？他胆小、怕事，懦弱，這種人能做大事？」

「雷文，你變了。脾氣，性格，處世，全變了，以前你很喜歡艾雲。」

「是的！我變了！」雷文指住胸口唏哩嘩啦：「誰令我改變？誰搶走了我的愛情和希望，還有我的事業。」

「你仍然不能夠忘記珊瑚？」

「她本來是我的未婚妻！」雷文到酒吧，倒了滿滿一杯酒，他拿着酒杯，一口酒，一口酒的喝：

「我在變，一切都在變，本來我是家中的寵兒，父母愛我，人人尊從我，事業愛情兩得意，我是天之驕子。如今，一切都變了，未婚妻被人搶走，母親又偏袒，連傭人也狗眼看人低，我沒有半點家庭溫暖。」雷文用手臂壓着眼哭了起來：「連最愛我的爸爸也變了心，艾雲搶走了我的父愛，家庭、愛情和事業，我不再受歡迎，艾雲才是天之驕子。」

「雷文，別再胡思亂想，」卡露蓮走過去，輕輕揉着他的頭髮：「艾雲有珊瑚，你有我，過去的事，忘了吧！」

「沒有那麼容易，我失去的還有許多……」雷文推開她：「我受不了！我躺在董家會發瘋！」

「我知道你不想結婚，我也聽了九十九次，」卡露蓮蹲在他身邊：「但是這一次你不能說不！因為我已經懷孕了！」



「我早就看出你懷孕，天天看見你吃話梅，話梅味令我作嘔！」

「雷文，你願意和我結婚？」

「有了孩子，除了結婚，還有一個更乾脆的辦法——墮胎，把孩子打掉。」雷文說話時態度之輕鬆，好像在說別人的事：「我帶你去日本墮胎，一星期完事，你還可以乘機到日本購買時裝。」

「你變了，簡直沒有人性！」卡露蓮惶然站起來：「你連自己的骨肉都殘殺，你不是人！」

「又不是第一次。而且，我才二十多歲，想要孩子，以後還怕沒有？」

「你的意思是，你日本那個女人，也曾經爲你墮過胎？」卡露蓮幾乎暈了過去，她扶住椅子緩緩坐下來。

「你消息很靈通。你既然知道，我也沒有必要瞞你。那日本女人，知道我不喜歡結婚，有了孩子祇是請求我陪她墮胎，這種女人才知情識趣。」

「雷文，就算你狠心不負責，你始終要結婚生子的。求你看在孩子份上，和我結婚吧！」卡露蓮哭求着：「卡露蓮，你也得體諒我，我要給珊瑚機會，她總會有一天會回心轉意，我若是娶了你，珊瑚怎麼辦？」

「啊！天！」卡露蓮終於暈倒在椅子裏，臉上點點淚痕。

亞培開車送了雷文上班回來，看見花王走來走去，滿頭大汗。

「小金，你在忙甚麼？」

「前晚大風大雨，後園的瓜棚搖搖欲墜，太太怕塌下來壓傷人。」

「我也看到，不大牢固。」

「昨天忙料理花園的落花殘枝。今天才有空去修理花園，幾顆鐵釘脫了，木架還完整，本來把釘槌上去就行了。可是木架像鐵架一樣，鐵釘怎樣也槌不進去，我祇好去找一個更大的鎚。」

「想找大鐵鎚容易，後面那座別墅的主人是建築公司的大老板，下人間有很多工具，我和他們的司機亞邦很說得來，我去替你借一個鐵鎚。」

「借一個最大的，我和亞平合力齊心，一、二、三，木架就好了。」

「借一個鎚可以打死人的，總夠了吧！」亞培笑着問。

「夠了，謝謝培哥……」

×

×

×

珊瑚拿了一疊文件進去副總裁室：「副總裁，你要的資料都在這兒，請看看那幾份合用？」

「打令！」艾雲看着她，珊瑚低下頭在翻文件，根本沒留意艾雲在叫她。

「珊瑚！」

「甚麼事？副總裁！」

「珊瑚，你不要忘記你是我的未婚妻，一天到晚副總裁。」



「這兒是辦公室，你是我的波士，又是辦公時間，當然公事公辦。」

「你好像很熱心工作，想做女強人？我真擔心將來變了洪珊瑚先生！」

「絕對不會，我始終是丈夫第一，沒野心做甚麼女強人，不過你剛出任要職，工作多又忙，想助你一臂之力。」

「你真好！」艾雲拉她坐在膝上：「你有條件做個賢妻良母，你十足像個能幹的職業婦女。」

「但你隨便拉女秘書進懷裏令我擔心。」珊瑚說：「這習慣非改不可！」

「都怪你身份特殊，你上學前我會請一個三十多歲，能幹但貌醜的女秘書！」

「那令我心花怒放。」珊瑚還是要起來：「我還有很多工作沒做妥，波士，失陪了！」

「親一下！」艾雲拉住她。

珊瑚在他唇上吻了一下，是一個輕吻，然後她擺着纖腰出去：「你下午真的不和我吃午餐？」

「卡露蓮約了我。」

X

X

X

「……我懷孕了，雷文不肯和我結婚，他還要帶我去日本墮胎。」

「他怎麼可以這樣做？」珊瑚訝然：「他應該馬上和你結婚！」

「雷文說：艾雲不解溫柔，不懂愛情，你和艾雲不會長久，到你不再愛艾雲，就會回到他懷裏，他不結婚，是要給你留一個機會，他直到現在仍然相信你愛他！」

「神經病，胡說八道。艾雲對我，比他自己的生命還重要，我和艾雲是永遠不會分開的，請他別妄想。」珊瑚頓了頓，嘆口氣：「大表哥以前不是這樣的，都是我不好，爲了成全艾雲和瑪姬，竟然不顧後果，要和大表哥結婚，令他誤會我本來對他有意，後來因爲艾雲，又和他取銷婚事，他受了打擊，變成這樣子。」

「他是真真正正的變了，不過，你所說的，是原因之一，其他很多事情都令他改變了人生觀，他變得又狠又無情。」

「原諒他，你們的事情我會對舅舅和舅媽說，他們會迫大表哥和你結婚。」

「如果你這樣做，他祇會恨我，就算結了婚，我們也不會有幸福，我已決定和他分手。」

「那孩子怎麼辦？」

「我還沒有決定，我不想墮胎，但是孩子一生下來就沒有父親和一個完整的家庭，既然如此，何必把他養下來？」

「卡露蓮，甚麼都不要決定，你給我三天時間，我會和大表哥作一次詳談，等候我的好消息。」

×

×

×

小金把鎚子送回給亞培：「這鎚子真厲害，一敲，鐵釘就進去了！」

「鎚子大嘛！」亞培接過鐵鎚。

「麻煩培哥把鐵鎚歸還物主。」



「今天太晚了，明天還給亞邦！」亞培順手把鐵鎚放在衣櫃旁邊。

「嘩！十點鐘，吃飯了……」

×

×

×

艾雲在珊瑚的房間，珊瑚剛把卡露蓮的話告訴艾雲。

「你和大表哥說清楚，對大家都有好處，你知道他今晚一定會回來？」

「卡露蓮避開他，他一個人無聊自然回來。」珊瑚看看腕錶：「十二點，我去他房間等他！」

「爲甚麼要到他的房間，在客廳等他，不就行了嗎？」

「我不想傭人知道卡露蓮的事。」珊瑚拖着艾雲的手出去，到雷文門口，珊瑚吻他一下：「快睡吧！明天有好消息！」艾雲怎地安心入睡，他在房中踱來踱去，莫名其妙，心總是跳。

差不多兩點鐘，艾雲才聽見雷文哼着歌回來。

雷文開門看見珊瑚坐在房中，喜出望外，一把抱住珊瑚：「你回來了，你終於回心轉意，還是大表哥好，是不是？艾雲那小子又笨又木。」

「大表哥，你放開我，」雷文滿身酒味，薰得珊瑚噲咳：「我是來跟你說說卡露蓮……」

「不要管她卡露蓮還是山川美子，我不愛她們，大家祇是玩玩。珊瑚，我愛的祇是你，我愛你，我們結婚……」雷文抱着珊瑚強吻，珊瑚一面掙扎，一面叫：「不要這樣，放開我……」

正在危急關頭，艾雲推門而入，他拉開雷文和珊瑚，雷文死不放手，艾雲一拳打在雷文的臉上，



艾雲拉住珊瑚便走。雷文眼紅面青，衝上前抓住艾雲的衣領，把他揪回去，口說手下：「你這不顧道義的東西，你搶走我的愛人，我的事業，還敢打我？」

邊說邊打，拳頭如雨點，艾雲始終覺得有負雷文，因此他祇是招架沒有還手，人一直往牆邊退。

「董家是我的，寰宇是我的，珊瑚是我的，爸爸是我的，你祇不過是媽帶來的野種，你這不明來歷的狗，快滾！」

「應該滾的是你！」艾雲實在被雷文打得太慘了，珊瑚又不能勸阻他：「因為，你根本不是董家的人，董宇凌不是你爸爸，你進來侵佔艾雲的東西他不怪你，他容忍你，尊敬你，但是，你根本不是他的哥哥，你知道嗎？你是舅媽由外面帶回來的，你才是野種……」

「珊瑚！」艾雲搖首：「不要這樣，太殘忍，算了……」

雷文的眼珠幾乎凸出來，他雙手抓住珊瑚的肩膊：「妳撒謊！」

「妳媽是繼母，艾雲母親去世後，舅舅娶她回來照顧艾雲。妳母親進門時帶着你，家裏每一個人都知道！」

「我怎會不是董宇凌的兒子……」雷文怪笑：「我是董家的繼承人，董宇凌的長子，爸爸一向愛我不愛艾雲。」

「艾雲是董家唯一的獨子。艾雲自己也知道你不是他親生哥哥，但是他尊敬你，愛護你，本來我答應過奶媽，我不應該揭露你的身世，傷害你的自尊，但是剛才你太狂，我實在忍不住……」



「你騙我！」雷文吼叫：「我是董宇凌的兒子，艾雲是檢回來的！」

「你不相信我的話，爲甚麼不去問問你媽？江玉霞是你的生母吧！」

「我去問她，你們不要走開。」

「我們會在艾雲房間，不會溜掉，最好四面對證！」

雷文風一樣的捲出去，珊瑚去扶起艾雲：「是不是傷得很厲害，能走嗎？」

「我用手臂格着他，臀部也摔得很痛，腿反而沒有事。」

「我扶你回房間，你眼睛和面部都中了拳，他像瘋狗一樣！」到艾雲房間裏，珊瑚按喚人鈴叫亞勝：「他真想要你的命。」

艾雲躺在床上，臀部坐着也覺痛：「你偷偷去見過奶媽？」

「是的，奶媽把一切都說了，舅媽怎樣暗中刻薄你，奶媽爲了維護你，舅媽乘舅舅出門把她趕出來，她在公寓裏住一天過一天，私蓄都快要花光，後來她記起妳生母死時送她一塊地，於是你和她計劃向銀行貸款建屋，幾年來一直都由你照顧奶媽，我還知道舅媽騙你，說舅舅患了嚴重心臟病，如果你不聽話，她就氣死你爸爸，你父子情深，爲了舅舅，你答應舅媽放棄我，把我讓給雷文。」

「這就是我的秘密，」艾雲捧住珊瑚的臉：「你現在明白我爲甚麼不敢光明正大的愛你，你還會怪我嗎？」

「卻怪我不了解你！」珊瑚輕吻艾雲的唇，不敢碰他的傷口：「你真是一個最完美的人，孝順父

母，愛護兄長，不單祇有容人之量還肯自我犧牲，雷文常常欺負你，換了別人早已揭穿他的身世。」

亞勝敲門進來，看見艾雲的樣子嚇了一跳：「表小姐，二少爺……」

「他給大少爺打了一頓，你替他檢查一下，哪兒受傷。」

「大少爺半夜三更回來打人，他真是……我擔心二少爺尾龍骨受傷，現在先擦藥酒，明天快去看醫生。」

「我叫珠兒煲些鷄蛋來替艾雲去瘀……」

雷文衝進父母的房間，床上沒有人。

他找遍整個三樓，靜靜的人影不見，於是他跑下樓梯，剛巧珠兒聽見鈴聲，忙向二樓走去，邊走邊打呵欠。

「喂！太太在哪兒？」

「不知道！」珠兒沒好氣。

雷文一個巴掌打過去：「不知道，馬上替我去找？」

「你打我？」珠兒撫住臉哭，她雖然是傭人卻沒給人打過：「找人到亞培房間找，老爺不回家，太太就睡在亞培房。」

「你敢說我媽偷漢？」雷文把珠兒踢下樓梯，雖然祇有數級，珠兒已暈了過去，雷文又把她踢到樓梯底。



雷文靠在牆上想着想着，心像被火燒，本來早就心理變態，現在更加瘋狂，他跑回自己的房間，拿了亞培替他買的手槍，還上了六顆子彈。他匆匆走到花園來到亞培的房間，把耳朵貼在門上，果然聽見江玉霞的聲音。

雷文敲門，裏面的聲音靜止了，雷文再敲門，亞培走到門邊：「那一位？」

「亞培，你出來，我有幾句話要告訴你。」亞培的房子是獨立的，離開其他工人房遠遠的。最接近後門，當然，這都是經過主人的巧妙安排。

亞培開門準備出來，雷文拚命一撞，把亞培撞回去，他關上門，開了燈。

江玉霞果然躺在亞培的床上。

雷文把江玉霞牽起來，兇惡如猛虎：「你竟然背着我爸爸偷漢？」

江玉霞又驚又愧：「事到如今我也不能不對你說真話，其實……董宇凌並不是你的爸爸，你的爸爸是……」

「你撒謊，你以前告訴我，你所以刻薄艾雲，因為艾雲是野種，將來董家的家財全是我的，我是董宇凌唯一的兒子，董家財產的唯一繼承人。」

「以前我爲了太愛你，爲了替你爭取利益，做了很多錯事，我甚至想迫走艾雲，但是，董家父子待我們實在太好，上一次我才跟你說過，我很後悔，」江玉霞垂低頭：「你不是董家的兒子，董宇凌讓你進董事局，讓你做總經理，他對你實在太好，還有艾雲，他一直把你當哥哥，維護你，上次你找

人打他……」

「別說了，都是你害的，因為你偷漢，珊瑚看不起你，所以拋棄我愛艾雲，爸爸恨你勾三搭四，他寧願把寰宇給那野種，也不肯給我！」雷文用力搖江玉霞雙臂：「還我愛情，還我事業！」

「雷文！」在一旁的亞培忍不住了，去拉他：「你會把你母親搖暈！」

「我們母子倆的事不用你管，奸夫，我還沒有跟你算賬呢！」

「雷文，他不是甚麼奸夫，是你的爸爸嚴樹培，你本來叫嚴小培！」

「混帳！我身體裏面流着高貴的血液，有優良的傳統，我的爸爸怎會是下賤的司機，他又窮又髒又下流……」

「你怎可以這樣罵你親生父親？」江玉霞十分不滿：「貧窮是有罪的嗎？」

「你趕快跪在父親面前向他道歉，求他原諒。」雷文差點握斷江玉霞的手腕，江玉霞哭了起來，雷文視若無睹，用力扯她，亞培忍無可忍，過去攔了他一掌。

雷文摔下江玉霞，怒火遮眼，拔出腰間的槍向亞培發射一彈，亞培腿部受傷跪在雷文的面前。

「停手！停手，子弑父，還有天理？」江玉霞從地上爬起來。

「妳心痛嗎？」雷文一陣狂笑，又向亞培開了一槍。

「不要，你再開槍他會死的，停手！」江玉霞從後面抱住兒子，想去搶槍。

雷文手一揮把江玉霞往後一摔，江玉霞打個踉蹌跌到衣櫃旁，雷文笑得流出眼淚：「我殺了奸夫



你不要再偷漢了！」

「砰！砰！」一連兩槍，外面已哄起了人聲，而嚴樹培已倒在地上。

江玉霞爬起來，手觸到櫃旁的大鐵鏈，她拿起它向前衝：「停手！」

雷文的神志已陷於瘋狂，江玉霞叫他停，他看見亞培身上的血好興奮，又開了一槍。

「給我停手！」江玉霞一鎚敲在雷文的頭上，雷文果然停住了。

江玉霞連忙扶起血泊中的亞培，亞培吃力的說：「我們白疼他……這孩子沒人性……我答應跟妳走……對他無留戀……就讓……他……姓……董……」

很多人擁進來：「大少爺，大少爺是不是死了？」

「亞培死了，出了命案，報警……」

江玉霞坐在地上，呆木地抱住丈夫。

x

x

x

嚴樹培死了，董雷文也死了，遵照他的心願生至死都姓董。

江玉霞被捕，艾雲請最好的律師爲她辯護，艾雲四出奔跑，又經過上訴，結果江玉霞被判誤殺罪名成立，入獄十年。

江玉霞在獄中主動和董宇凌離婚，董宇凌馬上跟她辦手續。

艾雲去探望江玉霞，表示她服刑期滿出獄，接她回家，侍奉一如親生母。

江玉霞握着他的手：「你比我親生兒子還要好，將來見到你母親，真的不知如何交待，不過你母親人心地好，一定上天堂，相信我也沒有機會見到她。我做過很多錯事，作了很多孽，連瑪姬也是我教唆，所以我唯一的希望，是將來能削髮爲尼，每日敲經念佛，贖我一生的罪過……」

不久錦姨進佛堂帶髮修行，奶媽又回到董家，代替錦姨的工作。

珠兒被雷文踢下樓梯受傷，她一直認爲自己害死亞培和雷文，她身體康復後，辭職離開董家。董家祇留下董宇凌父子，雖然寂寞些，但是生活過得很平靜。

卡露蓮參加雷文喪禮的時候，她表明態度：「我不打算去墮胎，我要把孩子養下來，好爲雷文留個後。」

「孩子養下來，歸我名下。」艾雲怕卡露蓮帶着個孩子不方便，她還年青。

「我不希望有第二個董艾雲！」

「你不信任我嗎？我會把你的孩子，視作親生兒女。」珊瑚說：「難道你帶着孩子改嫁？」

卡露蓮淡淡一笑：「我也不想有第二個董雷文，你知道嗎？我連自己也不相信，雷文已死，過去的恩恩怨怨，我已經忘記了，畢竟，雷文是我最愛的男人，我不會忘記他！」

「搬來董家和我們一起住。」艾雲熱情地邀請她，他願意叫卡露蓮做嫂嫂。

「孩子是姓嚴的。」她搖一下頭：「雷文還有個女人在日本，有時間去看看她，失去依靠，她會很苦。」



一切安頓妥當，艾雲和珊瑚馬上去看山川美子，經過一番明查暗訪，才知道山川美子一直和一個在酒吧唱歌的年青歌手同居，她和雷文之間，祇有金錢。

艾雲和珊瑚回來，董宇凌說卡露蓮已去了美國，並準備和孩子在那兒定居。

以前董宇凌父子難得見面一次，現在他們和珊瑚一起吃早餐，下午珊瑚沒有課會去公司和艾雲父子會合，晚上除非有生意上的應酬，否則三個人一定會留在家中共進晚餐。

董宇凌已沒有在外面留宿、喝酒，每天上班下班，生活正常極了。

星期日，三個人在花園的太陽傘下吃早餐，董宇凌突然從晨褸袋內拿出一張相片來，交給艾雲：「送給你的！」

珊瑚湊過去看：「好漂亮，誰？」

「艾雲的母親。如果你見過她絕不會說江玉霞漂亮，她是我一生中最愛的女人。」董宇凌望着遠遠的雲天：「不要說我傻，他母親去世時，我真的想跟着她走，但是我答應過她照顧艾雲，而當時艾雲才兩歲，可愛又可憐。朋友怕我看不開，經常帶我去玩，結果我認識了江玉霞，她知道我的心事，經常勸解我，並鼓勵我帶艾雲出去和她見面，她帶艾雲上遊樂場，到公園騎小單車，她非常非常疼艾雲，而且很懂得照顧孩子。爲了能有人照顧艾雲，給他一個完整的家庭，我決定娶江玉霞。那時候，她才告訴我，她有一個兒子比艾雲差不多大五歲。我想：祇要她對我兒子好，我養她的兒子又何妨？她嫁入董家幾年來，我小心觀察，發覺她的確很愛艾雲，反而忽略了自己的兒子，連奶媽也認爲她是



個很好的後母。於是，我放心去做生意，不單祇忽略了艾雲，也冷落了江玉霞，我沒有做好爸爸，也做不成好丈夫。也許就在這時候，江玉霞開始刻薄、虐待，甚至說我患了嚴重心臟病，恐嚇艾雲要聽她的話，否則便氣死我。艾雲單純又孝順，於是全依了她。如果不是二妹宇婷回來，她聘請了私家偵探，我還不知道兒子受了那麼多委屈。」

「艾雲被打，也是私家偵探查的？」珊瑚問：「江玉霞和亞培的事，相信私家偵探早已查出。」

「我早已知道。雷文的父親打劫殺人入獄坐監，江玉霞才去做舞女。其實她一直心愛丈夫，我和她完全沒有愛情。我跟她攤牌後，彼此交換了條件，雷文仍然做董家養子，她兩月內辦好手續和嚴樹培移民去澳洲。想不到，結局會是這樣。」

艾雲把母親的相片小心地放在袋裏。

「艾雲和雷文都經過變，艾雲雖然消極，但能適應。雷文受不住打擊，變得兇殘、失常，毀了別人也毀了自己。」宇凌分別握着艾雲和珊瑚的手：「孩子需要的是一個溫暖的家，父母的愛，恰當的教育，溺愛和嚴酷都要不得。艾雲，千萬不要因為賺錢而冷落了妻兒，對妻子要多關心體貼，別令她香閨寂寞。珊瑚，夫妻要坦誠相對，別把不滿鬱在心裏，對兒女要公平，不可偏私，不能放縱也不能太嚴厲。答應我，不要再有另一個艾雲和雷文，董家不能再發生悲劇。」

「過去的不幸將是我們最好的教訓。而且我們會不斷聽取長輩的意見。」艾雲緊握着珊瑚的手，彼此深情地凝視着。

（完）



譽滿東南亞名女作家  
 岑凱倫 精心著作

娘天子泉  
 紅天噴帖  
 氣命羽情冠天使  
 淘真幻愛金小洋雙愛柔名相幸白澄彩八倩風祝  
 紅命羽情冠天使  
 天子噴帖  
 泉  
 佳期  
 的  
 娃娃  
 律言  
 子  
 鳥  
 環  
 王子  
 莊  
 公主  
 櫻桃  
 亭  
 亭  
 他

燭光、秋夜、紫羅蘭(兩集)  
 幸運兒  
 永恆的琥珀  
 幸福花  
 再生緣  
 嗨！女孩子  
 美麗女波士  
 愛的彩衣  
 夜風中  
 仲夏·浪花  
 豪門奇譚  
 黃色康乃馨  
 海邊·夕陽  
 青春十八  
 春之夢幻  
 愛如春風  
 天鵝姑娘  
 但願人長久  
 婚紗  
 婚禮

各大書局、  
 超級市場有售。



H.K.N.G.

環球出版社出版、發行。

岑凱倫

最近新作

她不能在太陽下露面，  
祇能在星夜裡閃耀。  
小星星——小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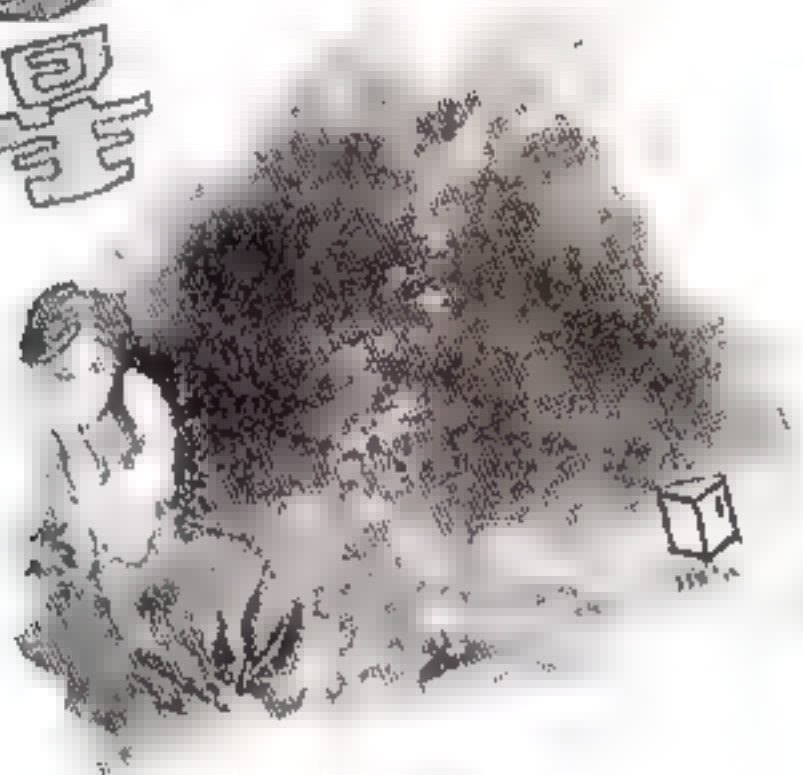
文藝創作小說

岑凱倫 著

小星星

文藝創作小說

愛情帖



譽滿東南亞名作家  
响譽全球名作品

真實的人物，真實的經歷；  
黃金時代的片段，美麗的回憶；  
構成了一個多姿多采的「愛情帖」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有售。



# 岑凱倫

名

著

精

選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有售。

環球出版社出版、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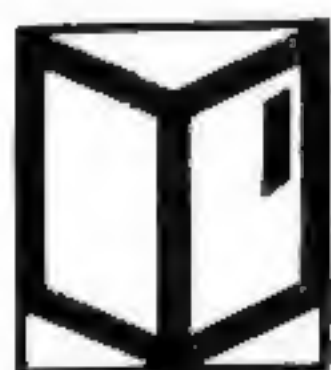
環球出版社名女作家

岑凱倫最近新著

「幻羽噴泉」集愛、恨、悔於一書  
報復使她能宣洩心頭之憤  
還是換取愛情的代價？



環球出版  
印刷精美



H.K.N.G.

「金冠天使」內容輕鬆，情節流暢，  
書中故事能賺你感情，請與主角同分享。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有售。



名女作家 岑凱倫 精心傑作



洋洋的佳期，竟一再取消，  
到底是她有不可告人的缺憾？  
還是另有別情？……



珊妮清純可愛的背面，  
竟隱藏着極大陰謀，  
甚至令她拋棄男友。  
全書高潮迭起，萬勿錯過。



英俊醫生返港渡假，  
竟被下藥迫婚？……  
「柔情」為你揭露真相！

各大書局、  
超級市場有售。





我日日都食碧玉珠，  
唔係邊度會  
咁好面色咁生猛！

女人唔補，  
老得好快㗎！



# 佢地青春長 全靠碧玉珠 安身

鄧碧雲黃淑儀工作忙碌，仍然容光煥發，活力充沛，因為她們長期服用碧玉珠。碧玉珠由名醫處方，用藥名貴，補血養顏，專治婦女體弱，頭暈目眩，貧血肝鬱，產後欠補，腰痠背痛，久不受孕，崩漏帶下，月經不調，一瓶見效。

年輕婦女服用，身體健康，容顏鮮艷；更年期婦女服用，精神爽俐，暗病消除。



碧玉珠

婦女之寶



註冊商標

峨嵋藥廠出品  
港九澳各大藥行均售

天龍圖書總經

3-949453